

兩周金文辭大系上編

大豐殷

乙亥王又有大豐王凡四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
王衣殷祀王不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監才在
上不顯王乍則甯相不丕繇王乍則甯不丕克三衣殷王祀
丁丑王御饗大國宜王降亡助賀爵復國佳又朕勝又有
慶每敏凱揚王休邪膺白。

此武王殷祀文王時其助高之臣工所作器。大豐亦
見參尊彼銘云王禋于帝為大豐余意當即大封周礼
大封之礼合眾也。春官王凡三方者凡段為風諷也。

「不克」下一字，原
銘作「三」，与上三
方「三」字有別。
彼三刻皆長，此中
刻綽短。陳夢家
釋為「三」，可。
乞讀為訖，謂
終也。

万卷PDF书城

精品图书 期刊杂志

每日更新 免费下载

文学著作

经济管理

教材教辅

资料教程

生活时尚

人文科学

期刊杂志

科学技术

励志成功

国外图书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读书从万卷开始

www.odcool.com (www.wjpdf.com)

告也。三方，東南北也。周人在西，故此僅言三方。天亡
又王，句余曩讀為天無元王，意終難安。今改從劉心源
說。劉云：天亡，據文義決是作器者名。亡通無，古今人表
賓須亡，費亡極。左傳並作無。姓考：天，黃帝臣天老之後。
則此銘為天姓亡名。又王，讀佑王，謂助祭也。一、二、案上
天室，亦謂天亡之室。猶庚嬴有言，王造于庚嬴宮。豆閑
殷言，王各于師獻大室也。衣祀，孫詒讓王國維均讀
為五年而再殷祀之殷祀。殷字說詳下不克三衣王祀
亦同。彼即殷商之殷。君祀，與天降，大能親殷王之祀而
在結中。事喜上帝，喜當是喜省。卜辭：延于丁宗喜。
當與崇贊同意。不顯王作，不繇王作，虎，兩不字均
讀為丕，兩乍字均讀為則。卜辭：我其已安，乍帝降若，我

勿已方。帝降不若。書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均同例語。皆古文相。或釋音不確。說詳下。徐虎字
 从庚从凡。卜辭有之。釋非是。己酉方彝亦有之。當是从
 凡庚聲之字。凡古文盤。蓋卽湯之古文。与唐為一字。唐
 卜辭作。下从。亦盤以之象。非口舌字。卜辭以唐
 為成湯。叔夷鐘成湯亦作成唐。不僅音同通用。實古
 今字也。國字金文習見。卜辭亦多有。舊釋宜。羅振玉
 釋姐。余曩以為房姐之房。今案仍以釋宜為是。說文宜
 古文作。秦泰山刻石者。請庶得。古称。國民和眾。漢
 封泥。青左。均是宜字。(一名訓)宜有奇義。詩女曰離鳴。傳尔雅釋言。令既。
 己酉方彝之。是也。(二狀訓)有安適義。本銘之。終子貞
 之。是也。(三動詞)有祭社以祈戰勝之義。尔雅釋天。及用祀。殷獻王

圓夷方無殺傳是也。它如圓子鼎之圓則是國名。貴

字余舊釋釁近于省吾謂是囊字近是。唯此与爵為封

文。仍當讀為釁。囊釁同在陽部。末字舊釋自或釋為

冒為數。今案原銘分明白字。語氣令人言補白矣。

小臣單解

王後叔反克商才在成自屯周公易錫小臣單貝十朋用

乍作竊障彝。

此武王克商時器。叔即叔字。段為反若報。武王以文

王紀元九祀武王二年東觀兵至孟津。後以十一祀師渡孟

津克商。故此云後反也。成乃成恭一名虎在古乃軍事重

地。与孟津相近。自字習見。多于師旅有關。舊釋為師。然

有師自同見于一辭者。取解通麻知其非是。右追歸字
 以此得聲。師諫字从此會意。自即說文。臣小官也。又臣
 猶康也。之官。古文車作𨋖象險峻之連筆自作臣象國
 得。臣之後起字為堆。古或段追為之。士冠礼毋追鄭注
發踰岸出追李音變為歸。小雅釋山山又段魁為之。周
蓋注追亦堆字高山兩蕩以為魁陵墓土賈達律再轉而為敦。小雅釋
昭皆云小阜曰魁賈注見海賦敦者敦丘。又丘一成為敦丘。郭注今敦又段屯為之。
江東呼地高堆者為敦字今作敦至樂篇。生乎陵屯。釋屯銘。臣字當即屯聚之屯。師成所
反引司馬注屯阜也屯象也。屯聚之屯蓋自之引伸。其用屯字者亦出段借。
 自与敦同。古當有二讀。陰聲為堆。都回陽聲為屯。陟倫
 字廢。乃有堆与屯字代替之也。

右武王時器凡二。

令殷

佳王于伐楚白

伯才在矣

佳九月既死霸丁丑

作冊

令隣圉于王姜

商實

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公尹白丁

父兄于成

乞

令敢凱揚皇王室休丁公文報用頤啓

後人高佳丁公報令用奔敬展揚于皇王令敢展皇王室用

作

丁公寶殷蓋用隣史使于皇宗用卿饗王逆逝造用廢

察人婦子後入永寶

冊

此成王東伐淮夷踐奄時器楚卽淮夷淮徐初本在

淮水下遊為閩人所迫始溯江而上至于鄂諸侯當卽

春秋時鄰國之故稱漢屬東海郡今為山東濟寧道邾

城縣之西南百里許有故邾城云既死霸月終之七

八月周人月行四分制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

死霸，与星期制相近。

詳現堂集林生霸死霸考

乍冊，卽作策，乃史

職之古稱。徐詒讓初獲其覆，王國維繼加推闡，詳見余

金文叢攷五八葉。臣十家，禹百人，臣与禹有別，与六

孟鼎同。後鼎文云：錫夷嗣王，臣十又三伯，人禹十又五

十夫。人禹當卽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之民獻，尚書大傳

作民儀，而黎獻字漢碑亦多作儀，如孔宙碑。黎儀以康

田君碑。安惠黎儀。費鳳碑。黎儀瘁傷，是也。前人以為古

文作獻，今文作儀，以儀獻為陰陽對轉之聲解之。然金

文有人禹無民獻，禹字許書重文作屢，云：漢令禹从瓦

屢聲。古音亦在支部，如陳風防有鵲巢二章，从禹聲之

鵲字与雙暢韻，卽其証。儀字古音雖在歌部，然歌部字

于周末卽多轉入支，故余意今文家乃以支部儀字寫

禹字之音，古文家則誤讀禹之象形文以為獻也。獻与

獻通古器之獻乃二部所成。上為覲。下為鬲。故其象形文
即于鬲上更着一層。如小孟鼎屢見。夏商王邦寶字。又毛公
鼎言。鄭圭。夏商寶。均古獻字也。鬲兩形近。最易誤釋。公尹

白丁父兄于戎者。吳閨生云。公尹官名。伯丁父人名。兄与

既同。雙劍謄文選上三四引近是。余意伯丁父即丁公。矢令之父也。

成莫嗣者。莫猶小心翼之翼。敬也。嗣段為祠。得福報賽

曰祠。戊地得伯丁父之祝。乃虔敬舉行燕享也。乞字作三

与六豐殷乞字同。中画特短。舊誤釋為三。今改正。卜辭習

見。均用為迄至之迄。六豐殷及本銘則用為訖止之訖。言

事已畢。寔字兩見。當是休之異文。休字金文作休。从禾

从人。言人于稻草上休息也。辭書重文作麻。復从广。从广

与此从山同意。此之臣蓋象卧榻。又對揚王休。乃古人恆

語此言揚皇王室例正相合。釋室為休則本銘後半適成韻語。室報報室殷造寶均幽部字此決非偶然者也。

丁公文報與皇王室為同例語同為揚字之賓格。報當讀為保。文報猶言福蔭也。下佳丁公報則是報祭之報。猶國語魯語有虞氏報幕夏石氏報杼商人報上甲微周人報高圉。奔字當是敬之古文。从春古文省。井聲。兩展字从厂長聲。殆是礪之古文。讀為揚。知者以上言冷敢揚皇王室與下言冷敢展皇王室文例全同。則展亦揚矣。展字亦見毛公旅鼎。彼云展其用。乃从房殷聲。此从房省。當即國之古文。說文。飽也。从勺。殷聲。民祭。祝曰厭飽。从勺。与此从房若房省同意。銘末鳥形文乃作器者之族徽。同出之器如冷彝冷尊及

作冊大鼎均有此文。冊乃書寫之意。果冊猶令人錄下
款言某人書也。

令彝

隹八月辰才在甲申王令命周公子明彛尹三事三方受
卿旒事寮丁亥令命矢告弔于周公宮公令命結出同卿旒
寮隹十月吉癸未明公朝朝至弔成周結令舍三事令命
果及卿旒寮果者諸尹果里君果百工果者諸侯侯田田
男舍三方令命既咸令命甲申明公用牲弔京宮乙酉用牲
弔康宮咸既用牲弔王明公歸自王明公易錫九師壺金小
牛曰用禘易錫令壺金小牛曰用禘迺令命曰今我隹令命
女汝二人亢甲矢爽詹左右弔乃寮呂与乃友事乍冊令敢

孰揚明公尹卒室用作父丁寶璋彝。敢追明公賚賞予父丁。
用光父丁。

卷內冊。

周公子明係。周公卽周公旦。明係乃魯公伯禽也。此
器上係明係下係明公。知明係卽是明公。下明公殷上
係明公下係魯侯。知明公卽是魯侯。周公之子而爲魯
侯者伯禽也。得此知伯禽乃字。係乃名。明者蓋封魯以
前之食邑。猶康叔封衛以前解康侯也。彝器中有康侯
卽以本銘而論。明係受王命在八月甲申。越六十日始
至成周。於成周滯留一二日。復言歸自王。則知明公不
在王所。而所在地隔成周頗遠。此亦足証明係之必爲
伯禽。蓋伯禽封於魯。復兼任王朝卿士。總攝百揆。亦猶
衛康叔之爲周司寇也。且明係之名于典籍中亦有徵。

左傳定四年言封魯公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
封康叔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封唐叔曰。命以唐誥
而封於夏虛。正義引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
禽為命書。此說至當。今知伯禽名明。係乃知伯禽逸篇
文有竄入。今書洛誥者。其王若曰。公明保。弔冲子。一節
正是成王呼伯禽名而誥命之之辭。與康誥之王若曰。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為例正同。說詳青研上
六一頁以下三事當
即書立政。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之準夫牧。夫乃吏
之壞字。即上文之。庀乃事吏。庀乃牧。庀乃準也。事吏古
本一字。吏始事務官。準乃政務官。牧則地方官也。其在
立政。於三事之下。分舉細目。概括內外服無遺。其在本
銘。於舍三事。令下亦列舉卿事寮。諸尹。里君。百工。諸侯。
雖詳畧各殊。而內含則一。故三事乃泛指百官而言。猶

言三種官吏舊解為司徒司馬司空者失之。又書酒誥言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与本銘所列職名大抵相同。侯甸男衛邦伯即本銘之諸侯。甸男邦伯猶諸侯侯甸男衛等即諸侯之古稱。猶後言公侯伯子並非畿服之名。後世儒家所定畿服之名即襲此而成者也。百僚即本銘之卿事寮庶尹即諸尹宗工即百工里居則里君之譌也。里君當如周官鄉師鄉老之屬。京宮康宮均宗廟之名且均在成周洛陽此猶殷京之有公宮四宮也。見上辭通纂呂氏古樂篇武王即位以大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唐蘭謂為京宮之太室甚是。又謂周世於京宮祀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於康宮祀康王以下。禹攸从鼎有康

宮稱大室，當卽夷王之廟。克鐘有康刺宮，當卽厲王之廟。……京宮以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故尚書稱文王為穆考，乃其証。康宮則以昭王為昭，穆王為穆，恭王為昭，懿王為穆，孝王為昭，夷王為穆，厲王為昭，宣王為穆，故昭王穆王俱昭穆，是其証也。金文每見「康卽宮」，「康穆宮」者，康宮中之昭王廟穆王廟也。康宮為其總名，而昭穆以下則各為宮，附於康宮也。若「吳彝」云「成太室」，則成王廟之太室也。君夫殷云「康宮太室」，為康宮之太室。晉鼎云「周穆王大室」，則穆王廟之太室。爾攸从鼎云「周康宮稱大室」，則夷王廟之太室也。見武英殿藏器國彙引三案此說實巧費心思，唯惜取証未充，且包含有選擇與解釋之自由。如文王稱穆考，乃適以穆字為

懿美之辭。与文考、列考、皇考、帝考、顯考、祧考等同例。非謂
乃京宮之穆而稱之為穆考。昭王穆王均係生号。尤非預
於生時有定當為康宮之昭穆而号昭号穆。至如選材。則
何殷有王在華宮。利鼎有王各般宮。趙曹鼎之一言。王在
周般宮。又其一言。王在周新宮。師湯父鼎言。王在新宮。師
遽殷言。王在周客新宮。望殷言。王在周康宮。新宮。華般。新
等無王可附麗也。召鼎之。王在周穆王大。口。大下一字適
缺。補為室字。大抵近是。然僅此一例而已。僅此一例以證
其它均當為某王之宮。或室。未免有孤証單文之嫌。兩攸
从鼎之。王在周康宮。猒大室。与牧殷。王在周。在師。召父宮
各大室。同例。猒字當是動詞。說文云。猒。行也。不必卽是夷
王。且信如唐說。宗周列王中何以康王之廟獨尊。已不可

解而準康卽宮康穆宮之例則文武成之廟當稱康成宮康成宮康成宮而彝銘中迄未一見。僅呂壺有王各于成宮依唐說則當為成王之廟成上亦未冠有京字。彝銘中凡稱周均指成周以康宮在成周而屢見王在閟康宮知之而如大克鼎王在宗周旦王各穆廟依唐說當為穆王之廟是則穆王之廟又在宗周矣。凡此均於唐說有所抵觸。故余意京也。康華殿大亦有義即穆成刺均以懿美之字為宮室之名如後世稱未央宮長楊宮武英殿文華殿之類宮名偶與王号相同而已。號季子白盤有王各周廟宣廟舊亦多解為宣王之榭實則殷世已有宣榭之名。孫詒讓說詳下故康宮之非康王之宮亦猶宣廟之非宣王之榭也。卿旋寮旋字作𠂔毛公鼎之

卿旋寮。小子師殷之卿旋。与此同。而番生殷
史寮。則作𠂔。用知旋事為一字。典籍作卿士
官六太。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之屬
大史者。蓋以屬於史職之官特多。兩𠂔字
無文。古出字本作𠂔。象足納履之形。卜辭或
作𠂔。以行。本銘作𠂔。乃以行者。公令徂同卿
公命明公出京。與卿事寮相會。徂令舍三事
遣矢令宣布王命於百官也。或解兩徂字為
爽字。亦見卜辭。作爽若爽。異文頗多。有𠂔
形。其用例均為祖某爽妣某。金文戊辰彝言
爽。語雖畧異。而例實同。義則當為配偶。羅振
形義俱難通。余以為乃母之奇文。象人胸頭

卜辭亦有爽母通用之例。如大乙之爽為妣丙，亦稱「大」
乙母妣丙。「一辭通纂」祖丁之爽為妣己，亦稱「祖丁母妣
己」。「通纂」一即其証。又說文林部「森」豐也。从林，爽，爽或說
規模字。然古文無字如殷「𣎵」作「𣎵」，大孟鼎作「𣎵」，乃舞之
初文。象人執物而舞，字不从林。爽義亦非豐。唯存一爽
字，又存一或說以為規模字，尤足証爽母為一事。爽即
卜辭或作之「𣎵」若「𣎵」，蓋有用為規模字者。故或說云
然。母模同紐，例可通段。禮記內則「淳母」鄭玄云「母讀為
模，其証也」。故由卜辭知爽𣎵等為一字而通其意，由
說文或說而得其音。爽𣎵等為母之奇文無疑也。本
銘爽字冠於「左右」乃寮以乃友事上，當讀為敏。乃寮
与乃友為對文。寮如卿事寮，大史寮，友如大史友，內史

周礼大行人職
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
聘以結諸侯之好
殷黜以陳邦國之
遷。

友。敢揚明公尹卒室。此當以明公尹為一辭。蓋王命明公尹三事四方。故稱其号。復稱其職也。卒室。厥休。明公尹厥休。明公尹之休也。

細 酉

佳明保殷成周年。公易錫乍冊。細。逆見。細。凱公休。用作父乙寶。薄彝。山。冊。舟。

此与令彝乃同時器。明保即彼周公子明保。殷成周即彼之朝。至于成周。殷殆殷觀。之。意。有傳。山。言。王在口。京。命。師。田。父。殷。成。周。年。之。義。編。二。五。例。与。此。同。者。名。字。當。是。釀。字。之。省。文。大。克。鼎。与。伊。饒。均。有。釀。字。蓋。即。此。作。冊。細。之。後。孫。詒。讓。釋。釀。為。鍾。近。是。石。鼓。吳。人。有。

繡字正与章達為韵。又毛公鼎番生殷叔向父殷均有繡國字。卽是綢繆。下說詳紐同而音近對轉。均其佳証。下款首一字不識。當卽繡之族徽。繡乃冊之無飾文。當卽繡之名。

明公殷

唯王令命明公遣三族伐東國。才在篋。魯戾又有因工用乍輦旅彝。

明公卽令彝之明公。伐東國与令殷之王于伐楚伯在突乃同時事。史記魯世家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彤作彤誓。集解引徐廣云。一作鮮。一作彌。又引尚書作案。孔

安國云魯東郊之地名。今本尚書作費乃衛包所改也。
本銘才字下一文上羊右旁作𠂔當是犬字召伯虎殷
有猷字作猷所以犬字形左右均与此同左旁當是介
字古壘文介字或作介与此形近此當畧有別損處猷
卽說文獬字重文之祿字字形稍譌許以爲从豕示乃
注譌形以爲說。古壘文示字亦作𠂔下半所以是邑字。豈
卽彤棗等之本字也。除廣以爲一作獬者爲近實彤棗
鮮均段借字。魯侯卽明公此器言伐東國在豈既與
尚書史記合而據今彝又知明公爲周公子則明公卽
魯公伯禽無可疑也。目字卜辭習見每于辭末繫以
亡目二字與亡尤同例。案此卽骨字所以目字象卜骨
呈兆形。卜辭讀爲福本銘當讀爲過過謂優越過工謂

有優越之戰功。

禽 殷

王伐楚、戾、周公某。謀禽祝禽又有啟祝。王易錫金百疋。禽用作竊寶彝。

楚卽楚之異文。从林去聲。舊多釋無說。爲鄒許不知。古無字並不从林也。周公與禽同出。周公自周公旦。禽卽伯禽。伯禽殆曾爲周之大祝。別有大祝禽鼎。可證。大祝之官古乃天官六太之一。其職甚尊。周官以大祝爲下大夫。而隸諸春官。乃爲後人所改造。其職文云。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与此合。此伐楚、戾與令殷、伐楚、伯

是同時事。古公侯伯子無定稱。此稱侯稱伯。別有楚公。鐘稱公。楚子蓋稱子。更有楚器多稱王。五等諸侯之說。乃國末儒者之所規擬。某謀省。亦可讀為誨。說文謀之古文作母若慈。同从母聲。與誨之聲母相同。王孫鐘誨獻丕飢。則又段誨為謀矣。乎。說文受部云。五指持也。从受一聲。讀若律。案金文均作一手盛一物。別以一手抓之。乃象意字。說為五指持甚是。然非从受一聲也。金文均用為金量之單位。卽是後起之銖字。銖字多異文。其輕重亦有三說。說文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此一說也。又云。周禮曰。重三銖。治氏記北方呂二十兩為三銖。張工記治氏注。鄭司農云。銖量名也。謨如刷。法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銖。緩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

兩三分之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鑊鈔似同

矣，則三鈔為一斤四兩。以六兩三分之二兩為一鈔，此

二說也。小尔雅廣衡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

捷曰舉，倍舉曰鈔，鈔謂之鑊。以六兩為一鈔，此三說也。

其異文則鈔鑊每不分，說文：鑊亦鈔也。以金爰聲。書曰

罰百鍰。周禮職金正義云：夏侯政陽說：墨罰疑赦，其罰

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

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玄以為古

文率多作鍰。今尚書乃古文家本正作鍰，史記周本紀

所引乃今文家本則作率。率則鈔之音讀也。此外則或

作選。史記平津書：漢或作撰，漢書食或作饌，尚書雖同

屬今文派，然其音為率鍰之折衷。戴震云：鍰鈔篆體易

訛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錢讀如九，十一銖二十五分
銖之十三，塊其段借字也。塊見故工銖讀如刷，六兩六
半兩，準，選，饌，其段借字也。今案錢實字誤，金文銖字均
作寺，与爰字形近，然有迥然不同之處，據季子白盤，王
各周廟宣廟爰卿（爰乃援之古字，象人獨而援之。）作爰，可資比較。余意尚書古本錢字
必作寺，其晚出者或作銖。今文家本出于口授，故以率
字寫其音，古文家則誤讀乎若銖為錢也。此与古文人
誦字，今文家音讀為儀，古文家誤讀為獻者，正同。然自
古文家本出，因字形既近，而音又有對轉之可能，今文
家亦無力以剖辨之，乃用選撰饌等折衷之音以為牽
就也。至寺之為量，在殷周之際已有今古之別，師旅鼎
云，迺罰得夏古三百寺，今弗克辱罰，古与今對言，知殷

周之乎已有輕重之異。蓋重六兩大半兩者即殷之古
乎。重六兩者舉其成數而言。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
十三者為周之今乎。兩者相差甚鉅。故言今弗克卒罰
也。梁幣有梁元新金尚乎。梁元新五十二尚乎及梁半尚
二金尚乎之三種。(指國六)權其重量則甲幣約重四錢。乙幣倍
之而有奇。丙幣約當其半。用知幣文尚字均讀為當。甲
幣一銖當一乎。丙幣二金當一乎。乙幣五金當十二乎
也。此乎即是周乎。攷工記治氏戈戟各重三銖。而殺矢
則重三琕。此銖當是殷之古乎。即重六兩大半兩者。琕
載氏以為錕。殊不必然。近年洛陽韓墓所出古器有銘
載四乎廿三之甲乎者。指國五抑即括字。与琕為雙聲而兼
對轉。則琕与銖蓋三十与一之比。周人兼用二乎。特金
文中所屢見之乎名。多不知為今為古耳。

罍 卣

佳十又九年王才在斥。王姜令命乍冊罍安尸白。夷伯尸
 白寶。罍貝布。凱揚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寶罍器。

此与令殷亦同時器。十又九年。文王紀元之十九年。

成王六年也。周初用文王紀元。至成王七年平定淮徐。

淮始以功作元祀。

(洛陽)

王國維有周開國年表揭茲之。

觀堂

補遺其說無可易。斥与下南宮中鼎之一之。寒鍊為一。

地當即寒泥故地。地在今山東濰縣境。說詳彼器。王。

姜亦見令殷。別有罍尊。文云。才斥。君令余乍冊罍安尸。

白。尸白寶用貝布。用作朕文考日癸寶寶。入當泐去首。

行六字。与本卣自是同時同人之器。而本銘言王姜康。

該銘言君君者女君也。晉姜鼎，余佳嗣朕先姑君晉邦。
其確証是知王姜乃威王之后。或說此器乃昭王時器。
古本竹書紀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漢過大隗。又十
九年天大曠，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均初學記十九年
卽昭王之十九年，卽漢景昭王十九年。既喪六師于
漢，且其南征而返者，當卽此年。為其臣者不應再有此
閑情逸趣，作器以揚休烈。且國語周語言：昭王娶于房
曰房后，房乃祈姓之國。見歷代紀祈姓之祈，金文作嬭。
見下杜則房后當稱王嬭，不當稱王姜也。尸白，夷伯
也。古金文凡夷狄字均作尸，卜辭屢見尸方，卽夷方。
揆其初意，蓋斥異族為死人，猶今人之稱為鬼也。後乃
通改為夷字。周禮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注云：夷之言尸。

也。實冰於藁槩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槩曰夷槩。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壙。皆依尸而為言者也。其士喪禮既夕禮喪大記注均同此說。又左傳成十七年。吾一朝而尸三卿。韓非子內儲說左傳尸作夷。此尸夷通用之明證。別有居字。孝經仲尼居釋文。尼本作居。古夷字。漢書高帝紀。司馬居。又地理志。越菑郡蘇示下。居江在西北。顏師古均以為居。古夷字。案居當是古尼字。从尸二聲。孝經別本即其証。又如遯字。說文重文作遯。而漢碑則多作遯。遯若徒。遯陽。蓋从尼聲也。唯尸夷尼遯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耳。本銘尸字下有重文。故作尸。雖与居字形同。然不可混。又凡古文相連之異字在二以上并有重文者。均各於該字下作重

文符與後世異。

趙尊

隹十又三月辛卯，王才在斥，易錫趙采曰：「隹，易錫貝五朋。」
趙對王休，用作媿寶彝。

此與漢貞同言。王在斥，而字跡復如出自一人手筆，決為同時器無疑。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四年即文王紀元十九年，成王六年。此言錫采正與建侯衛事合。疑當係兩錫采地之名，字不識。十又三月，閏月也。古者閏月置于歲終，故有閏之年有十三月。卜辭已習見，周人沿襲殷制而已。

中齋

佳十又三月庚寅王才在寒餽次王令大史兄褒土王曰
中^茲茲褒人入史易錫于珺王乍作臣令兄與女^汝褒土乍
乃采中對王休令^止鼎父乙薄佳臣尚中臣□□

此与趙尊日辰相差一月後云王在斥此云王在寒
練寒斥古同元部而喉牙亦相近轉故知二者必為一
地寒當寒^走促故地在今山東濰縣境內王令大史兄
褒土言王錫大史兄以褒土彝銘多用令為錫如傳甫
師田父令小臣傳非余^{非珍}獻彝^{獻彝}擗拍令^氏臣獻金車
寶段王令變在^載市旂康鼎命汝出黃鑒革均其例証
大史兄即下中解之南宮兄當是南宮括之子若孫中

殆其臣屬。廣當是有兩氏之隔。故城在今山東安德縣北。王錫兄以褒土。下復云。今兄與汝褒土者。與殆鬼字之異。讀為歸。蓋兄復以讓於中。以為其采邑。然不能私相授受。故仍由王命轉賜也。中鼎諸器。宋時出土于麻城。而此所錫之采地。在山東者。蓋先食地於此。後乃轉封。猶衛康叔初食邑于康。後乃轉封于衛也。入史易當讀為納。使錫。猶言遣使入貢。珣王卽武王。大孟鼎及新伯盤文武字均从王作珣。其証。此成王時器。而稱武王者。于時成王尚未改元。猶以君父為号召也。作乃采。與趙尊之錫趙采。事亦相同。同是建侯衛時事。尚中。尚卽中之氏族也。舊以為南宮中。實則南宮乃大史兄。中又別一人。不可混。末二奇字殆中之族徽。

中 齋 其二

佳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命中先肖相南或國
畢行執王庄左憂陽貞山中乎呼歸饋生鳳羽王執羽竇彝

虎方亦見卜辭。銘刻彙攷三葉。此爲南國當在江淮

流域疑卽徐方。畢字从二貝一以貫之舊釋貫而無

說。案此卽串字所从出。說文心部患之古文其一作𠂔。

所以串字卽此。雖變尚不甚劇。串貫本一字。貫从貝母

聲。字當後起。母字許慎以爲貫穿字。竇乃古干字。方肩

之象形文也。南國畢行以宗周鐘南國反孽例之。則畢

當是國族名。行其酋長名。晉姜鼎亦言俾𠂔循玆征餘

錫。𠂔彼均南國名。可爲互証。春秋僖二年齊侯宋公江

人黃人盟于賈。公羊作賈澤。或卽古賈國也。杜預云。賈字地。梁國蒙縣有賈城。賈與賈字相似。案此說頗牽強。蓋字形相似必有一誤。賈於春秋三傳均同作。當非賈字。賈與賈音遠隔。地名傳賈。當以音近之字為合理。賈亦不當是譌字。杜蓋求之不得。故姑取於齊宋俱近之。賈。今山東曹縣南十里以當之耳。余意地當近于江黃。左傳云。盟于賈。服江黃也。此解較公穀為近是。蓋齊宋聯兵征伐江黃。既克服之。而為此盟也。江黃故地在今河南潢川息縣境。漢書地理志盧江郡雩婁下注云。有灌水。北至潁入汝。賈若賈澤。或卽灌水下游之地也。灌水名。今尚存。在南城縣境。與潢川息縣隣近。執王庄者。謂張設王之行屋也。執卽樹藝之藝。度或作定。見師虎殿及楊

說舊釋為居，苦無確証。今案隸古定尚書殘卷，般庚篇，
 敦理本及日本所有唐寫本，居字一作厓。汗簡三出居
 字，云見說文，然今說文無此字，蓋所見乃古本也。說文
 以居為踳蹠字，重文作厓，居處字則作厓。居字注云，踳
 也，从尸古者居从古，般本改作从尸古聲，案當是以尸
 古聲，居古文居从立也。尸實广之譌。在下二文諸本
 均訛，喪失實，僅嘯堂集古錄刊第二器尚明晰，字形
 作，上字与大面鼎字右旁相近，當即愛字，下
 字則說文埤字重文之譌，从艸乃錄文，埤之作，臨
 之作也。中平歸生鳳羽王語乃被動調，言王呼饋
 中以生鳳也。鳳字諸刻說喪亦甚劇，僅嘯堂第二器作
，尚存其形似，案此与卜辭風字之作。
 通纂四

者同。乃以奇鳥形。凡聲。本即鳳字。卜辭段為風。本銘言
生鳳自是活物。或說古人所謂鳳即南洋之極樂鳥。土
名為 *Banloc*。鳳即 *Ban* 之對音。似近是。

中解

王大肖相公族于庚_四旅。王易錫中馬自_三。應三。鵠。軼。南
宮兄。王曰用先。中執王休。用作父_一。寶。隕。彝。

庚下一字說變過甚。舊釋辰。不確。今遇木刻有此類
字者均以_四形代之。應三二字亦說變。舊釋為侯三。
今依銘文通例及字形訂正之。鵠字形亦稍失。舊釋
為鵠。今依緯意及字形訂正之。通案全銘意旨。乃南宮
兄伐友虎方之年。王隨後又錫中以馬匹。命超軼南宮

而先之。南宮與中乃二人。舊因於原銘未得其讀，誤合為一。又此器博古圖稱為召公尊，未知與中鼎等實一時所出之器，而器實解也。趙明誠金石錄云：「重和甲戌歲，安州孝感縣民耕地，得方鼎三，圓鼎二，廟一，謂之『安州所獻』。薛書於父乙廟下亦云然。方鼎文即前出之二齋，有二器同文。圓鼎之一銘四字，曰『中作寶鼎』。博二廟即父乙廟，僅見于薛書。六圓鼎之又一，諸書均無着落，余謂即此解也。此解有蓋而圓，獻諸朝者初誤以為鼎，故有『圓鼎二』之目。後審衆者因名實不符，遂未能別察也。故安州六器實方鼎三，圓鼎一，解一，廟一。

中廟

王令命中先省南或國謂行執在在曲。史兒至。王令命
曰。今令女汝事小大邦。卒又舍女汝。却量至。孫女汝。麋小多。
父中省自方。復德造。父中邦。在中。白伯。買父。父中台。以
卒人戌漢。父中州。曰。段。曰。旒。卒人。父中夫。卒。寅。貯。者。言。曰。實。債
父中貝。日。傳。父中王。父中休。肆。肩。又。蓋。今。父中口。口。弄。兵。用。父中父中靈。葬。

此卽安州六器中之父乙庸。銘最長。惜詭變殘缺最甚。不能通讀。博古圖卷二於圖鼎之中作實鼎。下注云。与父乙中。觀南宮中鼎皆出一手。特父乙中。觀銘文僅百字。其畧曰。王命中先相南國。此數語刊本有誤。今正。是王黼等亦知有是庸。不識何以竟未入彙。白買父。人名。父字。木刻作入。有缺畫。疑卽伯懋父。父字有缺畫。疑是身字。歸也。世字木刻作U。或釋為甘。然二筆過于開張。

當是山之殘文。

賣鼎

王令命趙戡東反尸夷。賣肇從趙征攻罍躍無害敵。肖殤
人身。孚俘去。用作竄。殤。子。孫。其。逐。永竄。

趙卽上趙尊之趙。戡當是古捷字。魏三字石經春秋
殘石鄭伯捷。字古文作戡。从木。此从艸。与彼同意。
罍乃古龠字。象編管而管端有空。古龠實編管而非單
管。卜辭及金文每段罍為禴。此以攻罍連文。則又段為
躍。陽季之六二。字乃利用禴。釋文。禴蜀才本作躍。肖
殤人身。亦雅釋言。身我也。言己之武勇為人与我所共
觀也。

容庚云全上吉三代文
探自拓本才上有王
字。又咸下有咸字。
疑是旁注誤入正文。
本字今校補。

班殷

佳八月初吉才^王在宗周。甲戌王令命毛白伯更號馘公服。
聘王立位。乍三方壺。豐秉錄蜀巢。令易錫鑒勒咸。王令命毛
公且邦甸冢君土駿徒御踐職人伐東或國瘠戎咸。王令命
吳白曰。君乃自屯左比毛父。王令命呂白曰。君乃自右比毛
父。趙令曰。君乃族從父征。結出馘城衛。父身三年靜東或國。
亡。罔不咸敷天畏咸。否奧屯陟。公告卒事于上。佳民亡結才
哉。彝志味天令故亡。允才哉。顯佳苟敬德。亡直攸遣。班拜頤
首曰。烏虜不杯。凡皇公受京宗。歆懿釐毓文王。々殷聖孫。隔
登于大服。廣咸卒工功。文王孫亡弗哀井懷刑。亡克競爭刺。
班非敢覓。佳乍邵考爽。血曰大政。子々孫多世其永竈。

王令毛伯更號虢公服。王命毛伯代虢城公之職也。
毛伯卽下文毛公毛父。本銘之王乃文王王如孫。而稱
毛公為父。則毛公卽尚書顧命之毛公。亦卽文王子毛
叔鄭也。漢書古今人表分毛公毛叔為二人。非是。虢城
公當卽下文趙今日之趙。別有鹹號趙生殷者可為証。
又有鹹號仲殷出土于鳳翔。乃古西虢之地。漢書地理志
西虢在雍州是知鹹號卽西虢。號鹹公當是始封于西虢者。
故世稱西虢為鹹號。以其稱号冠于虢之上。以別于東
虢北虢也。因知趙尊趙鼎等之趙卽虢城公。本器作者
之班乃趙之臣屬。號王位語亦見番生殷。又毛公鼎
云。嘒朕位。孫詒讓毛公鼎石釋初以為說文嘒字所
从之諱字。後又改釋為嘒。云。諱字無義。此云嘒朕位。疑

与粵通。說文血部。粵定息也。从血粵省聲。謨若亭言定
朕位也。前見古籀拾遺末附。後見籀高述林卷七。案仍當以釋謨為是。說文
雖無謨嘒字。乃偶奪佚也。本器与番生殷之嘒。正分明
粵之繇文。乃段為屏。左傳哀十六年。閔天不弔。不慈遺
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句法与此相近。又鶴律字周
頌小毖。莫予葺蜂。作葺蜂。毛傳作葺。尔雅釋訓作粵
葺。葺亦正从并聲。故知器銘粵嘒均段為屏也。乍三
方皇。言為天下之表率。左傳昭十三年。吾子楚國之望
也。望字義与此同。繇繇蜀繇。繇亦國名。晉姜鼎。征繇
湯。曹伯霖簋。克狄遏淮夷。印變鬯湯。大率在南國。巢
地在今安徽巢湖附近。痛戎當卽奄人。銘中二咸
字均上属為句。与令彝。既咸令意同。特文更簡耳。或連

下讀以咸王為咸王，無論咸咸之音無法可通，即本銘
四王令句各兩々相對為文者，乃獨于中二句稱咸王，
前後二句不律，無是文法也。作冊般庸，王_(宣)方無致，
咸王實作冊般庸，例与此同，咸字亦當上屬為句。左
比右比猶言左翼右翼。又身者身親也。_{釋言}苟用
為敬，與師虎殷同。大孟鼎大保殷又均以苟為之。余謂
苟乃狗之象形文，卜辭多見，用以為牲，又以為沃甲之
沃，狗沃音相近也。苟又作苟，乃从口聲，後誤為从艸之
苟，苟雖失而音尚存。其用為敬者，敬即警之初文，自來
用狗以警衛，故字从苟从攴，与攴教駿等同意。省之則
單著狗形作苟若苟，即可知為敬為警，猶箕帚乃婦女
之事，故婦字从帚，而卜辭更以帚為婦矣。苟苟字說文

所謂成鼎乃禹
鼎，能中走字乃起
字誤刻，說詳下，故
以刪去。

兩收，苟訓為州，苟訓為自，急救而未言其音，後人因急救之訓而傳會以己力切，玉篇更以苟亞為一字，然大孟鼎有以亞之字作倝，又同見兩字，二者豈不相混，知後起之說均不足信也。不，不，凡皇公與眾，不顯，與皇祖，奉公，殷及鍾，不顯，朕皇祖，同例。不，不字於它器尚有之，用例均與不顯同，舊即釋不為顯，許瀚云：書大誥：獨我不丕丕基，立政，以茲受此丕丕基，傳：茲訓為大大基，尔雅釋訓：丕丕，大也，謂此，疑此，不，不，即丕丕，上丕借不，下丕作不，以見重意。據三之二，師虎殷引，今案許說得之，近出守宮尊，不否字作不，不，否可作不，則不可作不，矣。凡當與朕，同意，凡朕均一音之轉。尔雅：康，走，非也。文選：東東賦：走雖不敬，注：如介言，信。班非敢覓，佳作

邵考夾益曰大政者竟卽脈若魄字漢書楊雄傳脈陰
周之大寧注云脈卽竟字亦雅釋詁艾歷魄胥相也釋
文視本作脈此竟謂希冀也夾蓋讀爲此益者諡之者
哀石磬口之配氏益曰鄰子前八其証諡號也言班非
敢有所希冀僅作昭考之祭器名之曰大政此與秦公
鐘作盈鉉鐘卒名曰昔邦哀石磬自作寔磬卒名曰哀
石爲例相同

小臣諫殷

獻東尸夷大反白懋父呂殷八征東尸唯十又一月
繼自麗自述遂東降伐海眉雫卒復歸才在牧自白懋父承
承王令命易自達征自五謁貝小臣諫蔑曆眾易錫貝用作

竊薄矣。

殷，蕤聲辭，當与都同。彖或曰：殷，淮尸，殷伐內國，縣妃。
殷，殷乃仁縣白室，均其例。白懋父亦見下。小臣宅殷
及師旅鼎，呂行壺，御正衛殷諸器，制均當在周初。此
殷又言征東夷事，且上文云：以殷八自，下文云：歸在牧
自，足知牧卽殷郊牧野，而白懋父必係周初人而封近
于殷者。逸周書作雒解，俾康叔字于殷，俾中旻父字于
東。孫詒讓謂中旻父卽康叔之子康伯髦，左傳昭十二
年之王孫牟父，余謂亦卽此白懋父。懋牟髦旻均同紐，
而此宵音亦相近。中蓋字之譌也。中白形近，草書作中
尤近，致致譌誤。遣卽趙尊、甕鼎、班殷等之趙，述字
徐中舒釋述云：孟鼎作述，無甕鼎作述，均与魏三字石

經君夷隨字古文迷字形近。君夷乃其隨墜命又與西
 鼎我賡殷遂命之語相合。與東鼎王各于周廟遂于國
 室言王至于周廟達于國室也。此云遂東往東也。集刊三二
 今案釋遂甚是。然字實是述。述與遂同在脂部也。說文
 是部遂之古文作述。舊若不知其所以實亦述字之稍
 變者。閔寓五云書通引籀文家作述則是述字。古
 求述家遂音同字通。許閔均不免誤以段字為本文矣。
石經亦係假述為隨 段字字書所無。徐中舒釋為德謂从关聲
 之字與德字古同在蒸部。近是。眉殆段為謂。易自
 云易當作如字言瓜代也。遂乃虛辭無實義。屬考鐘
 亦言遂征秦追齊尚書多用率字。五齔貝當是所征之
 國名。言自五齔貝始征。稱孟子滕文公下湯始征自葛

歲曆字始見于版
籍。自西周中葉以
後即絕跡。計凡二
十餘例。釋者頗
多。但尚無定論。
余此釋為免面。
亦有未安。此銘歲
曆与錫貝均係被劫
即被歲曆与被錫
貝。

衛殷

載也。歲曆字義銘習見。有二字連用者。有以人名或
代名詞介于二字間者。詳見金文叢考（新編三三卷）
字或作替。凡有此二字之銘文多紀軍事。且多功成受
賞之語。不銘即其一例。字均見于說文。歲即歲。因形近
稍譌。穢即穢。以末与从禾同意。歲注云。勞月無精也。人
勞則蕙然也。穢云末也。曆在甘部。無異狀。注云。和也。从
甘从麻。麻調也。亦聲。謨若面。此字舊多釋為曆。歷形
聲俱乖異。非是。然諸義均不適。由有軍事性質推之。余
謨為免。謨曆為面。免面猶言解甲也。引伸之為免除
兵役。

御正衛殷

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賁賞知御正衛衛馬匹自王用乍作
父戎寶陣彝。

懋父即伯懋父。知正衛唐蘭云御正當是官名如
樂正大射正小射正之類。容庚云懋父賞其御正名衛
者馬一匹衛歸自王所。同見武英殿藏彝器圖錄五八葉余初說御為人
名讀正為征終有未安今改從之。

呂行壺

唯三月白懋父北征唯還呂行彝捷孚傳貝貝犀用乍作竈
陣彝。

三月二字原銘作三以刺鼎五月作予例之知此為
四月合文。彝即寔鼎所見彝字之籀文从鼎貝字。

宅殷

二字，木刻誤聯為一作自，或說乃馬字，亦不類。

小臣宅殷

佳五月壬辰，同公才在豐，令宅事白懋父。白伯易錫小臣宅，畫申戈九，易金戰車，馬兩。凱揚公，白休用。乍作乙公墀彝，子々孫永寶。其萬季用，卿饗王出入。

此器有伯懋父，當亦東征時物。豐蓋豐沛之豐，或說為豐京，然豐京之豐，金文作𠔁，且必繫以京字，与此有異。申乃盾之象形文，有圖形文字作𠔁者，可証。然形雖是盾，續當如干，盾竇後起字也。且古文干戈二字每相將，此器及小孟鼎均与戈對舉，正其例。唯干字古作𠔁，乃圓楯之象形，上有析羽飾，而下有踵，与此作方形

而無折羽飾者畧有別。準此以求之，知必古母字，特橫書之而已。方盾之制廢，母字遂失其本義，許氏以為貫穿字，實則貫之初文為貫，稍變而為串，串者也。易金，盞金，名雖釋器，黃金謂之盞。然所謂黃金者，仍是銅，特銅之精美者耳。此當與車連文，猶它器言金車也。

師旅鼎

唯三月丁卯，師旅眾僕不從王征于方，雷吏使卒友弘召告于白懋父，才在茲。白懋父迺罰得聶古三百孚，令弗克卒罰。懋父令曰：「義宜救。」播戲諸卒不從，氏右征，令毋毋救。斯又有內于師旅。弘召告中史使書。旅對畢質，概于陳彝。

于方當卽卜辭所屢見之孟方，其地當在今河南睢

縣附近。說詳「卜辭通纂」

得羃二字義不明疑羃即顯

字之異誤為獻。三百乎上冠以古字下与今為對文

知乎於殷周之際曾加改革其它度量衡等必亦然殷

乎必重于周故言今克乎罰也。詳見上禽殷。敎即播

之異文說文播古文作敎此省以米米番古本一字播

者布也義敎嚴乎不從乎右征謂宜宣布之於其不從

其長上征者古人尚右故此以右為長上之称。今毋

敎斯又内于師旅謂令如不宣布則是有私于師旅内

即内魯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之内。中當是人

名殆即安州六器之中。質即質字說文質讀若概此

即誤為梗概之概言師旅受罰遂鑄器以紀其梗概也

受罰而銘器此例僅見。

旅鼎

隹公大僕來伐反尸夷季才在十又一月庚申公才在盤
自公易錫旅貝十朋旅用作作父傳彝卅。

旅卽師旅鼎之師旅。大僕卽召公君奭詳下作冊。

大簋。器以光緒二十二年出土于山東黃縣萊陰。

大保殷

王伐余子取戲辱反王降征令命殂大保大保克兮敬亡
嚳遣王衣俾大保易錫休余格土用兹彝對令命。

和古聖字亦卽古聲字从口耳會意聖以王為聲字
稍起後聲字更屬後起。左氏聖姜公毅作聲姜字猶不別。

八後二字始分化。取當卽余子名。𠂔字原銘作𠂔，象
狗貼耳而生之形。亡遣乃金文恆語，遣讀爲譴，猶古
亡尤亡咎。𠂔字說文云讀若稗縣，主稗案此卽讀爲
俾使之俾。余字乃从人从木，當卽拾之古文，劍匣也。
舊誤釋爲余。余字古作𠂔，其稍晚者作余，乃珍之古文。
玉笏也。古者諸侯執珍，經典段茶字爲之。珍形前屢刻
上，中繫玄纁之紃組以備失墜，執時復有繅藉，余字卽
象其形，与此判然二字也。錫休余土，與中齋一，今大史
凡遺土及奠女遺土同例，休乃作器者名，余當是國族
名。別有作冊休𠂔，銘之後半言用作大御。𠂔，手𠂔且祖
乙，𠂔父母多申。母，母念□□□，勿[𠂔]解寡遺[孤]，石宗
不制之語，文辭典雅，字跡亦饒古意，惜前平泐甚，不能

屬讀蓋一人之器也。

寧鼎

隹王伐東尸

賁

濂公令

命

寧眾史

旗曰

呂師氏眾有嗣

司

遠或

後國

茲伐

滕

寧孚

作貝

寧用乍

作

寧公竊

寧鼎

此鼎集古遺文補遺著錄凡二器文字甚古必為成

王東征時器。別有員南亦見史旗名。自是同時之器。又

有員鼎銘末有非字文亦足証其當在周初也。滕字

从肉从象乃國族名。治鄆豫州之豫。說文云。豫象之大

者。从象予聲。此从肉蓋亦喻其物之大也。古豫州之野

必有國名豫者。故周末偽者造擬九州。即因豫以爲之

名。其豫字則本作滕也。員南謂從史旗伐會。蓋同時事。

會卽鄆省亦在豫州可為証。饒卽饒字。方言饒謂之饒。饒謂之饒。全文多用為饒字。

員 卣

員從史。旗伐會。鄆。員先內入邑。員字。傳金用作旅彝。

此器有史旗名。与瞻鼎同。如是同時之器。會鄆省。國風作檜。鄭語。姁姓。鄆鄆路。偃陽。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信。為姁姓。封於鄆。今新鄭也。鄆路偃陽。其後別封也。平王東遷。為鄆所滅。左傳。僖三十三年。鄭葬公子瑕于鄆城之下。杜注云。古鄆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在今河南密縣東北五十里。与新鄭接壤。

員鼎

唯征正月既望癸酉王獸狩于昏敝王令員執犬休番用

乍作父甲膳彝。此字

此与員商當是一人之器。王令員執犬者。令當訓為錫。執當讀為誓。猛之誓。凡作器大抵同受長上之賜。故紀之以矜光寵。故知此語必如是訓讀。如僅是命令員携執獵犬。不至驚寵若是也。休番當讀為休膳。膳者牲肉也。同休膳言既錫之以猛犬。又休之以牲肉。此字文多見。宋人釋為析子孫。近時王國維又說為抱尸而祭之形。均是臆說。案此乃員之族徽。有竟有作此字者。卜辭屢見。亦為國族之名。

厚趙齋

佳王來各格于成周季厚趙又有貨于濫公趙用乍作季
文考父辛竊薄齋其子々孫永竊。𠂔。

濫公与鑿鼎之濫公當係一人。貨疑饋字从人从
貝省聲省乃自之餘文从山。于字表示被動。本器
乃所謂方鼎而自銘為齋此外器形之可攷見者如博
古國之王伯鼎銘曰王白乍寶齋長安獲古編之揚鼎
銘曰「楊盞鼎」蓋帝吉金衆之叔遺盞銘曰「弔以乍官白
淩季瑟盞銘曰「季盤乍官白寶賄盞白六辭盞銘曰「白
六辭乍漸寶賄盞」均是方鼎。齋盞盞盞自是一字淩乃
段借字也。國鼎銘無作此字者知雖鼎屬而別為一類。

鼎之有齋猶殷之有簋也。善齋於方鼎均別名為齋。以次于鼎甚有見地。今從之。齋字說文謂黍稷在器以祀者。大小徐本皆同。信如此解。則是以齋為菜。而酌會則引作黍稷器。所以祀者。段氏從之。則正是器名。周官多見玉齋之名。鄭玄於九罍職文。贊玉齋下注云。玉齋玉敦。受黍稷器。與後說合。此外則大抵說為菜之借字。然如大宗伯之奉玉齋與九罍文同例。小宗伯之辨六齋之名物。與辨六彝之名物。辨六尊之名物。相對為文。自應同是器物。今有器銘可徵。此字已不成問題。且足証玉敦之說亦有誤。敦乃圓器。並有整圓如球形者。俗稱為西瓜鼎。與齋之為方鼎判然不同。又盛黍稷之說亦可疑。蓋古者殷盛黍稷。簋盛稻粱。于彝銘已有明徵。

殷制甚古，簋則在方鼎絕跡以後，逮宗周中葉始出現。二者正相替禪，則方鼎蓋以充簋之用也。攷之周官，如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又春人掌供米物祭祀共其粢盛之米，粢盛者盛之所盛也。據此足知盛之所盛實為稻粱而非黍稷。

令鼎

王大藉藉農于謀田錫賜場，王射，有鬲罪師氏小子御合射。王歸自謀田，王駿濂仲僕。令罪奮先馬走。王曰：「令罪奮，乃若克至。」今余其舍女汝臣十家。王至于濂宮，政陳令命，令拜頤首曰：「小口迺學。」令對頤揚王休。

此器文字甚古，濂仲當即寧鼎厚趯鼎之濂公，令與

政令二字不確。諸案
原銘。今字下表。更乃
鑄錢。非重文。政令
不類政字。疑是報
字。讀為頌也。

前令。今。政。之。令。疑是一人。廣即僕之縣文。方用。即井。廣。侯。即撲。伐。从。厂。与。此。从。广。同意。彼。乃。段。為。撲。唯。本。銘。廣。字。余。初。因。于。下。文。乃。克。至。之。乃。未。得。其。解。遂。誤。為。什。並。說。令。眾。奮。為。令。弟。奮。吳。其。昌。云。陳。仲。廣。稱。論。語。子。適。衛。冉。有。僕。之。僕。令。眾。奮。乃。令。与。奮。二。人。余。曩。亦。未。能。信。從。今。知。乃。克。至。當。訓。為。段。若。之。若。猶。留。鼎。言。乃。弗。得。文。匪。罰。大。典。籍。中。亦。多。用。乃。為。若。詳。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六。乃。猶。若。也。案。下。吳。說。實。較。余。舊。說。為。勝。今。政。从。之。重。用。僕。為。御。之。訓。典。籍。多。見。可。參。看。經。籍。纂。詁。入。声。一。聲。先。馬。走。前。子。正。論。篇。諸。侯。持。輪。扶。輿。先。馬。楊。注。云。先。馬。導。馬。也。政。令。政。字。稍。泐。由。上。漂。宮。二。字。亦。有。泐。餘。處。可。以。証。知。政。讀。為。陳。言。數。故。也。纂。齊。之。田。氏。金。文。均。作。墜。余。昨。說。文。均。訓。田。

為陳田畝古通用。今字下有重文。上令為命。下令作器者名。

獻侯鼎

唯成王太恭才在宗周商賁獻侯賜貝用作作丁侯陳彝。
天龜

成王乃生号古無謚法。謚法之與當在周末。詳余著
謚法之起源。金文藝攷二卷天龜二字原作器銘多見。
舊釋為子孫。余謂當是天龜。即軒轅也。周語我姬姓出
自天龜。猶言出自黃帝。十二歲之單閼。即十二次之天
龜。近年據余攷知實當于十二宮之獅子座軒轅。由氏
姓演為星名者。與商星同。又有勅虞鼎。文曰勅陵乍丁。

侯尊彝。內函「集古遺文」二四一。與此乃一家之物。

臣辰盃

佳王大龠禴于宗周。結出寶館。齊京才在五月。既聖才。西王命士上罪史。庚寢于成周。趙百生姓豚。罪賈賈貞毫。貝用作作父癸。竊陳彝。臣辰冊。

龠禴省。尔雅釋天。夏祭曰禴。周官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此在五月。為時正合。宗周即鎬京。齊京即豐京。其字从龠。龠聲。龠當从人。方聲。當即旁之古字。齊則旁之籀文也。侯函。王初餐旁。薛十一。與本銘例相同。而字作侯。召伯虎殷之一曰。佳六年四月甲子。王在齊。召伯虎告曰。余告慶。齊慶正相為韻。齊豐古同紐。而音亦相。

通。且彝銘中所見之葵京與宗周比隣，是則葵京即豐京矣。黃乃古黃字，卜辭黃字多如是作，乃古佩王之象形文。見銘刻。泉改續編釋元黃。（新編金文辭源考二四三、二四七葉）殷雷是殷之無文，猶福之或作宿。（宿，大宰編鐘）若案，（殷）鼎也。此用為殷觀之殷。
舊象器中盛雙玉之形，亦見辛鼎云。虔用舊字，（有）明解義。（叔夷）鐘，達爾朋制。卜辭亦有此字，作𠄎若𠄎，彼字王國維釋為豐之初文。本銘及辛鼎文說為禮字正適。禮者謂儀禮之也。臣辰即作器者名，其族徽或花押。臣辰之器聞出土時有三十餘事，以一九二八年同出土于洛陽。均有臣辰等字樣。上此孟同銘者有尊卣各一具。集古遺文著錄二爵，銘為父乙，臣辰，與此為父癸作器不同，蓋臣辰之諸父。

右成王時器或其近是者凡二十又七。

作冊大齋

公東盟

鑄

武王成王異

禡

鼎

佳三月既生霸己丑公賁

賞

作冊

大白馬大駟

揚

皇天尹大保室用乍

作

且

祖

丁竊墜彝


冊

此方鼎凡三具。二具在善齋。一具不知何往。与令彝令殷等同出于洛陽。作冊大乃矢令子。令為作冊。大亦為作冊。父子世官。令之父為丁。在大自為祖丁。令器有鳥形文族徽。此亦然。令器以室為休。此亦然。令器已知作于成王時。此言鑄武王成王異鼎。知在康王之世也。

異。禩省，說文祀或从異作禩。公東卽下，皇天尹大禩。
康王初年之大保，仍是召公，知此公東卽召公君奭也。
奭謨詩迹切，迹亦作速若蹟，正从東聲。說文，奭謨若邦，
又引史篇，召公名醜，醜在穿組，与審組為近，則邦乃一
家師讀，不必卽是正音。今東在清組（七）与穿（禩）審（審）均
有轉變之可能。古从東聲之字如策在穿組，揀在審組，
卽其証。故公東所為君奭無疑。

大孟鼎

隹九月，王才在宗周，令命孟。王若曰：「孟，不丕顯政王，受天
有大令。命在珷王，嗣政乍作邦，開周辟，匿有敷佑三方，駿
正羣民。在寧于知御事，獻爵酒，無敢醜，有獎紫真肅祀，無敢

妹辰二字舊未
得其解。今紫
妹与昧通，昧
辰謂章蒙知
識未開之時也。
孟父殆早世故
孟幼年即承繼
顯職，康王命
其入貴冑小學，
有明疎遠。

釁擾古。故天異翼臨子。漻保先王。口有三方。我
令命佳殷傍邊辰田。侯甸。寧。與殷正百辟。率
故壘。壘官已。純祀。女。妹辰又大般。今余佳即
勿剋。今乃辟一人。令我佳即井窗。刑康于致王。
王令命二三正。今今佳令。命女。孟翼。認。焚。芳
經。敏朝夕入調。諫。高奔走。畏天畏威。王曰。飛。令
型乃嗣且。祖南公。王曰。孟通翼。夾死尸嗣。司戎。
夙夙。女翼我一人。豈。三。方。寧。我其通。肖。相。
疆土。易。錫。女。塗。一。直。門。見。衣。市。飯。烏。鞍。車。馬。
南公旅用。通。獸。易。錫。女。邦。嗣。三。白。伯。人。南。自。
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錫。尸嗣。王臣十又三白。
五十夫。通。寔。自。率。土。王曰。孟。若。芳。乃正。勿。

孟用對王休用乍作且祖南公竈鼎。佳王廿又三祀。

本鼎乃康王時器。下小孟鼎言用牲。竈周王口王。成王其時代自明。卽以本器言。所云古天異臨子。濬保先王。口有三方。先王卽指成王。如依舊說爲指文武。則辭語犯複。且不得言故。細心讀之。自能知其然。又如言我聞殷墜命。之一聞字。亦可注意。殷之亡爲成王所目睹。康王則當得自傳聞矣。文中兩濬字均讀爲廢。唯義有別。上之濬保先王乃大保先王。廢大也。下之勿濬服令。卽勿廢服命。古喪自己當讀爲故喪純祀。純大也。祀有傳統之義。故純祀猶言大統。三翼字均讀爲京雅釋詁。詔亮左右之詔。言輔助也。召焚芳馨德。聖言助焚敬難德。經。召央。央。司我事。召我。

人蒸四方言輔我一人君四方也。末句與胤征佚文「昭我周王相同」，注：禹貢所引鄭彼昭字亦當訓為輔。陟陟與我一入同例，均是人名。陟亦見小孟鼎周公毀等，陟無可攷。余乃辟一人言，余即汝君之唯一人，金文乃字大率用為第二人称代名詞之領格，與迺字異。迺召陟尸司我，此迺字當訓為其，典籍中亦有此例，參看王引之經傳釋詞，六乃猶其也。案下。

小孟鼎

隹八月既望，辰才在甲申，未嘗味爽三左三右，多君入般，
 酉酒明王各格周廟，□□□賓，社邦賓，隣其旅，般東卿，向孟
 目多旅，俾戎□□□□□□王門，告曰王□孟呂□□伐鹹。

方□□□□□執罍三人，隻獲賊三千八百□二賊，享俘人
萬三千八十一人，享馬□□匹，享車十兩，享牛三百五十
五牛，羊廿八羊。孟武又□□□□□□我征，執罍首一
人，隻賊百廿七賊，享人□□□人，享馬百三匹，享車百□兩。
王□曰：□孟拜，頤首□罍進，即大廷。王令命焚逆罍。□□_度
_通即罍逆卒故。□趙白_伯□□戮旗□，旗盧呂親□從商，折
罍于□。□合_今□□□□卒賊入門，□西旅，□□入責□_上
□□□□□□三門，即立中廷，北卿_向。孟告劓□，即
立_位。賢□□□□□于明白_伯，隱白_伯□□告于孟，呂□大
□戾田_{侯甸}□□□□孟征。□咸賓，即立，肅獻賓。王乎呼肅。
孟乎呂□□進賓，□□大□三□入服，酉，王各格廟祝，社
□□□□邦賓，不異。□□用牲，帝_禘。周王□王成王□□

卜以狀王鼻鼻從蕭□邦賓。王乎呼□□□孟呂區入凡區
 呂品。寧身若翊日乙酉□三事□□入船酉王各格廟蕭王
 邦賓。杜王令命賁賁孟□□□□□弓一矢百畫執一貝賁
 一、金中干一、減戈□□□□用乍□白伯竊薄葬。佳王廿又
 五祀。

此文所紀於古史古礼極關重要。情殘初過甚。苦難
 屬讀。而器亦不知去向。惟細案全文。乃孟受王命攻克
 咸方。鬼方。即湯之歸告成功于周廟而受慶賁之。其戰後
 前後凡兩次。初次所俘虜至萬三千八十一人之多。可
 見其規模之大。前後均有執鬯。僅一二人。而叙在隻臧
 乎人之上。足見鬯之重要。蓋鬯誅為首。言生禽其首首
 也。下有孟拜顙首。口鬯進。即大廷。王令焚遜鬯。口口即

曷違乎故之語。卽言以所生禽之首長引至王前。王乃
命名。受者之重。臣就訊其首。何以叛亂之故。趙伯口口
哉。旃口。旃盧以親口從商。卽首之答辭。辭中所見旃字。
字乃以訖辨聲。辨古文聞。業此卽擬旃匈奴等之胡音
也。鬼方。混夷。串夷。大夷。獯鬻。葷粥。薰育。胡。戎。均此音之
漢化。此首長答辭之意。乃謂周人之趙伯先爲我首于
拒匈奴。故匈奴乃以所屬從商叛周。盧且。王引之所謂
句中語助之例。經傳釋詞卷八且下商當指北殷。亦卽秦靈公所
滅之蕩社毫王。其地近我。蓋殷爲周所滅。其遺民之一
部分逃竄于西北者。是爲北殷氏。奉湯之祀而不臣服
于周。且時事誘我人。與周爲難也。曷既受訊。王後卽遣
大群折。曷乎口。者斬首于某地也。古人以俘賦獻于宗

廟本銘卽其一例。三左三右當卽曲禮五天官六太
 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大宰、大宗、大士在王右，
 大史、大卜、大祝在王左，故稱三左三右。逸周書大匡篇
 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三
 老三吏卽三左三右之譌。六太卽古之六卿，與劉歆所
 竄改之周礼異撰。六卿之上有總其成者卽冢卿，亦稱
 孤，大抵卽由六卿中之一人兼任之。世道開明，卜祝等
 失其魔力，遂淪爲下吏矣。說詳余周官質疑。（全文載
 疏卷一）
 八能而文凡三見，而用爲酒當卽歸而飲主之礼。
 明与昧爽爲對文，表示時刻，猶它器言旦王各云々也。
 或連王字爲讀，非是。社字屢見，卜辭中亦多見此字，
 均無義可說。案卽詩書中所習見之虛詞，誼字也。說文

中与此形近之字凡三見。一為走字。云。乍行乍止也。从

丩止。讀若春秋傳

公羊

曰。蹻

字誤作走。从

階而走。一為

健之重文。又一為延字。篆作𢇛。从辵。元。謂从丩引之。以

延建諸字隸焉。然金文延字多見。又旁均作𠂔。石鼓文

有𢇛字作𢇛。又字亦作𠂔。則是从丩引之之。又古寶無

此字。是與延是一非二也。延讀丑連。走讀丑畧。亦一音

之轉。徒即金文所習見之。圀形文𢇛

解文

若𢇛。專文。乃

會意字。示人足在街頭徒倚。並非從走止聲。

疏文各本如此。亦

非从走止。

段注本刪去聲字。

斷無省作𢇛之理。許蓋誤會也。

𢇛字兩見。當是人名。蓋以孟出征有戰功者。

𢇛即古

健字。在此乃表示時限之狀詞。言健而。𢇛字三見。以

文義推之。當是筮之古文。說文筮作𢇛。以古文筮形與

此近。此象奉養著器之形。今孟臣區入。凡區臣品。區
政有師。掌餼。政手士女牛羊。是政亦猶傳也。漢書匈奴
傳多用此義。如。政牛畜去。政婦女弱小耳。入去。政畜
產去。甚衆之類皆是。此言命孟以所政傳之車馬牛羊。
入驗。凡所政傳者均已品定也。下臣字讀為已。畫虢
與貝胃同。錫孫詒讓云。當亦戎衣之名。伯簠鼎亦以虢
胃同。錫虢與虢皆从虎。必是一字。孫疑為皋之古文。云
左傳莊十一年。蒙皋比而先祀之。杜注云。皋比。虎皮。孔
疏引服虔注。舉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
皋。為釋。今禮記作建橐。鄭注讀為鍵橐。云。兵甲之衣曰
鍵橐。伯簠鼎之虢。蓋即皋字。謂以虎皮包甲。虢胃即甲
胃也。少儀云。甲若無以前之。則袒橐奉胃。是以甲與

人必有彙以包之。明錫參則必兼有甲。故與貝胃同舉。
伯震鼎之錫虢胃亦猶康彝之錫甲胃矣。古籀餘論卷三案此
疑至有見地。唯孫所見二器銘乃據據去求摹本。故于
字形有所未諱。本鼎銘虢字。拓本在旁雖稍漶漫。諱案
確是牽字。當說為从虎報省聲。伯震鼎之虢則是从虎
从糸。本聲。說文。本讀若滔。與報彙同在幽部。舉亦當从
本聲。蓋本幽部字轉入宵部者也。虢字最古。必為鍵彙
之彙之專字。虢字稍後。乃虢之異作。彙出引伸。舉則假
借字也。臧字舊釋為戟。非是。彝銘每以戈珣。臧連文。
乃屬于戈體之事物。以字形而言。當是戟之古文。臧當
从臧才聲。此省去聲符也。古文有以戟為檝者。見鄉射
禮注
此蓋假臧為識。臧戈謂有珣識之戈也。

周公殷

佳三月王令命焚栗內史曰蕞井戾般易錫臣三品州人
策人車人拜頤首魯天子函造畢順順福克奔從走上下帝
無冬終令命有周德追考考對不敢燕家即朕福血朕臣
天子用冊冊王令命作作周公彝。

此銘字跡与大小孟鼎之筆意相同花紋為象亦与
臣辰尙臣辰尊同故此殷之焚与大小孟鼎之焚必係
一人。蕞井戾般与班殷之聖號職公般語例相同蕞
即營之錄文方言蘇芥草也沅湘之南或謂之營即此
字。字在此乃殷為更井侯當即在傳信廿四年凡將邢
茅昨祭周公之胤也之邢今河北邢臺縣西南襄國故

城卽其地。更井侯服者謂繼井侯之內服。井侯蓋因就封開缺。故命父繼任其職。父亦周公之後。本銘有明。父亦有封邑。在豐京近處。由卯殷文可証。此所錫之州人。東人。章人。殆渭水沿岸之部落氏族。魯天子密卒順福。與史記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相同。魯世家作嘉。書序作旅。是魯當訓為嘉。猶言慶喜也。旅乃借字。說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亦其例。密亦造字。令殷用卿。賽禾逆造。步尊用駟。辰逆造。以殷用卿。王逆造。事逆造。均造字。造乃从出省。舟聲。說文造。或作𡗗。金文頌器。多有寔寔。均頌文。寔。頌鼎。諸。準。此則知密卽造之。絲文等條造字。順字亦見。姁殷。彼文作𡗗。余謂乃順字。从頁。𡗗聲。𡗗則古巡字也。效自有此字。曰。公易錫。卒。

子效王休貝世朋。彼乃段巡為耳。舊釋為涉，非是。竄
畢順福。福言報以介福。順又假為峻，長也，大也。上下
帝三字連文，作宗或釋三帝，非是。本銘兩三字均作三
三橫等長，與此有別。上帝指天神，下帝指人王。即朕
福血，猶言明余禋祀，福胙肉，血血膏。朕臣天子，與頌
鼎克彊，追殷之峻，臣天子同例。峻假為峻，長也。朕假為
恒，亦長也。又師餘殷，亦云，除其萬年永保，臣天子，臣天
子者，臣于天子也。

麥尊

王令命辟井，辰出，研辰，研井，霽寧。若二月，辰見，弼宗周亡。
述尤。逾會王宮，羹京，酹祀。霽若，鼎日才。在璧鹽辟辭，王乘弼。

舟爲大豐王駘大華禽。辰乘舸赤旂舟。從奴咸之日。王曰與
辰內入。弔寧辰。辰易錫玄周珣。其。霽王才在。厥已。辰易錫
者緒。奴臣二百家。刺用王乘輅車馬。金輔。口衣。市。烏。唯歸。遲
天子休。告亡尤。用龔義寧辰。覲考于井。辰乍冊。麥易錫金于
辟辰。麥。孰。揚。用乍。歸。隲。葬。用爾辰。逆。幽。造。遲。明。令命。唯天子
休于麥。辟辰之季。璽孫々子。其永亡冬終。々用窋造。德安
絃多雙。祐。昌。旋。徒。奔走令命。

辟井辰。辟君也。猶言我主井侯。下兩辟辰義亦同。

出下一字當是地名。璽侯鼎。唯還自征。在形。与此形近。
當卽此字之刊失。王國維謂被鼎之形卽大任。余意當
卽今河南沁水縣西北里許之大任山。與清縣東南二
十里同名之山有別。蓋京卽豐京。此與宗周相距僅

一日其地真有辟離在焉其為文王之舊都無疑。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祚廣云豐京在京北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豐鎬相去甚近故可崇朝而至。近時唐蘭又謂莽京是幽本銘即其反証蓋幽距宗周亦甚遠也。大鼎禽當是禽名以聲類求之疑卽是鴻。叔威之威謨為克滅韓宣多之滅書君奭威劉厥敵逸周書世俘威劉商王紂。文日二字原刻連為一字余舊釋皆時義亦可通唯全文未見此例故令分之。日者與下已夕為對當表時刻疑指正午。二辰易語均言井辰被錫于王與下侯乍冊麥易金于辟侯同例言侯之作冊之麥被錫金于我主井侯也。古文動詞用例主動與被動無別

如小臣、隼、鵠、小臣、隼、義、曆、果、易、貝，以正軌之文法譯出之，當為小臣、隼、鵠、小臣、隼、義、曆、果、易、貝。古人樸拙，卽此已可達意。虞、易者，魏、氏二百家制者，當讀為魏、氏字。說文云，擊、蹀也，讀若蹀，此當讀為蹀，言井侯受天子錫以蹀衣，蹀蹀之臣二百家之恭契也，此語可証古有奴、券。金、毓、毓字，刻本說文幾不可識，以小孟、鼎、文、較之當如此，言金、甲也。進字亦見史、頌、殷，云日、進、天子、親、命，乃从走、匡聲之字，字書所無，大率乃光、大、顯、揚之意。用、龔、義、寧、侯、親、考、干、井、龔，卽上大、龔、禽之龔，義其羽也。易、漸之上九，鴻、漸、干、陸，其羽可用為儀，義古文儀，蓋王、井、侯既射得大、龔、禽，實貴其羽而分之，井、侯用其羽為儀，以歸寧其親考也。親、亦字書所無，用例大、率、与

聲多在歌部，燕在
元部，形元二部，可
陰陽對轉。

顯字同。用爾反逆與與令殷用饗王逆造同意則爾
殆段為燕也。鹽字與說文臆之作鹽者相似疑摹刻
有失可誤為民勞我雖十子之戒鄭玄云我猶汝也。
高莊後令莊後即奔走摹刻有失據麥孟及召伯文可
以証知又大孟鼎言其奔走畏天畏國公殷克奔走
上帝與終命于有國追孝義與此同。


麥 糞

才在八月乙亥辟井辰光學正吏爾燕刊麥劉易錫金用
乍作作爾糞用爾井辰出入遲令孫々子々其永寶。

光學正吏謂寵榮其臣屬也。古人言正猶今人言官
長。劉古文光淮南道應訓禽獸有光人民有室又脩
務訓野處有光蒲櫟堪虛連比以像宮室。从宮省。句

麥
盞

井辰光學更夢。謂于夢習。辰易錫夢金。乍孟用從井辰征事。用從徒伯。夙夕。爾御。逆吳。逆。

旌從當卽奔走。旌卽奔之異文無疑。古文奔字作象人奔軼絕塵之狀。止卽趾之初文。足跡也。此从从从止。意亦相應。蓋旌旗之類。所以進士衆者。故从从也。召卽亦有此字。云召啓進事。旌從事亦捨奔走字無以爲解。爾御吳當謨爲燕逆。逆與爾逆造。爾出入同例。

以上三麥器同為一人之物無疑。此外尚有一齋，為
孫詒讓所藏。文云：「作十又一月，并疾延誤。爾刊麥，易
赤金，用乍鼎，用從井，疾征事，用卿饗多黃友。」按高述林周麥鼎跋

(見縮寫述林卷七)

此器拓本旧所
未見今已補入陳云此鼎篆体峭勁橫畫發端率用方
筆而標特纖銳斜曲處又善為波折之勢与孟鼎似同
出一原。統觀各銘辭均古樸用字多与孟鼎周公既等
相同而麥尊麥彝之花紋器制亦非昭穆以後物蓋以
孫氏所言字体必為康世之物無疑。麥尊之王令辟井
原出於庚子井与周公既之王令焚罪内史曰葬井庚
服蓋相關聯也。又尊銘言寧庚親考于井則知麥辟井
庚並非始封于井者認為康世亦正相宜。

庚嬴卣

隹王十月既望辰才在己丑王造于庚嬴宮王燕庚嬴曆
易錫貝十朋又丹一柝庚嬴對凱揚王休用作作卽文姑竊

隳彝其子。孫。猶萬年永竊用。

此卣字作亦与孟鼎等為一系，而下庚嬴鼎尤与孟鼎形制相彷彿，故以次于康世。丹一析，丹，丹砂，析字从木斥聲，疑卽管之異。丹砂之單位以析言，猶貝以朋言，車以輅言，馬以匹言。故丹砂一稱丹干制篇，王或丹研同正論篇，猶言貝朋，車輅，馬匹也。

庚嬴鼎

隹廿又二年三月既望己酉，王客宮，衣殷事。丁子巳，王義庚嬴曆，易錫曼執貝十朋，對王休，用作竊鼎。

此廿二年四月既望己酉与小孟鼎廿五年八月既望甲申，中置一閏，可無齟齬。曼字亦見史獸鼎，彼銘云：

尹令史獸立工于成周。十一月癸未，史獸獻工于尹。
 咸獻工。尹賈史獸錫方鼎一。集古遺文卷一。善齋二。又見萬
謀尊云其則此器用宜室人。續中九。王國維于史
 獸鼎釋為勞，謂象以手持爵勞遠人。羅振玉初龍其說。
遺文三。後于萬謀尊文又釋為爵。案釋爵于史獸鼎文
難通。釋勞于庚嬴鼎文不諧。二釋均非也。手所持之物
 固與爵形相似，然亦迥然不同之處。由其形象占之，余
 謂乃古瓚字也。周礼典瑞：裸圭有瓚，以肆上帝，以裸賓
 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
 曰：卣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營圭。鄭玄云：漢礼瓚
 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考工記玉人
 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玄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

流前注。又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
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
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
如圭瓚。據此可知瓚之為物，乃有柄之盤。盤中有勺，勺
前有流，盤柄以圭為之者，謂之圭瓚。以半圭為之者，謂
之璋瓚。今觀史獸鼎文，上端有流，與爵字之流形相同，
流下示有重盤，一側視，一平視，平視之下盤復有柄，此
非瓚形而何耶？而庚嬴鼎文于尊下更綴以執字，字从
章聲，段為璋，尊執即瓚璋矣。知此為瓚字，則毓且丁貞
之歸福，乃我多高，亞形若齋之，以二木均從此作，卜辭
中尤多見，均當釋為裸若灌。不乃櫛字，讀為獻也。毓且
見集古遺文續中廿二
若齋見善齋三廿九

鼎即貞字，从卜鼎聲。古从鼎

作之字多誤从貝。如員字則字廢字古實作鼎。刪廢也。金文多段貞為鼎字。卜辭則反是。凡貞問之貞均作𠄎。即鼎形文之簡捷化者。亦竟作𠄎。若𠄎。說文鼎字下云。古文𠄎貞為鼎。籀文𠄎鼎為貞。可改云。金文𠄎貞為鼎。卜辭𠄎鼎為貞。段玉裁于說文二貞字均改為貝。誤矣。

史臨彝

乙亥王賈畢公。延易史臨。貝十朋。臨占殳彝。其殳之。茲朝

夕監鑒。

吳闕生云。古即臨畢之。說文作𠄎。得之。

此銘文辭字体均古樸。畢公當即文王之子。見于尚

書。顧命者。孫詒讓疑為偽作。古播餘論非也。史臨當

即畢公之屬吏。吏屬為史。知是在畢公已為作冊時。史

記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東郊。作畢命。是

畢公乃康王時作冊故以此器次于康世。

獻彝

隹九月既望庚寅，獻白伯于遘王休亡尤。朕辟天子，獻白令卒臣獻金駟車。對朕辟休，乍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世不貳。
忘獻身才在畢公家受天子休。

本器字体与孟鼎為一系，畢公家猶卜辭言母辛家，謂畢公之廟，知為畢公死後事，器必作于康王末年無疑。
獻伯蓋畢公子，獻其臣屬也。于遘王休与令殷于伐楚伯同例，于乃句中語助。令，錫也。言獻之君天子与獻伯錫之以金与車，金當是天子所錫，車當是獻伯所錫。
乍朕文考光父乙，當是作朕文考父乙光，文誤倒。

監卽謹字。說文云：謹，責望也。太玄：寇謹其戶。正作謹。段玉裁云：望之古文作望，故謹之古文亦作謹是也。字在此乃段為忘。

右康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十又一。

沈子殷

也曰：拜頤首敢取邵告殷。吾考令命。乃鵬沈子乍錫于周公宗。陽二公不敢不錫。休同公克成安。絲吾考曰：于顯，受令命。烏虘，佳考錫又。念自先王先公，迺救救克衣殷，告刺成工。獻組吾考克淵克尸。夷沈子其顯衷，緬懷多公能福。烏虘乃沈子救克茂，見獻于公。休沈子肇田，敦祖賓夷。乍作絲茲

殷箕用觀載卿察己公用裕多公其凡哀乃沈子也唯福用水氣靈令命用安綏公唯壽壽也用襄陵懷系我多弟子我孫克又井敷型敷敷暨父迺是子。

也沈子名。字乃古文匪。象匪之平視形。說文以為象女陰。非也。又字与它字即蛇。古亦有別。因古音相同。世多混為一字。學者不可不辨。彝銘中屢見也。熙之連語。熙之。和樂貌。習見也。即孟子離婁下。施之。从外來之施之。趙注云。施之。猶扁之。喜悅之貌。是也。沈子以也為名。義蓋取此。取說文云。揜目也。从月又。此字右旁作又。下。𠂔。又字。𠂔。𠂔字。克。又字。均与文中从又作之字迥然有別。顯係又字。不可混為又。又丑古本一字。故知𠂔即𠂔。𠂔。敢取即𠂔。謂敢刮目昭告。𠂔字亦見商犧。

修靡篇文者為鵬然若鵬月之靜字上鵬有別說詳從子集校此僅從其舊說。

傳云，齊作父丁，吾尊，以彝銘恆語推之，當即寶尊。余意乃出字異文，牛并文，變形為五，下从之，曰非口字，乃出。出字與銘多作寶，从去得聲，故出可段寶。其在本銘則當讀為胞。余異讀為寶，鵬通驩，鄭季宣殘碑及尚書大傳鄭注均以為驩字。管子修靡篇，鵬然若鵠之靜，舊注鵬然和順貌，亦正用為驩。此乃鵬與朕音考為對文，蓋段為鵠，尔雅釋鵠，鵠子鵠，猶後人言豚兒天子也。說為汝和順之子，亦可通。沈當即春秋文三年伐沈之沈。杜注云，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下，注引應劭說，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沈本姬姓之國，為魯之附庸，今以本銘攷之，實魯煬公之後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蒍立。考公四年卒。

立第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六年辛，子幽公宰立。
本銘之「否」考「臣」，即煬公熙。索隱云：熙一作怡。熙怡与臣
共同之部。又「獻」考克，淵克尸之尸，夷亦即煬公築茅
闕門之茅，茅乃誤字。集解引徐廣曰：一作第，又作夷，作
夷者乃正字。茅第均誤字也。夷即岨夷，萊夷之夷，本
東之先住民族，受齊魯經畧，壤地縮小至半島尖端。春
秋時北部之萊子國，南部之夷國，其子遺也。煬公有克
夷之功，故作夷闕門以紀之。小司馬于闕門下引系本
云：煬公徙魯，蓋煬公攘畧夷地，始得寧處也。乃沈子救
克蕞，即春秋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蕞之蕞。通案全
文，乃沈子於幽公時克蕞受封，因于封邑彌廟，即告其
故考煬公。首語當以「故」取，即告朕畧考今為句，言以所

受之命告于其考。乍錫于周公宗。陟二公者。言昨聽于
周公旦之廟。並感德魯公伯禽。及考公滿也。錫乃縕之
省。說文。縕。縕也。讀與聽同。此即讀為聽於神之聽。左傳莊廿
年。陟字。周官大卜。咸陟。鄭玄云。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
畏人之德。本銘即讀為德。猶言謝恩也。不敢不錫。休同
公。克成安否。考。呂于顯。受命者。言不敢不敬順和惠
一如魯出公之所為。以能安定厥考。煬公之心。並長保
其所受之顯命也。同公二字。余初以為人名。即小臣宅
殷之同公。然文理難通。今知其非是。顯即顯字之異。从
顯省。尹聲也。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康王在位凡二十
六年。故魯出公當周昭王時。本殷乃昭王初年之器也。
隹考。錫又。錫即敗字。說文云。侯也。又當讀為守。下克

又井穀乃竟守型教。亦正段為守。更妹克衣。妹讀為
救。說文。救。獲也。讀若頤。弼救妹。古音同部同紐。衣卽是
殷。書康誥。殪我殷。礼中庸作。壹我衣。鄭注。衣讀如殷。
齊人言殷聲如衣。呂氏慎大。親鄭如夏。高注。鄭讀如衣。
今哀州人謂殷氏皆曰衣。告刺成工。告列成功。言布
告成功也。能福。宏福。能去熊羆之熊。熊宏古同蒸部。
能與熊乃之蒸對轉。見獸于公。獸如令人言滿足。書
洛誥。萬年獸于乃德。毛公鼎。皇天弘獸。率德。叔夷鍾。余
弘獸乃心。公卽魯幽公。肇敷祖均當是地名。賓夷。貯
貴。貯者賦也。租也。頌鼎。官嗣成周。貯廿家。格伯殷。率貯
廿田。毛公鼎。貯母敢。靜棠。兮甲盤。母敢或入。蘇完貯。均
其例。其見于典籍者。僅呂覽樂成。我有田壽子產賦之。

我有衣冠子產貯之貯賦對文為僅見之一例。賈委積
分甲盤官制四方賈又每款不出其負其賈。用飢卿
己公。用格多公。己公猶言我公。幽公也。多公則周公魯
公。考公。煬公。彙銘通例。凡生人言饗。死人言格。言高凡哀
當讀為劇愛。凡劇音相近。哀愛古可通用。樂記。愛者宜
歌。商鄭注。愛或為哀。呂覽報恩。人主胡可不務哀士。高
注。哀愛也。本銘唯与佳兩見。而用例有別。上文佳考
股。又即常見之蒺語辭。下文唯福唯壽則當訓為有。以
選東京賦。卜惟洛食。薛綜注。惟有也。王引之云。書顧誥
我聞惟曰。我聞亦惟曰。皆言我聞此語也。詩六月。以物
四驥。閑之維則。言閑之有法也。經傳釋惟維唯古字通。
數父適是子。懿作政。与班殷。匪貞同。子作動詞用。

孟爵

作
佳王初葵禘于成周。王令孟寧弄白鄭伯賓賓貝用乍
父竊陳彝。

此孟與孟鼎之孟自為一人。唯孟鼎二器均作于康
王末年。康王在位凡二十六年。比言王初葵于成周。是
王即位未久。又言乍父賓尊彝。則孟父已死。且以為陳
王初年之器。則與孟鼎相隔二十餘年。且大孟鼎言井
乃嗣祖南公。又言作祖南公寶鼎。不及其父。則是孟父
于康王二十三年似猶未死。故令以此器改隸于昭世。
王命孟寧鄭伯賓賓貝與孟南。王姜命作冊還安。尸伯
尸伯賓還貝布同例。言王命孟有視鄭伯。鄭伯贈之以

今案孟父名早世
說見大孟鼎留端
妹及解下。然此
銘言初葵仍以
屬于昭世為宜。

見。有孟西文云兮公室（休）孟東、貝十朋。孟對揚公休、
用乍父丁竊葬葬與孟爵當是同入同時之器。

段 殷

唯王十又三祀十又一月丁卯王肅在畢蓋戊辰曾贈。

王緄段曆念畢仲孫子令命彝夔遠大勳則于段敢對弼揚

王休用乍作殷孫々子々徧萬率用高祀。孫子□□。

作器者之段自稱為畢仲孫子畢仲當即畢公畢公

于康世猶存死于何年雖無可考然此言其孫子受封

並在王之十四年當以隸于昭世為宜。畢文王墓所

在地史記周本紀引泰誓文太子發上祭于畢集解引

馬注畢文王墓地名。孟子離婁篇文王卒于畢郢趙注

亦云畢文王墓近豐鎬之地。此言王在畢烈蓋烈祭文

王也。尔雅釋天冬祭曰蒸。周官以烝冬高先王。曾殆贈之省文。周官男巫冬堂贈。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鄭玄云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此在十一月正合。適當从走食聲聲在之部以義推之當是贈詒之詒。剗即則字。詒文則等畫物也。从刀貝貝古之物貨也。剗古文則。剗指文則从鼎。寶則古文則字均从鼎作。其从貝者乃後起之譌變。从重貝者亦从重鼎之譌變也。从刀从鼎當是宰割之宰之本字。唯本銘則字當即周官大宗伯五命賜則之則。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

制焉。案此所言里數，在古已有異說，自難憑。唯謂地之
未成國者為則，舉莽制，見漢書王莽傳為証，則無可易。余意則
即采地，謂宰割土地也。土地之宰割，有大有小，故此言
大則也。孫子田田段所署之下款也。銘末二奇字當
是花押。或以為保之二字之橫書，非是。

宗周鐘



王肇通告省文武董勗疆土。南或國。且饗敢召虐我士。王
事伐其至。戮伐卒都。且饗迺遣開來通御王。南尸夷東尸夷
具見。廿又六邦。佳皇上帝百神保令。小子厥猷。又有成亡
競。我佳司。嗣配皇天王。對乍作宗周竊鐘。倉々恧々雉々離
々。用邵各。昭格不不顯。且祖考先王。先王其嚴才在上。釐々

豐々降今多福々今順孫參壹壽佳琿。猷其萬年。晚嗟保三
或城。

此鐘余以為乃昭王所作。銘中之以燕迺遣開來逆
即王即昭王。即乃生號非死謚。又其猷其萬年。晚保四
或之猷。亦即昭王名瑕之本字。字當以失音。与瑕同部。如以害聲。与瑕同紐。
惟此有異說。孫詒讓有紹我周王見休義。林三述解孟
子滕文公下篇所出此語。鄭玄兩貢注引此語。以紹為
亦雅釋詁。紹相亮左右相導也。之紹其說至確。文末微
及本銘云。近時所出宗周鐘銘紀王伐服子事云。良燕
迺遣開來逆。即王。南尸通東尸具見。世有六邦。彼正是
征伐有功。藩國來歸之事。即王与紹我周王之紹。聲義
亦正同。近時唐蘭亦主此說。並云。周初無鐘。本銘字体

(錄宋簡)

亦不甚古。疑是厲王時器。厲王名胡，胡歃音亦近轉。今案孫唐二氏說均有至理，而尤以唐說為在。蓋法舊說未破以前，唐說在。蓋法舊說既破以後，更有確可成為問題之三証也。唯本鐘乃有韻律之文，如邵字解為動詞，則未逆邵三動詞相疊，其下單係一王字，音節欠諧，邵下必尚安一字，如乃如周之類，方能和協。以文字言，字體雖不及孟鼎等之雄厚，然較之秦懿時器文之散漫，已有雲泥之感。而如南字作𠂔，百字作𠂔，除畫有粗細而外，與大孟鼎文全同。又如首語王肇適，皆文武並彊，土與大孟鼎字我其適，皆先王受民受彊，土辭例亦無二致。再以器制言，周鐘乃由殷鐸演化而成，殷鐸有柄，執而鳴之。周鐘則倒懸，然猶軫旋之角。

實鐸柄之子遺也。平器乃有兩鋪，較長，銳侈于上，刻文在兩幹上為鈴，在篆上為兩首之蜺，與武英殿史鑑之腹紋作鈴，緣帶及足帶之作兩首蜺形者相同。凡此均不失為古鐘之典型。周初雖未見有鐘，然周鐘必有其起原時，以此當之，或不無突兀之感，恐前此者尚有之，尚待蕪振耳。青字作與大孟鼎相字作字別而義同，青乃生之初文，義銘既生，霸生字如召鼎揚殷即作此形。字象種子初蕪芽之形，並不从目，从目者者乃後來之譌變。而則分明从目，乃眉目之象形，即相貌字。二字形近，舊時同釋為相，近人復多同釋為青，非是。青段為省，省視也。相，省視也。國語晉語：「后稷是相。」即孟鼎「適省先王」之意。此言「適省文武」亦謂「適相文武」，如

今人言現摩也。草伐其至。草即敦之異文。詩常武鋪敦淮濱。又魯頌敦商之旅。王國維說。見下。不此其字當解為乃。參看王引之經傳釋詞。五其稱乃也。糸下。雉字原作𪔐。舊釋為雄。字形不類。號季子白盤有央字作𪔐。与此左旁形近。故余釋為雉。即鴛鴦之鴛。釋雉則倉息々。雉々。雖々。八字雙聲疊韻互相經緯。音調極諧通。𪔐々。數々。乃彝銘恆語。𪔐字舊均誤釋為熊。唐蘭云。字乃从泉。𪔐聲。音當如說文木部从木。𪔐聲之𪔐。讀若薄。薄々。數々。乃雙音聯語。其說至確。蓋𪔐々。數々。稱勃々。蓬々。礪々。礪々也。士父鐘亦有此語。而𪔐字作𪔐。𪔐在石鼓文与庶。趙為韻。知聲在魚部。是𪔐字紐如數聲如趙。正為薄字之音。參壽佳琰。參壽即魯頌閟宮三壽作朋之三壽。古銘刻多見此語。字作參者。如本鐘

及者減鍾之。若鹽公壽若參壽是字作三者如晉姜鼎之「三壽」是妙。異仲壺之「三壽」懋德及「三壽」區之「三壽」是。見集古遺文。補遺下三七。是當以參為本字。意謂壽如參星之高也。佳下一字難辨。晉姜鼎是下一字似有缺畫。舊釋為利亦不確。許翰云。琰與福或韻。辭書晉姜鼎「三壽」是利與亟德韻。於古音屬之部。皆不應是利字。琰从工从刀。果則刻木象之形。疑卽刻字。刻克通。據古三案釋刻近是。疑讀為咳備之咳。

韻讀。武、土、土、都、魚部。王、邦、競、陽部。邦字多與陽部為韻。古蓋有二部讀。我佳下七句陽東二部間插韻。王、王、上、陽部。鍾、恩、離、數、東部。福、琰、或、之部。

秋駮殷

欽駿御從王南征伐楚荆。又有得用乍作父戌寶隣彝。囟

此与下週伯殷壘殷二器唐蘭以為均昭王南征時

器謂左傳言昭王南征而不復年而古本竹書紀年

言昭王十六年伐楚荆又言十九年天大曠雉兔皆震

喪六師于漢則昭王實与楚戰而隕于漢故齊桓以討

楚耳。欽殷云欽駿從王南征伐楚荆南征之語与左傳

合伐楚荆之語与紀年合其書法与孟鼎同派可見時

代相近也。北據東近是唯下二器例欽駿乃作器者名。

週伯殷

週白伯從王伐反荆字傳金用作宗室寶隣彝。

週字原作從唐蘭釋如是。辭有白字。日本京大藏

(疑是甌之古文，小篆作甌，形正相逆)

地。又有以月之字如甌，殷架佚存，八六頁，羅振玉所藏。

魚鼎匙有兩籍字，集古遺文十一，一〇，亦從此作。依唐釋，則月當

是骨字矣。古有過國，左傳襄四年，寒泥處澆于過，杜注

過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此過伯或即其後。

壺 殷

壺從王伐制，制，手倭，用乍，饒殷。

壺即鼎字，从止乃，絲文，猶史獸鼎爵字作金也。季下
不著賓詞，自即傳金倭貝之首。

右昭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七。

通殷

佳六月既生霸。穆王才在葵京乎呼漚漚于大池。王卿饗

酉酒通御亡遣謹穆王窺親易錫通饌通拜首手頤首敢對

甄揚穆王休用作作文考父乙墀彝其孫々子々永竊

王國維曰此敦當作穆王者三即周昭王之子穆

王滿也。周初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謚。觀堂集林

案此說至確唯謚之典當在周末号不限于周初諸

王。說詳謚法之起原。金文藝苑卷二葵京即豐京大池亦見

靜殷當即辟雍之靈沼。麥尊王乘于舟為大豐之處。

御字从走从卸。卸古文馭。小篆譌作御。許謂从才从卸

非是。本銘御字即曲禮上御食於君之御。鄭注勸侑曰

靜殷

御。靜字字書所無疑是雀之古字，用為酒尊之爵。

靜殷

佳六月初吉，王才在繁京。丁卯，王令靜嗣殷學宮，小子
果服果，小臣果尸僕學殷。寧八月初吉庚寅，王召吳、召呂
剝、^綱御、繒、蓋、自邦周射于大池。靜學教無罍斝。王易錫靜鞶
剝、靜、拜頤首對凱，揚天子不顯休，用作文母外姑。靜殷子
孫，其萬年用。

此与下靜卣舊以宣王名靜，遂擬為宣王為太子時
器。今案此說不確，宣王尚為太子，不得遽言子孫也。字
体与適殷如出一人手筆，器制全身施雷鳳紋，与庚子
卣同，絕非厲宣時所有器，故今改隸于此。丁卯當在

七月，以八月初吉有庚寅，知之。小子服，小臣尸僕，均
官職名。服，卽尚書酒誥惟亞惟服之服。尸僕，夷僕，亦見
害殷。彼云官嗣尸僕，小射底叙，殆周礼隸僕之類。尸字
范微損，舊誤釋為平，今正。靜學無異，學當讀為教，以
上文言司縣學宮，乃教射于學宮也。無異卽無數，又通
作無射。毛公鼎及師剏殷作亡異。無數猶無厭也。鞞
剏字亦見番生殷，彼作鞞鞞，与玉器等同列，余釋為鞞
璫，劍鞘上端之玉飾，以貫縫者，古亦称劍鼻，又謂之刀
衣鼻。其器之存世者頗多，今俗謂之昭文帶，而莫明其
用。說詳余釋鞞鞞。金文萃
攷三

靜 卣

隹三月初吉丙寅王才在齊京王易錫靜弓靜拜頤首敢
對凱揚王休用乍宗彝其子々孫々永竊用。

小臣靜彝

隹十又三月王客齊京小臣靜靜即事王易錫錫貝五十朋。
凱天子休用乍父父竊靜彝。

此器未見拓墨字有損壞處余初疑為偽今景非是。
客字刻本作𠂔乃𠂔字之殘古文客字多如是作。此
小臣靜與上靜自靜殷之靜當係一人特作器有先後
因而靜之職官亦當有大小耳。

趙鼎

唯三月王才在宗周。戊寅王各格于大朝廟密帟。叔右趙
 即立位。內史即命王若曰：「趙命女汝作作綴自家嗣馬。曹官
 儀射士嚙訊小大又右隣。取遺五孚。易錫女汝赤市幽亢。臨
 旂用事。趙拜頷首對執王休。用乍季姜隣彝。其子々孫々邁
 萬年車頤用。

綴官即靜潔之綴蓋官。稍爾攸以之或稱爾以也。

家司馬職于周。禮有之。其職文与序官互易。其見于序
 官之職文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云云
 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
 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
 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今以本銘徵之。則家司馬亦
 為王所親命。則各使其臣与王不特置司馬之解。均非

是。又周礼司馬之屬有射人、隸僕、司士、司右。本銘之僕射士、小大右、与之相合。唯小大又隣，即牧殷。唯庶右舊唯，訊當是訊訟之官。大右即司右。見周礼同士注小右自即羣右，統稱之則為庶右也。隣若舊亦職名待攷。取道若于乎之語，彝銘習見。牧殷、揚殷、載殷、隣殷、番生殷，毛公鼎等均有之。遺或作績。載殷若貴。毛公鼎大抵乃貨貝字，若不能得其讀，手數以毛公鼎之廿守為最多，其次則番生殷之廿守，又其次則均是五守。而五、廿、世均為五之倍數，此中恐亦有若何之關係。又晉鼎用償，証賣幣。故五夫用百守，則一夫之價當償二十守，知償值亦不甚昂。取償若干守，蓋言月取若干以為薪俸也。元字原作人，卜辭有此字。殷契佚存四三片及九五四片唐蘭釋為元。

以本銘証之，其說至確。蓋此与它器言「赤市出黃」者同例，元乃黃之段字，古音同在陽部也。何殷之「赤市朱元」亦然。黃本古佩玉之象形文，段為黃色字而失其本義，典籍中以衡若珩代替之，漢儒解為佩玉之橫，失其義。說詳釋黃。金文萃及釋元黃銘刻彙攷續篇又所謂黃國系攷三致續篇末附

呂 齋

唯五月既死霸辰才在壬戌王賓館于大室。呂祉于大室。王易呂猷在三貞，貝世朋對執王休，用作竊齋。其子々孫々永用。

此器字体与通殷亦如出自一人手筆。呂殆即穆王司寇呂侯，書呂刑。惟呂命正僅著一呂字。又靜殷之呂

剛与此當是一人。此仇字當讀為公羊宣二年踏階而走之踏。何休云踏猶超遽不服以次。跌矩莖字金文多作矩，从莖矩聲。矩金文矩，又或作矩从大，从矢乃後來之譌變。此从夫者即矩省。古文夫作夫，失作人，最易淆混。

君夫殷

唯正月初吉乙亥，王才。在康宮大室。王命君夫曰：『儻求乃友。』君夫敢每敬孰揚王休，用作文父丁龔彝。子々孫々其永用之。

此殷字体亦与通殷等为一系。君夫當即穆王時司徒君雅。夫雅古同魚部。儻字周礼以為驚字，說文訓見，段玉裁謂即觀字。此儻，求連文當讀為續述，續述乃

友猶師。金公鼎言用鬯乃公官友。述者說文云飲聚也。虞書曰旁速辱功。今書作方鳩僇功。又尔雅釋訓惟述鞠也。釋文云述本亦作求。

刺鼎

唯五月王才在囻。辰才在丁卯。王啻禘用牲于大室。曾禘王。刺卬御。王易錫刺貝卅朋。天子禘萬年。刺對凱王休。用作黃公隄。齊彝。其孫子永竊用。

王才下一字是地名。余初釋為衣。或釋為旅。均不確。曾段為禘。与小孟鼎同。用牲于大室。曾御王。句法与小孟鼎同。牲曾周王。王成王亦無二致。卬王卽昭王。与宗周鐘同。此穆王禘祭其父也。刺卬与通殷之通御。

同例。卽卽御之初文。見大孟鼎。卜辭尤習見。又本銘卽字作𠩺與𠩺𠩺𠩺字同。而午天君鼎午字作𠩺。卽此所从。

竅鼎

隹十又一月。師離父徇衛。導至于𡗗。竅從其父獲。竅曆易錫金。對執其父休。用作寶鼎。

此鼎形制與師旅鼎同。知相隔必不甚遠。而同時之器其形制之可攷見者如象或卣象殷邇廟等均典重有制。不失周初器之風味。字体亦稱是。更由銘辭之內容而言。所紀乃征伐淮夷事。𡗗國之名屢見。當卽荆舒之舒。亦卽徐楚之徐。南國中徐楚為大邦。自殷亡以來

累世与周為敵。周人忌其名。則稱之為制舒。春秋僖三年。言徐人取舒。徐舒為二者。乃徐人豈受周人逼迫。由其淮水流域之故居。已移植至江水以南。徐器多出今江西西北部其殘留于舊地。臣服于周之部落。後乃沿用周人所呼之名。故徐舒遂判為二耳。舊稱徐為盈姓。羣舒為偃姓。盈偃均嬴聲之轉也。後漢書東夷傳。徐夷偕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今觀諸器文。一面言征戍。一面与獸。庚。復。通。往。還。於此時事正合。循字疑卜辭所屢見之他字。卜辭屢以循伐連文。余以為直字所從出。直伐。猶言征伐。則此之循導。殆言征討也。余初釋循為巡省之省。又疑衡乃春秋時道國。見左傳均不確。

適 覲

佳六月既死霸丙寅師雒父戌才在古自適從師雒父
肩祀史使適事于獸侯之義適曆易錫適金用乍作旅獻

肩字殆卽祀字之異文古月夕字無別尸与已亦同
意特左右互易耳字在此當讀為爰適与窳殆是一人

稽 自

稽從師雒父戌于古自義曆易錫貝卅乎稽拜頤首對獸
師雒父休用乍文考日乙窳曆易其子孫永福成

師雒父自卽窳鼎適窳之師雒父均離字之異文惟
与淮字全同然有它器為証不得釋為淮字福乃福

之繁文、邦大宰編鐘、眉壽多福可証。此段為寶、古音輕重音無別、福寶為雙聲、而之部與幽部聲音相近、故可通段。

既解

佳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既從師離父戌于薛、召之季、既穢曆、仲黷父易赤金、既拜頤首、對執黷父休、用乍父乙寗、旅、其子々孫々永用。

師離父自是師離父、唯所屯戌之地、過獻爵自均作古、而此器作𠂔、下未幾自作𠂔、余初疑古苦字从丰、丰即草芥字、故从丰與从艸同意、今案字固是苦味之苦、然就字形而言不得說為形聲字、蓋古字寶即苦之初

文字本作𠂔。象吐舌之形。味苦則吐舌也。作𠂔若𠂔乃其籀文。象苦手与舌同時吐出。从艸之苦字乃大苦草名。用為苦味字。實出段借也。𠂔當是競字之異。从大与从儿同意。大象人正面形。儿象人側立形。

象威𠂔

王令命威曰。𠂔。淮尸夷敢伐內國。女汝其臣成周師氏戎于卦。白離父蕤系系曆易錫貝十朋。系拜頤首對觀白伯休。用作文考乙公寶隣彝。

𠂔。蕤語詞。女其臣成周師氏。臣當訓為与。古師氏之職。本司軍旅。其位頗高。師氏即伯離父。故又稱師離父。師繫其職。伯繫其爵。或字。周礼師氏職。文甚訂。𠂔。半

叙為師保之師，半叙為師成之師，其經劉歆改竄為無疑。

象殷

白雉父來自獸，獲象曆易，錫赤金對執白。伯休用作文且
祖辛公竊簠殷，其子々孫々永竊。

此外尚有一象殷，文云：象乍畢文考乙公竊簠殷，子々孫々其永竊，亦同人之器。

象伯威殷

佳王正月，辰才在庚寅，王若曰：象白伯威，繇自乃且。祖考
又有彝于周那，右佑開闢三方，東國惠弘，天命女汝肇不

豕墜。今余易錫女。鬻鬯一卣。金車。朱弓。轂較。朱園。朱號。
新新。虎賁。案朱裏。金甬。鎮。畫。舞。舞。金厄。畫。舞。舞。馬三匹。鑒勒。
象白。或敢拜手。願首。對。對。對。天子不顯休。用。乍。獻。皇。考。
釐王。竊。隣。殷。今其永邁。萬。季。竊。用。子。孫。其帥。井。型。受。絳。
茲休。

宋國。諸。即。春秋。文五年。楚人滅六。之六。舊。秋。事。陶。之。
後。地。望。在。今。安。徽。六。安。縣。附。近。宋國。在。周。初。曾。與。周。人。
皆。贊。大。保。殷。王。伐。宋。子。取。其。証。也。此。言。乃。祖。考。有。義。
于。周。邦。佑。關。四。方。東。國。天。命。則。滅。之。先。人。復。曾。有。功。于。
周。室。蓋。宋。子。取。被。成。王。征。服。後。即。臣。服。于。周。有。所。翼。贊。
也。義。字。亦。見。毛。公。鼎。與。單。伯。鐘。二。器。均。言。義。董。大。命。舊。
釋。勞。無。說。孫。詒。讓。釋。措。謂。以。收。古。文。昏。有。聲。王。國。維。仍。

釋勞。謂象兩手奉爵形。古之有勞者奉爵以勞之。故从兩手奉爵。毛公鼎銘考釋案以釋勞為是。蓋从兩手奉爵。爵亦聲也。僅言兩手奉爵。可以為飲。可以為獻。不必便是勞。唯以爵為聲始能定其音讀。古昏字當作𡗗。象人首為酒所亂。而手足無所措之形。此單从爵。不得釋為搯字。汝肇不茲。肇當讀為繼。言汝承繼之不墜也。金車以下諸飾物名与毛公鼎諸生獸師瓦甗牧豕豕甗俱。與伯泉鼎諸器大畧相同。余於毛公鼎之年代中曾考究之。今就見于本器者言。參鬲較与毛鼎諸甗。參鬲較。伯泉鼎之較與相近。它器均單言參較。較乃車較上之覆被。續漢書輿服志上。乘輿金薄綳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較。又公列侯安車倚鹿較。伏熊較。均謂較上有續飾。

之物以為覆。奉情較即此意。奉飾也。情覆也。繁說文謂
捕鳥覆車亦含覆義。故奉情較又言奉璧較。畧之則為
情較。或奉較。因即較之古字。大雅韓奕。鄰較淺幘。毛傳
五。較。式中也。奉國言式中有所資飾。即鄰較亦即如文
虎較。熊較之類。新乃古新字。馬之胸衣也。从衣。冫以象
其形。上加束。斤聲。朱說新者。統通鄰。言新以及為之。其
色赤。虎置。即詩之淺幘。置乃从冫聲。或作置。乃从冫
聲。口讀如母。与冫同紐。故知置若冫必讀明紐。周礼巾
車作襍。儀礼既夕礼。礼記玉藻少儀均作幣。均音近之
字。凡言冫必及其裏。冫之色或朱或黑或幽。可見冫之
為物。其裏亦在當重現瞻之虞。詩言幘。礼言襍。均不
詳其所在。毛傳說為覆載之物。鄭注說為覆冬之物。均

不類。說文則訓幘為蓋幘。訓臂為繫布。推許之意。乃謂
輿蓋之幘以漆布為之也。知者以許于臂引周礼。駟車
大臂。是明知臂為車上物。而幘字之見于詩與曲礼者。
曲礼字均車上物。則蓋幘自為輿蓋之罩無疑。今以
輿銘徵之。許說至塢。凡輿銘言車上飾物。應有盡有。獨
輿蓋未詳。而言罩必及其裏。則罩非蓋罩。設屬蓋罩。以
漆布為之。虎罩乃罩上畫以虎紋也。詩之淺乃段為戲。
礼之犬。鹿。羔。狗等。均謂畫紋。金甬。即金鋪。輿服志。乘輿
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簫。又凡轎車以上。軛皆有吉陽簫。
簫即此。吉陽謂吉祥也。新乃聞字。段為轆。者伏兔下
之革帶。後縛于軸。前縛于衡。厄即軛。在衡上。所以以馬
頸者。轉說文作轉軛之裏也。乘或之考為乙公。此復

稱釐王。蓋乙公乃廟号。釐王乃生稱。舊說多以甲乙為生名。雖周則以為廟王。云夏殷之礼。生稱王。死稱庙主。禮本紀今以下辭攷之。凡祭祖妣父母均稱甲乙。而諸婦祔祭則稱姓字。詳銘刻索攷續編周禮蓋婦無專廟。故無庙号也。今改從誰說。系伯父稱釐王。与上并伯段并伯父稱義王同。王國維云。古者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不得盡以僭竊目之。禮堂別集補遺其說至塢。古諸侯稱王說

伯感殷

白感肇紹其乍作西宮賓佳用妥綏神衷懷嘒乎并前文
人秉德共屯恭純佳句萬年。子々孫々永額。

白感即系伯感肇亦當讀為紹。言伯感承嗣乃作祭

器也。佳用安神裏曉并文人當作一句讀。謂惟用綏神
懷于前文人也。同例語亦見善鼎曰佳用安綏福曉前
文人。曉字均用為前置介詞。揆其音當讀如乎。唐韻作
呼訝切。得之。玉篇作呼交切者非是。說文曉下曰讀若
萬者乃後人所增。說文並無萬字也。又本銘曉字據古
刊作曉。左旁似从甘作。証以鼎文。蓋是誤摹也。鼎文曉
字右旁之虎復不明晰。據古誤釋為唯。二器各得其半。
契合之方能成一整文。秉德共屯語亦見善鼎。本器
共屯二字微泐。據古闕釋。孫詒讓已據鼎文補釋之。
餘論二
廿七

善鼎

唯十又二月初吉辰才在丁亥王才在宗周王各格大師
 宮王曰善善善皆先王既令命女汝才佐足是衆辰今今唯肇釐
 鍾先王令々女才足衆辰監敝師成易錫女乃且祖旂用事。
 善敢捧頤首對軌揚皇天子不坏休用乍宗室竊薄唯用妥
 福福曉子黃文人秉德共屯恭純今其用各格我宗子寧與
 百生姓今用勾屯魯純純純寧德萬年其永竊用之。

才足衆辰猶言佐助衆侯監敝師成敝殆即靜毀然
 益自趙毀然自之然衆辰所在之戌地也。與師離父之
 成古自殆同時事。佳用妥福曉前文人秉德共屯語與
 伯威殷同。亦其時代相近之証。如此語例此外尚無所
 見。大雅板宗子維城鄭玄云宗子謂王之適子。此亦
 言宗子而與百姓對列似言本宗之子弟鄭解不確。

競 卣

佳白犀父呂成卣卣卽東命伐南尸夷正月既生霸辛丑
才在卣白犀父皇銜競各格于官競蔑曆賞競章璋對凱揚
白伯休用作父乙竊賸彝子孫永竊

此器花紋形制與象或卣如出一範決為同時之器
無疑疑犀父卽威之字也犀通夷或吳大澂孫詒讓均
釋為戎字孫謂字乃以戈冬聲孫說甚合義例似信名
戎字夷王引之所謂連類之例也見經義述聞作器者
之競與取解之仲競父殆亦一人命伐南尸謂受命
伐南夷卣卽坏字王國維謂卽大任參傳皇字在此
當是動詞以文義及聲類推之當卽段為銜謂提舉也

競殷

惟六月既死霸壬申白犀父蔑知御史競曆賣金競凱白犀父休用作父乙竊障彝殷。

御史官名周禮春官之屬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者當卽此。此器乃因足無蓋之殷舊稱為彝者然此正自銘為殷器凡二具銘同集古遺文著錄二銘而以為一器一蓋非也。器出洛陽北十二三里許之邱山廟溝其中有十四器一鼎一觥二鬲二殷卽本銘一盤一解一盂一卣二爵二觚已歸坎拿大溫達畧古物館。殷銘最長其它均僅三四字。前競自為日本佐友家所藏蓋同時出土而分散者也。

又字原銘誤為聖。
金文中亦每有誤
字，此其一例。

縣妃殷

隹十又三月既望辰才在壬午，白犀父休于檣。縣改曰：獻。
乃以檣白。伯室易錫女汝婦，弄爵，凱裸之弋松周珮玉黃。
檣改每凱。敏揚白犀父休曰：休白。伯室易錫
君我。羣城隹也。易錫，奮我不能不果檣白萬年保。肆敢隊對
于彝曰：其自今日，孫々子々母母敢望。忘白伯休。

伯犀父與競，由競殷之伯犀父自是一人。獻發語詞。
以字孫始讓釋任。案上壬字作王，以此以工作者有異。
疑是紅字。廣雅釋詁：紅有也。王念孫以紅為仁字之誤，恐非。有縣伯室
亦謂為縣伯之內助。爵字原作貴，上下離析，判若二
文。然諦審確是爵字。觀之弋周玉，當連為讀。觀當讀

考王本号休王之說
不確說詳下置

為裸言裸堂之松用珣玉為之。珣字原作申。劉心源釋
周甚是。無黃鼎周廟字如是作。周与珣通。而皇父殷之
珣嬪。臣文作周嬪。正其證。黃下一字殘。泐不能辨。疑亦
屬上而言。蓋詩所言玉璫之黃流。致工記所言邊璫之
黃金也。詳上四三葉每讀為敏。休伯昭伯厚父之
号。猶周之孝王本号休王也。吳从目从矢。乃古瞞字。
謂矢尖及目則目為之震搖也。公羊文七年及成二年
兩見瞞字。陸德明釋文云。瞞音辟。卽此字。又言本又作
眅。丑乙反。又大結反。音乃。因形近而譌也。說文作瞞。与
眅有別。莊子桑庚楚篇。終日視而目不瞞。釋文云。瞞本
作瞞。又作瞞。作瞞者字誤。或段胸字為之。莊子德充
符篇。少焉胸若釋文云。胸本作瞞。世多以胸瞞為一字。

說文別出之云。旬目搖也。或作眇。而於睽則說為開闔。目數搖。蓋二字音雖近而義有不同。眇主目珠之迴旋。睽主眼眦之開闔也。特字音既近故可通段耳。本銘異字以文義推之乃段為詢。蓋字豐字。与卜辭之作𠄎者同。豐卽讀為體恤。君我當讀為羣斌。上言錫汝婦下言錫羣斌。文相呼應。

石穆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二十。

趙曹鼎 其一

隹七年十月既生霸王才在周般宮旦王各格大室井白
入右趙轉立中廷北御易錫趙轉戴市同黃珩趙轉拜
頤首敢對凱天子休用乍竊鼎用御饗朋友

此乃恭王時器見下鼎自明。載市同黃亦見師盃。
父鼎。趙解免解。孫詒讓云。載从韋从戔。以聲類推之。當
与纓相近。說文糸部。纓。帛雀頭色。从糸。免聲。以載為纓。
猶經典通以纓為才也。戔从才聲。纓。禮經作爵。士冠禮。玄端
爵。釋。注云。士皆爵韋為韠。引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
爵韋。載市。即禮經之爵韠。韠。古篇餘。三。六。又引玉中經義知新
記。謂周頌絲衣。載弁紱。載。即爵字。聲之誤。謂亦足備
一義。載从戔聲。与載聲母同。案載即是載之借字。載為
爵色韋。故載市亦稱爵韠。爵弁亦稱載弁。不必是字誤。
同亦當是色名。凡言黃之例均著其色。如朱黃。幽黃。息
黃。均其証。同乃段為綱。若孫。一作羶。今之貝母也。其
織維古以製衣。今猶用以造繩。色近褐。詩碩人。衣錦褰

衣列女傳引作綱衣。說文繇字下引作繇衣。礼中庸衣
錦尚綱。尚書大傳作尚綱。綱从同聲。自可通段。麻當
即鑾旂之省稱。

趙曹鼎其二

僖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葬王才。在周新宮。王射于
射盧。盧。史趙轉易。錫弓矢。虎盧。盧。□□。百十及。趙轉。三字原衍敢對轉。
拜頤首。敢對凱。天子休。用乍竇鼎。用卿饗。倮晉。朋友。

葬王。即穆王之子恭王。繫危也。恭字金文多作葬。太
克鼎。隸克葬保。辟葬王。上葬保為恭保。下葬王亦即
恭王。恭王在位年限有四說。御覽八十五引帝王世紀
云。在位二十年。通鑑外紀作十年。又引皇甫謐說為二

十五年。後世皇極經世等書復推算為十二年。世多視
為定說。今據此器則恭王分明有「十又五年」。彼二十年
說與二十五年說雖未知孰是。然如十年說與十二年
說則皆非也。兩盧字均作𠂔。乃省文。段為廬。師湯父
鼎有「王才周新宮才射廬」之語。彼字正作廬。可証。或釋
本銘文為廬。非也。易弓矢虎盧亦是。被錫虎字作𠂔。
諦案可辨。盧與弓矢並列。蓋即廬器之廬。故工記廬人
為廬器。父長尋有四尺。說文作簠。云積竹。矛戟矜也。
春秋國語曰。休儒扶簠。又父下云。父以積竹。八觚。長丈
二尺。連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本銘虎盧□□十父。當連
為一事。蓋虎盧即父之古稱。以為廬器之屬。故稱盧。其
曰虎盧者。蓋父為虎賁所持。故又冠之以虎也。盧下所

缺二字當是「百之合文」。敢對轉三字衍文。

師湯父鼎

佳十又二月初吉丙午王才在周新宮才在射廬王乎呼
宰雁易錫五弓象弭矢矟彤款師湯父拜頤首乍般文考
吊叔其邁萬年孫子永寶用。

此銘文辭字跡款式俱類趙曹鼎第二器二器俱有新宮新宮者蓋新建之宮決為同時之器無疑。易下一字从皿半泐當是弓名或釋廬然与廬字所从不類。象弭从孫詒謀釋孫云詩十雅禾薇云象弭魚服毛傳云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結也鄭箋云弭弓反末譬者以象骨為之是其義又云廬从重至說文至部經到也

从二至，走部有達字，从走至聲，是至亦可作至之証。此
与矢連文，疑當為臂之省。說文日部臂亦从至聲也。古
音臂箭相近，可通用。周礼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
注云：故書箭為臂。杜子春云：臂當為箭，書亦或為箭。儀
禮大射儀：縮諸箭。注云：古文箭為臂。吳越春秋：臂竹十
塵，臂竹即箭竹。是矢至即矢箭，故与弓弭並錫矣。彤下
弓字从弓从欠，似斂字，說文广部：斂或作斂，省弓。彤斂
義不可通，以聲類求之，疑當為栝之借字。栝正字作栝，
說文木部：栝，矢栝，陳弣處。从木至聲。至从弓省聲，氏部
至讀若厥，是至聲与歛聲相近，得通借。栝栝承上矢言
之，謂以栝漆飾矢栝，即尚書及左傳之栝矢也。上文先
云弓而後云象弭，此先云矢而後云栝，文例正同。去
指

三、十、今案孫說俱確。唯「矢」字當段為「箭」，亦雅釋器。金鏃箭羽謂之鏃，骨鏃不箭羽謂之志。此言「矢」者即謂金鏃箭羽，其柄則形。箭箭同以前聲，雖可段為箭，亦可段為箭，知必為箭而非箭者，以「矢」箭一事既言，矢不得又言箭也。故王之所錫者乃二事，即有象弭之弓，有箭羽形柄之矢。

史頌殷

佳三年五月丁子巳，王才在宗周，令史頌獲鮒。馮友里君百生姓帥翺蓋于成周，休又有成事。鮒賓饋章璋，馬三匹，吉金，用作簠彝。頌其萬年無疆，日遲天子親令命。子々孫々永彞用。

史頌即頌鼎之頌，乃恭王時人，說詳彼鼎。殷周吉

元凡十二辰辰巳之巳均作子，而子丑之子均作幾，蓋
十二辰本即黃道周天之十二恆星，幾當于房心尾之
大火商星，已當于參宿，參商古說為高辛氏之二子，故
十二辰中有幾與子也。說詳釋文子。甲骨文字
研究下冊 幾字

頗詭異，疑是以走齒聲之字，又乃止形之譌，古文止又
字形每五變，齒古文𪔐，君夫殷幾字作𪔐，周鼎賈字作
𪔐，石鼓文遺字作𪔐，而以齒字均与此同，而与小篆微
異。此疑卽是遺字之異，段為覲，覲謂省視承問也。𪔐

及與里君百姓等並列，殆亦職位之名。𪔐字不識，右旁
奇文亦見齊侯盤。見下二葉 彼以𪔐為國族名，余意卽
是鮮虞。此𪔐字是以𪔐得聲，抑以𪔐會意，所未能明也。

里君亦見令彝，王國維謂書酒誥越百姓里居，卽里

君之禍至確。連周書商誓。百官里居。亦同是字誤。帥同率。語詞。輶即堀字。猶城之作軋。垣之作軋。坏之作軋。蓋音張流切。輶蓋似當連為動詞。以二字聯列之聲類求之。蓋段為遨遊也。鉢即鉢。典籍通作蘇。小雅何人斯。序有蘇公。毛傳云。蘇哉內國名。左傳成十一年。蘇忿生以盟為司寇。是蘇國在溫。其地即今河南溫縣。與洛陽相隔不遠。故此王命史頌覲蘇。而蘇為友里君百姓。復同來遨遊于成周也。

頌鼎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在周康邵宮。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授。王令命書。王乎

呼史號生冊令命頌。王曰頌令命女汝官嗣成周賓貯廿家。
監制新寤造賓用宮御。易錫女汝玄衣黼黻純赤市黻朱黃
珩璜璚璚攸勒用事。頌拜頤首受令命冊佩。臣出反入返納董
章瑾璋頌敢對覲天子不至顯魯休用作朕皇考穆帝叔皇
母穆始如竊障鼎用追孝薪勾康龜屯右純祐通糸祿永令
命。頌其萬年曠眉壽屹駿臣天子肅冬令終子孫孫竊用。

此与史頌殷等當是恭王時器。知者以銘言監司新
造貯用宮御當是恭王初作新宮時事。趙曹鼎第二器
言穆王在周新宮。官以新名必為恭王時所新造。而望
殷又言周康宮新宮。則所新造者乃是康宮。今本器言
王在周康即宮。而命頌監司新造貯用宮御。其為新造
康宮時事無疑。兩貯字。王國維均讀為予。云貯予古同。

部字貯廿家猶云錫廿家也。貯用宮御猶云錫用宮御也。現堂別集補遺頌壹跋甚是。御者大雅崇高王命傳御毛傳云

御治事之官也。故貯用宮御乃謂錫用宮中之執事者。又本銘與史頌殷之日辰相差僅十八日。彼言王在宗周命頌則王已至洛陽。蓋王于前命後隨卽由宗周至洛陽也。受命冊佩當為一讀。佩指所錫之朱珩。友入董章當讀為進納瑾璋。蓋周世王臣受王冊命之後于天子之有司有納瑾報璧之禮。召伯虎殷第二器言典獻伯氏則報璧珮生典卽召伯所受之冊命。珮生卽師釐殷之宰珮生乃天子之宰其攝証也。左傳僖廿八年晉文公受王冊命後亦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與本銘近似出入

三觀亦當讀為「出納三瑾」，古文凡瑾觀動謹均以瑾字為之。左氏古文必亦作瑾，後人因讀為觀，更進而更易其字也。

師虎殷

佳元季六月既望甲戌，王才在杜空居，格于大室。并白伯內入右師虎，即立中廷。北御嚮，王乎呼內史吳曰：「冊令命虎。」王若曰：「虎，截載先王既令，乃取祖考事仕，曹嬭官嗣少右戲。緜荆令今佳帥井型先王令命，之女汝夏，廢乃取祖考曹嬭官嗣少右戲。緜荆，荀夙夜勿瀆，廢朕令命。易錫女，汝亦為用事。虎敢拜頤首，對凱天子不坏魯休，用作朕刺烈考日庚。殷子，孫々其永竊用。」

此器有并伯。与趙曹鼎第一器同。同為王左右之重臣。故知必係一人。今乃祖考事。當作一讀。事讀為仕。与饗鼎內史令饗事同例。見銘刻彙攷續編釋非余。童官。翻童讀為嫡。官。翻猶管理。言承繼管理。左右戲。蘇荊。許瀚云。說文云。戲。三軍之偏也。戲之本義。惟此銘足以當之。據三引。案与師毀殷。藉。翻我。西隔。東隔。僕。駁。百工。牧。臣。妾。辭。例。相同。東西隔。即左右戲。蘇荊。則當与僕駁等相當。蘇當。即馬飾。蘇。纓之蘇。荊。蓋段為旌。左傳。哀廿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称旌蘇乎。蘇荊。与旌蘇。殆是一事。官。翻左右戲。蘇荊。謂管理兩偏卒之馬政也。取字。从又。且聲。蓋助之異文。段借為祖。苟段為敬。与班殷同。

吳 彝

佳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成大室旦王各格廟宰胙右
乍冊吳入門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呼史成冊令命吳嗣旃果
叔金易錫獸一自玄衮衣青鳥金車奉園執朱號鄭斯斯
虎賁機熏裏奉敕畫轉金角鋪馬三匹攸勒吳拜頤首敢對
凱王休用乍青尹竇隣彝吳其世子孫永竇用佳王二祀

作冊吳與師虎殿之內史吳名同官同自係一人。日
辰在元年終置一閏可無咎。彝銘通例大抵先言
王在某廟或某宮後言旦格于大室此器獨先言大室
後言廟顯異。且王之冊命率于大室行之今既在成大
室乃復出而格廟是則成大室乃在周廟之外以豆閑

殷師戲大室例之。則成殆是入臣之名。唐蘭說為成王
 廟之大室。不確。旂字孫詒讓云。當即所謂大白之旗。
 周官巾車。建大白以即戎。注。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周
 書克殷篇。武王乃手大白。臣麾諸侯。孔鼂注。大白。旗名。
 旗色白。故字為旂。以六書之義求之。當為从𠂇白。白亦
 聲。古搖拾遺。叔金。疑即段為素錦。爾雅釋天。旌旂素
 錦。綢杠。与旂相因。故連類而及也。大克鼎及師虢殷有
 叔市。均段叔為素。番生殷。朱旂。旂金莧二鈴。彼之金莧
 亦謂錦枋若錦杠也。又叔字。說文云。汝南名。收芋為叔。
 案此當為叔字之本義。以金文字形而言。實乃从又持
 弋。弋以掘芋也。用為伯叔字。乃出于段借。古金文伯叔
 字均作𠂇。亦段借字。乃綴之初文。熏段為繡。爾雅

釋器。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纁。纁乃絳色。

牧 殷

佳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才在周才在師討父宮，各格大室，卽立位。公族昭入右牧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吳冊令牧。王若曰：「牧，昔先王既令女汝，乍作嗣士，令今唯或又竅改，令女汝辟百寮，有有亘事包苞，迺適多適爾，不用先王乍井井型，亦多虐庶民。卒厥嘒訊，庶右右不井不中，因因侯之侯以令陶司司圖圖畢畢召故。王曰：「牧，女汝母敢弗帥帥先王乍明井用，寧乃嚙嚙庶右右，母敢不明不中不井。乃毋政政，母敢不尹尹丌不中不井。令今佳隴稟乃命，易錫女汝，駟駟一自金車，采采輶，畫畫轡，轡轡朱號，圓圓新，虎虎冒，熏熏裏，旂旂，令令馬馬三匹，取取□□，得得苟敬，夙夙。」

夕勿瀆廢。朕令牧拜頤首，敢對凱王，不顯休用。乍朕皇文考
孟白伯竊墜殷，牧其萬幸壽考，子々孫々永竊用。

此銘僅見宋人著錄，傳世已久，摹刻失真，字有未能
識者。然有內史吳，可知其必為恭王時器。恭王時周室
承平已久，現此銘足見其百官懈怠，庶政廢弛，而恭王
諄々以明刑為命，則此王殆亦周室之賢主也。有巨
事，包謂有不臣苞直為事者。司士當即周礼士師所
轄有縣，庶右，發復同于趙殷司馬職之縣，小大又隣，是
知古代官屬並無若何嚴峻之分也。自辰當即周子
鼎自方之君。醴稟二字金文習見，王國維釋為鍾京
云，醴孫仲容語誤釋為鍾是也。事猶文就字，以此作三
件石經春秋京作余，疑稟亦京字，鍾孟也，京，稟也。現堂
古金

毛父殷

文考釋
近是。余馬三匹。余殆讀為舍賜也。又讀為駒
駮之駮亦可通。銘末數句乃韻語。首休殷考寶均此
部字。

師毛父殷

佳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格于大室。師毛父卽立位并
白伯右。內史冊命易錫赤市。對飭揚王休。用作竊殷其萬年
子子孫其永竊用。

此銘亦有并伯與趙曹鼎第一器同。師毛父毛字刻
本失真。今姑从舊釋。然與成王時之毛父見班決非一
人則可斷言。文辭字體均非周初物也。傳世有毛公簠
鼎。文曰。毛公簠鼎亦佳殷。我用執厚罪我友殷。其用

晉書亦引唯考。考，隸母文。母有弗競，是用壽考。〔山部〕金
文存。就其器制觀之，与此師毛父琖係一人。

豆閉殷

唯王二月既青霸，辰才在戊寅，王各格于師戲大室，并白
入右豆閉。王乎肉，史冊命豆閉。王曰：「閉，易錫女。」汝哉衣，市
龜旅，用饗乃且。祖考事。嗣寔餘邦君，嗣馬弓矢。閉拜頌首，敢
對執天子不顯休命，用乍朕文考釐布。叔。竊殷，用易錫鬲鬯。
萬年永竊用于宗室。

此銘亦有并伯，說同師虎殷。師戲疑卽師虎，古爲虎
字多作於戲，虎虎同音字。戲可通作虎，亦可通作虎也。
又師虎所官司者爲，左右戲餘荆，或因戲虎音近，故人

遂以戲字呼之也。戲衣亦見趨鮮與免簋吳大澂釋
為織衣。或謂戲當是色尚書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云
鄭作戲釋名釋地土黃而細密曰埴。埴也黏膩如脂
之膩也。戲衣疑即謂色如埴土之衣。卜辭屢見。車戲之
文與車羊同例。羅振玉亦疑戲為牛色。二者相為互證。
今案或說非是。戲殷云戲玄衣赤。市玄著衣色戲非
色也。戲仍當釋為織。曲禮云士不衣織。足証織衣乃貴
者之服。故天子以為賜而受賜者以為榮焉。市亦見
利鼎。晉鼎免戲。南季鼎揚戲。諸器均著其色為赤而揚
戲文作師以市。必為市制之一無疑。舊釋為環市以
之字形有如連環也。然彝銘自有環字作罍且環市之
制古所未聞。余謂。當是蛤之初文。象形。段為蛤其作

市者。則給之約文也。說文。給。士無市。有給。制如楹。闕四角。將弁服。其色黼。賤。不得與裳同。以市合聲。給。給。或从韋。詩。小雅。瞻彼洛矣。黼給有奭。以作六師。毛傳云。黼給者。茅蒐染韋。一入曰黼。給以代譯也。鄭箋云。黼者。茅蒐染也。茅蒐。黼聲也。給。祭服之譯。合韋為之。茅蒐所以染絳者。與日市多言赤。色正相應。詩說。給非市而賤之。然字既从市。自當為市屬之一。且微之。小雅。足知其制亦不賤。疑是我裝之譯。所以起軍事者。併字不識。當是纂承。網述之意。寔餘。當是人名。邦君。制馬。當即周禮之都司馬。此與趙殷合勘。足証古都司馬。家司馬。均王所親命者也。弓矢。仍是錫之賓辭。與戢衣。日市。並旂等字。列。屬書二同音字相連。下一字殆考字之筆誤。

讀為考字亦可通。壽考古同此部也。

師奎父鼎

隹六月既生霸庚寅王各格于大室。鬲馬并白石師奎父。
王乎呼內史鬴冊命師奎父易錫載市同黃玄衣黼黻純圭
珣咸旂用鬲乃父官友。奎父拜頤首對執天子不杯魯休用
追考孝于刺仲用乍隹鬴鼎用白骨眉壽黃耆吉康。師奎父其
萬年子々孫永竊用。

據此器及走獸足徵并伯乃恭王時司馬。載市同
黃謂雀色之韞與褐色之佩玉。說詳趙曹鼎第一器。
圭珣咸謂圭之有珣識者說詳小孟鼎。奎字从玉从
大疑大亦聲。蓋珣圭之珣之古字。說文珣大圭也。

走 殷

隹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王才在周各格大室即立
位。嗣馬井白□□右徒走王乎乍冊尹□□冊命徒執足
易錫女赤□□□用事。徒敢拜頤首對凱王休用自
乍竊陳殷。徒其栗卒子孫萬年永竊用。

徒卽作器者名。宋人書中有走鐘曰走乍皇且祖文
考竊蘇鍾走其萬年子孫永竊用享當是同一人之
器。執字多見。蔡殷師殷師解殷諫殷大克鼎微
鼎伊殷毛公鼎師克殷叔夷鍾等器均有之。宋人釋為
繼不識何所據。余疑藉之異文。从丘井从瓦。会意也。藉
字卜辭作執。今鼎載殷作藉均从凡作。足下一字半

泐从皿，當是人名。足有繼承之意。釋名釋形作，足續也。
錫汝赤，下所闕三字，以利鼎例之，當是○市○。用下一
字原刻作考，案當是事字之誤，摹無疑。

利鼎

唯王九月丁亥，王客格于般宮。井白內入右利立中廷。北
卿嚮王乎。乍命內史冊命利曰：易錫女汝赤。市。鑿旂用
事。利拜頷首，對凱天子不顯皇休，用乍般宮。文考。御白。伯隲
鼎。利其邁季，子孫永黝用。

此器有井角，有般宮，与趙曹鼎第一器同。彼器在十
月，此在九月，殆是同時事。作命內史，猶師餘般，免盂
之，作冊內史，王國維說。

望 殷

世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才周康宮新宮旦王各
格大室即立位宰佃父右望入門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史季
冊令命望死嗣尸司畢王家易錫女汝赤日市嚮用事望拜
頷首對凱天子不顯休用乍朕皇且祖白田父竊殷其德萬
季子々孫々永寶用。

由此器可知諸器之新宮乃康宮之新宮年月日辰
与趙曹鼎第二器無牴。死嗣畢王家言尸嗣在畢之
先王宗廟与伊殷官嗣康宮王臣妾百工語例相同。

師望鼎

大師小子師聖曰，不顯皇考，寬公穆々克盟，平心慙，昏德，用辟于先王，是屯渾沌亡敗。慙聖肇帥井型皇考，虔夙夜，出內納王命，不敢不分不婁規。王用弗黜忘，聖人之後，多蔑曆易錫休。聖敢對，孰天子不顯，魯休，用作，般皇考，寬公隤鼎。師聖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

此与望殷之望當是一人，同人之器尚有一壺，曰：「大師小子師聖乍寶壺，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周金文存五曰：「大師曰小子曰師者，蓋一人兼三職，兼職之事，彝銘所習見。周礼大師屬春官為下大夫，小子屬夏官為下士，師氏屬地官為中大夫，大率乃劉歆兩編配。彝銘中小子之職並不賤，如今鼎云：「王射有嗣，眾師氏小子御射，小子与師氏竝列而与王合射，其非賤職可知。」望

字作璽。璽字作璽，均是別字。望字古本作𠄎，下監字不誤。因臣耳形近故譌从耳。折字古本作𠄎，形近故譌从阜。據此足見古人亦往往寫別字。用辟于先王，辟猶仕也。叔夷鐘是辟于齊侯之所。見屯亡，語亦見大克鼎及虢叔鐘，均係併頌其祖若考之辭。井人鐘称頌其祖与考亦言。賁屯用魯，字則分明是賁，知見亦必賁字也。蓋从貝尾省聲，對轉而為賁也。賁屯乃疊韵聯綿字，當即渾沌之古語。古言渾沌謂渾厚敦篤，不含惡意。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曰儻，北海之帝曰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与忽欲報渾沌之德，日為鑿一竅，七日鑿而渾沌死。此寓世日開明而福風日漓也。故賁屯亡改猶言渾沌无悶，謂渾厚敦篤無憂無慮也。賁屯用魯者

俗人與殷人二人字
均與字無別，然
銘中从人之字如
如及如保，所以人字
亦均與字無別，
故定為人字。

亦言敦厚故善。畫字當是規之古文，彝銘畫字从此
作畫，蓋謂用規以畫圓，周即圓周也。說文周匝字作，不
知此字古未見。
分不畫，分當讀去聲，謂不敢不守本分，不守規矩也。
聖本古聲字，从口耳會意，主聲，此言聖人猶言聞人，與
後世所謂聖人之意有別。

格伯殷

佳正月初吉癸子巳，王才在成周。格白，伯受良馬，乘于棚。
生，卒寶世田，刪析。格白，邁殿姓級，及佗人從。格白，辰安，彼甸。
殷人紂，電各杜木，遷谷旅桑，涉東門。卒書史，載武立，宣成，堅。
豐，鑄保寶，殷用典，格白田。其邁萬季子，孫，永保用。田。
受字原銘作田，若田，与小篆稍異，與文意推之當是。

是。說文，受，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標有梅。字在此卽是付義。乘者馬四匹，貯讀為租。言格伯付良馬四匹于彌生，其租為三十田。則析，謂析券成議也。彌生與望殷之宰彌父殆係一人，必能以三十田租求良馬，且與格伯發生關係，必非尋常人也。邊疑還之異文，古音明微無別，與巨紐相近。初疑紹有說文，紹，一曰繫糾也。寔字亦見陳賄殷及因宵鐘，彼二器用為虔敬義，此用為垠限義。殷阮君神祠碑，殷阮以為之，與此同。豎當卽是豎字。說文，豎，鄰道也。音與用典格伯田典如今言記象或登錄。格伯尚有格伯作晉姬殷，文為佳三月初吉，格伯乍晉姬殷。寶殷。子々孫々其永寔用。國金文存三六七。又彌生亦見真仲壺，文曰真仲乍彌生敎。敎殷壺。白三壽。
懋德萬年。集古遺文補遺上，三七。

右恭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十有六。

匡 卣

佳三月初吉甲午，豳王才在射盧。盧，乍作象舞。匡甫梅象
繚二，王曰休。匡拜頷首，對眎，揚天子不顯休，用乍受。文考曰：
丁寶彝其孫々子々永寶用。

豳王卽恭王之子懿王也。懿字彝，銘多作懿。單伯鐘
禾殷，異仲壺等皆是，而本器與沈子般、班般、潞父鼎則
均省心作豳。字殆噎之古文，段借爲懿也。象舞者，禮
記內則云：成童舞象，學射御。象繚者，呂氏仲夏紀古
樂篇：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

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韋注云：三象，國公所作樂名。練即樂之絲文。猶文王武王乃先王，而文武字或以王作致。珽也。言甫象練二者，蓋三象本有三章，此極其二章也。在射廬作象舞，與內則言相應，而作象舞須極象樂，則為古礼所闕佚者矣。

猶鐘

上缺。侃先王。先王其嚴才。在帝左右。敷狄不韞。供。豐。象。降福無疆。燭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

此乃二編鐘之合文。前二十字舊稱敷狄鐘，後十三字稱福無疆鐘，餘器不知已否出土，為數恐尚有十具，缺文當在二百字左右也。又此乃王室之器，現其屢稱

先王可知。燭當是周王名，疑是古頤字。頤或作頤，从首
彥聲。此殆从首大聲，彥大聲同元部也。史記稱懿王名
囂，索隱引世本作堅，與頤極近，疑其本字實作燭也。

師遽殷

佳王三祀三月，既生霸辛酉，王才在周，客新宮。王延誣正
師氏。王乎呼師，般易錫，師遽目十朋。遽拜頤首，敢對弔天子
不杯休，用乍文考，旌叔吊叔，墮殷，世孫子永寶。

此銘亦有新宮，然上頤鼎言王命頤監嗣新造，在三
年五月，彼王為恭王，所造者即新宮。此器言王三祀四
月，則此王不得為恭王。以理推之，當是懿王。蓋懿承恭
後，宮成未久，故仍可稱新也。器不當屬於孝世，以與

左傳莊十八年。機
公晉侯朝王。王饗禮。
命之賓。又傳二十八
年。王享禮。命晉侯
賓。晉侯均與侑
通。

鼎日辰不合。此正師氏。此即誕語詞。正當是政成之
意。師氏乃職司師成之武人。周禮以為師保之師。偽也。

師遽彝

食正月既生霸丁酉。王才在周康寧寢。御饗禮。師遽蕤曆
晉侑。王乎呼宰穉利易錫。師遽珣圭一瑋章三。師遽拜頤首。
敢對凱天子不顯休。用乍文且祖也。公竊賸彝。用勾萬幸亡
疆。世孫子永甯。

康寧。康宮之後寢也。義曆。晉當是兩事。言既被蕤曆。
復奉命助饗也。珣圭。當即琬圭。珣字从玉面聲。与琬
音相近。琬圭圭之圓刻上者也。瑋即瑋字。瑋章當即瑋
璋。用以灌塗。

康鼎

唯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在康宮。父白伯內入右康。王命死
尸嗣王家命女汝幽黃鑒革。康頤拜頤首敢對凱天子不顯
休用乍朕文考釐白伯竊障鼎子々孫々其萬季永竊用。奠
井。

康卽奠井叔鑒之奠井叔康亦卽爲鼎之井叔。鑒銘
云。奠井叔康乍旅頤子々孫々其永寶用。蓋康名井叔
字。奠食邑所在地也。又有鐘曰。奠井叔作需龠鐘。用妥
賓亦是同人之器。本鼎銘末有奠井二字。卽康所自署
之下款。趙解又稱咸井叔咸者宗周畿內地之咸林也。
詩譜云。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

鄭桓公。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鄭縣下云。周宣王鄭桓公
邑有鐵宮。是知真井叔之真卽是西鄭。古金文鄭均作真。宣王
封母弟于西鄭之說。漢志注引臣瓚謂無其事。云。周自
穆王以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爲周司
徒。王室將亂。故謀于史伯而寄帑與賄于虢會之間。出
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于鄭父之丘。是以
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也。傅瓚所據大率乃古本紀
年。參看王國維古本紀年輯校。或近事實。要之西真咸林實井叔康
之舊封也。據留鼎井叔在孝王元二年已爲王左右之
重臣。而本鼎言始受命。死嗣王家。是知此鼎必爲懿世
器。康宮卽井叔康之宮。非周之康宮也。因康宮上未
冠以周字。與它器不類。鑒革卽詩之鑒革。亦卽彝銘

所習見之。攸勒。鑒乃饗首銅。故字以金。勒乃馬首絡銜。以革為之。故字以革。亦竟稱之為革。

卯殷

佳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焚季入右卯立中廷。焚白伯
手呼令命卯曰。歆載乃先且祖。考死嗣焚公室。管乃且祖亦
既令命乃父死嗣焚人。不盈淑。取我家案用壘。令余非敢夢
先公。又有進遄退。余懋再先公官。令余佳令女汝。以死嗣焚宮
葬人女汝母母敢不嘉。易錫女汝鬲章瓚璋三。穀一。宗彝一。
將寶。易錫女汝馬十匹。牛十。易錫于出一田。易錫于宮一田。
易錫于隊一田。易錫于戡一田。卯拜手頤首。敢對凱焚
白休。用乍寶障殷。卯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

焚伯殆卽康鼎之焚伯。據此器可知焚之封邑在豐
 京隣近。故其臣屬旣得死嗣焚公室。又得死嗣焚宮焚
 人也。焚宮卽豐京之宮。焚人卽豐京之人。不與。取我
 家寀。用喪。猶左傳哀十六年哀公誅孔子語。旻天不弔。
 不慈遺一老。蓋謂不弔旻天取去我家柱石之臣。因以
 不祿也。寀字原銘作𡗗。余意與永伯或殷虎賁朱裏之
 作𡗗者乃一字。特於圓點空作之而已。亦猶𡗗也之
 或作𡗗𡗗也。𡗗字在此當卽段
 為柱石之柱。𡗗章三。𡗗卽庸之古文。段為瓚。章瓚省。
 三字在𡗗章二字間之右側。蓋奪去而後補者也。璋瓚
 以口為錫。與師遽彝同。殷一卽玉一。𡗗之意。古以𡗗
 玉為𡗗。字亦作𡗗。將寶者命卽以所錫之器物為寶。

也。馬十匹，牛十之錫，驟視似甚輕微，然微之，皆鼎則當時馬比人貴重，一馬幾足抵五人，牛諒亦稱是，是則十馬十牛幾等于百人之錫矣。

同殷

佳十又二月初吉丁丑，王才在宗周，各格于大廟。艾伯
右同立中廷，北卿嚮。王命同參，左右吳大父，嗣易場林吳虞
牧，自澆東至于河，卒逆，至于玄水。世孫子，參，左右
吳大父，母，母女，汝又有聞，叔對凱天子，卒休，用作殷文考，重
仲，隣，竊，毀，其，徯，萬，幸，子，孫，永，永，用。

艾伯与見于康鼎者名同職同，必是一人。參即差
字讀為左。嗣易，林吳牧，易當讀為場，周礼有場人，林

林衡。吳虞山虞澤虞之類。牧牧人牧師之類。堯殆卽
陝西之洛水。其流域約與河道平衍而在其西。東南流入渭
以達于河。河卽河字。何殷之何作河。與此所从者同。遂
當讀爲朔。玄水當卽今之延水。水經之奢延水也。經云
河水又南。雖石縣西奢延水注之。注云。山海經所謂生水
出孟山者也。孟山乃孟山之誤。山海經西山經。孟山生
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今案生卽玄字之誤。奢延卽玄
之緩音也。此言自洛東至于河。卒逆至于玄水。正由玄
洛河謂天然形成一區域。疑古吳卽虞之封域本在
河西。後乃改食河東也。毋汝有開。意謂不汝限制。

大殷

佳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王才韞依宮王乎呼吳師
召大易錫趨嬰里王令命善夫豕曰謂趨嬰曰今既易錫大
乃里嬰賓賓章璋帛東嬰令豕曰謂天子余弗敢敵豕
呂與嬰頤履大易錫里大賓豕凱章璋馬兩賓嬰凱章帛東
大拜頤首敢對凱天子不顯休用乍殷皇考刺白陳殷其子
孫々永竊用。

此盤与下大鼎之大當即同殷之吳大父。二器均有
韞依宮。韞依不知是宮名抑是人名。善夫官名。典籍
作膳夫。豕字原作豕。从豕有索以絆之。即說文豕豕絆
足行豕々也。从豕繫二足之豕為無疑。敵本从林聲
之字。鐘銘多見之。此當讀為楚。又如僅依聲紐。讀為吞
字亦可。頤。頤首。字今作履。履大錫里者言至大之履

善夫原作善夫。
金文中夫大各通。
作如吳王夫差，
有鑑銘作士差，
其確証。

錫以邑里。觀章馬兩與觀章帛束對文。觀字當从官聲。與胡維等音當相近。觀章疑是大璋。馬兩者馬兩匹。帛束帛一束也。周禮小行人。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中。琮以錦。琥以黼。琬以黼。所言圭幣之配與彝銘全異。召伯虎殷之一有。帛束琬之文。則帛一束又與璜為配矣。周禮所言要非古制也。

大鼎

隹十又五季三月既霸丁亥王才在釐俶宮。大呂昏友守王卿。禮王乎。善夫驪召大呂昏友入致。王召走馬雁令取繇鴈廿二匹。易錫大。大拜頷首對觀。揚天子不顯休。用作般刺考己白。孟鼎。大其子。孫。邁萬年永寶用。

大臣率友守謂守衛于宮門之外。召大臣率友入致謂數衛于宮門之內也。繇字原作駟以并伯殷侯字。例之。駟即繇字讀為鴝。尔雅釋畜驪白雜毛鴝。駟當與牝同意。牝為特牛則駟當牡馬。二匹合書作所舊釋為匹非是。留鼎匹馬字僅作所可為証。刺考已白即殷之皇考刺白刺乃生稱己乃廟号。

師酉殷

佳王元年正月王才在吳各格吳大廟公族環釐入右師酉立中廷王乎呼史史留冊命師酉酉刺乃且祖曹官邑人虎臣西門尸夷繇尸夷殺尸夷京尸夷夷身尸夷新易錫女汝赤市朱黃中照攸勒敬夙夜勿瀆廢朕令命師酉拜頤首對對暨

天子不顯休命，用乍殷文考乙白。伯 完姬膺殷。酉其萬季子孫永寶用。

各吳大廟。余以為乃格吳大之廟，非格吳之大廟。吳大即同殷之吳大父也。齏字孫詒讓云：當為牆之異。

文說文齏部齏，從來面牆，以齏牙聲。重文牆，籀文从二木，此齏字即牆之省也。古籀餘論 身字原作人，或反

作舊，多釋為弓，殊不類。字乃象人懷任之形，當是身字

之異。中，疑當是屬于朱黃之事物，然即綱字，殆言

佩玉之珩璜均以朱玉為之，而中央之衡牙以綱色之

玉為之也。礼玉藻：佩玉有衡牙。鄭注：居中央以前後觸

也。皇侃則謂：雙璜為牙，垂於雙璜之間者為衡。大戴礼

保傅篇：虛注同此說。蓋璜亦可稱為牙，以其形似牙，而

今案：中，綱字。多，是綱色之中衣。古時祭服朝服必有中衣。孔疏：深衣注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

其朔實以牙為之。現存未開化民族猶多以獸牙為屏中央之銜牙亦可省稱為銜也。銜中聲相近中綱或即銜綱矣。

免殷

佳十又二月初吉王才在周香昧爽王各格于大廟井叔有免右即令命王受授乍冊尹者書卑俾冊令免曰令女汝足周師嗣敵林易錫女汝亦已市用事免對凱王休用乍冊殷免其萬年永寶用。

此器有井叔與為鼎同。昧爽爽字作齊从日垂省聲此為專字爽乃段借字。令女足周師嗣敵與師免殷命女足師絲父嗣左右走馬同例周師人名敵職名下免簋嗣真還敵罪吳罪牧與同殷嗣易林吳牧同例。

知徽實段為林衡之林也。免字原作𠂔，与三字石經
春秋既免牲古文作𠂔篆文作𠂔者同。余謂乃冕之初
文，象人著冕之形。

免 簋

佳三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在囿。周令命免，乍鬲止。司徒，鬲
奠，還徽果。吳虞果牧，易錫哉衣。茲對凱王休，用作旅觶彝。免
其萬年永寶用。

囿即周字，與今彝器文。周公子明保周字正如是作。
鬲，奠，還徽果。吳虞果牧，与同。殷，鬲，易，場。林吳牧，自澆東至
于河，畢逆至于玄水，同例。奠，還繫地，与自澆東。五，相
當，還當讀為苑。徽段為林，牧字原銘作牧，誤成攷字，以

同段文校之，知是筆誤。

史免簠

史免乍旅匡，從王征行，用盛饗。稻初梁。其子々孫々永竊用焉。

此與諸免器當是一人之物，蓋免亦曾充史職也。古官兼攝，就彝銘所見者，頗為自由。免曾為司徒，亦曾為司空，亦曾為史，說為遷改，亦同一自由。本銘有約匡，行梁高陽部。

免盤

佳五月初吉，王才在周。今命乍冊內史易錫免，幽百隴。免

幾、靜女

敬魯

王休用乍般

盤

盂其萬年寶用。

鹵是干鹵字象形。鹽鹵字乃出段借。後干鹵字以槽若楠為之，而鹵轉成為鹽鹵字之專字。鹽竟从之以會意矣。本銘所錫者殆係鹽鹵。鹽字与隣之結構相近，以由乃出屬，大約即盛鹵之器也。「免」幾、幾謂免勉力之意，幾段為勉。靜女當讀為敬魯，魯即周公段，魯天子宮中稱福之魯，乃是動詞。同作之器必有盤有盂兩種，故云用乍般盂。

免 卣

佳六月初吉王才在奠丁亥王各格大室井帛叔右免王
幾免曆令命史懋易錫免戴市同黃乍鬲工對訊王休用乍

障。免其萬年永蠲用。

奠當是井叔食邑所在之鄭，卽西鄭也。漢書地理志：東北平鄭縣下，注引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師古非之，謂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今本器言：王在奠，與它器言：王在周者同例。又農自言：王在隰，其字殆亦奠字之異，則臣瓚所言確有所本。蓋自穆王以來，于西鄭設有離宮別苑，王則時往就居也。戴市同黃說，見趙曲鼎第一器。

史懋壺

佳八月既死霸戊寅，王才在爲京海宮，親令史懋路筭，咸王乎。伊白易，懋見，懋拜頤首，對王休，用乍父丁竊壺。

算字原釋為
筭。云。三條石經古
文作筭。正與此
同。唯於路字無解。

史懋即免自之史懋。路筭咸句頗有異說。徐同相
云。路正也。筭射筭。咸讀為面。甲革之屬。周禮大史凡射
事。飾中舍筭。執其礼事。蓋陳禽習射。而命懋正其事也。
據古三孫詒讓云。徐說非也。此路即道路字。筭謂會計
之一引業之事。咸謂其事有成。說文口部云。咸皆也。悉也。詩魯
頌閟宮。敦商之旅。克咸平功。鄭箋云。咸同也。皆悉同。蓋
與成事之義相近。古籍餘今案筭當从徐。咸當从孫。竊
今史懋路筭。咸語法與班固。今錫鑒勒。咸同例。今亦錫
也。言王親錫史懋以路筭也。路當解為路寢路車之路
大也。竊意古人言路。猶後人言御。凡王者所用之物皆
得冠以路字。路筭謂御用之大筭也。王既親錫史懋以
路筭。又命伊伯錫之以貝馬。故史懋作器以紀之。

守宮尊

佳正月既生霸乙未王才周周師光守宮事僂裸周師不
咄舌易錫守宮絲束漢膜幕五蓐蓐二馬匹義帑帑布三車
倅三奎朋守宮對凱周師釐用乍且祖乙隣其毗子々孫々
永甯用勿遂勝

王在周周下有重文周師人名亦見免殷周師光守
宮事與數鼎內史令數事同例言周師榮守宮以職
僂卽裸將之裸見噩侯鼎及毛公鼎咄是舌之餘文
裸周師不舌猶通殷言通御亡遣咄既為舌足証不實
是不許瀚釋彝銘之不保連文者為至王今得其証矣
但此銘之不舌當讀如字蓐卽其之餘文謂其布也

膜卽幕之異文。周禮天官幕人掌帷幕帷帟綬之事。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爲之。本銘所言膜當是展陳于地者。儀禮聘禮皆人布幕于寢門外。其制也。故字从因。古文幕卽彝銘錫車與時所常見之虎賁字。余釋爲幕。今得其証矣。古者凡尊彝罍豆簠簋之類皆有幕。車之蓋亦謂之幕。今此單獨以幕爲錫。殆是帷帳之類也。毳布氈也。周禮天官掌皮。其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淮南齊俗訓。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旃段爲氈。夷卽搏字。考工記鮑人。卷而搏之。鄭司農謂卷縛韋革。條疑捧之異。讀爲紉。說文。紉。系履也。周師司林者。守宮當亦然。故所錫多野外用物。奎。說文。奎。瓊玉也。稱朋。則所謂玼貝矣。

此鹽與另一鹽自之
鹽方長一人被銘有
補慰欠(見補表)乃
成王時故此器為屬
于成世。本銘句讀有
誤以休王為孝王尤
不確。今於句讀已
改正。關於休王及
王方等說解作廢。
當與畢土方五十里正
為周初施行井田制
之一佳証。

右懿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十有七。

鹽 卣

隹十又三月初吉丁卯鹽啓進事。旋奔後事皇辟君休王。
自穀吏使賈畢土方五十里。鹽弗敢駘忘。王休異用乍敝宮
旅彝。

啓猶肇也。始也。旋徒即奔走。與魯孟文同。(自此以下至下。邑里舊于旋字未識。故于此銘未得其讀。今知是奔走。則自當以鹽啓進事旋徒事為句。言鹽始進而以奔走王室之事為事也。皇辟君休王猶作冊大齊言。皇天尹大保。休王即懿王之弟孝王也。休孝古本同音字。孝王本稱休。後世于

傳說開轉變為孝耳。故父癸葬於父癸亦見休王。唐蘭云：「休是動詞。召誥曰：『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若可証。古人多有此例。如云：『魯天子之命。』魯亦動詞也。揚天子或王之魯休，而稱休王。或魯天子，其義一也。檣改葬云：『檣改每凱白犀父休。』曰：休白哭。語卽檣白室。休白亦猶休王也。今案如僅就彼二語而言，唐說亦可通。余初亦頗疑休是形容詞，故于誥法之起原一文中，凡言休王之器均未徵及。今得此器之讀，則動詞形容詞之說均不能適用。又如讀為闔啓進事，旌後事皇辟君，休似亦可通。然方言啓進卽已有成，文理殊難條貫，故此讀亦不能適用。召誥語，余意仍宜从舊讀，以今休斷句。下文有「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迓于我有

周御事亦然。今休謂今得天之休命也。櫟改殷之休白。余意亦伯犀父之号。蓋休王号休。伯犀父亦号休也。

賈畢土方五十里。句如平易讀之極易解。為賈以名畢之地。五十里見方。且可為舊說子男五十里之証明。然而地之名畢者。乃文王陵墓所在。不應以之分封。而分封方若干里之制。于事實上亦屬難能。疑此等舊說實周末儒家誤讀。与本銘類似之舊文獻而產生者也。余意畢即盪之名。如矢令彝之矢令。或称矢。或称令也。土方乃卜辭中所常見之國名。其地望當在今山西北部。疑即夏后氏之古稱。商頌長發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土方亦即此。舊失其解。故賈畢土方五十里。乃謂賈畢以土方之邑里五十。欽者。說文云。咄。無慚。一曰無

另一鹽官字作圖
鹽官字作圖。歟官強
吳祖廟。圖官乃考
廟。因本銘言。隆運
事(任)。於時鹽之
父或尚在。

新文辭與教父殷
品以解。休王為孝
王。故以列于孝世。
今業殊不確。器制
與字休均有古意。
或在孝王之前。

腸意。賜傷。以欠出聲。讀若中。歟官者。鹽之祖若父之
廟也。旅彝者。謂陳祭于宗廟之彝器。彝銘稱旅彝者。
多係此義。非盡羈旅字。

對父齋

休王易錫對父貝。用作祭竈隣彝。





本器為西清古鑑所著錄者凡三具。均方鼎也。故今
稱之為齋。

效父殷

休王易錫效父父三。用作祭竈隣彝。八人

此器懷米山房錄為商器。蓋以其文字器制均饒古

味也。然效父名已見白鼎。彼鼎有穆王大室。則為穆王以後之器無疑。斷非商器。且亦不得屬於周初。（余意孝王時）工藝特盛。有巧匠輩出。故其器物文字均饒古意也。前出鹽田文字舊以為頗類大小孟鼎者。即同此解釋。

欠字原作。知為欠者。陳逆殷冰月字作。正从此作。古金字亦多从此作。如遇伯殷作。金。昌鼎作。即其確例。蓋古人以金生于水。此觀念乃由沙金之所生而生。故从欠也。此

錫欠而三者。左傳昭十三年。奉壺飲冰。杜注。冰。箭筈蓋可以取飲。又二十五年。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注云。冰。積九蓋。或云。積九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正義引賈逵說。亦以冰為積九蓋。鄭風大叔于田。抑釋棚忌。抑管弓忌。傳云。棚。所以覆矢。也。弓。破弓。釋文。棚。音冰。所以覆矢也。

馬云檣九蓋也。杜預云檣九箭筒也。正義引左昭二十
 五年服虔注亦謂冰檣九蓋。然方言九云弓藏謂之檣。
 或謂之檣九。據左昭廿五年服虔所引景宋則檣九實藏
 弓之器。豈非箭筒。詩之擗塗對言。塗者張之段借字。擗
 卽是冰。冰與張同在陽部。擗與冰同在蒸部也。更有進
 者。擗與冰實卽箭之音變。箭字典籍多作箠。又多省作
 箠。紐屬輕屑。音在之部。然古音輕重屑無別。而之蒸乃
 陰陽對轉之聲也。故冰若擗實卽是箭。箭字象形。乃盛
 矢箭器。自來無異說。則冰實箭筒。其蓋可以取飲。杜預
 以冰為箭筒蓋。已不免稍失。更从服虔以為檣九蓋。則
 失之愈遠矣。本銘言錫公三者。卽是錫以箭筒三事。所
 不至錫物而僅錫其蓋。有此尤足証諸家之誤。之為絕

對矣。

晉鼎

佳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才在周穆王大□□王若曰

晉令命女汝更乃且祖考嗣卜事易錫女赤□□市□旗用

事王才在禮堂井吊叔易錫晉赤金釵晉受休□□王晉

用絲茲金乍獻文孝考賓白伯熊牛鼎。呂其萬□年用祀子

孫々其永靈。

佳王三月既青霸辰才在丁酉井吊才在異爲□□晉吏

使學小子數目限訟于井吊我既費女汝五□夫□效父用

匹馬束絲限詰曰語刪卑俾我賞債馬鼓□父□則卑俾復

卒絲束。語效父迺詰贊曰于王參門□□木榜用債延誣費

絲五夫用百疋非出五夫□□旂廼語又旂果趨金井帛
曰才或王人廼費用□不逆付留母卑俾式于語留鼎拜
頤首受絃五□夫曰陪曰恆曰赫曰龜曰清更使守呂告語
廼卑俾□呂留酒級及羊絲三疋用致致絃人留廼每諱
于語□□□汝其舍斂矢五束曰弋必尚卑俾處卑邑田
□卑田語刪卑俾復令命曰若諾

管鍾歲匡泉卑臣廿夫寇留禾十種呂匡季告東宮東宮
廼曰求乃人乃如弗得女汝匡罰大匡廼頤首于留用五田
用眾一夫曰釋用臣曰寔□曰蚰曰賈曰用絃三夫頤首曰
余無直攸具寇正□□不□蠲余留或又呂匡季告東宮留
曰弋必唯朕□□禾是賞債東宮廼曰賞債留十種續遺十
種為廿種□如來歲弗賞債刪付卅種廼或又即留用田二

又臣□□一夫。凡用卽畱田七田人五夫。畱覓匡世棟。

本銘下緣磬泗。各行均缺一二字。又字經剔治。頗有未剔全或剔損者。苦難通讀。然細心抽繹。大抵尚能復原也。銘分三段。均非一時事。首段與次段尤不得在一年。以六月既望有乙亥。則同年四月不得有丁酉。或謂四月與六月之間有閏。然古歷均于年終置閏。春秋時猶然。此說殊不足信。余以為次段乃第二年事。元年。年終有閏。則翌年四月之既生霸卽可以有丁酉。此乃孝王時器。第一段有穆王太室。知必在穆王後。第二段有效父。當卽效父。殷之效父。第三段有匡。當卽懿王時匡。貞之匡也。第二段中自「我既賞起至」果。還金止。均繫詁限之辭。大意謂我曾以馬一匹。絲一束。交於效

父以訂贖汝之奴屬五人。汝不從約。許我曰命。駘還馬
于我。命效。父還絲。駘与效。父又約我于王參門。改訂券
契。改用百手之債。以贖該五人之奴隸。並相約如不出
五夫。則再相告。後駘又來告。並將原金退還。語中駘与
駘殆是一人。話是許字之異。所以午字下加口。与參孟
刺鼎知字所以者同。這是祈字。大師盧豆。用旂多福。同
此。乃从言。旂省聲。伯旂。駘字則从旂聲。不省。尔雅釋詁
祈。害也。此段訟詞于古代社會之攷察上至關重要。據
此可知當時奴隸販賣公行。而奴隸之值。五人以實物
交易時約當馬一匹。絲一束。以貨幣交易時當債百手。
債乃金貨貨幣也。限因兩次爽約遂成訴訟。為事本輕。
故井叔之判辭亦甚單簡。言限乃王室之人。不應賣約。

既成而不付。應毋使訟有貳言。經并叔判定。留獲勝訟。終得購定五人。用羊酒及絲三疋為贄。以招致之。茲命敗訴者之訟。贈勝訟者之斂。以矢五束。即五百矢也。疑斂之田。邑曾受訟。憑陵。故乘勝訟。並清理舊怨。言必尚使斂居其邑。敗其田也。訟既敗訴。亦自無異辭。訟字凡七見。殆即限之臣屬。原字均畧有出入。當是剔治有未備。第三段「匪眾爭臣」言匪之众及其臣。眾指眾人。乃耕作奴隸。東宮二字有重文。未剔全。凡用即陷田七田。即前用五田。後用二田。合計為七田。第二田字中直未剔出。余初誤認為日字。今正。秭者儀禮聘禮。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秬。四百秉為一秬。說文。五稯為秬。二秬為秬。故秬為半秬。當二百秉。秉者把也。謂刈禾盈一

把也。鄭玄說最確。古有四進位制。如左傳昭三年言。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勺原誤為豆各自具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此之四秉為筭。十筭為積等。由四進位至十進位。演化之程序相同。四進位法與手量法。其原始性正相一致。唯本銘言十秬廿秬卅秬卅秬而不言五秬十秬十五秬廿秬。疑秬稍後起。由秬而上。初以秬為止。後有秬起而秬亦廢也。寇禾之罪與爽約大有縣殊。匪僅寇禾十秬。一涉刑訟。即願以五田四夫為抵償。而猶不滿足。謂必償還原禾。東宮乃判定償還十秬。饋送十秬。樹執廿秬。對於所寇共有四倍之罰。然兩造亦不依公判而自行私結。匪再出二田一人。皆則竟匪三十秬而了事。惠當讀為免。免去罰禾三十秬。則是于七田

五夫之外更得償禾十秭也。匪寧出七田五夫而不肯多出三十秭，必是三十秭之價比七田五夫為貴。五夫之值納當馬一匹，絲一束，或償百疋，而七田則不知當值幾何。唯七田每歲所出必遠在三十秭以下，固毫無疑義。足見古人之田並不甚大，而土地勞力均不及生產成品之可貴。蓋古者勞力無代償，而土地多待墾闢，驅奴隸而為之，即可坐致良田，故視之均不足惜也。顧首稱言叩頭謝罪，此例僅見。余無直具寇云々一語，惜初字過多，意難盡曉。大率謂所寇無多，不必苛責也。付字有羨畫，嚴可均釋為倍，不確。

晉壺

佳正月初吉丁亥王各格于成宮井公内入右昭王乎呼
尹氏册令命昭曰更乃且祖考作冢嗣土司徒于成周八
自屯易錫女汝鄭和堂一自玄衮衣赤市幽黃赤舄攸勒臨
旂用事昭拜手頓首敢對執天子不顯魯休令命用作朕文考
釐公諱堂昭用白萬年通眉堂永令命多福子々孫々其永
竊用。

此与昭鼎自是一人之器或說昭鼎称文考寔伯此
称文考釐公不得為一人案寔伯乃字釐公乃号不足
異又鼎言更乃祖考嗣卜事而此言更乃祖考作冢嗣
徒于成周八自蓋以太卜而兼司徒周礼以大卜属于
春官司徒為地官茲非古制周礼大宰别称冢宰鄭玄
謂百官摠焉則謂之冢今于司徒上亦冠以冢字足証

鄭說未得。成周八自亦見小克鼎。彼云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適正八自。蓋成成周之師旅有八屯也。成殷之舊地者亦有八屯。小臣諫殷云伯懋父自殷八自征東夷。禹鼎西六自殷八自是也。成宮此器僅見說者或將以為成王之廟。然以庚嬴自王在庚嬴宮。牧殷王在師汙父宮。師晨鼎與諫殷王在周師柔宮等以例之。則成殆是人名。井公當即井叔。

賤貯殷

□賤實果子鼓罍罍旅盤盤佳巢來攸攸王令命東宮東宮連呂六自屯之季。

此器亦有東宮。故知當屬孝世。巢即班殷。秉蘇蜀巢。

之巢。今安徽巢湖附近之古國也。當亦淮夷之屬。故卽
竿迫之竿。應等鐘達征秦避齊卽此攸字義。舊釋爲撫。
蓋以左旁稍濁。頗類說文。攸撫也。讀若撫之攸字。余初
亦釋爲攸。讀爲鋪敦淮濱之鋪。今諦省知其非是。六自
亦見禹鼎。彼言西六自。殷八自。西六自殆卽成周八自
之六。蓋自有戎事時。不必傾全師而出也。成周（今之洛
陽）在殷（今之湯陰）附近之西。故稱爲西也。由此可知周
克殷后。曾于成周與殷屯重兵以鎮撫殷之遺民。此言
追巢八自。六自。則不知係成周八自之六。或殷八自之
六耳。

趨殷

佳三月初吉乙卯王才在周各格大室咸井帛叔入右趨。
王乎呼內史冊令命趨更卒且祖考服易錫趨載市同黃旗。
趨拜頤首凱王休對。趨義曆用乍竊臚彝世孫子母母敢。
家墜永竊。佳王二祀。

咸井帛見上康鼎。此在王二祀已在王之左右故知。
當屬于孝王。又年月日辰於元年終置一閏。與昌鼎
首段可無稽。載市同黃見趙尊鼎第一器。揚王休
對當是對揚王休之側。

效 函

佳三月初吉甲午王莊于當公東宮內納卿饗于王。王易
錫公貝五十朋。公易錫車婦順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

用乍竈陳彝。烏虆效不敢不邁。萬季夙夜奔徒。凱公休亦其子々孫々。述永竈。

本銘東宮与效同見。東宮當卽昌鼎之東宮。效卽效父。故知二器同時。效器有卣有尊。器制字体均有周初風味。蓋孝世工藝有復古之傾向也。翟殆觀省。又疑段為館。嘗當是地名。又如讀翟為灌。說嘗為燕嘗之嘗。亦可通。唯嘗乃秋祭。与四月不合。步乃鈺之古文。从步川聲。此段為順。舊釋為涉。義不可通。云公易畢。步子效王休貝。世朋者。謂東宮錫其孝順之子。效以王所錫公之貝。世朋也。亦其其也。亦乃語助詞。無意義。王引之經傳釋詞三言。亦有不承上文而但為語助者。此其佳例。

右孝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八。

蔡 殷

佳元年既朔丁亥王才在離離居曰王各格廟即立位。
宰啗入右希蔡立中廷。王乎史尤冊令命希。王若曰希管先
王既令女汝乍作宰嗣王家。令今佳醴嘉乃令々女汝果啗
鞞足對各死嗣王家外内母母敢又有不辭聞。嗣百工出入
納姜氏令命。卒又有見又有即令命。卒非先告希母母敢庆
法又有入告女汝母弗弗嘉效姜氏人勿吏使敢又有庆止
欽趾從縱獄。易錫女汝玄衮衣赤舄敬矧夕勿瀟廢朕令命。
希拜頤首敢對執天子不顯魯休用乍竊隣殷希其萬季賢
眉壽子々孫永竊用。

此銘僅見薛氏款識，近出石刻殘本有之，原題作「虢」，所謂「虢」字刻本作「𠂔」，此字卜辭習見，均用為「崇」字。說文：「崇，古文作「𠂔」，三休石經春秋殘石「蔡」人之「蔡」古文作「𠂔」，又「殺」字說文所列古文作「𠂔」，此等均是一字，蓋本「崇」之象形文，因音近「段」而為「𠂔」，為「蔡」為「崇」也。左傳昭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乃「段」為「竄」，釋文云：「上「蔡」字說文作「𠂔」。」尚書「竄」三苗，孟子作「殺」三苗，說文「𠂔」字下引作「𠂔」，三苗。諸字音近相通，則本一「崇」字可讀為「崇」，可讀為「𠂔」，可讀為「蔡」，可讀為「竄」矣。本銘「崇」字乃作「𠂔」者，名當以讀「蔡」為宜。元年既期，未言何月，甚可異，既期二字石本作「𠂔」，疑本是九月二字，左旁乃誤合銹紋而成者也。「宰」音與「冢」音，「鼎」音，「壺」之「冢」當是一人，唯「冢」音，「鼎」王之元年音。

方受命司卜，而此王之元年，自巳為大宰，知不得屬于一王，故定此為庚世器。本銘有二宰，宰昌在王之左，右當是大宰，蔡出納姜氏命，蓋內宰也。內宰一稱宮宰，禮祭統：「宮宰宿夫人。」一稱奄尹，目今仲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鄭注：「奄尹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本銘王所命蔡之職，掌正与此相近。兩庚字均當是庚之異，說文：「庚，輜車旁推戶也，从戶，大聲，讀與鈇同。」前字讀為決，言恐縱也。後之「庚止」即鈇趾，見史記平準書。或私鑄鐵器者，鑒者鈇左趾。

虢季子白盤

隹十又二季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竊盤，不丕顯子。

白^壯甬武于戎王。經縷^維三方。搏伐^厭執^獵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讎五十。是后先行。趨^々子白。獻^成載于王。王孔加子白義。王各^格周廟宣。廟爰^卿饗。王曰。白父孔覲。又有光。王賜^蔡馬。是用左^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戎用政^征。龜方。子々孫々萬年無疆。

此器舊以為宣王時器。然除用後起長術以事推步。及与云月之詩相比附外。別無它証。或謂字体頗類石鼓文。二者年代必相近。案此乃皮相之論也。本銘字跡在宗周彝器中較為規整。則有之。若與与石鼓文相較。則其結構之間大有年代之懸隔。如四字本器作三。而石鼓文作四。尊字本器搏字所从作^車。而石鼓文趨搏字所从作^車。寸。率字本器執字所从作^采。而石鼓文

作𦍋。𦍋字本器作𦍋。而石鼓文作𦍋。所以大字与小篆同。其它𦍋獸字所以亦如是。朝字本器廟字所以作朝。而石鼓文作朝。此間時代之縣隔。置以百年左右。斷無誇誕之處。石鼓余近考訂作于秦襄公八年。即周平王元年。而本器則与下出不契。殷同作于夷世者也。後漢書西羌傳。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注云。見竹書紀年。虢公即此虢季子白。太原即禹貢所出之太原。在今山西中部。俞泉即不契殷之西俞。尔雅釋地。北陵西隃。雁門是也。此言傳伐獫狁于洛之陽。謂于北洛水之東也。地望正合。北洛水南流。稱陽。知必為東矣。又此折首多至五百。則獲馬自可多至千匹。且此言先行。知必尚有後殿。与

不鑿殷言先歸獻禽相符。彼不鑿亦尚有所禽獲也。又此作器紀功在十二年正月初吉。知戰事必在十一年。又據不鑿殷。知是十一年夏秋間之事。說詳彼器。豈乃古牆字。从田才聲。毛公鼎作菑。曰。唯天菑集卒命。曰。那菑害吉。均讀為將。前語為將。大也。之將。後語為將來之將。本銘讀為訓大之將。可讀為壯。亦可。宣廟舊解為宣王之柎。錢儀吉孫詒讓已辨其非。孫氏猶高述林卷十有此盤拓本跋文。云。錢氏謂宣柎自取美名。不必如公羊解詁宣王宮之說。以証宣王時不嫌有宣柎。余謂說文釋宣字義云。天子宣室也。淮南王書云。武王破紂殺之宣室。褚少孫補太史公書亦云。武王圍紂象廊自殺宣室。是以宣名宮室固其本義。周之有宣廟猶殷

之有宣室耳。

原注漢書有宣室三輔黃圖亦援淮南書為說

公羊傳云宣謝者

何原注古無謝字

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

器藏焉爾公羊所謂宣宮者亦謂宮名猶云鄴宮祇宮

昭宮非先王廟堂故樂器得藏之

原注此銘宣廟與周廟連文則宣廟當亦

在廟中但非正廟耳

而何劭公乃云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

毀者有中興之功不知周自后稷唐及文武世室外無

不毀之唐宣王雖中興擬之文武功德已不侔唐豈得

獨不毀乎公羊孫援淮南褚補史記以証宣為美名甚

是公羊解為宣宮之謝者其意實有如何休所云乃擬

為宣王之廟之謝然鄭殷云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

亥王各于宣射則宣廟在邵宮知公羊實臆說也然有

公羊說存研金文者于習見之康宮邵宮等又說為康

王之廟昭王之廟矣。

不娶殷

唯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曰。不娶駭方。厥允。獵執廣伐西俞。
王令。命我羞追于西。今來歸獻禽。今命女。御追于答。女。
呂我駟。車。宿伐。敵允。獵執于高陸。女。多折首。鞶。執。我。
大同。逐。追女。及我。大章。戰。女。休。弗。呂我駟。面。于。
謹。女。多禽。折首。鞶。白氏曰。不娶女。小子。女。肇。誨。于。我。
王。易。錫。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逐。乃。事。不娶。拜。頤。
手。首。休。用。乍。朕。皇。且。祖。公。白。孟。姬。隕。殷。用。句。多。福。賞。爵。無。疆。
永。屯。純。嘏。冬。令。終。子。孫。其。永。寶。用。享。

此与虢盤乃同時器銘中伯氏即虢季子白西俞即

紀年之俞泉，尔雅所謂北陵西隴雁門是也。曰王命我
羞追于西者，乃王在成周所命。王國維解為在宗周所
命，遂疑西俞非雁門，而于宗周之西杜陽俞，以乃至隴
砥以求之，並疑尔雅雁門是也。四字乃漢人旁注之字，
誤入正文者，非也。不娶駁方即聖侯駁方，一字一名。
廣伐猶搏伐，禹鼎亦唯聖侯駁方，寧南淮夷東夷廣伐，
南國東國，与此同。下復言它伐，亦同意。王國維引穀梁
長秋兄弟三人佚宕中國，謂即它伐之意，是也。答前同。
書釋為洛，高陰王國維釋為高陵，均可信。蓋太原之戎
西侵，虢公乃自後追之，我失老巢者，西竄至洛，復踰洛
而南下至于高陵，不娶以偏師殲滅之也。在不娶西追
潰我之時，復有大股潰我由後竄至，不娶還軍與戰，復

殲滅之。所謂「我大周」迹追汝、汝及「我大車戰」者。即謂此。
「車戰」者。王國維云。車者教之異文。詩魯頌。敵商之旅。宗
周鐘云。王車伐其至。宣子白云。以車不淑。皆車之訓也。
戰與號季子白盤。磚伐之磚。宗周鐘載伐之戮。同義。詩
常武。鋪敦維濟。鋪敦即車戰之倒文。肇誨于我工。王
云。誨。敏之假借字。詩江漢。曰。肇敏戎公。戎工謂甲兵之
事。號季子白盤亦云。不顯子白。武于戎工。古武敏音
相近。則又借武為敏矣。余案當以武為本字。有編鐘殘
文曰。余武于戎攻。周金文存一六七。集古遺文一三。亦正作武。誨敏均
假借字也。

噩侯鼎

三南征伐角凱唯僎還自征才在不坏。鹽斥駘方內納豐
釐于王乃僎裸之。駘方習備王。王休厚宴乃射。駘方卿王射。
駘方休闌王宴咸禽飲。王親易錫。駘方玉五穀馬三匹矢五
束。駘方拜手頡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釐用乍隳鼎其邁萬
年子孫永竊用。

角凱未詳疑即羣舒之屬。不王國維謂與競古之
不為一字且為一地疑即大伾。葉大伾乃山名有二一
在河南汜水縣一在河南濬縣二器均言南征事一言
往一言還而均經過此坏則當說以汜水之大伾為是。
匪同鄂古地名鄂者有三一即今湖北鄂城一在今山
西鄉寧縣縣南里許有鄂侯故壘即在傳隱六年所見
之鄂侯也。又其一在今河南沁陽縣西北史記殷本紀

以西伯昌九族鄂侯為三公。正義引徐廣曰：「鄂一作邢。」音于野王縣有邢城。左傳僖廿四年：「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杜注亦云：「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邢城。」余意邢乃鄂之子邑，周人滅殷，以邢地分封，故復号邢也。沁陽与汜水隣接，本銘之噩侯當即殷末鄂侯之後裔矣。此噩乃姁姓之國，与周室通婚姻，別有噩侯，殷云：「噩侯乍王，姑媯殷王，姑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可証。乃傅之者王國維云：「噩字雖不可識，然毛公鼎有噩主与柶莖相將，蓋即噩圭矣。然則鼎所云王乃傅之者，謂王裸馭方也。馭方，晉王者，謂馭方酢王也。周礼大行人：「侯伯之礼，王礼一裸而酢，」即此事也。（現堂別集補遺釋宥）今案王說至確。蓋傅即尊之辭文。（見康鼎）亦即古裸字，从人从収以奉圭瓚也。

此鼎新近有同銘之
器出土，所謂成字
是為字，而屬世
叔向父既之叔向父
為多一人。全銘考
釋，別詳見補象，
此字全刪。留此以
資比照。

舊或釋為饒，饒字有異，異諸形，形音雖相近而實有
不同，不可混也。

成 鼎 (此器全文作廢。)

成曰不顯走朕皇且祖穆公克夾盟召先王曰左方穆成
公亦歷望自考幽大帛叔懿懿命成允且祖考
政于井邦弘風夜賜朕贈懿乍命臣工哀哉
哉用天降亦美垂于三或域亦唯噩侯駘方率南淮尸夷東
尸廣伐南或國東或國至于歷寒王命迺六自殷八自
曰罔成噩侯駘方方賈眉壹子右自容谷臣每敏克我方
數播武公迺命我率公朱犇車百藥乘駘百徒乍作
王解揚六自殷八自噩侯駘方勿壹率寧

✱

臍鼎。

成鼎

走字原銘乃趣
二字賜朕云云說
解全誤。

記南征事。故知二器必係同時。走皇祖走字金文僅見。小爾雅廣言走我也。此用為領格。與朕字同例。賜朕囡囡之朕。揆其辭意當讀為贈。賜朕用為代名詞時。僅作領格用。其下二字半泐。當是器物名。天降亦璽亦讀為璽。大也。

敵 殷

隹王十月。王才在成周。南淮尸夷。邇邇及內。入伐湄。鼎
參泉裕敏。隨陽洛。王令敵追邇。御于上洛。愬谷。至于伊班。
長構。載首百執。愬世。襄孚。得人三百。鬲。于焚白之所。于
愬衣。諱復付。辱君。隹王十又一月。王各格于成周大廟。武公
入右敵。告禽。或載百。愬世。王義敵。辟吏。使尹氏受。贊敵。圭鬲。

3
 𠂔頁五十朋。易錫于斂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敵敢對軌天子
 休。用作購敵。敵其德萬年。子々孫々永竊用。

及殆是地名。舊釋為及誤。上洛卽漢志弘農郡之

上雒。今陝西商縣地。然谷則析下注鞠水所出之析谷也。據此

可知雅夷入寇甚深。至于伊班。班者還師也。逸周書

克殷解。禱之于單乃班。与此同例。長檣載首百者。載

當讀為載。其字从艸。載聲。載古哉字。檣卽榜字。因為榜

言旗柄也。克殷解懸諸大白。懸諸小白。卽此長檣載首

意。褒卽後世奪字所从出。商治野宿之意。諱字从言

从聿。殆猶後世登錄之意。謂奪還被俘虜之人四百。暫

寄于焚伯之所。在然卽析施以衣履。詳經登錄之後。再歸

還其主人。此四百人為周人之被俘虜者無疑。故下言

霸字原刻僅存一
兩字，殆摹奪。

告禽不再及也。爰伯與康鼎之爰伯當是一人，歷事
三世之事，周初多有其証，如伯禽康叔等皆是。禹卽
庸之古文，象形，圭肅連文，乃謂圭瓚也。毛公鼎亦云，鄭
圭肅寶，圭肅乃用以灌鬯，故言鄭，乃可貴之物，故言
寶。

伯克壺

佳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白大師易錫，白克僕世夫。
白克敵對凱天右王，白友用乍朕穆考，後仲隣，亞壺。克用白
鬯壽無疆，克克及其子，孫，永竊用喜。

此器見宋人書，原題為「高克尊」，以誤認隣下喜字為
高故也。寶則乃是壺之諱字，器亦正是壺。壺本象形文。

如番刻生壺作直似續畫然其結構之稍異者則如
兮熱壺作孟上父壺作內天子壺作與壩之古
文尊字近似而伯士父壺作及本器作則直誤以
壩字為壺矣。伯克與克鐘克盨克鼎等之克當係一
人。據大克鼎知克之祖師華父乃恭王時人則為其孫
者之克之年代可藉以推定。而各器之有年月日辰者
本器有十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克鐘有十六年九月
初吉庚寅克盨有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寅小克鼎有
廿三年九月此等年月不盡銜接因十六年九月初吉
中既有庚寅十八年十二月初吉中不得有庚寅庚寅
之日當在既望以後用知此數器不屬于一王而連接
二王之在位年限一至少當得有十六年一則至少當

有十八年或二十三年。堯之祖既在恭世，祖孫自不得同時顯達。恭王以後之諸王年代，懿王二十五年無異說，孝王御覽四十八引史記作十五年，通鑑外紀同，今偽本紀年作九年，夷王史記正義及御覽四十八引帝王世紀作十六年，外紀作十五年，偽本紀年作八年，厲王據史記以三十七年奔燕，其後共和行政者十四年，通數為五十一年，宣王四十六年無異說，幽王十一年而被殺，此中可合者僅厲與厲宣，如為厲宣，則克與其祖之相隔未免過遠，故余定為夷厲二世，夷王實在位十六年也。天右王白友，句難解，右字作司，余初疑君字之誤，友字作羽，余初疑休字，然細索亦覺不類，蓋右當讀為祐，友乃段為休之出，二部音本相近，謂敢對揚皇


天之祐与王伯之休。王伯者大伯、自指伯太師而言。
末句重一克字而不作重文符、疑第二克字乃鑄范
時誤衍。唯如讀為及字、亦勉強可通。

克鐘

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才在周康刺宮王乎時士
召克王親令克通涇東至于京自屯易錫克甸軒車馬乘。
克不敢豕墜尊真王令命克敢對凱天子休用乍般皇且祖。
考白伯寶劓鐘用勻屯段純綴永令命克其萬年子々孫々。
永寶。

康刺宮此器僅見。唐蘭謂為康王廟中之厲王廟不
確。士伯与召鼎、召壺之旨、及蔡鼓之宰旨當是一人。

祿士者皆復為當時之大士也。大士乃六六之一，与大
宰同級。王親令克通涇東至于京，京者言王親自命
克巡省自涇而東以至于京，京亦見晉姜鼎。
口譚京，辭我萬民。又見晉公盩，曰王命鄼公，口宅
京。據此足知京是晉地，且是晉之首都。蓋即漢志
太原郡之京陵，禮記檀弓之九京也。詳下二二九舊誤
讀京自為京師，近時唐蘭又以為乃指邠地，舉大雅公
劉于京，斯依与于，斯館為證，謂京為幽之別名。案幽
之有京名者，乃以公劉都之而然。公劉之詩乃後之詩
人所作，于京之一字正露其馬脚。然詩亦僅以幽為京，
而未稱之為京，也。此京自乃專名，卜辭亦有之，曰京
自察，亡宜，王其示京，有弗若。象一其所指當亦是京。

陵不得達。至幽地矣。至京臣若京陵之所以稱為京者。亦以其曾為夏都之故。左定四年傳謂封唐叔于夏虛。其証也。京字古作即象宮觀厓厓之形。在古素朴之世。非王者所居莫屬。王者所居高大。故京有大義。有高義。更引申之。則丘之高者曰京。國之大者曰京。廩之大者曰廩。水產物之大者曰鯨。力之大者曰勅。均京之一字之引伸孳乳也。世有以高丘為京之本義者。未免本末顛倒。甸車。即小雅吉日與車攻之田車。石鼓文亦言田車孔安。蓋乃安穩之輕車。取便于田獵者也。馬廐者馬四匹。尊溥大也。奠鄭重也。尊奠王令。猶言鄭重王命。皇祖考伯。謂皇祖皇考。伯其爵稱。祖考不連文。考伯亦不連文。或說考伯乃皇祖之字。亦可通。

南季鼎

佳五月既生霸庚午白俗父右南季王易錫赤日市玄衣
蕭^衣屯^衣。烝旂曰用又^左右俗父嗣寇。南季拜頤首對凱王休
用乍竊鼎其萬年子々孫々永用。

伯俗父當卽下出師烝鼎之師俗猶師讎父之一称
伯讎父也。師烝鼎乃屬世器彼于厲王三年称王命師
烝足師俗嗣邑人足者續也凡彝銘言足某人嗣某事
者有承繼之意大率乃師俗死後事。本銘言用左右俗
父則是俗父尚健在故列此鼎文于夷世。左右之左
原銘誤寫為又乃又字此亦彝銘誤字之一確例。
右夷王時器或其近是者凡九。

師毀殷

佳王元年正月杓吉丁亥白繇父若曰師毀乃且祖考又
有真于我家女汝有又佳雖小子今令女汝死尸我家毀嗣
我西隔東隔僕駿百工牧臣妾東裁董裁內外母母敢否善
易女戈賊滅明滅駢必秘彤屨綏十五錚鐘一磬五金敬乃嬰夙
夜用事毀拜頤首敢對凱皇君休用作殷文考乙仲將殷毀
其萬季子々孫々永竈用享。

伯繇父卽下師毀殷師兌殷等之師繇父師毀殷作
于十又一年九月言師繇父組又言宰瑁生入右師
毀瑁生乃宣王之宰有召伯虎二殷可証是則師繇父
當是厲世人至宣世猶存者又師兌殷言王命師兌是

師蘇父嗣左右走馬。用知師蘇父又曾任司馬之職。而師晨鼎師解殷諫殷等器又有司馬以共。現其文辭字倅大率乃上下年代之器。則司馬以當卽師蘇父若伯蘇父合之則為共伯和也。漢書古今人表注孟康言共伯和入為三公。本銘當是入為三公以前事。王元年乃厲王元年也。西隔東隔卽左傳所謂卒偏之兩者。一稱左右戲見師虎殷。此四字當連僕馭百工牧臣妾為讀。乃命師殷管理兩偏卒中之此等下屬人員。東載孫詒讓讀為董載至確。案載字从市戈聲。當卽載市之載之異作。戈珣成句言戈之有珣識有駢秘有紅綾者十五具。鐔卽戈鐔。言戈以鐔計也。綾字本器作屮。乃本字。从尾沙省聲。戈綾以整牛尾為之。故从尾。它器多

段沙字為之。

師長鼎

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在周師秉宮旦王各格大室

即立位嗣馬共右師罍入門立中廷王乎呼乍冊尹冊令命

師罍是師俗嗣人隹与小臣藉夫守口官犬果奠人藉夫

官守友易錫亦鳥罍類拜頤首敢對覲天子不顯休令用作

朕文且祖辛公薄鼎罍其口口萬年世子々孫々其永嗣用

司馬共即共伯和說見前器本器日辰与前器日辰

之間置一閏可無悞足某人嗣某事之例屢見足字

本銘作足免殷作足師免殷作足善鼎作足蔡殷作足

走殷作足舊或釋為正以正字亦間有如是作者甚罕

或云康王時用作文
祖辛公室新殷
何以後入穆世此入
厲世相差四代？
案辛公不妨同名
又古人凡祖以上均稱
祖即使同是一人
亦與妨碍。

常見之形作正。若正若正者，於本例中却未一見。知非正字。余前改釋為世，以伯錫殷世子孫永寶。世字作正，与此形近也。然常見之世字形亦未一見。知釋世亦非。今依字形定為足，足有足成義，有踵續義，似以用後義者為多。官，大，大字舊誤釋為虎，今正。周禮秋官有犬人，凡相犬，率犬者屬焉，掌其政治者，即本銘所稱。

伯晨鼎

佳王八月辰才在丙午，王命賁侯伯晨曰：「嗣乃且祖考戾于賁，易錫女汝墨堂一亩，玄衮衣，幽夫黼赤鳥，鴈制車畫听新，韞交博較，虎辟憚望畢表位里裏幽，攸勒旅五旅，弜形知形旅弓旅矢，矢武統魯冑冑用夙夜事，勿瀆廢，朕命。晨拜。

顙首敢蒞對凱王休用乍朕文考頤公宮墜鼎子孫其猷
萬季永窮用。

伯展當卽前器之師展前乃尚為王官時器今器乃
出就封邑也。駁字不識左側不知所以舊或釋為韓蓋
因誤右旁為巨故以形聲相近之字為比附毫無根據
字疑从互聲當在蒸部。幽夫孫詒讓釋為黝黼詩什
雅采菽玄衮及黼毛傳玄衮衮龍也白與黑謂之黼此
以玄衮衣與幽黼同錫與詩文正可互証。幽黼者以其
為黑文也。古籀拾遺下八。虎辟冒衮里幽與象伯或毀之
虎冒案裏吳藝牧殷番生殷毛公鼎盤盤師兌殷等之
虎冒重裏同例。冒卽是冪唯它器均是名詞本器則當
解為動詞言有虎文之車帷冪覆于車位之上其裏則

黝色也。表从衣立聲。立古文位。則表卽坐位字之本字也。里裏省。旅弓旅矢。孫云。旅並驢之段字。俗作旅。非。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僖二十八年左傳。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此所錫正與彼同。亦字難識。疑是冠之異文。段爲干。古干戈二字每相將。魏字孫釋爲建皋之皋。甲也。說詳小孟鼎。

師餘毀

佳三年三月杪吉甲戌。王才在周師衆宮。旦。王各格。大室。卽立位。嗣馬共右師餘入門。立中廷。王乎呼乍冊內史冊令師餘魏觀嗣。易錫赤市。朱黃旂。餘拜頷首。天子其萬年。曷壽黃耆。耽俊才在立位。餘其蔑曆。日易錫魯休。餘敢對凱天。

子不顯休。用作竊殷。餘其萬年。永保。臣天子。

此銘所紀與師農鼎為同日事。餘字本作𠂔。舊釋餘而無說。今案字乃从舟从个。个即余之異文。余乃琤之初字。玉笏也。字之較古者作𠂔。較晚者作余。即琤之正面形。上刻中有玄纁之絢組。下有繅藉也。个則其側視形。別有師餘尊。文云。王女如。上侯。師餘从王。囟功。易師餘金。餘對馭。學德。用作。文考竊彝。孫々子々。竊當是同一人之器。彼餘字作𠂔。所以余字乃正面形。

諫殷

佳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才在周師象宮。旦。王各格大室。殷就立位。嗣馬共右。諫入門立中廷。王乎。内史先冊命諫。

曰先王既命女汝黷嗣王宥周女汝某靡否又費昏母毋敢
不善令今佳或有嗣嗣命女汝易女汝攸勒諫拜顙首敢對
凱天子不顯休用乍朕文考東白隕殷諫其萬季子々孫々
永竊用。

殷立字蓋文如是器文上字右旁不明不知是卽是
殷。殷或係卽之筆誤唯讀為就亦可通。女某否又費
毋敢不善句法与毛公鼎余非章庸又鄰昏女毋敢妄
寧相同知某乃讀為靡否鄰通書堯典否德忝帝位史
記五帝紀作鄰論語雍也予所否者論衡問孔作鄰其
証費卽昏庸之昏之本字象人首為酒所亂而手足無
所措也昏乃晨昏之昏故从日。攸勒字蓋文如是器
文奪攸字。此器以光緒二十四年出土于陝西武功縣東四十里扶風村。

郭殆斯(折) 以子昇
文。段為折台。源子
孟。姜。慶司。其。作。關
新。此。之。司。誓。蓋
周。礼。秋。官。司。約。司

揚殷

佳王九月既音霸庚寅王才周康宮。百旦。各大室。即立位。
嗣徒單白。伯內右凱王乎。吁內史先冊令命凱。王若曰。凱。乍
嗣工官。嗣蒙田甸。果嗣宜。居果嗣却。果嗣寇。果嗣工司。事。
賜女。汝赤。帥市。靈旂。嘒。也取道五乎。凱拜手。頤首。敢對凱天。
子不顯休。余用乍。朕刺。列考。害白。竊殷。子々孫々。其萬季。
永竊用。

內史先与諫殷同。嗣工。漢以後作司空。下嗣工司。
司一作事。此以司空而兼司寇。訟訟。与今本周礼之官
聯官属全異。余意周礼舊簡確有其物。特經劉歆竄改
編配。故成為今本所有之形制。所言与彝銘多不合。而

亦非全不合。故視周礼為周公之書者固幻妄。然如康
有為輩視周礼為全出于劉歆之手者則又未免視劉
歆為超人矣。要之周礼非全無史料價值。唯當經嚴峻
之批判。

單伯鐘

單伯單生曰不顯皇且祖刺列考述來匹辟先王彝堇
勤大令命余小子肇帥井型殷皇且祖考默懿德用保奠下

關

單伯當即揚殷之單伯。此銘文例與虢叔旅鐘相
向。又殷舊生殷等相同。全文當在百言左右。蓋分刻于
數器。而它器尚未出世。此僅存一鉦一鼓。全文恐尚未

及半也。又據古所系尚有吳生鐘三之一亦周人之器，文為「官□□□月初吉甲戌王命□□□□□周王若曰：「吳□申□申□申生拜手頤手首敢對凱王休。吳生用作壽公大繫鐘，用降多福，用喜泐彝文人，用尊康常屯魯，用受下泐。殘泐亦當在半數以上。就其殘文觀之，該鐘之前後二鉦及左右四鼓均當有銘，前鉦僅存前二行之下半，左鼓前後銘均泐，後鉦僅存後二行，右鼓後銘存前三行，前銘全泐。據古所系前後二鉦殘文通緊接，或誤以為存鉦四行，非是。彝董大命句亦見毛公鼎，蓋一時流行之熟語，足証二器年代必相近。

鼂 殷

唯王正月辰才在甲午王黜曰黜命女汝嗣成周里人累

者疾

諸侯

大亞噍訟罰取遺五孚易錫女

汝

尸夷臣十家用

事黜拜頤首對毀揚王休命用乍竊毀其子々孫々竊用

本銘字作文例及典制均与揚毀相近二器之相去必不甚遠故次于此黜當即說文黜部之黜云合五

采鮮兒从蕭盧聲詩曰衣裳黜語在曹風蟋蟀今詩

作楚亞者尚書牧誓及立政有亞旅酒誥越在內服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周頌載芟侯王侯伯侯亞侯旅據

詩知亞与旅實二職書梓材司徒司馬司空據酒誥知

亞乃王官為亞者不只一人故卜辭有多亞後編下

彝亦有多亞世一九為職實自殷代以來所舊有此言大

亞知亞職亦有大有小猶羣右之有大有小右与小右也

虢仲盥

虢仲臣与王南征伐南淮尸夷才在成周乍旅盥兹兹盥友有十又二。

後漢書東夷傳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本銘所紀卽行將出征時事。盥之爲物長方形而利四角有蓋其形制在殷与簋之間亦有器形爲盥而銘之爲殷者如葉李盥是。賦上蓋盥乃殷之變種別名之爲盥兼名之仍爲殷也。

何殷

佳三月杓吉庚午王才在筭宮王乎呼虢仲入右何王

易錫何赤市朱亢珩。錫旂何拜頤首對凱天子魯命用乍竊殷何其萬季子々孫々其永竊用。

統仲見統仲璽本銘字体文例亦以属于厲世為宜。何字与同殷涸字右旁相同舊釋為何是也。余意古何歌實本一字从人可聲与从欠哥聲無別。朱亢即朱黃亦即朱珩段亢為黃与鑄鼎同。

無真殷

隹十又三季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尸夷王易錫無真馬三匹無真拜手頤首曰敢對凱天子魯休令命無真用乍朕皇且祖釐季隳殷無真其萬季子孫永竊用。

此与統仲璽乃同時器下兩从璽有大史無夥与此

無真必係一人，彼乃厲王二十五年所作。

大克鼎

克曰：穆，朕文且祖。師等父，惠饗沖讓，民心，宜靜于猷，孟

愬淑哲，德肆克，聿保，辟辟王，諫辭，勅勅王家，惠于萬

民，釁釁遠能，茲肆克，于皇天，頌于上下，皇屯渾沌亡政，

易釐錫釐，無疆，永念于，孫辟天子，天子明愬哲，覲孝于申，

至遷念，保且祖師等父，勅諭克王服，出內納王令，命多

易，錫錫，不顯天子，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辟周邦，駿俊尹三

方。

王才在宗周，旦王各格穆廟，即立位，籒季右肅夫克入門，

立申廷，北卿向王乎呼尹氏冊，令命肅夫克，王若曰：克，管今

既令女汝出內納殷令今今佳隴臺乃令易錫女汝叔市素

敬與參同萬息易女田于桂易女田于渙易女井家繁田于咎

呂與卒臣妾易女田于廩易女田于匡易女田于陳原易女

田于寒山易女史小臣需禽鼓鐘易女井返繁人鞅易女井

人奔于景敬夙夜用事勿瀆廢殷令克拜頤首敢對凱天子

不顯魯休用乍殷文且祖師考父竊龔彝克其萬年無疆子

孫々永竊用

息字原作出彝銘息黃字均如是作余意此即蔥之

象形文象蔥由球根迸出之形本銘當讀為冲鑒乃毀

之異以女亡聲此讀為讓肆克龔保氏王句謂故

能敬輔其君恭王知克之祖師華父乃恭王時人下肆

克句亦是故能龔遠能茲孫詒讓謂龔即擾之異自

乃聲。𡗗乃𡗗之變，當讀為𡗗。國語楚語皆注云：𡗗近也。𡗗遠能𡗗，猶詩書言：柔遠能通，言其安遠而善近。詳見述林七王國維亦同此說，唯謂𡗗與𡗗通，堯典格于𡗗，祖令文作假于祖禰，知𡗗禰同用，以証𡗗即段為通微異。其它引証多同。見觀堂古金文考釋本鼎銘考 𡗗屯亡政，謂渾沌无悶，說見上師望鼎。親孝于申，孫王均破申為神，案此句法與詩出車，猷猷于襄，猷猷于夷，又崧高，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同例，言于親孝者，表章之，當以不破字為是。𡗗即廣雅踰拔也之踰，方言三作踰，字當从力，方有拊拔意，从足者乃趨趨字也。方言又訓為行者，于本義為近。𡗗克王，般者謂擢克于王宮，擢又即𡗗之後起字矣。穆廟唐蘭謂即穆王之廟，余意猶魯頌清廟言

於穆清廟也。黼黻季亦見伊殷。彼銘言王廿又七年。因知此鼎當在屬世。叔市參同萬蔥叔市亦見師楚殷古文言市如赤市。縵市朱市。載市赤日市。均著其色。則叔蓋段為素。王藻釋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言市多與黃相將。則參同萬蔥殆亦言佩玉。疑參指雙璫。萬指衝牙。衝牙在中故謂之革。雙璫在側如驂馬然。故謂之參。同蔥言玉之色。參看上師酉殷銘中諸地名無可攷。僅陳原一地。王國維疑大雅公劉之溥原近是。肅肅。鼗鼓鐘與史小臣並列。疑是官名。師楚殷。鬲乃祖舊官。小輔眾鼓鐘。鼓鐘与小輔為對。而攝于舊官之下。可証。蓋職司肅。鼗與鼓鐘者。卽以其器名官。井繁述均國族名。鞞字存此說為藉亦可通。蓋用為奴籍之籍。

克 盥

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才在周康穆宮王令尹氏友史趁典善夫克田人克拜頤首敢對天子不顯魯休孰用作旅盥隹用獻于師尹朋友勳邁婚媾克其用朝夕享于皇且祖考皇且考其數々衆々降克多福鬻鬻永令畯俊臣天子克其日易錫休無疆克其萬年子々孫々永霸用。

尹氏卽內史言尹氏友史趁者蓋趁己以史為氏也。別有師趁鼎文曰隹九月初吉庚寅師趁作文考聖公文母聖姬陳彝其萬年子孫永寶用疑是同一人之器。典善夫克田人者謂冊授膳夫克以田與人。勳邁段為婚媾勳乃古文聞。數々衆々猶達々勳々詳宗周鐘。

小克鼎

隹王廿又三年九月王才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
 周適正八自屯之季克乍朕皇且祖釐季竊宗彝克其日用
 鬯朕辟魯休用白康勗樂屯右純佑豐實壽永令命需冬令終
 萬季無彊克其子々孫々永竊用。

通正八自与師處毀延正師氏同例通延均語詞正
 乃底績改咸之意釐季當即師華父之字勗乃踰
 字此段借為樂近人不明段借或以為不可通殊覺可笑

微鑑鼎

隹王廿又三年九月王才在宗同王令微鑑鑿鞶嗣九陂鑑

乍朕皇考髡彝隣鼎。鑒用高孝于朕皇考。用易錫康勗樂魯
休屯右純佑黷盡永令命臨冬令終其萬年無疆。庶子、孫
永竊用高。

本銘与小克鼎同年同月同言。王在宗周。而文辭字
例亦極相近。其為同時之器無疑。舊說微鑑為宋景公。
不知宋景公時宗周久已覆滅矣。鞶鞶嗣九陂。与師毀毀
鞶鞶嗣我西隔東隔。僅貳百工牧臣妾。毛公鼎鞶鞶嗣公族
寧參有嗣小子。師氏虎臣。寧朕喪事。諫諫毀鞶鞶嗣王甯等
同例。陂。泥也。蓋命管理川虞澤虞之屬。銘後半有韻。
考休壽。幽部。疆。高陽部。

爾从疆

佳王廿又五年七月既□□□王才在永師田宮令小

臣成友右逆□內史無夥大史旗曰章卒之罽夫邑歸从

田其邑旃公履復友賄爾从其之田其邑夏怒言二邑與

歸爾从夏卒之小宮邑爾从田其邑級果白商兒果辭我復

隄余賄爾从田其邑競櫛才三邑州瀘二邑凡復友賄復友

爾从田月十又三邑卒右爾从義夫克爾从乍般皇且祖丁

公文考夷公盥其子々孫々永寶用子

此銘至難通讀細案殆是章夏兩人於同日以邑里

与爾从交換王命史官典象其事爾从復自作器以記

之章卒夏卒之卒与爾从其田之其均當訓為之典籍

中亦有此用法可參看經傳釋詞罽夫小宮殆均官職

名兩邑字是動詞原文作子乃鈞句之象形文當即鈞

之古字。廣雅釋器鈞鈞也。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鈞。巨緇釋文云鈞本亦作鈞。東方朔七諫以直鍼而為鈞。卽謂以直針而為鈞。鈞者取也。交易也。復友字三見。均是動詞。且當有還付之意。是知友當讀為賄。言既鈞其田則還報以邑也。臬當是鬼之異文。讀為歸饋也。此通載語詞。限余當是限賒。言付以期限段借也。言邑則邑人自當在其中。以邑易田直是以人口易田。易詁之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古之邑人乃奴隸也。十又三邑。卽旃緇羅。言級。白商兒。讎競。林才州。澹等是也。州地見散盤餘無可攷。今右甬以善夫克。与散盤末行。今左執纓。史正仲農頤相似。蓋謂券契之右側歸甬以存執。唯突出善夫克之名為異。或者其猶

後世之証人耶？

伊 殷

維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王才在周康宮旦王各格穆大室卽立位。隳季內入右伊立中廷北卿向。王乎命尹封冊命伊隳官隳康宮王臣妾百工易錫女汝赤市幽黃璫旂。攸勒用事。伊拜手頤首對易天子休。伊用乍朕不顯文且祖皇考隳弔叔隳隳彝。伊其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用萬。

隳季亦見大克鼎此王有廿又七年故知當屬於厲世。命尹卽令尹王國維說。官隳康宮王臣妾百工與師隳殷隳嗣我西隔東隔牧豎百工牧臣妾語例相同謂管理康宮中王所直屬之臣妾百工。

窶盤

佳廿又八季五月既望庚寅王才在周康穆宮旦王各格
大室即立位。宰頤右窶入門立中廷北卿嚮史格受授王令
命書王乎呼史減冊易錫窶玄衣黼黻赤市朱黃纁旂攸勒
戈珣威駟必松彤沙絰。窶拜頤首敢對飢天子不顯段段休
令命用乍殷皇考奠白奠姬窶般盤。窶其邁萬季子々孫々
永窶用。

薛氏款識九有伯姬鼎銘与此同。僅用乍殷皇考奠
白奠姬窶般句作用乍殷皇考奠白姬隣鼎。姬上奪一
奠字。此盤紋樣在胛沿及耳上者與兩攸以鼎兩以盤
等相同。在脚部者与小克鼎相同。知其時代相隔必不

遠又此案余謂與宣世師案殷之師案為一人。彼殷叙
案征伐淮夷，折首執訊，有功，與召伯虎告康殷同時事。
在宣王六年。宣王時征伐淮夷有功之臣，見于詩者，除
召伯虎外，尚有小雅采芣篇之方叔。方叔當是字，與案
對文相應。而詩言秦桓實判，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
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與殷銘所言復相符。用知師
案卽是方叔。唯方叔在宣王初年已稱元老，知必屬世
舊臣。本盤言廿又八年，則是厲王二十八年也。又日辰
與伊殷日辰亦相銜接。世謂成一語見下無克鼎及休
盤，以琕字為錫，知案自是武臣。

爾攸从鼎

佳世又二季三月初吉子辰王才在周康宮得大室。爾从
呂攸衛牧告于王曰。女覓我田牧弗能許。爾从。王令青省史
南。呂卽號旅。號旅廼吏。使攸衛牧誓曰。我弗具付爾。从。其且
祖。射謝分田邑。剽放。攸衛牧剽誓。从。乍朕皇且。祖。丁公皇考
東公。爾鼎。爾攸从。其德萬季。子々孫々永竊用。

得大室。唐蘭說為夷王之太室。於時代自無齟齬。唯
得字亦可解作動詞。然否尚未敢定。女覓我田牧。謂
汝求我田野也。尔雅釋地。郊外謂之牧。卽此牧字義。非
人名。號旅卽號叔旅。有鐘存世。又二字均有重文。半
泐。舊均未注意。故字原作。畝畝有泐損。諱案可辨。

號叔旅鐘

號叔鐘

號吊叔旅曰不顯皇考東帛穆々秉元明德御于平辟見毛
屯渾沌亡政整旅敢啓帥井型皇考威義儀御于天子御直
天子多易錫旅休旅對天子魯休凱用作朕皇考東帛大蓄
鼐鐘皇考嚴才在上異翼才下數々衆々降旅多福旅其萬
年子々孫々永寶用高

號叔旅即爾攸以鼎之號旅御用也。直詞之用
也故也。大蓄即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
射而為之大林之大林或說此乃蓄蓄字謂古文以禾
从木每無別然此字于鐘銘屢見均从林作無一从禾
作者此不可混。

士父鐘

□□□□乍朕皇考弔民竊罄鐘用喜佩皇考其厥嚴才
在上豐々在寶々降余魯多福亡彊佳康右祐屯魯純嘏用廣
啓士父身勗于永命推士父其果□□萬季子々孫々永鑄用
高于宗。

此鐘傳世凡三器凡有人名之處大抵鑿去僅士父
二字之一得免于難疑在古時由賄賂或虜獲之故而
易主後之所有者鑿去之也。鐘銘辭例字体与虢叔鐘
酷似又稱皇考叔氏亦与虢旅之氏叔者同疑士父即
旅之字又疑降余魯多福亡彊之魯卽是旅說文旅古
文以為魯
同例語亦見井公孟鐘曰降余厚多福無彊疑彼厚与
妥亦一字一名也因旣言多福亡彊又于其上冠以魯
厚字為形頌未免有屋上加屋之感故以魯厚字為人

名似較妥通。然即使士父非旅，本鍾與虢叔鍾相去必不甚遠也。變字原文稍泐，呈疊形，下体所从者為𠂔字，毫無可疑。石鼓文所泐有此字，曰其胡孔庶，蟲之變，𠂔，𠂔，𠂔，𠂔，字与庶趨為韻，知在魚部。它器均作衆，唐蘭謂衆當如衆讀若薄，与數為雙聲，今知衆在魚部，則又与薄為疊韻，唐說与余各得半，而此字之釋適全。有井季變，卣及解，變字作𠂔，与本鍾文無殊，而同人之器有季，𠂔則作𠂔，知變与𠂔縱非一字，音必相同。𠂔又卜辭及遺，小子段之𠂔，𠂔省，說文，𠂔獸也，从𠂔，吾聲，讀若寫，乃其變，而吾聲寫聲亦同在魚部也。丙申公癸，角又有地名衆字，則衆之錄文也。諸字均當以𠂔聲，而說文言部謂𠂔讀若衆，衆當係字誤。疑是𠂔字之誤，衆从衆，𠂔聲，當

是淳滿之淳盛也。滿也。變从史。昆聲。當是簿書之簿。數
之。聚之。當以聚為本字。變乃借字也。

矢人盤

用矢業。殽散邑。廼卽殽用田。廣眉自濞涉。呂南至于大
沽。一弄。呂已陟。二弄。至于邊柳。追復涉濞。陟祖寧。戲祖聚。陟。呂
西弄。于殺。載榑木。弄。于芻。迹。弄。于芻。衡內。陟芻。登于。厂。源。
弄。割。諸。析。陟。陵。々。剛。析。弄。于策。衡。弄。于原。衡。弄。于周。衡。呂東
弄。于棘。東。疆。右。還。弄。于廣。衡。呂南。弄。于谷。迹。衡。呂西。至于堆。
其。墓。廣。堀。井。邑。田。自。根。木。衡。々。左。至于井邑。弄。衡。呂東。一弄。
還。呂西。一弄。陟。剛。三弄。降。呂南。弄。于同。衡。陟。州。剛。聳。析。降。械。
二弄。矢人有嗣。廣。田。蓋。且。數。武。父。西。宮。裏。豆。人。虞。万。糸。貞。師。

氏右青小門人繇原人虞葬。唯嗣工虎孝。謂豐父。唯人有嗣
刑。凡十又五夫。正廣失舍。予散田。嗣土。徒步軍。嗣馬策。翼
既人嗣工。駭君宰。遮父。散人小子。廣田。我散父。效。繫父。散之
有嗣。蘭州。喜。終。從。謂。凡。散。有。嗣。十。夫。唯。王。九。月。辰。才。在。乙。卯。
矢卑。俾蓋且。驛。旅。誓。曰。我。既。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今。有。散
氏。心。賊。賊。剿。焉。隱千。罰。千。僮。傳棄之。蓋且。驛。旅。剿。誓。迺。卑。俾
西宮。襄。武。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濕。田。牆。田。今。又。有。爽。靈。變。事
千。罰。千。西宮。襄。武。父。剿。誓。卒。受。授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

率左執纆。要史正仲農。

嫌字舊多釋戮。說為戮伐字。業字右旁从業。分明業
字。不得釋為戮。且訓伐。理亦難通。日本小川博士琢治釋
剿。謂从戈从刀同意。引方言。剿。續也。秦晉繩索謂之剿。

為證。然未能通其讀。蓋此字乃段為業。謂因矢人營業于散邑。故用田以報散氏。与隔以疆田邑對換事相彷彿。事乃和平交易。非戰爭賠償也。即散用田与音鼎用即音田字法相同。舊多連下廣字為讀。說為增。非是。矢所報施于散氏之田有二。一為廣。一為井邑田。文末立誓者亦分為兩組。蓋且等為廣之田官。西宮襄等蓋井邑田之田官。同是矢人有司而宣誓兩出。即因各有所司之故。銘中十七弄字均是奉奉字。讀為封疆之封。臣陟當斷句。臣讀為己。陟言自大。法折而北上。北地高。故言陟。陟字獻零隸。獻讀如詩雲漢。自郊徂宮。絲衣。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之徂。王引之云。徂猶及也。釋詞經傳。臣東封于幹東疆。右与自根本道左。同例。左東。右

西也。還封于眉道。亦與還以西一封同例。唯莫眉
唯乃國族名。準周道眉道。韓東疆等之例。唯下必須
有某種標識物而後可通。故莫眉當讀為墓壙。虞
夏貞王國維云。虞象皆官名。象讀為麓。說文麓之古文
作麓。左氏昭十九年傳。山林衡鹿守之。鹿亦麓也。準此
知。甬豐父。效繫父。亦必一官一名。甬殆翁師。效蓋校人。
繫即汗簡所系象字。乃果實之實之象形文。宋舊釋
為克。王國維竝謂即善夫克。不確。當是毀字。王又謂
從隸。即甬攸从。則是也。甬字不識。當是動詞。旅當即
甬攸从。甬之號旅。號旅乃當時王臣中之司訊訟者。彼
鼎甬从。控攸衛牧時。王既命攸衛牧。請旅立誓。此銘之
立誓當亦同有王臣以為質。曰罰。曰傳棄。非王朝蔑能

措施之。二器時同事同，故知旅必卽虢旅。𨔵殆卽就參
 謂之意。受字原作𠂔，中央之心形，与下𠂔字緊接，幾
 至不可識。舊多釋為為，不知古象乃从爪象，与此並不
 類也。受者授有，言經界既定，誓要既立，乃授其疆里之
 國于矢王。授國之地乃在豆新宮東延。豆者矢之屬邑，
 上舉矢之有司中有豆人，可証。就此語觀之，本盤實是
 矢人所作。舊稱散氏盤者實誤也。今从劉心源正名為
矢人盤。末行𠂔左執綬，史正中農乃下款，謂其左執
 券乃史正之官名。仲農者所書也。有解銘，史農二字，
 字者亦卽此人。舊說
 此八字上泐去半行，非是。綬段為契要之要。

商皇父𠂔

通皇父作琯嬀嬀般盤孟隣器殷彝具自豕鼎降十又殷

八兩鑑鑿兩鐘壺琯嬀其邁萬季子孫永竊用。

通皇父即小雅十月皇父卿士之皇父也。彼詩毛傳

以為幽王時作。鄭箋以為厲王時作。舊若沒衷一是得

此器始得決其疑。王國維云。周嬀猶言周姜。即通皇父

之女歸于周。而皇父為作媵器者。十月之交豔妻魯詩

本作閼妻。皆此通之段借字。通有其國或氏嬀者其姓。

而幽王之后則為姜為妣均非嬀姓。鄭長于毛。即此可

証。觀堂集林廿三玉溪前于王者尚有許翰說。據三之所引

亦以為厲世器也。別有通皇父匱。曰通皇父作周嬀匱。

其子孫永竊用。琯字正作周。嬀即嬀字。亦即妣字。

古从鼎作之字後多誤為貝。而古从貝之字亦間有誤

為鼎者。如具字本从貝从収。収直作収。音鼎作𠩺。即其明証。而本器作鼎。則从鼎。後出杜氏壺有竈字。所以算下之具亦从鼎。凡此均形近而譌者。又兩段字下一字原作𠩺。从食。亦是譌字。

叔向父段

弔（叔）向父禹曰。今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帥井型先文且祖共明德。秉威義儀。用黼黼黻。賁保我邦我家。乍祖朕皇且幽大弔隕段。其嚴才在上。降今多福。餘釐釐。廣啓禹身。勗擢于永令命。禹其邁萬年永竈用。

此下四行刪去。
（上）成鼎稱考幽大叔此稱祖幽大叔禹之于成必為

（子）若姪成在夷世則禹自當在厲世。成本職司軍政者

古者父子世官。此云嗣朕皇考。又云帥并先文祖。卽令

禹為成任。其皇祖之出大叔亦必武人。準此可以斷言。

此叔向父禹者。卽十月篇橘維師氏之橘。古今人

表作師氏萬。五行志下復引作橘。橘萬橘均禹之段借

字也。叔向父乃禹之字。孫詒讓云。古者名字相應。說

文云。蠶知聲蟲也。重文蚶。司馬相如說。以向。玉篇虫部

云。蠶。禹蟲也。若然。禹蠶一蟲。禹字叔向。卽取蟲名為義。

向卽蚶之省。

古籀餘論
三十一葉

龍圖亦見番生段。与毛公鼎

乃聯綿字。龍卽鍾。圖乃古貌字。象形。辨聲。辨貌同紐。

幽宵音亦相近。鍾貌卽是綢繆。古从周聲之字多与東

部字為韻。

參看段氏六書音均
表四第凡部調字注

故鍾綢可通。貌繆雙聲

且近疊韻。又兩均聯綿字。其為古今字無疑。勗于永

命。与勗于大服。

同意

命謂服命。非性命之謂也。

番生殷

不顯皇且祖考穆々克哲哲德嚴才在上廣啓孫子
于下勛于大般。番生不敢弗帥井型皇且考不不元德用黼
黻網繆大令命𨔵屏王立位虔夙夙夜尊溥求不不賢德用諫
三方遠能述王令綴嗣公族卿事大史寮取遺廿乎。
易錫朱市恩黃鞞鞞玉璽環玉琤車電軫琴緹軹朱齒齒
鞞鞞新虎賁鞞重裏道銜右厄軹畫轉畫輶輶金童嚙金
篆軹金簞彌魚蓐朱旂旂金錦枋二鈴番生敢對天
子休用乍殷永寶。

此銘文辭字体与叔向父殷極相似与毛公鼎大克
鼎等之格調亦相彷彿其為厲世器無疑余謂十月篇

之。番維司徒。卽此番生。詩釋文云。本或作潘。韓詩作繁。
 人表作司徒皮。師古云。卽十月之亥。詩所謂番維司徒。
 是也。今以本器証之。則番乃正字。潘繁皮蕃均音近之。
 段字。醯醢見番生。殷。斲王位見班段。釀達能執見大。
 克鼎。鞞鞞卽臻。釗鼻玉也。見靜殷。電軫此器僅見軫。
 乃車後橫木。電當是段借字。未詳。朱商圓斲它器作。
 朱號。號乃段為鞞皮也。商義當亦相近。殆段為鞞鞞皮。
 也。旌卽旌若旗字。从𠂔重聲。重乃古文壇。金文有𠂔。
 姜鼎字作𠂔。正此所从。又汗簡下之有壇字作𠂔。云出。
 華岳碑。亦从𠂔作。周禮司常通帛為旌。尔雅釋天。因章。
 曰旗。朱旂旌者謂朱旂之終旂同色也。金莽卽錦枋。釋。
 天所謂素錦網杠。如為金屬之杠不易舉。故知金必為。

錦。二鈴者蓋旂以鈴計。下毛公鼎亦云朱旂二鈴。謂朱旂二柄也。

番剡生壺

隹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剡生甕鑄觶膝壺用觶膝
畢元子孟妃非子孫永能用。

此番剡生卽番生。剡與生一字一名也。剡讀爲鞠育之鞠。故名生字剡。古人名字並舉時常字上名下非卽非字。亦見下。非伯段。彼以爲號。此以爲名。均當假爲瓊禕字。王國維釋爲羗。非是。

右厲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二十又六。

毛公鼎

王若曰：父厝，不顯文武，皇天弘猷，率德配我有周，靡膺受
大命，衍衷率懷不廷方，亡不閑于文武，耿光唯天，將集集命，亦唯先正，咎辭襄，卒辟，勞勤真董，大命，肆皇天亡敦矣。
臨保我有周，不玃，丕鞏先王配命，改天疾畏，威嗣，今小子
弗彼急，邦苗，將害，易吉，翻，三方大從，縱不靜，烏虜，趨懼，今
小子園湛于譖，報永玃，攻先王，王曰：父厝，今今唯肇至，逕
先王命，々女汝辭，々我邦我家內外，恣恣于小大政，嚮屏朕
立位，號許上下，若否，与三方，以尸母，母童，動今一人才在
立位，弘唯乃智，今非章庸，又羈，昏女汝母，母敢妄寧，虔殂，々
東惠我一人，雙離我邦，小大猷，母折威，威告今先王若德。

用印邵皇天。臚綱繆大命。康能三或域。俗欲我弗乍先王
亮憂。王曰。父厝。寧之。庶出入事于外。專敷命尊政。綏蘇小大
楚賦。無唯正類。昏昏弘其唯王智。迺唯是壘我或國。厥自今。出
入專命于外。卒非先告父厝。父厝舍命。母母又有敢惑專命
于外。王曰。父厝。令令唯臚先王命。々汝孟一方。圓我邦我
家。女汝離推于政。勿離壘違律。庶民賓。母母敢孽孽々。迺
教傷鰥寡。善善效乃友正。母母敢濁濁于酒。女汝母母敢豢豢
才在乃般。國繆殂夕敬念王畏威。不賜。女汝母母弗帥用先
王乍明井刑俗汝。女弗呂乃辟函。陷于讎。王曰。父厝。已曰級。絃
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卽尹。命女汝。綴嗣公族寧。与參有嗣。卜
子師氏虎臣寧。与般。繫事。呂乃族干吾敦。故王身。取貴世母。
易錫女汝。麗卷。一自。鄭裸。圭南。瓚朱。市。恩黃。玉環。玉璫。金

對車 奉緝轅 朱轡固 鞞 斬 斬 虎賁 重裏 右厄 軼 畫轡 畫轡
 轆 金角 鋪 道衡 金幢 踵 金篆 軼 斬 戣 金盞 彌 簞 簞 魚 蓐 馬
 三匹 攸勒 金咄 金雁 膺 朱旂 二鈴 鈴 易 錫 女 汝 絃 笑 茲 贈 用
 歲用政 征 毛公盾 對凱 天子皇休 用乍 陳鼎 子 孫 永
 竈用。

此鼎余定為宣王時器。已有毛公鼎之年代一文以專論之。金文叢攷卷二今撮述其論証于此。一、器之花紋形制與爾攸从鼎如出一範。知相去必不遠。二、文之佈置氣調與文侯之命絕類。不得在恭懿以前。三、文之時代背景離周初已遠。稱文武之臣為先正。當四方大亂之際。（翻）四方大縱不靜。且新有亡國之禍。（通）唯是喪我國。用知不屬於宣。必屬於平。四、器出閩中。不得在宣幽以

後、与平不合。五時王英邁、振作有為、大有撥亂反正之志、与宣王中興氣象相符。準上以及其它旁証、余得断定此器必属于宣世。父盾之名史無可徵、亦猶宣王時太宰珣生史無可徵也。史之缺佚、有如此者。開于文武耿光、開段為天、天有二義、其見廣雅、一曰「熱也」、說文以此為天之本義、云「小熱也」、詩曰「憂心天天」、一曰「明也」、方言二十同。字訓作天此義則當于說文現字、云「察視也」、讀若鍾。親以天為聲、自是字之後起者。本銘之開即明義、若察視義、言被文武之耿光所鑑臨也。菑即說文「牖」古文「牖」之古字、从田从聲、田出也、从田与从酉同意。本銘二菑字均讀為將、唯天將集命者、唯天大集命也。商頌烈祖、我受命溥將、尔雅釋詁、將大也。邦將宮吉者

卽是未來或推定之語。翻四方翻當以音無聲。亂貌。猶言感。蠶々。銘中兩珣字義亦有別。上之「不珣」先王受命。孫詒讓讀爲「丕」聲。甚通。下之「永珣」先王。余意當讀爲「周」官大祝。五曰攻。六曰說。之攻。鄭玄云。攻說則以辭責之。案如尚書金縢。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詩雲。漢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之類。是也。號許乃聲韻聯綿字。淮南道應訓。前呼邪許。後亦應之。呂氏淫辭篇。今舉大木。前呼輿許。後亦應之。莊子齊物論。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邪許。輿譁。于喁。卽此號許。但此用爲動詞。殆是抗舉之意。母折威。于省吾云。家語賢君。忠士折口。注。折口。杜口。母折威。謂母閉口不言也。雙劍謄。金文選。上葉二八告余先王若德。若字舊多訓爲順。今案當訓爲



其書召誥。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念孫云。若猶其也。嗣其功者。嗣二國之功也。經傳釋詞今此告余先王若德。亦謂以先王之德告余。若說為順德。則是斥其先王有順德。亦有敗德。語殊不恭。非原銘之意。印邵皇天當是體念天心之意。印舊釋為仰。誤。御通照。兩俗字。孫詒讓均讀為欲。甚通。寧之當作一讀。与下。麻自今為對文。猶言前此或往者。執小大楚賦。執者樹也。孫詒讓云。楚疑与胥通。楚胥並以足得聲。困學紀聞卷二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少于十稅一。謂之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今書多方。胥賦作胥伯。文義並異。依伏傳則胥賦之賦為賦稅。胥疑當讀

為糴。說文米部云「糴糧也」。小大胥賦與書云「胥賦」。又云
大小多正。文義相類。又引或說「胥當讀為周禮小司徒
追胥之胥。胥賦謂軍賦。起徒役追胥之事。」揚高述林案
七四葉
胥若楚當从或說。小司徒職文「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正
以胥賦對文。彼注云「胥伺捕盜賊也」。又秋官士師「以比
追胥之事」。注云「胥讀為宿胥之胥。胥謂司搏盜賊也」。
無唯正昏唯通惟有也。無有正昏弘其唯王智者謂不
問青紅皂白一唯王意是從。自雪之以下數語即際橋
厲世時政治情形。故總結以「迺唯是壺我國之語」。此均
指實事。非懸虛聳聽之辭。有此既往之失政。故起「麻自
今以下王命頒由毛公同意方得頒布之命辭。所謂前
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舍命即釋命。毋有敢忝敷命于

外卽所釋之命令。意如今言王命須得毛公副署。如未經副署。不得施行。通一方。孫云。讀為極。正治之意。

女醕于政。女字有食花。適多一點。諸家均認為母。讀為母。語不可解。余釋為尔汝字。醕讀為推。四字總冒下文。言汝推行于政。勿墮累庶民。征斂勿得中飽。以魚肉鰥寡。僚屬應嚴加管束。勿使沈湎于酒。凡此所言禁制。均針對厲王往事而言。厲王禁謗。是壅塞民意也。厲王好利。是橫征暴斂。魚肉鰥寡也。厲王時。典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是官紀敗壞。酗于酒德也。時王謗。以此為戒。均痛定思痛之意。連卽律之孫文。釋名云。律累也。實字原文有泐損。孫疑為貯。甚是。貯有賦義。呂覽傳成篇引古謗云。我有田疇。子產賦之。我有衣冠。子產貯

公族乃官名
見左傳昭二
年又稱公族
大夫舊以為
宗子數公子
等者今觀
此銘足知王
官亦有公族
蓋字教國
子之事者也

之。貯与賦對文。正其証。龍彙余意殆猶言中飽二字均有重文。在乃服當斷句。圖亦段為繆敬也。圖與夕与上文言虔與夕。它器言敬與夕者同例。不賜即不易。猶言無改也。朱即番生殷之朱。三作石經書君爽亂之古文作即此說文之古文作為尤烈者也。漸亦段為靱。故矣當讀為茲贈。即錫汝以下自毫圭瓚服佩與馬之等是也。用歲用政政讀為征無可疑。歲字舊多異說。近時吳閻生解為祭歲最為得之。吳云歲祭歲也。洛誥有烝祭歲之文。周書作雝解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錫。此可見祭歲為古人大政。所謂國之大事在祀与戎也。上二上引今案歲祭之名卜辭多見。墨子明鬼篇引古語云吉日丁卯用伐祀社方歲于祖

若考以延年壽。原文用伐祀誤為周代祝若誤為歲字者除伐外均依孫詒讓所校改。正用為動詞。且本銘自錫汝在營一自至用歲用政其文例與令彝明公錫亢師鬯金小牛曰用禘錫令鬯金小牛曰用禘正相同用歲亦猶用禘矣。用歲者承自鬯圭瓚言用征者承車馬旂常言。

師卣殷

王若曰師卣不顯文武乎受天令命亦夷剋殷民乃聖且祖考克乎左右先王乍作平乙及肱股用央盟氏辟真大令命盤勳厲踰寧于政肆皇帝亡昊黜臨保我平之周寧与三方民亡不康靜王曰師卣哀才哉今日天疾畏威降喪首德不克喪古故亡承于先王卿嚳女汝級屯純卬周邦安

立今小子。飢載乃事。佳王身厚貽。令今佳釐。彙乃令命。女
汝車。饗惠離。我邦小大猷。邦居滿。辭如敬。明乃心。德率臣乃
友。干吾。毀敵王身。谷欲女。汝弗臣。乃辟。函于。懌。賜女。汝。懌。懌。
一。直。圭。耳。南。口。夷。允。咆。三百人。割頤首。敢對。飢天子休。用。乍。
朕刺且。烈。且。白。咸。盆。姬。竈。殷。割其。萬。萬。由。季子。孫。永。
竈。用。乍。作。宮。竈。佳。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各。格。于。大。室。艾。
內。入。右。後。

本銘与毛公鼎銘如出一人手筆。文中時代背景亦
大率相同。故以次于此。亦則殷民亦字讀為奕。大也。
則字蓋讀為惻。殷民二字原文頗類。於女。釋作。於汝。文
義難通。今呂形近之字推定之。蓋字有泐損。薛氏疑為
於女。故摹衆亦起是也。亦惻殷民者。猶言視民如傷。

乙受二字舊未釋。今以字形及文義推之。知當如是。乙
 作フ者乃反書古文此例至多。不足異。乙即肱之初字。
 見說文。受乃股省。左傳僖廿六年。昔周公大股肱周
 室。夾輔成王。語例相近。鹽字形亦有失。即召之錄文。義
 如尔雅釋詁。詔亮左右之詔。鹽鹽省。字讀如庚。在此
 當讀為厲。與与踰通。鹽勵猶言發揚蹈厲。史記也。鹽讀
 如庚。見說文。釋皇帝亡吳与毛公鼎。釋皇天亡吳。語
 例全同。知古言皇帝即皇天。漢呂刑。皇帝哀矜庶獄之
 不辜。又。皇帝清問下民。傳孔均以為帝堯。據本器可斷
 言其非。我降周。卑字。余初疑又字之譌。釋為有。然其
 原字作入。与作卑。乙受之卑字全同。薛于二字均釋為
 乃。宋人不識卑字。例釋為乃。亦正見其字之同。又字最易識。薛不至

有誤。故今仍照原文改釋為卒。我卒周者。猶言我之周也。首德不克。盡首謂元首。首德謂君德也。盡即規字正也。級。說文云。急行也。毛公鼎。司余小子弗級。意猶汲汲也。屯字畧損。舊未釋。字段為純。尔雅釋詁。純。大也。載乃事。于省吾云。荀子榮辱。使人載其事。注云。行也。任之也。得之。鮑疑旨之餘文。旨美也。善也。

薑 鹽


王德又有進退。寧邦人。正人師氏人。又有皋又故辜。廼驂俾。廼即女。汝。廼繇宕。卑。復虐逐。卒君。卒師。廼乍。今一人咎。王曰。廼敬明乃心。用辟爾我一人。藉效乃友。內入。辟辟。勿更使。戲暴虐。從獄。受傳。戲行。衡道。卒非正命。廼敢。戾。人。馴。隹。輔。

(按)(章)

(欽)(北)

天降喪，不廷，唯死。易錫女汝，鬲卣一卣，乃父市赤舄，駒駟車，
奉輅，朱號，鞞鞞，斷斷，虎賁，黑裏畫鞞，畫鞞，鞞，金甬鋪，馬
三匹，鑒勒，敬飢，夕勿瀆，廢朕命。鬲拜頤首，敢對凱天子，不顯
魯休，用作竊鬲。吊邦父，吊叔姑邁萬，季子之孫，永竊用。

此器失蓋，銘之前半乃分鑄于蓋上者，與秦公殷同
例。文亦與毛公鼎相類，而言「虐逐，卒君，卒師」，則明指
厲王奔彘事，此必為宣世器無疑。有進退與有寡，有
故為平列語，軍猶與也。原文當為上級之有司平時怠
慢，不善檢束，待到欲於寮屬有所進退，以及下層民衆
有罪有辜時，乃遣屬員奉聞于鬲，已仍注意，復使僚屬
民衆終至猖獗，至有逐君逐師之事。邦人猶邑人，奴隸
之從事生產者也。正人政人，胥徒之屬，師氏人即卒伍。

奴隸之从事公務者也。騶殆藉字之異，卜辭藉字作

若，卜辭通纂四五六一七片，此右側所以者，卽是象人有毛髮亂



，採束而作之形，以馬者古耕藉亦用馬也。有是藉，既

者，用金文存三七五，是下一文象手持二束御馬而耕之形，亦

足証古人耕亦用馬。彼文与此殆是一字。倂者僚屬，騶

倂卽汝者，謂不親往，僅憑遣寮屬來告于。繇者猶淫

怠，謂猶夷放蕩也。咎字原文丰沝，呈外形，國差譌母

瘠毋疔，字作，知此必作，又多一筆，連蝕花而為之。

襄卽奪字，今鼎奮字作，可証，牧殷復省又作襄。

獻讀為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之徂，猶以及也。行道卽商

旅經由之路，曾伯來箋言，金道錫行，具既俾方，是其義。

庚亦庚字，夫大字古每無別，此庚訊人亦猶蔡殷之

戾止從獄。戾讀為鈇。脚鉗也。鈇訊人猶言拘訊人。
邦父即罍之字。名罍字邦則罍之意可知。余意乃城塞
之塞。从邑从土。再聲。

召伯虎殷 其一

隹五年正月己丑。珣生又使。罍來合事。今獻。寢氏。召
告曰。召君氏令。命曰。今老考。止公僕。事附庸土田。多諫。備
弋。必白氏從話。縱許。公后。其參。女。剗后其貳。公后其貳。
女剗后其一。今龜于君氏大章。報寢氏帛束璜。罍白虎曰。
今既。噤。屢我考我。以令。命。今弗。改。商。亂。今或。又。至。致我考我
母令。珣生。剗。璜。圭。

召伯虎即大雅召虎。珣生即師虎殷之宰珣。

生宣王時大宰也。又使召來合事余獻當如是斷句。
又使与下文或至我考我母命之或至相呼應。獻者歲
終致貢于王曰獻。見曲礼鄭注召伯于四年終已獻其歲
要因有未諦于翌年歲首度受大宰之命前來合勘也。
其未諦之由則下文寢氏所傳語者卽是。寢氏孫詒讓
釋為婦氏云蓋內官世婦之屬近是。寢氏以壺告者壺
蓋段為符蓋寢氏所傳者為君氏之命不能無所符憑。
或者古人之符卽以壺為之。壺者抽籌之具也。壺又稱
中。史字从又持中者卽持壺也。秦之陽陵兵符新鄭兵
符作虎形。余意當卽虎中之轉。其稱為符者則猶存
壺之遺音也。或讀余獻寢氏以壺為句語法雖現成而
于前後文義不可通。君氏乃宣王之后。余考止公以下

三十三字卽君氏之命。蓋書于籌插于壺。爲寢氏所將出者也。余有君氏自謂。止公乃君氏之父。曰伯氏曰汝者。君氏之稱召伯也。言止公所食邑其歲貢于朝廷。多積欠。必召伯縱容之使然。如是則止公之放蕩有三分。召伯有二分。止公之放蕩有二分。召伯則有其半。君氏以此責召伯。然同時又以大璋龜之龜卽螭字讀爲惠。召伯既受君氏大璋之惠。則新寢氏以帛一束。佩玉一事。其答詞則自承認其縱許。言自父母之代已然。不敢背亂。僅再以父母之命奉聞。最終則酬珎生以瑾圭。銘辭全作。必如是解始合條理。係章孫詒讓云。係古山附通。章古文壙。據壙土田。猶詩魯頌閟宮云。土田附庸。左傳定四年之。土田陪敦。說文土部作培。並聲近段借。

古箱餘論
三十二

王國維亦有此說、云

孰者字之誤。見毛公傳是也。

兮甲盤

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略伐厥執獵執于囂廬。

兮甲從王折首執殲

休亡敗

王易錫

今甲馬三匹駟車。

王令甲政

征
騎

治

成周三方賈積

至于南淮尸。

淮
夷

舊我

胃
時
時

人

母毋敢不出其責。其責。其進人。其實。母毋敢不即。

練次

即寺

市敵不用令

命、
剝、

即井

刑
厖
撲

伐其佳我者疾諸

侯
百
生

姓

母寶母

木

即步。

市母

毋敢或有

入
庫
單

實

實制

齊井

一、

白吉父作

般

其理

演義

萬幸無虞

子、孫

之

永新

用。

容庚云解于桓園字希韓衆一國伯吉父鑒銘一百三十字，行台李順甫鑒于市
家人折其足，用爲餅爐，余見之，乃以歸予。此元代所鑄衆彝器之僅存者。陸
成子研北雜志亦記之。

兮伯吉父。卽小雅六月之文武吉甫。伯吉父其字甲。其名兮其氏舊亦稱尹吉甫。則尹其官也。名甲字吉父者。王國維云。甲者日之始。故其字曰伯吉父。吉有始義。古人名月朔為月吉。以月之首八月為初吉。是其証也。明堂別集補遺。甲盤跋。留盧。王國維釋為彭衙。在漢為左馮翊衙縣。故城在今陝西白水縣東北。賁卽賁字。王云讀為委積之積。蓋命甲徵成周及東諸侯之委積。正為六月大舉計也。賁與昔伯殷之賁為一字。余意卽貝布之布之本字。賁當讀為賁。一切經音義四賁古文賁同。正從每聲。儀禮聘禮記賁在聘于賁。注云古文賁皆作賁。知賁與賁通。則知賁與賁通矣。布帛曰賁。故此賁賁連文。賁賁人者。猶言賁賁之臣也。下師賁殷正云。淮夷

縣我實晦臣。其進人者力役之征也。與卽鯨相照應。其財者關市之征也。與卽市相照應。雖夷有力役之征。而諸侯百姓則僅有關市之征。此可見待遇之有差別。諸侯百姓亦有為避免征稅而逃入蠻方者。所謂入蠻蠻財是也。

召伯虎殷其二

佳六年三月甲辰子王才在茲。置白虎告曰。今告慶。曰。公稟貝。用獄諫爲白。伯又有甬祇。又有成。亦我考幽白幽姜令命。今告慶。今召邑嚙。訊有嗣。今典勿敢封。今今既嚙。有嗣曰厚。令命。今今既一名典獻白氏。白氏。嗣報璧琀生。凱對凱。揚朕宗君其休。用乍朕刺。列且祖。鹽公嘗殷。其萬季子。孫

寶用高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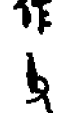
此銘所記與大雅江漢篇乃同時事，乃召虎平定淮
夷歸告成功而作。詩之「落成于王」即此之「告慶」。詩之「錫
山土田」于周受命即此之「余以邑訊有司」。余典勿敢封，
邑即所受之土田，典即所受之命冊，勿敢封者謂不敢
封存于天府也。詩之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即此文對揚
朕宗君其休，用作列祖召公嘗既考即既之借字。古本
同音字也。告慶在六年四月，則出征當在五年年末或
六年年初。據甲盤王命召甲征治淮夷之委積，有敢
不用命，即并厲伐之語，蓋征治之結果，淮夷終不聽命，
故終至撲伐之也。今本竹書紀年叙召穆公帥師伐淮
夷及錫召穆公命事在宣王六年，與本銘相符，蓋有所

本。有甯有成，甯卽祗字。三字石經君奭殘字，祗若茲。
祗之古文作甯，卽此字之稍。詭妄者，卽侯康說有甯。
敬禱祀語，亦是祗敬。古每以祗敬連文，如書皋陶謨，祗
敬六德。月令，祗敬必飭。離騷，禹湯嚴而祗敬。荀子，非十
二子篇，業飾其說而祗敬之，均是。唯此有祗與有成對
文，則字又當讀爲底。者定也。有成亦見小雅黍苗，召
伯有成，王心則寧。今余旣一名，乃有司之答辭。召伯
告成于王，受王命錫，出而以所受之土邑，訊于天子之
有司，並請求所受之命冊，有司答之以依命典冊，旣已
一名，謹以奉獻于伯氏。伯氏則請報璧于珣生。一名以
文理推之，蓋謂簽名畫押之類。伯氏有重文，伯在右
下，氏在左下。

師窶段

王若曰。師窶^父變^父淮尸^夷。餘我賁晦臣。今敢博^暇。卒衆段。
反卒工吏弗速^蹟。我東^域。今令肇令^命女^汝。達齊而真^整。
棘^棘尿左右虎臣正^征淮尸^夷。即質^夷卒邦^夷。日林曰^鈴。鈴
曰達。師窶度不^墜。夙夜^將。卹^將卒牆^將。事^將。休既又工有功折首。
執^執。執^執。無^執。徒^執。駢^執。毆^執。俘^執。士女^執。羊牛^執。字^執。吉^執。金^執。今令弗^執。拂^執。段。
避^執。組^執。今用^執。乍^執。般^執。後^執。男^執。鼠^執。臘^執。陣^執。段^執。其^執。萬^執。季^執。子^執。孫^執。永^執。窶^執。用^執。高^執。

此与方甲盤及召伯虎第二段為同時之器。觀其文辭字体事跡即可以判之。蓋當時出征淮夷者不僅召伯虎一人。又此師窶余意即小雅采芣篇之方叔。詩云。蠢尔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

訊獲醜。所言事跡与此相合。實与方蓋一名一字也。案
段為圓名圓而字方者乃名字對文之例。如段字子明。
偃字子犯之類。參看王引之經義述聞廿三卷 戊即父字之異。父字
本斧之初文。古作象以手持石斧之形。此从戊从又。
為父字之異無疑。淮夷隸我員晦臣与兮甲盤淮夷
舊我員晦人語例全同。王國維謂隸段為舊是也。舊正
与今為對文。博學眾段謂迫其众使暇。反卒工吏謂
背叛王官。古者王官亦称工。吏字。余舊誤釋為事。今正。
賢字亦見師旅鼎。即說文賢叙眾堅意也。讀若概之
賢。巽乃酋首字。見小孟鼎。拜莘鈴達均淮夷之酋長。賢
之者。謂殘害之。牆乃籀文牆字。見說文。卹卒牆事与
追殷卹卒死事同例。死通尸。主也。謂慎所主持之事。牆

則讀為將。春秋牆咎如公羊作將咎如。即二字同音通用之証。論語憲問。閭黨童子將命。即此牆字義。舊釋為牆。以農事為說。大謬。無謀徒駭。誑欺也。欺誤也。無誤徒駭。猶小雅車攻言。徒御不驚。弗段組當讀為拂遐組。猶言解征轡也。後男。猶令殷言。婦子後入。

荇伯殷

隹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見。獻賁。己未。王命仲虺歸荇伯。伯。隳。哀。鰥。表。王若曰。荇伯。朕不不顯且祖玆玆。確膚受大命。乃且祖克恭病先王。異翼自也。他邦。又有席于大命。我亦弗寬。曠喜邦。易錫女汝。隳哀。荇伯拜手。頌頌首。天子休。弗望志小侯。商邦。歸。余敢對。訊。

揚天子不祧魯休用乍朕皇考武荝幾王賔殷用孜孝宗朝
廟高饗夙夕孜侖友孚与百者諸
禋邁婚媾用薪旂屯純糸
祿永命魯高子孫歸考其邁萬年日用高于宗室。

此器余初以文武字作玟珽与大孟鼎同遂擬為康
世器証據至為薄弱今案益公即休盤之益公仲即無
宣鼎之司徒南仲實宣世器也年月日辰文字事跡与
宣世諸器均無舛益公至告言歸而飲至告成功也。

致歸荝伯者致當是致之古文舊釋為到非是歸荝
伯當連讀即歸國之荝伯也下兩言歸考即自標其國
族与名而荝伯則其号古有歸子國其故地即今湖北
枞歸縣水經江水注於天東過枞歸縣之南下云縣故
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音歸典叶聲律宋忠

曰歸即愛歸鄉蓋懷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
 疾不立而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
 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本銘王稱荊伯之祖
 來自他邦輔翼文武荊伯又自稱其國為小商那均與
 此說相符。則眉敦當即微國之君其故地在今四川巴
 縣正與秭歸接壤。通案全銘文脈蓋眉敦不喜王命亟
 公征之得告成功致眉敦復來朝貢師行之次歸國必
 有所援助眉敦之來荊伯或即與之偕來故王命仲致
 之以貂裘也。荊字王國維釋為羌斷為羌幣之羌。現堂
補遺羌字形既異地望全乖非也。荊當即說文荊字今
伯敦作乖歸參以乖為号當段為魁偉威環等字下稱其父
 為武荊幾王猶國語楚語言敵聖武公叔夷鍾言趙武

靈公。因齊事言孝武趙公。又荀勗生靈。用滕字元子孟。姜菲。均段為懿美之辭者也。賈誼貝布之布之本字。以貝帛聲。弓甲盤有作貝。貂字兩見。一作縹。一作縹。乃象形刀聲之字。且繫于裘字上。其為貂字無疑。據此字知古字之絲。實即猷之古文。乃象形去聲也。裘字作裘。乃以衣又聲。又求古同之部。褻字由下拜字所从。得以知之。以意推之。當段為弼。商字作𠂔。結構亦詭異。然由文義及字形判之。必為商字無疑。殆以衣从巾。同省聲也。兩好字均當讀為孝。孝者高也。養也。于宗廟固可言孝。於朋友婚媾亦可言孝。臣事良父。壺言。用言孝于兄弟婚媾諸老。正其明証。或於好朋友三字以今言解之。非是。

蓋銘缺前十二字

若字、昔字、爾下
小輔二字、罪字、微
字、蓋文均奪

容原云段當讀為
昨賜也。左氏隱公
七年傳「昨之至而
之氏」或作昨字
麻雅釋「昨」字
舉也。今案師和
父賜賚市所以當于王此
不可解。故仍維持旧說。

師楚殷

師繇父段祖楚叔市素敬玃恐告于王。隹十又一季九月
初吉丁亥王才在周各格于大室即立位宰珣生內入右師
楚王若曰王乎呼師楚才尹氏冊命師楚昔先王小學女汝敏可吏使既令女汝
更乃且祖考嗣小輔。今今隹隹龔龔稟乃令命々女汝嗣乃且祖
舊官小輔果鼓鐘。易錫女汝叔市金黃赤舄攸勳用事。敬規
夜勿瀆命。師楚拜手頤首敢對凱天子休用作朕皇考
輔白隣殷。楚其萬季子々孫々永竄用。

師繇父即共伯和。殷字从生乍聲當即啟字之異。此
讀為祖。說文祖之古文作昨亦从乍聲。小輔果鼓鐘。
吳大澂云。小輔當讀為少傅。八古補補近是。鼓鐘与小輔

為對，亦當是官名。準此知小雅鼓鍾之詩，所謂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實是鼓鍾之官欽欽，然鼓瑟鼓琴也。鼓鍾之官所司者有琴瑟笙磬雅南磬簫之類，而在本銘又與學官為聯，蓋卽周礼春官之樂師或大小胥也。金黃者謂金色之黃，凡古文言黃均著其色，如朱黃、出黃、息黃之類是也。故知此金字亦係著色。一銘作令乃字誤。孫詒讓未明黃卽佩玉之所若衡之本字，而說為黃色字，知望文生訓之事，賢者亦有所不免。

井人委鐘

井人委曰親孟

淑

文且

祖

皇考

克哲

哲

萃德

賁屯

渾沌

用

魯永冬終于吉。云不敢弗帥用文且祖皇考穆々秉德。安需
々聖趙。賁處字室。辭作用蘇父大蓄鐘。用追孝佩前文入。前文
人其嚴才在上。數々魯々降令厚多福無疆。云其萬幸。子々
孫々永竊用焉。此銘分列二器。前鍾文至
賁處止。合二鍾而得全文。

井人安殆共伯和子。稱作蘇父大蓄鐘。即為其考作
樂器以喜祀也。井邢丘在漢為河內郡之平皋。與其地
昆隣同近于衛。蓋本共之子邑。安食邑于此。故自稱曰
井人。人字原作亻。下多兩點。金文中每々有此事。非
重文。亦非字畫。余曩釋為亻。或釋為尸。均非。需々聖
趙。需々猶顯々。大雅假樂。假樂君子顯々令德。礼中庸
引作嘉樂君子憲々令德。即其証。憲々字之見于大雅
板者与世々亦雅作
波々為對文。有惡意。于此不道。趙字原

作𨾏。分明从走从垂。字書所無。以字別求之。垂當是聲。讀為高尚之尚。或宣善之堂。均可。本銘有酌。德德之部入聲。吉室。至部。上。彊。高陽部。

載殷

佳正月乙子。王各于大室。穆公入右。載立中廷。北卿嚮。王曰。載。令女乍鬲土。徒。官鬲藉田。易錫女。汝哉。織。玄衣。赤曰市。臨旂。楚。從。走馬。取績五乎。用事。載拜顙首。對凱王休。用作殷文考竊殷。其子々孫々永用。

本銘文辭字体与宣世器相近。穆公殆卽召虎。故次于此。楚走馬。當是二職名。楚卽毛公鼎。大小楚賦之。楚亦卽周礼小司徒。以比進胥之胥。走馬卽趣馬。蓋同。

職中之賤者。臣職官為錫。与大克鼎錫史小臣同例。

無車鼎

佳九月既望甲戌王各格于周周廟述遂于圖室。嗣徒南仲右無車內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史習友冊令無車曰官嗣。王週側虎臣易錫女汝玄衣黼黻。珣咸駟必松彤沙綵。攸勒茲鑒旂。無車敢對執天子不顧魯休。用乍隣鼎。用高于朕刺烈考。用割白鹽眉膏。萬季子孫永竊用。

南仲之名見于小雅出車及大雅常武。出車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傳云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云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甫為大師則又以南仲為宣王時人。鄭箋云南仲文

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
仲為大祖者，令大師皇父是也。古今人表於宣王時有
南中，列于上下。今案當以宣王時為近是。出車常武均
當是宣世之詩，常武之南仲大祖，猶韓奕言韓侯出祖，
祖謂祖道，非祖廟也。毛鄭所解均失。皇父即南皇父，歷
事厲宣二世也。玄衣黼黻，語亦見休盤、頌鼎、師奎父
鼎、寰盤等銘。舊釋黼為黼，形雖近似，若無確証。王國維
說為兩已相背之黻字。今案新出黼黻，黼字作黼，乃黼
之異文，則釋黼無可易矣。此舊釋也。讀為純。吳大澂釋
案，以小雅九罭，玄衣綉裳為証。案以釋純為近是。連簋
純魯字作純，与此正為一字。釋裳，文雖可通，而字形無
說。戈瑛成駟必取沙語，見上師毀殷寰盤及下休盤，

乃一事。言戈有彤文，款識其秘，駢其綏赤也。駢疑改工，記盧人為盧器之盧，說文作盧，謂積竹矛戟矜也。此蓋其初字。𣥂字師殷殷作𣥂，彼本字，此借字也。𣥂乃古味字，字本作𣥂，象奉匱沃盥之形，省之則為𣥂，為𣥂為𣥂，為𣥂為𣥂，為𣥂為𣥂，見說文。或从𣥂作𣥂，見尚書。彙編眉壽字均假此字為之。

休 盤

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王才在周康宮。旦王各格大室，卽立位。益公右走馬休入門，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呼乍冊尹冊易錫休，玄衣黼黻，純赤市朱黃珩，戈珣戚彤沙駢必松，縹旂。休拜頤首，敢對覲天子，不顯休令。命用乍殷文考日丁，陳殷休其萬季子，孫永寧。

走馬休當卽常武之。程伯休父。毛傳云程伯休父始
命爲大司馬。依周礼大司馬之屬有趣馬卽此走馬。趣
馬之職見于詩者其位頗高十月与卿士司徒竝列。雲
漢与冢宰竝列。走馬之見于彝銘者如奉器所受之錫
命甚隆足知亦不卑賤。蓋走馬若趣馬之職其中自有
等級其最高者或當于卿。斷非如周礼之僅以爲下士
也。周礼以爲下士此走馬休必係走馬之長雖非卽大
者乃劉歆所爲司馬然相去必不遠。益公亦見前伯段二器字体亦
甚相彷彿。作冊尹者內史之長亦稱內史尹。師克
單稱尹氏師發段或稱命尹。伊命尹卽楚之令尹所
由昉。王國維說。現堂集林亦市朱黃之語。頌鼎師酉
殷師旅殷案盤均有之。曲籍中市均作市若韋黃均作

珩若衡然亦有一例幸存未盡改者書顧命皆布乘黃
朱是也。此語今文家作黼黻衣黃朱紕。白虎通余謂均
皆市夾黃朱之誤也。今文家本皆字蓋誤衆為甫夾字
誤為衣故讀皆市夾為黼黻衣于黃朱不得其解乃益
一紕字。古文家本則誤市為布誤夾為乘遂成今語也。
市夾黃朱者即素市朱黃之例文。

杜伯鬲

杜伯

伯

乍市媼

叔祁

隣鬲其萬季子孫永辭用。

墨子明鬼篇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國語周語
周之興鶯鶯鳴于岐山其義也杜伯射王于鄆蓋即此
杜伯器之環帶花紋與鬲攸似鼎毛公鼎等為一系即

其年代相近之証。杜乃陶唐氏之後。其姓為祁。彔卽祁
本字。从女彔聲。彔卽召伯虎殷與鄧侯奭之彔字。其
讀如祗。正与祁近。石鼓作原石有彔。彔口語。亦卽詩
所屢見之祁字也。

杜伯壺

杜白伯乍竊壺。其用高孝于皇申神且祖考于好朋友。
用幸壹勾鐵永令命。其萬季永竊用。

壺銘字体与杜伯鬲極相近。蓋一人所作之器而同
時出土者。光緒廿年出土于陝西韓城澄城交界處。

右宣王時器及其近是者凡十有五。

師兌殷其一

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才在周各格康廟即位即立同仲
 右師兌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足師蘇父
 嗣乃右走馬五邑走馬易錫女汝乃且祖市五黃赤馬兌拜
 頤首敢對執天子不顯魯休用乍皇且祖載公龔龔殷師兌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

足師蘇父司左右走馬是續也。師蘇父死于宣王十
 一年。此命師兌承繼其職在元年則是幽王之元年矣。
 乃祖市与鬯鬯乃父市同例市字作巾与酒壺同非
 巾字。市与黃每相將此既言五黃亦足証巾之必為市。
 五黃之五亦當是黃之色斷非數目。因錫黃乃重典一

而已足。無多至五之理。且果為紀數。亦當言黃五。不應言五黃。五者。余意乃段為菩。方言。三。蕓亦在也。關之東西或謂之蕓。或謂之在。周鄭之間謂之公蕓。郭注云。今江東人呼在為菩。音魚。業在吾蜀鄉人謂之蕓麻。似紫蕓而色青白。與香。有種子可食。今曰。五黃。蓋言其色似蕓之青白。亦猶言。三。矣。

鄭殷

僖二年正月杓吉。王才在周邵宮。丁亥。王各于宣射。廟。毛伯內入門立中廷。右視鄭。王乎。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替先王既命女。汝乍邑。綴五邑祝。今今惟。臚嘉乃命。易錫女。汝赤市。同。宴黃。龜族用事。鄭拜頷首。敢對。執天子休命。鄭用乍。

殷皇考報白禋殷。鄭其學蓋過萬年無疆子。孫永竊用高。

毛伯當即毛公盾。知不屬於宣世者。以與師封殷日辰不合。又此與師禋殷第一器相較。元年五月初吉。既有甲寅。則二年正月初吉中不得有丁亥。又由師禋殷第二器校之。知元年二年均無閏。蓋本銘之丁亥實在二月也。此與靜殷同例。靜殷云。惟六月初吉。王在齊京。丁卯。王命靜嗣射學宮。兩下言。寧八月初吉庚寅。丁卯與庚寅相隔廿四日。知是七月之丁卯。與六月初吉無涉。王邑祝。與上師禋殷。王邑走馬。同見。王邑字。未詳何意。同巽黃。巽字當即縵之異。說文。縵帛文兒。詩曰。縵兮縵兮。縵是縵縵。本詩作縵。段借字也。毛傳云。縵非

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箋云錦文者如餘泉餘砥
之貝文也。水雅釋魚餘砥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是則所
謂同異黃者謂佩玉之呈網色而有文者也。

師覓殷 其二

佳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在周各格大廟卽立位。雙白
右師覓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覓。今既令命
女汝足師辭父嗣少右走馬。今今佳隴景乃令命命女汝獲
嗣走馬。易錫女汝獲一自金車。朱輅。朱號。鞞鞞。鞞鞞。
虎冒。虎冒。虎冒。虎冒。虎冒。虎冒。虎冒。虎冒。虎冒。虎冒。
拜頷首。敢對凱。天子不顯魯休。用乍報。皇考釐。公釐。殷殷。師覓。
其萬幸子。孫。永寶。用。

此与第一器日辰相銜接。元年二年均無閏。毀字
字書所無。疑是退字之異。說文援卻也。从彳日久。一曰
行遲。得古文从彳。此省彳若走而以自从土。自始亦聲。
別有兒殷。文曰。阮作朕皇考叔氏尊殷。阮其萬年子
孫。永竊用。亦同人之器。叔氏即此釐公。

宗婦鼎

王子刺烈公之宗婦鄭鑒為宗彝。鼎彝永竊用。呂降大福。
保穰鄭國。

蓋出于陝西郭縣。(按：案商集古錄十四卷十八葉所述。)
二盤一均同銘。以盤與殷之花紋觀之。當在宗周末年。
字跡類石鼓文。作于平。則王子蓋宣王之子也。故次于

此。鄭字从邑青聲。青古文昔。見說文。此當卽許書鄰字。鄰下注云。蜀地也。从邑精聲。精則从未昔聲也。徐鍇云。按字書。鄰名在臨邛。據本器則鄰實當時蜀中之一小國。与周室通婚姻。娶其國姓。言保辭鄰國者。猶晉女嫁楚。晉公盃言晉邦自翰也。韵讀福國之部。

右幽王時器或其近是者凡四。

右宗周文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大抵皆王臣之物。王室之器罕見。東遷而後。即王臣之器亦無着落。

兩周金文辭大系下編

者減鐘

佳正月杪吉丁亥工獻王皮難之子者減異擇其吉金自
乍鵠璫鐘不帛白不羊驛不濂鐘不彫綴揚于我靈龠卑俾
穌卑孚用薪祈賓眉當穌聲于其皇且祖皇考若鹽公壽
若參常卑俾女汝鍾々剖々穌々金々其登于上下□□
聞于四旁子孫々永保是尚。

此鐘據西清續鑑甲編六十所載言乾隆二十有六年

臨江民耕地得古鐘十一、大吏具奏以進其最小者一
枚無銘其次銘二十八字者四銘八十餘字者六字多

左傳宣公六年盟吳
越而還。疏云：太伯
仲雍其弟季歷
而去之荆蠻，自号
曰吳。句或乃工
夷言公也。

殘泐，而甲編所摹失真，復改易其行款，以致不能成讀，
久不為人所重視。余曩曾細心整理之，始稍全通其全
文，然未見拓本，因亦有未備也。近時善齋吉金錄著錄
其銘長者一具，據所揭尺度，與甲編所錄者均有異，論
其大小當在所謂太簇者之次，而銘文之存泐亦復不
同，意者當時所出實十二枚，發掘者有所掩匿也。工
殷卽是句吳，攻敵王元劍作攻敵，攻吳之差，蓋作攻吳，
均音近字之繇譯。史記吳太伯世家叙自太伯以降至
第十五世為轉，索隱引誰同古史考作柯轉，柯轉卽此
皮難也。柯皮古同歌部，轉難古同元部，難古然字，柯轉
之子為頗高。索隱云：古史考作頗高，之子為句卑。頗高之子為句卑。古史考：句卑，春秋隱五年，此者滅與頗高為兄

今案程瑛曰通鑑
衆言「能修昔年
江面臨江府曰去
封鐘。按目獻于
朝。可必出土地仍
是江西非安徽也。

第大約當春秋初年。魯國桓莊之世也。出土地之臨江
殆指令安徽和縣。南朝劉宋曾置臨江郡于此。余曩以
為江西之臨江不確。若豐公壽若參壽豐公吳閻生
以為召公君奭謂召公壽最高。成王崩時故老在者。召
公一人而已。君奭天壽平格。金文選今从之。若參壽
者亦謂壽比參是。典籍及它種銘刻作「三壽」者亦此意
舊未得其解。剖字于音吾讀歌。謂用語。民歌而德之。
注歌猶欣々喜服也。上今案此字与金為韵。讀歌甚是。
金即揜之異。金々猶欽々。登于上下。下尚有二字。過
泐不能辨。末字當在陽部入韵。韵讀彫乎。考壽幽部。
剖金侯部。口旁尚陽部。四字直作四。与宗周文之作
三有異。

者減鐘 其二

佳正月初吉丁亥工獻王皮黹之子者減自作鷄鐘子々
孫々永保用之。

此銘二十八字者今尚有二器拓本可見。

吳王元劍

攻敵王元啓自乍其元用。

此攻敵王元余謂卽吳王壽夢之長子諸樊也。諸樊
之名春秋作遏公穀均作謁而左傳與史記則作諸樊。
諸樊與遏若謁無相通之理蓋諸樊實是謁樊字之謁

也。二書同誤者，必史記偶誤在先，劉歆編纂左氏傳時，從而襲用之，以標異耳。此作元者，正謁禁二字之合音，又為通与謁之陽聲，通謁在祭部，祭元乃陰陽對轉也。啓有作稽，言肇自作，乃語之偶變。元用亦見吉日，劍云吉日壬午，作為元用，又見秦子戈及秦子矛，曰秦子作造公族元用，蓋兵器銘之習用語，用謂器用，元用猶言元器也。劍之為物，非中國所固有，逸周書克殷解言武王以輕呂擊紂尸，史記周本紀作輕劍，張守節謂輕呂劍名，實則輕呂卽匈奴之徑路，漢書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徑路，匈奴寶刀，外國學者謂起源乎突厥語之 *tiylik*。據此足證劍制實來自西北，于周初時蓋已有之，但其用未盛。太伯仲雍竄吳，

山西通志金石記云
同治中代州蒙王村
出土。地在夏屋山
之陽。

或曾携此而往。故吳越之劍得吳越之金錫。遂于攷工
記中同著其良美之稱也。

吳王夫差監

攻吳王大鑒

夫差異擇 吉金自乍作御監

羅振玉云。此器出山西。光緒山西通志已著錄。通志
考攻吳即句吳。大鑒即夫差。其說甚確。惟未能考監為
何器。案說文解字。鑑大盆也。廣雅。鑑也。字亦作監。玉
篇。大盆也。其字从監从瓦。与从金之鑑為一字。以金為
之則曰鑑。以陶為之則曰監也。莊子則陽同濫而浴。釋
文。濫浴器也。濫与鑑殆一字。此器大可容人。當是浴器。
非周礼凌人祭祀共冰監之監。冰監以盛冰置食物固

不必如是之巨矣。集古遺文十一五。余意監當是鑑容之物。古
者在未以銅為鑑之前乃以水為鑑。書酒誥引古言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可見以水為鑑之古。以水為鑑則
當有器以盛水。故監字正象人立于皿旁而垂視之形。
此監之本義也。臨水正容為監。盛水正容之器亦為監。
推之則凡盆皆謂之監矣。此監祿曰御監。當是鑑容之
器。王者訂大器。自不嫌其大。說為浴器。則于理難通。浴
器之材以不良導水之土木為宜。金屬過于良導。易傷
人而不能保溫。王者雖奢。不能為此不合理之事也。至
器出晉地者乃吳亡後器物。易主使然。

右吳器凡四。

銘文全係反書，
鬼即次字。

其鬼句鐸

佳正初吉丁亥其鬼其吉金。盥鐸句鐸。台以喜台考孝。
用斡。祈萬壽。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此器出土于浙江武康縣山中，同出之器十餘，有銘者二，銘同。以地望推之，當是越器。其鬼無可攷。句鐸形制與鐘為類，然相倒逆。鐘之甬在此為柄，執于手，別以物扣而鳴之，故銘款之序亦上下相反。其為徐器者，又自銘為征城，或書作鉦鉦，知即古所謂鉦矣。詳下徐諸尹鉦。佳正初吉，當是正月初吉，二器均如是。

姑馮句鐸

佳王正月初吉丁亥姑鳩昏同之子翼昏吉金自乍商句
鐸。呂樂賓客及我父覲兄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姑下一字原作𠂔。舊釋為馮人多疑之。案此字左
旁从氷固無疑。右旁所以實鳳之奇文。卜辭鳳字作𠂔
若𠂔此猶存其遺意。知此則釋馮至當。蓋此字本从奇
文鳳。𠂔聲。从鳳者取鳳鳥之馮風也。馮字从馬作者乃
後來之譌變。姑馮昏同者當卽越王句踐時之大夫馮
同。越絕書請釋內傳及外傳記范伯又德序如是作外
傳紀地作逢同。計倪內經作佚同。史記越世家及韓非
說疑作逢同。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作扶同。扶逢馮
古為雙聲。佚乃誤字也。此器以乾隆戊申出土于江蘇
常熟翼京門外馮同子之器出于此者於時吳已為越

容庫云者汚鐘
者即即越王句踐
子王熊而(夫越
世家)奉仲卿有
黑錫日本台四黑
而成金文凡九十三
字(越)字重文神
入(今)其說至
確。錄中之王即越
王句踐也。舊錄者
大作添改自致動
過大。此她仍舊
者。補錄中錄

所滅也。句鑕上冠一商字。余謂即殷商之商。蓋句鑕
之制作實仿自商人也。句鑕除徐越外無所見。有与之
相近之器。舊稱為商鐸或商鏡者。其實即句鑕若征城
之藍本。

者汚鐘

佳戊越十有九年。王曰者汚女汝亦虔秉不淫。恩□□□
光朕□□之慈。學趙。哉弼王□□致□□台以鼎祇□朕
立位。今余其念。臣有□□利制疾□□□聿女□□緇女
□□□□_(下錄)

此鐘傳世凡四器。一器最大。舊藏黃縣丁氏者。今歸
廬江劉氏。銘存兩鉦。鉦各四行。行各四字。前鉦自佳戊

至不涇後鉦自口口制疾以下十六格可辨者僅五六字而自息口以下至卒有之三十二格無着落蓋分鑄于左鼓之前後二面而各四行行各四格以泐甚故不為人所覺察也。準此知右鼓前後二面亦當有銘。末尚缺三十二格也。餘三鐘一最小者兩鉦兩鼓均有銘各二行二格共十六格即自佳成至不涇之十六字舊藏離縣陳氏者今歸日本佳友家據古從古奇觚憲齋周金文存泉屋別集均有著錄其餘二鐘款式相同而鉦各二行鼓面各三行行各三格共四十八格即自佳成至卒有之文是也。一為憲齋及周金文存所著錄者存字最多不知藏何許一為集古遺文補遺所著錄者學起哉彌諸字甚完好今亦在佳友家就上所述可

知全銘當有九十六格，合以重文當在百字左右。又其編鐘之分刻全銘，所有均是銘首文，則鐘之佚失或尚未出土者，亦當在十具左右也。鐘之出土地不明，然乃越器，銘首之「佳」或十有九年之「成」即是所著之國号，與鄞伯氏鼎、鄞八月都公、既「佳都」正二月等同例。銘中之王乃越王也。更進，余以為作器者之者，汚當即諸咎。越世家索隱引古本紀年云：「翳王」句踐後第五世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殺其君翳。古器銘凡諸均作者，汚即汚字之異，从水，汚聲，咎古音讀如皋，与汚同見紐，而幽、蒸亦近對轉。燕乃之之陽聲，古之通韻之例。汚入影紐者乃後來之音變，失去聲首「汚」而然者也。是則銘中之王即是翳王，器乃戰國初年之物。

右越器凡三。

邠王糧鼎

邠王糧用其良金鑿鑄其鼎。用饗胙。胙。臘。用雖饗賓客。
子々孫々世々是若。

此鼎文字在徐器中較有古意。蓋在春秋中葉。糧殆糧之異文。人無可攷。饗當是胙之古文。廣韻胙作臠。又引籀文作臠。从臠而聲。此从古文臠。臠聲。米聲。与而聲同。在之部。韻讀。脂。客。若。魚部入聲。若字半泐。依韻及古人恆語推之。當如是。詩小雅大田。曾孫是若。又魯頌閟宮。魯侯是若。萬民是若。魯大史中鼎。子孫是若。均其例証。

宜桐孟

佳正月初吉日己酉，鄒王季栗之孫宜桐作作哭鑄飲孟
呂寔妹孫子永奮用之。

「日己酉」三字或誤釋作「丁亥高」，因有疑此銘為偽者，
非是。鄒王季栗，殆即徐王疆，一字一名也。栗字原作
栗，下从米，与農自栗字作耒，从未同，上体是齒字，給鑄
都齒字作齒，說文引古文作齒，均与此近。齒乃商之所
在，故栗字亦可从齒也。寔疑是賸字之異，此乃滕妹
之器。

沈兒鐘

威字原作敗乃
古畏字。或威畏
字通。威乃居耗
字。

惟正月初吉丁亥。鄒王庚之惠。淑子沈兒。異擇其吉金。自
乍作解鐘。中終轄。獻且。揚元鳴。孔皇。孔嘉元成。用盤飲。飲酒
解。遭會百生。姓。惠于威義儀。惠于明祀。獻吾。臣區。臣喜。臣
樂嘉賓。父。姓。兄。庶士。皇。趣。眉。臺。無異。期。子。孫。永保
鼓之。

徐王庚與沈兒無可考。然由器制與文作觀之。大率
乃春秋中葉以後器。中轄獻揚。語亦見下王孫遺者。
鐘及許子。檀自鐘。金石索所載徐王子鐘。鐘亦有此語。但彼乃偽刻。轄字遺者。
鐘作轄。許子鐘作轄。轄字見說文。曰。雞肥。轄音者也。以
鳥執聲。魯郊曰。丹雞祝曰。臣斯轄。音亦羽去。魯侯之答。
是知轄轄均轄之異。即轄與轄在初亦當同。是一物。說文
分轄轄轄為三字者。後起之歧異也。又此語徐中舒曰

與詩終風且暴終陽且惠終宴且貧終和且平終養且
有語法全同。厚氏編鐘甚是。詩之終王引之訓為既此
亦然。謂既高且颺也。用盤飲酒。孟子盡心下般樂飲
酒。古般盤一字。據樂也。孟子乃用複語。韻讀。揚皇陽
部。成生耕部。祀喜。士異之。之部。

王孫遺者鐘

佳正月初吉丁亥王孫遺者異其吉金自乍解鐘中。終轄
翰。殿且揚。元鳴孔皇。用高台。以孝于我皇且。祖文考用。新
興。眉。書。余。首。解。恭。糖。屏。數。疑。畏。忌。趨。肅。愬。聖。武。惠。于
政德。惠。于威義。儀。誨。謀。猷。不。不。飲。飭。閑。解。鐘。用。匣。台。以
喜。用。樂。嘉。賓。父。飪。兄。及我朋友。余。德。糾。子。心。延。延。永。余。德。解。

殄民人。余尊昀于國。孰々趣々萬幸無謀期。葉萬孫子永保
鼓之。

此亦徐器。由其銘辭字体与沈兒鐘如出一人手筆。
可以判知。王孫遺者遺字作想。余曩誤釋為遺。今葉辭
作父戊鼎亦有此字。曰文考思寶賁弗敢忘以文意字
形而推之。正應為遺字。遺者者。余意當即客居。檀弓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客居來弔舍。曰客居聞之事
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
於河云々。遺客雙聲者居疊韻。此自称王孫与祖其先
君駒王正相合。客居之年代可據邾婁考公而定。鄭註
王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案邾隱公益与魯哀
公同時。及其曾孫之喪則當在戰國末年。於時徐亡已

久矣。春秋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

公羊

作章

奔楚。左傳云：「楚沈尹筮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

徐子處之。」嗣後遂不復見。蓋徐以大國論為附庸，而卒

為楚所滅也。邾考公時徐雖尚存，亦不得以王祀自居

矣。鄭謂考或為定者，蓋謂一本作定也。余意定亦係誤

字，定當為宣。邾宣公與魯襄公同時，於時徐尚未弱。

更證以本銘，其爰辭字作亦均以此時為宜也。『榘』

音讀當如舒遲，意亦於是。榘字余累釋為辟，非是。『越』

大雅大明，小心翼翼。小雅釋訓，翼翼恭也。誨猷不猷，

當讀為謀猷，至飭，飭猶秩也。小雅巧言，秩秩大猷。

余恁之心，恁柔也。何卽以字所从出，多用為『台』，我也。之

台，此與余為對文，正其佳證。『澌』字从水殄聲，殄者殄

之異。莊子大宗師。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釋文云。沴。崔本作灑。崔以其心屬上句。知沴灑一字。則知沴灑一字矣。从水。斯為灑矣。灑者水盛兒。和濟民人者。謂和變而股。或之。專敷善也。旬。旬字。偏也。專。旬于國。謂普及于國。細讀此銘。可知儒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實有所本。韻讀。穆皇陽部。孝考壽出部。趨德。飲喜友德。國。趨。謀。子。之。之。部。

鄒王義楚鐫

佳正月吉日丁酉。鄒王義楚。置擇余吉金。自酢。作祭鐫。用
喜于皇天。及我文祖。考永保。愍予身。子孫。□永寶。

此器以前清光緒戊子四月出土于江西高安西四

張鳴珂案此詞
就云鍾鐸未見
錄有鄒王新
字其案亦與沈
見鐘山出一範
容原云鍾山
鄒王鍾鐸
誤記為鄒王
耳。

十五里之隋泉市近里許山中同出者銘三、鍾鐸六、小九、鍾鐸未見簪象、三銘此其一。其二銘五字曰義楚之祭鼎其三銘十字曰鄒王又之鼎鼎漑之祭殆是另一徐王之器。左傳昭六年徐義楚聘于楚即此徐王義楚聘楚蓋其尚為世子時事杜預以為徐大夫乃出于推凡。器形與解同而銘為銘若鼎知銘即是解也。王國維謂說文解解危磚端五字實是一字有專文釋之甚備。現堂集林七。恐即怡字假為台我也。之台金文多以从台聲若目聲之字為之且均用為領格。又此用例為宗周文所未見。今尚書湯誓有台小子之文竟用為主格足証說文實周末人所偽託。銘乃韻語天身真部致寶此部實上原空一格當是范損奪去一字以棄

銘諸例推之，必為永字無疑。

儼兒鐘

佳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儼兒，余迭斯子之孫，余幾路之元子，曰於嘯敬哉。余義鄰之良臣，而統之字，慈父，余以遯兒故，吉金，鑄鋁台，以錫鑄，新和鐘，台以追孝，徂且先祖，樂我父兄，飲飲訶歌，遯舞，孫之用之，後民是語。

儼字舊或釋傳，或釋傑，均不確。古人名多奇字，不能識。義鄰，即徐王義楚，故此亦春秋末年之器。統，遯一字，說文禁部，从古文禁，乘从儿，即此字所以。或即乘之餘文，如征討古作正，後益為征，若延史鼎也。是動詞，殆俾使等字之義。儼字段為擇，或釋得，或釋取。

均非。韻讀父，鉦且，遷語魚部。語段為敵，謂殺敵也。

郅諸尹鉦

〔隹〕正月，々初吉，日才在庚，郅諸尹，以故，自乍作征盛城。
次者，諸月祝，倣主鑄，劍兵。某萬子孫，覆當無疆，血皮，彼吉人。
高士余是尚。

首隹字泐去，可以意補。月下有重文，故以三字為句。
取韻律也。或釋無此二字，非是。諸尹下一字當是動詞，
如擇取之類。或釋為敵，亦非。故下一字當是器，蓋謂融毀故物，
以鑄此征城也。器之形制與句鑼同而自名為征城，可
知征城卽是句鑼。征城有南疆，鉦復作鉦鏹，是則征城
卽是鉦矣。鉦古亦名丁寧，國語晉語：戰以鐙于丁寧，又

吳語。鳴鐘鼓。丁寧。淳于。左傳。宣四年。著于丁寧。韋昭註。
 預均以丁寧為鉦。丁寧。征城。均耕部之疊韻字。蓋鉦聲。
 丁寧。故以為名。器用戰陣。故書作征城。以金為之。故又
 作鉦鏦。省之則為鉦矣。其別名曰鐸者。合音則為鐸。為
 鐸。均一物之異名。後世器改。名各有所賓。遂至判離耳。
 器小。口向上。執其柄。別以物扣而鳴之。柄之中夾有
 橫穿者。如南陽。鉦是。以備扣之之物之貫繫也。詳。余意乃
 斧之奇文。象形。斧。祝。父。兄。韻讀。庚。城。祝。兵。高。尚。陽。耕。
 合韻。城在耕部。又此鉦文字。與義楚鐃極相近。疑是
 同時所出。所謂鐘鐸九者之一。

右徐器凡七。

楚公逆鐘

佳八月甲申

楚

公逆自乍

作

夜雨

雷

釵

鐘

氏銘曰

□

和

八

荒

□

□

屯

純

公

逆

其

萬

年

又

壽

□

保

其

身

孫

子

其

永

竊

此器以宋政和三年出土于湖北嘉魚。楚公名宋人未識。孫詒讓釋為逆。謂即熊器。熊器元年當周宣王二十九年。故此器之作在宗周末年。

楚公蒙鐘

楚公蒙自乍竊大艘林鐘。孫々子々其永寶。

蒙蓋為字之異。古文為作蒙。形甚相近。公蒙當即熊器之子熊儀。儀為古同歌部。

楚王鐘

佳正月初吉丁亥，楚王賡膝印江仲嬭南，餼鐘其鬯，萬無疆，子孫永保用之。

印即江黃之江，仲嬭女字，南名。嬭即楚姓羊之本字。

此膝器文通例，舊釋嬭為姊，非是。

江以楚穆王商臣三年滅于楚，此江

楚尚通婚姻，自在國亡之前。成王熊憚之妹有江芊者，

或即此印仲嬭。

江芊見左傳，文元年及楚世家。世家以爲成王女寵姬，此據杜預及司馬駟說。

楚王昭即成王，或其父文王也。又考古國謂此器得於

錢塘，蓋謂購自錢塘鬻市，不必因此而疑印之非江。

叔姬簋

弔姬肅乍連黃邦，曾侯乍作弔姬印嬭賡膝器，鬯其子

禽章鐘

孫々其永用之。

此亦楚器。曾侯見楚王禽章鐘。乃楚之隣國姬姓之女嫁于黃邦。楚作器以媵之。同時媵適江之楚女也。許子妝簋。邨子妝。異其吉金。用鑄其匡。用賸孟姜。秦孟。亦同時為二女作器。而一為嬴姓之女。事与此同。上字字乃適省嫁也。適也。晉公盞。丕乍元女。又荀伯簋。荀伯大父乍嬴妃。盞句簋。亦謂適嫁。嬴姓為鑄寶器。

楚王禽章鐘

佳王五十又六祀。迄自西穰。楚王禽章乍。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穰。其永時用。高。穆商商。

薛尚功。趙明誠。古器物銘云。楚惟惠王在位五十。

七年，又其名為章。然則此鐘為惠王作無疑。今案俞段為熊，近出楚王鼎，此王熊悍作禽悉，正為互証。遼字舊釋徒，余依原文定為遼字。廣雅釋詁遼與粵移徙等字同訓為遼。粵字誤為令，此依王念孫校改。是遼亦遼徙矣。西陽即西陽，薛尚功云器出安陸，安陸與西陽在漢正同屬江夏郡。時乃詩之異，此假為寺。寺，守也。邾公慆鐘，分器是寺。移商商三字贅文，一器作卜，翠反。宮反。宋人疑宮商乃二鐘所中之聲律。近時唐蘭又說卜翠為外羽。余則疑反讀為半，羽外半音與不及清宮之半音相近。正如本鍾之題，商商也。疑乃二人合校鐘律，各標其所得之結果。又此宮反是証。有變宮。

曾姬無卣壺

惟王廿又六年，聖趙之夫人曾姬無卹，望安絃，茲漾陸萬
閏閏之無嗎匹，甬乍用作宗彝尊壺，逸嗣甬用之職職才在
王室。

此壺以近年出土于安徽壽縣，凡二具，壽縣自考烈
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于此之後為楚都，然考烈王在
位二十五年，其子幽王十年，其同母弟哀王僅二月餘
為其庶兄負翁所弑，負翁立五年而為秦所虜，國滅，故
此非考烈以後器，字体与楚王禽章鐘極近，大率即惠
王時物。銘乃韵語，卹嗎室至部，嗎卽馬匹之匹之專
字，猶駢駢駢之卽并參四也。無匹言鮮寡孤獨而無告
者。職卽職之異，劉體智云：「以哉以百，百卽首字，猶職
之或作職。」善齋四是也。

王子申盞

王子申乍

作

嘉嬭

羊

盞盞盞

其鬲

無著

期

永保用之。

此亦楚器。

阮元云。

楚王子名申見于左傳者有二。

一

為共王右司馬。

咸六年以申息之師救蔡者。

一為平王

長庶子。

字子西。

遜楚國。

立昭王而為令尹者。

此篆文工

秀結体較長。

同于楚曾侯鐘。

即楚王。

曾章鐘。

楚曾侯鐘。

楚惠王

器。

子西歷相昭王。

惠王此可直斷為子西器也。

積古七。

二六。

盞字阮釋蕭。

近人釋孟。

均有異。

者照原文系出。

本

銘其與著字判然有別。

羅振

玉歲一簋。

文為。

王子申乍

嘉嬭其鬲。

壽著永保用。

即切去此銘。

盞盞盞無之四字而

仿刻者。

文既不備。

著其二字亦混亂。

為偽無疑。

中子化盤

中子化用保楚王用正征招莒用異其吉金自乍盤盤。

中字原作中，非仲字。凡金文中仲二字有別，中字豎畫上下有同數之族，或二或三，乃指事字，与本末同意，謂中央之圖適當正中也。仲則作中，上下無族，此是中的之中，會意中直象矢，腰環象的。本銘中字余謂即楚簡王名，楚世家：「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此言「征招」事亦相合。
中字當是動詞，意當如擇如取，盧鍾云：「用邵大宗，邵字一器作邵，与此頗近似。」蓋邵邵字讀為擣，若稍。方言：「擣，稍也。」自關西秦晉之間，凡取物之上謂之擣稍，說文手部稍字下亦云然。淮南

此盤銘表，按銘本古篆刻本，異字誤，茅乃山，本批拓本，明之，則分明作，確係異（擇）字。盤領為朕，據古亦誤茅為盤。中字以下解釋文刪去。

要畧篇覽取摘撮。高誘注云。摘取也。唐雅釋詁亦云。摘取也。又云。摘摘。擇也。摘摘。即均同宵部。而即摘聲尤近。例可通假。

楚王領鐘

佳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領自作 鈴鐘。其聿其言。

羅振玉以領為額之壞字。謂即楚成王。余初未見拓本。遂信從之。今案其說非是。就拓本觀之。領字絕非壞字。字蓋領之異文。从頁今聲也。又以形制而言。器有紐。枚平。花紋乃所謂秦式。蓋戰國時代之器。不得遠至春秋中葉。準此以求之。余意當即楚悼王。悼王名史記云。國年表及通鑑均作類。而楚世家作疑。類當即領若領。

楚子簠

之字誤。世家文蓋本作領若領。因象年表者已誤為類。讀者疑之。遂於字旁注一疑字。其後衆書者又誤以疑字易正文也。

楚子簠

佳八月初吉庚子申。楚子暖盟鑄其飲簠。子孫永保之。

暖。古緩字。本銘字体乃戰國時流派。楚子暖即考烈王熊元也。

楚王禽志鼎

楚王禽志戰獸獲兵銅。正月吉日。寤盟鑄。匭鑄貞鼎。呂共歲宗。但平盤楚差佐秦志為之。

右器文。鼎腹外花紋中尚有「三楚」二字，腹內有「合群」二字。

楚王禽志獸隻兵銅。正月吉日，寧盟南夷之蓋，以共供

載棠賞。但本吏秦差佐苛燕爲之。

石蓋文。蓋內亦有「合群」二字。

（同出之器參看插圖一）

此鼎最近出土于安徽壽縣，禽志即楚幽王熊悍。據

楚世家，年表，志字以心羊聲，羊即干字之異。干，金文之

作悍，乃字誤。較古者作丫，乃圓盾之象形，上有羽飾，下有蹲。古文

凡圓點作之字大抵演化爲一橫，故由丫而干，更進則

爲干。然亦演化爲二橫者，如朱字本作米，而師酉殷文

作米，其它如眉昧鼎上樂康鼎及鼃器之鼃，所以朱字

亦係二橫，故丫字可作羊也。說文說干字爲「一从反

入，未得其意。又收羊字于干部，謂擬也，从干，入一爲干。

入二為羊，讀若餘，言稍甚也。又以為南字之聲符，然殷
周古文南字均不从羊作。許子于既失，于南亦誤，故羊
說尤不足信。戰獲兵銅事，史無可徵，僅楚世家于此
王三年載秦魏伐楚一語，年表于同年秦魏欄內亦載
其事，均未言勝負，大率即此年事而楚獲勝利也。戰獲
兵銅而毀銷之，以為祭器，足見銷兵鑄器之事不始于
秦人。蓋周末已是鋼鐵交替時代，鐵兵方興，銅兵已失
其優勢，故有此現象也。鐘當是室之彝文，同出之器
言，叙作鑿叙鼎，則義當与作近，殆段為設也。鬲鼎者
蓋高脚之鼎，說文鑄似鼎而長足，蓋此類。棠即秋祭
之嘗之本字。載棠連文，則載蓋段為蒸，載聲在之部，与
蒸為對轉，故曰共載棠即以供蒸嘗也。

有盤同銘見
周系補遺

叔夷鐘師字
作辭省之則
為卒矣。或
釋為采非
是。

器与蓋于正銘之外，各有副銘一行，蓋物勒工名之意。但昭職名。平即市字，師之省文。蓋假為佐，言同官之副貳。盤楚秦志史秦苛燕均人名。别有但勺，銘為但更秦苛燕為之。雙刻謄上五一盤平差二字，乃省其職名，足為余說之證。器与蓋之工名各異，足徵一器乃由四人分為之。

楚王禽肯鼎

楚王禽肯復作盥鑄盥鼎呂共藏棠。

此鼎与前鼎同出，肯字从止从肉，与隸書同，与小篆之作冑者異，足証隸書每有所本。禽肯余謂亦即禽志二字音紐俱相近。尚有盥三具同文，僅盥盥二字為金

(見國系補遺)

伯義盤

簠微異。又此鼎蓋面花紋中有有銓脰二字。不解何意。用出之器多見銓脰二字。其下或繫有大子字樣。

右楚器凡十有二。

伯英盤

佳王月初吉日丁亥。耶仲之孫白堯自作作穎味盤用薪。

邛當卽江黃之江。春秋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黃。杜預云。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其故地在今河南息縣西南。漢書外戚表。邛成屬濟陰縣。說文。邑部。邛字注亦同。彼乃別一地。又此盤據。故古圖云。得於河內。

下伯莖蓋云得於河內太行石室中蓋同時出土者采之河內當今河南沁陽縣春秋時為晉地此與江之地望雖不合蓋由賂賄遷徙使然吳王夫差監之出于晉地事與此同王月疑正月字之誤摹。

伯莖蓋

佳八月初吉庚午邛仲之孫白莖自乍作饒蓋其顧當邁
季無疆子孫永保用之。

考古圖云銘三十有一字在胥十有四字在蓋蓋銘為邛仲之孫白莖自乍饒蓋永保用之薛書所錄器蓋互易蓋字舊釋為金蓋容庚云蓋乃甄字方言五瓶瓶甄蓋甄從甄從甄甄甄甄甄秦之舊都謂之甄釋八葉

邛君婦蘇壺

邛君婦蘇乍作其壺子孫永固寶用。

此亦江器。乃江君之妃名和者所作。本器與伯茂二器年代均不能確定。要當在春秋魯文四年為楚人所滅以前。大約乃莊閔時器也。

右江器凡三。

黃太子白克盤

佳王正月初吉丁亥黃太子白克乍作仲嬴觥饋膝盤用。
新豐壺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之。

黃君殷

此亦黃國媵女之器。黃君二字原作某同。舊武釋某同。案黃乃古佩玉之象形文。買殷作某。伯家父殷作某。趙曹鼎作某。是証此必為黃字。又同字同省作某。不娶。殷作某。姑馮。句鑕作某。所以同字二直均上出。以同之。

字亦如是，与此有別，此特君之畧形耳。

黃韋餘父盤

佳正月初吉庚申黃韋餘俞父自作飲器子々孫々其永用之。

餘字作𠂔，與師餘設同，乃从舟从珍之側視形，𠂔變為小篆之俞，再變為今通行之俞字。莊家不測，復以餘字附入說文，所謂蛇足也。

單鼎

唯黃孫子係君韋叔單自作貞鼎其萬年無疆子孫

永寶用吉。

黃孫子。殆謂黃君之孫子。係字原作𣪠。本鼎銘乃反書。必取觀之乃得。疑是作器者之氏。作器者名單字君。叔。君乃羣省。單與羣名字對文也。竅字至詭異。所以缶字竟誤析為二。而置諸對角。

右黃器凡四。

鄫侯殷

佳五年正月丙午。鄫侯小子新乙。孝孫丕巨。饒趣。
吉金姁。而乍作皇妣罔君中妃祭器八殷。永保用焉。

孫詒讓云。鄫國當卽書牧誓之盧。亦見左傳。桓十二年。文十六年。釋文本或作盧。史記周本紀作盧。古盧餘

案文十三年傳楚伐庸自盧以往庸在秦為上庸縣故地在今湖北竹山縣東南則盧地必与之相近而在其東可知又文十四年傳盧戰黎及叔麋誘殺門克及公子子愛杜注云盧今襄陽中廬縣漢志中廬屬南郡顏師古云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以隋室諱忠故改中為次水經沔水又東過中廬縣東沔縣即春秋盧戎之國也故盧國故地當在今湖北襄陽附近丙字作丙以火與子承答曰案此字至閏重由此字可以推知十干已與五行方位相配丙屬南方故以火作子承答乃戰國末年器本殷時代不能確知恐在春秋以後也

簋大史申鼎

今案孫說不確盧戎為楚所滅在春秋初年與本器字樣不合近時徐中舒說簋為山東之莒戎為可信莒滅于楚在獲麟後五十年也今改从之二器當次于齊前

佳正月初吉辛亥。鄭安之孫簞大史申作其造禮鼎
鼎十。用延征台以延筭台以御賓客。子孫是若。

此乃鄭安之孫申為簞之大史者所作器。簞即鄭亦
即爐。字作與簞侯殷極相近。王國維讀大史申為大事
神似未為得。造即周礼大祝六祈二曰造。又大
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均本銘造
字義。其正字當作祿說文祿祭也。用征以延謂用之于
軍旅。屬考鐘征秦造齊。造若造均用為筭迫之筭。言征
言筭正与造字相應。韻讀延客若魚部入聲。又此
鼎形制脚甚低器淺而兩耳已殘缺。器身環帶花紋与
秦公般同属一系其時代之相去必不甚遠大率乃春秋
末年之器也。

莒

右廬器凡二。

都公教人殷

佳都正二月初吉乙丑上都公教人乍作隣殷用高考于

季皇且祖于季皇用賜錫豐壹萬稱萬季無疆子々孫々永

竊用高。

左傳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都楚鬥克屈禦寇以申息

之師成商密杜注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

於南郡都縣今案都有上都与下都本殷称上都而下

都公識鼎称下義可證彼鼎出于上維今陝西地与商

密接壤則此秦晉所伐者實是下都上維後為晉邑見

傳哀蓋下都為晉所滅也。南都之都。漢志作若。注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今湖北宜城縣當卽本殷所謂上都。上下相對。必同時並存。蓋由分封而然。意南都之都為本國。故稱上。上雒之都為分枝。故稱下。此猶小都之出自都。婁而稱為小矣。南都之都後為楚所滅。故於春秋末年其故都竟成為楚都也。兩都傳世之器均古。大率在春秋初年。或更在其前。蓋其初實一強盛之國。其地當跨有今河南湖北陝西三省所接壤處也。

都公教人鐘

隹都正二月初吉乙丑。上都公教人。乍其蘇鐘。用追孝于皇且。祖可公。于。皇考展公。周易錫眉。壽萬年。無疆子。

孫々永寶用高。

此銘殘泐過半，然與敎人設合校，雖東鱗西爪，猶可
以髣髴其全文。二器實同時所作。且此稱皇考農公，而
下平侯錡稱皇祖農公，又稱皇考屏縫公，知平侯之考
亦曾為都公者，即此敎人也。

都公平侯錡

佳都八月初吉癸未，都公平侯自乍作陣錡，用追孝于
皇且祖農公，于皇皇考屏縫公，用賜錫賚萬年無疆，子
孫々永寶用高。

平侯乃敎人之子，觀敎人于農公，稱考，而此稱祖，可
知。又此皇考屏縫公，即敎人。上都省稱為都。

都公識鼎

佳十又三月既死霸壬午下蟲雖公識乍陳鼎用追昌可
孝于皇且祖考用气豐萬年無疆子孫永龜用。

此鼎考古國云得於上雒故宋人又稱之為商洛鼎。
上雒今陝西商縣地在春秋末年屬晉則下蟲蓋滅于
晉者也。蟲字从虫下都公識蠶作蠶从虫均有意与上
都示別。蓋下都後出既分上下猶嫌混淆且時亦各有
去上下字而單稱都故于都字之結構亦須示別也。
十又三月當是十又三月之銘下筆過短蓋是鑄紋。

頗疑十又二字是都字殘画誤摹。

都公識蠶

若公誠作旅錡簠用追孝于皇祖皇考用賜賜饗饗
萬年子々孫々永竄用。

此与都公誠鼎自是一人之器下義省称若。

右都器凡五。

鄧孟壺

吳鄧孟作監嬰嬖陳壺子々孫々永竄用。

嬰王國維謂卽鄧姓之嬖今从之。

鄧伯氏鼎

隹再鄧八月初吉白伯氏始如氏作開嬖臬朕滕貞
鼎

其永寶用。

鄧公殷

隹髯鄧九月初吉。不故屯夫人。始乍。隹髯公。用為屯夫。
人隲護殷。

不故疑即薄姑。漢書地理志下。濟殷末有薄姑氏為

諸侯。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

師尚父。左傳作蒲姑。昭九漢志琅瑯郡下。夏作姑幕。今

山東博興縣東北地域也。蓋薄姑氏雖衰。後世子孫猶

守其血食未墜。故此與鄧為婚姻也。始乍髯公與叔

姬簋。叔姬。與乍黃邦同例。乍。定省嫁也。適也。鄧國故

地在今河南鄧縣。

右鄧器凡三。

蔡姑殷

希蔡姑作作皇兄尹弔叔陳蔡彝尹弔用妥綏多福于皇考德尹由姬用薪白罍簠綽寶綽永令命彌奉生靈冬終其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竊用高。

希字原作希。容庚釋為蔡。云魏三字石經古文作希。故得定為蔡字。案即希字。段為蔡也。此乃姑姓女嫁于蔡者。故稱蔡姑。猶鄧女適王稱王姑。楚女適江稱江芊之類。蔡姑之母為由姬。則姬姑五為婚姻可知。綽綽乃金文恆語。或作綽綽。容云即說文之韓緩。亦雅之綽。

爰之詩之寬兮綽兮。案書無逸亦云寬綽厥心。此銘文字當在宗周厲宣之世。

蔡大師鼎

佳正月初吉丁亥。有大师師鬻釐。釐鄒許。帛叔姬可母。飲繁。用薪。鬻釐。邁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竊用之。

此蔡女適許之媵器也。蔡乃周公之後姬姓。古人女子無論已嫁未嫁均称某母。王國維以為女字謂女子字称某母。猶男子字称某父。今案某母當是女名。或有去母字。古者女子無字。出嫁則以其夫之字為字。就見于彝銘者言。如頌鼎。皇考肅叔。皇母聃妃。召伯虎。殷。伯。幽。姜。命。錫。皇祖聖叔。皇妣聖姜。皇祖又成惠叔。皇妣

又成惠姜、皇考濟仲、皇母子仲姜，均其例証。故留其未許人時曰待字也。

右蔡器凡二。

許子鐘

佳正月初吉丁亥，卹許子牼自異其吉金，自作鈴鈴鐘。
中終鞶鞶且，鵠鵠元鳴孔煌，穆々，穌鐘用，暋暋且喜，用樂嘉賓大夫及我俦友，敷々趣々，萬年無謀期，賈賈母母已，子々孫々，永保鼓之。

本器考古圖云：得於潁川，今河南許昌縣附近，即許舊地。此銘用語與徐器相同，足徵許國文化屬於南

系。 牂自許子名，牂詁文以為牂文牂。許子春秋稱男，而此稱子，古公侯伯子之稱，實無定制。 韵讀：陽部。喜、友、趣、謀、已、之、之部。

許子牂簠

佳正月初吉丁亥，卹子牂錫其吉金，用鑒鑄其匡簠。用勝孟姜秦嬴其子，孫永保用之。

牂與許子鐘之牂自疑是一人，古人每名字並舉，或牂自乃一字一名，稱字則為牂也。牂牂同以升聲。此殆許與秦同時嫁女，或許嫡秦為勝，秦嫡許為勝，故鑄器以分勝之。

子璋鐘

佳正十月初吉丁亥。羣孫斯子子璋。其吉金自作。作
鐘。用匡呂。喜用樂父。隄兄者。諸士其。謂。喜。與。基。期。子。之。孫。之。
永保鼓之。

羣孫斯子。猶。微。兒。鐘。言。余。達。斯。子。之。孫。余。幽。路。之。元。
子。羣。斯。均。係。人。名。本。銘。字。作。与。許。子。簠。相。似。而。文。辭。復。
類。許。子。鐘。疑。斯。即。許。子。狀。若。臚。自。故。次。此。銘。于。此。韵。
請。喜。之。基。之。之。部。

魯生鼎

無許大邑魯生。乍作當母朕（滕鼎）貞。其萬年。寶當永。蘇用。

無鄭者，無重鼎。無皇之饋鼎同此。大邑乃京師之
古稱，亦稱天邑。此許京之魯生為其女作媵器也。壽
母即其女名。

右許器及其近是者凡四。

鄭義伯匱

真鄭義伯匱作季姜竊匱用。

鄭義伯猶稱鄭并叔，義伯乃作器者之字，蓋鄭之大
夫，娶姜姓女而為作御器也。

鄭登匱

真聲白

伯乍吊叔敬聲兩。

其字之形稍異。然曰鄭聲叔聲例之。仍當是聲。聲乃氏。伯其字也。敬當是女姓。右旁范畧損。致不可識。此姓典籍無可考。

鄭登叔聲

真聲吊

叔乍旅聲及子々孫々永竈用。

聲叔補上聲伯。目聲為氏。叔為字。

鄭戚句父鼎

真戚

戎句父自乍飲聲其子々孫々永竈用。

戚蓋戎字之異。以戎用聲。句父之氏也。舊釋為勇。不

確。辨當卽是鼎字。說文：鼎，鼎之圖，掩上者，从鼎才聲。詩曰：鼎，鼎及鼎。鑑俗鼎从金从茲。此从茲爲古文，以与俗鑑字同。从鼎，蓋誤以貞爲鼎也。許說鼎乃本尔雅釋器，然毛詩絲衣傳則訓鼎爲小鼎，而本鼎形制乃有流如匪，知古說實多不足信也。

鄭號仲殷

佳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眞鄭號仲作作竇殷，子々孫々，
板及永用。

此殷凡二具，一具器文，十又一月作，十一又月，一又二字倒，而又字多一橫鉤，此金文鉤倒之確例。又一具蓋文，子々孫々，誤作孫々孫々。

召叔山父簠

真鄭白伯大嗣工召弔山父叔作旅臣簠簠用高用孝用白
鬯子孫子用為永頌

真白大嗣工者言鄭伯之大司空職上係國復係其
其國之爵此例僅見召氏叔山父字旅臣者旅當訓
為祭且下文言高孝知之臣古簠字从匚古聲金文習
見銘末數語有韵孝壽寶幽部

叔上匚

隹十又二月初吉乙子巳真大內史弔上叔作弔叔頌朕膝
出匚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子永永寶用之

內史上冠以大字，此例僅見，殆是內史之長。

鄭楹叔賓父壺

真楹市賓父叔作醴壺。子孫永寶用。

楹氏叔賓父字，別有叔賓父壺，當係一人之器。

嬰次鑑

王子嬰次之座燎盧鑑。

此器一九二三年出土于新鄭，同出之器百餘，僅二有銘。一卽此鑑，一為鼎，銘泐甚不能通讀。嬰次卽嬰齊。王國維因有王子字，說為楚子重嬰齊，器出新鄭則

以為鄢陵之役楚師曾道。蓋其時所道。又說盧為說文
盧飯器也。之盧。學者多宗之。案其器埋平而無蓋。不適
於為飯器。實當是燎炭之鑪。說文鑪。方鑪也。本器形方。
与之相合。而盧上一字王本釋者實是庚字。字確从火。
余意乃寔之別構。从广炎聲。炎即炒字。小篆作𤇀。說文
云𤇀熱也。从𤇀𤇀聲。方言作𤇀。云火乾也。秦晉之間或
謂之𤇀。郭注云。𤇀即𤇀字。又注尔雅釋草云。𤇀首可以
燔蠶蛹。釋文引三倉。燔熱也。一切經音義一云。炒。古文
𤇀。𤇀。𤇀。𤇀。四形。今作𤇀。崔寔四民月令作炒。古文奇字
作𤇀。今此字从炎作。知炒亦古文矣。从广炎聲。与从山
莫聲同。字在此讀為燎。知此為燎炭之鑪。今言於鄢陵
之說有不可通。蓋鄢陵之役在魯成十六年六月。時當

盛暑子重無攜帶火鉷之理。王說不足信也。余意器出鄭墓。自當解為鄭器。一墓之殉葬品甚豐。則所葬者必係鄭君。王子晏次即鄭子嬰齊也。左傳作子儀。當是字。史記作公子嬰。乃嬰齊之畧。古籍于人名複名往往畧其一字。蓋誤以為名字並舉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嬰齊。与古器合。稱王子者可以僭分解之。嬰齊之父鄭莊公時鄭最强。左傳隱三年載周鄭交惡事。終至決戰而射王中肩。竟候然敵國。有此器出。足証鄭莊公時實曾僭稱王号耳。嬰齊与魯莊公同年即位。十四年而遇弒。故此燎鑪之制作實當在春秋初年。

右鄭器凡九。

陳公子甌

佳九月初吉丁亥，陳公子子甌（叔）遯父乍作遊旅獻，用征用行，用鬻蒸稻，汭梁，用斡斡賈，壹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是尚。

金文凡陳國之陳作陳，纂齊之田氏作陳，此乃陳之公子之子字叔原父者所作器。不稱公孫而稱公子子，蓋公孫之氏已通行，故避之，鬻字从鬻从米从匕，已當是聲，已聲在之部，与蒸也。部爲對轉，此實蒸之古字也。舊釋爲羹，非是。蓋甌甌非調羹之器，而稻梁亦非作羹之材，字形不合，尚其餘事。韻讀行，汭，疆，尚陽部。

陳侯簋

佳正月初吉丁亥，陳侯作孟姜，用斚，萬年無疆，永當用之。

陳侯為姜姓女作媵器，此亦一異例。

陳子匱

佳正月初吉丁亥，陳子作齊孟為穀母媵，用斚，萬年無疆，永當用之。

此陳之公子為其女作媵器也。齊孟為穀母，以蔡大。市鼎，鄭叔姬可母例之。齊當是國名。

陳伯元匱

敝白匱之子白元作白孟媵母媵，用斚，永當用之。

伯段伯元父子殆陳之宗室以伯為氏者。周亦當
是國族名。

右陳器凡四。

趙亥鼎

宋牼公之孫趙亥自乍作會賡鼎。子々孫々永壽昌用之。

牼古牆字。說文。牆牆文牆。与此同意。此以田从口。由
者出也。曰是古田字。宋牼公即宋莊公。莊公与魯桓同
時。此其孫所作器。蓋在魯閔僖之世。而在宋則襄公之
世也。於時陳最強盛。趙字々書所無。疑是官名走馬
二字之合文。

宋眉父函

宋貴眉父作寶

此宋人媵女

稱某子。

宋公戌鐘

宋公戌之哥鐘。

宋公名舊釋

發說左昭十年

是銘當以公羊

公子城杜注平

宋公鐘

名城也。今改從之。唯古文辰戌之戌与征戌之戌形相
远。此乃辰戌字与成字之差僅一筆。故致誤也。古器中
成戌字亦每互誤。如頌殷甲戌字第二第三第四之蓋
均誤為成。而成周字則第三之器第四之蓋均誤為成。
其確証也。第三器文甲戌字亦誤為成。

宋公藏鼎

宋公藏之饒鼎

此宋景公器。景公名杵臼。春秋作杵。史記作頭曼。當春秋
末年。金石錄云。元祐間得于南都。底蓋皆有銘。

右宋器凡四。

（博古圖系有蓋无器。）

曾伯栞簋

佳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栞栞栞聖元武元武孔甫克狄
邊淮夷印變鬲湯金衛道錫錫行具俱既卑俾方今其吉金黃鐘鐘鐘今用自乍作旅匡簋簋呂征呂行用盛稻粱用
養孝用高于我皇且祖文考天賜之福曾伯栞段胡不黃者
猶萬年萬鬲鬲無疆子々孫々永永竊用之高。

此簋與晉姜鼎同時彼云征征蘇湯原此云印印變鬲湯蓋晉
人與曾同伐淮夷也。作器亦同在九月彼在乙亥此在
庚午先彼五日。彼云勿勿濫廢文侯親命知不得在文侯
以前謚之興在春秋中葉以後或即文侯時事亦有可
能。出之二器均春秋初年之物。葉乃常之異文說文

常下帶也。从巾尚聲。裳常或从衣。此从巾从省。蓋常若裳乃形聲字。此乃會意字。此讀為堂。堂之堂。高也。盛也。聲正入韻。金道錫行者。言以金錫入貢或交易之路。古者南方多產金錫。魯頌泂水。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略南金。考工記云。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黃鑄者。以銅所為之鑄。大言毀銷之。以為鑄器也。韻讀常湯行。方陽部。鑄匠魚部。行梁高陽部。考福。出之合韻。疆高陽部。

曾伯陪壺

佳曾白陪。通用吉金鑄。鑒用自乍。作鑒壺。用卿饗賓客。為德無疆。瑕。用孝用喜。用賜賈。子。孫。用受大福無疆。

用鑄鑒作壘亦毀舊器而鑄新器。鑄說云：但鼎而長足。廣雅釋器云：釜也。鑒是壘首銅。前墳：壘，客段魚部。考壽山部，音強，陽部。

曾子尾小簠

曾子尾自作作行器，刪永祐福。

屏卽弋綏之綏，从尾沙省聲。見上師毀毀，字在此乃曾子之名。

曾子選簠

曾子選之行簠。

此器字体与叔夷鐘、商章鐘等相似。蓋春秋中葉前

後之器。春秋襄六年書。莒人滅鄆。又昭四年書。九月取鄆。蓋鄆滅于莒。降為附庸。後復叛而歸魯。故又取于魯也。器或作于襄公之世。唯不得在昭四以後。

曾子□簠

佳正月初吉丁亥。曾子□自乍飲。子孫永保用之。
此器由字体觀之。大率亦離滅國不遠。器全体施以淺刻糾屈紋。乃一部分外國學者所謂秦式。根據此器可斷定此等樣式在春秋中葉時已有之。

曾子仲宣鼎

曾子中仲宣。逋用其吉金。自乍獻貞鼎。宣逋用。離其者。

諸父者諸兄。其萬季無疆。子々孫々永寧用享。

仲宣乃一字一名。由下單稱宣可知。寤卽造字。讀為聲始也。宣。喪。喪舊釋為遷。非是。案此銘後半有勅。喪。兄。疆。高。均陽部字。宣。喪。者。猶。垣。子。孟。姜。壺。言。垣。子。孟。姜。壺。謂。宣。之。親。喪。也。蓋。曾。子。新。立。其。喪。服。將。除。爰。初。作。器。以。饗。燕。親。族。也。雖。古。雖。字。舊。釋。為。饗。甚。是。徐。王。權。鼎。用。雖。賓。客。例。與。此。同。

曾大保盆

曾大保。魯。帛。函。用。其。吉。金。自。乍。作。旅。盆。子々孫々永。用。之。

此曾大保名。函字。魯。叔。魯。函。二。字。同。金。文。存。本。不。明。全。初。據。之。誤。釋。為。魯。宣。公。正。

麇字。書所無。然必為會聲之字。通樞。名。亞字麇叔。
 者。書洪範。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當是同時成語。如今
 言集中也。鄭玄說會為君。說歸為臣。
 之通深。麇。作。圖。示鹿頭有大角。蓋如今之馴鹿。

右部器凡七。

滕侯鉢毀

滕 作 **文考** **滕仲旅** **殷其子之孫萬年永嗣用。**

金文滕國之滕均作滕从火。𣥂及仲均無可攷。

此旅字當解為周礼大宗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之旅祭也舊說旅為祈禱天地山川寶則祀人鬼亦可

称旅，彝銘多見。寶字亦頗詭異，去字誤析為二而分
置于上下對角。盨器自名為殷，是証盨乃殷之變。

滕虎殷

滕虎敢庫擊乍作取皇考公命仲竈陳彝。

滕虎，王國維謂卽礼記檀弓滕伯文為孟虎齊襄，其
叔父也，為孟皮齊襄其叔父也。文孟虎。現堂集林卷六釋滕今案
虎當是字，檀弓称孟虎卽其証。敢乃名。名敢字虎者，大
雅常武，閼如虢虎，賈鳳剝碑，鑄若夫虢虎，敢本字，閼借
字，鑄乃後起字。

右滕器凡二。

薛侯盤

甫辰乍作帛叔妊毇朕膝般盤其盥眉壽萬季子之孫之
永寶用。

王國維云甫卽薛國之本字。亨字其音古讀如薛。此
字从月亨聲。与薛字从艸薛聲同。甫爲妊姓之國。其
爲滕薛之薛審矣。說文集解卷六釋解毇原作般卽說文毇指
文毇所从出。漢銘蘇襄作毇。呂穰作毇。所从毇字雖已
變与爲爰。然猶从土。形未盡失。

薛侯鼎

甫辰威乍作父乙鼎彝。史。

史者薛侯之史官所書之下款。鼎疑簠字之殘。

右薛器凡二。

邾公慆鐘

佳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龜公慆異昏吉金。玄鏐膚。鑒
呂鐘。自乍作。蘇鐘。曰余異。蘇。恭。威。畏。忌。盟。鑄。薛。子。蘇。鐘。二。鐘。
台。以。樂。其。身。台。匡。大。夫。台。喜。者。諸。士。至。于。萬。年。分。器。是。寺。

龜公慆即邾宣公。見春秋襄十七年。公穀作聞。乃段
借字。鏐者。尔雅釋器。黃金謂之湯。其美者謂之鏐。說
文云。湯。金之美者。与玉同色。又云。鏐。黃金之美者。兩貢
梁州貢璆鐵銀鏐。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玄云。黃金之

美者謂之鏐。此以鑄器。知所謂黃金者實是銅。玄鏐卽
 說文所謂與玉同色者也。膚呂與玄鏐對文。膚段爲
 鑪。黑色也。呂乃銅省。此段爲鐘。錯者周禮小胥凡縣
 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
 而在一簾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左傳襄十一
 年。歌鐘二肆及其鋪磬。杜注。縣鐘十六爲一肆。鄭說與
 左傳及杜異。鄭意謂鐘磬同在一簾。各八則爲堵。故曰
 二八十六枚。鐘十六枚在一簾。磬十六枚在一簾。共二
 堵三十二枚。始謂之肆。左傳及杜說則言鐘而不及磬。
 元杜意則鐘十六枚爲肆。磬十六枚亦爲肆。半之則鐘
 八枚爲堵。磬八枚亦爲堵。微之燕銘。本器言。縣鐘二錯。
 源子孟姜壺言。鼓鐘一肆。肆錯均。單以鐘言而不及磬。

卽鑿鐘古大鐘八肆其竈四轄竈者謂鑿磬也。懷石磬
云擇其吉石自作鑿磬。鐘八肆鑿卽造之異與鑿通蓋金
樂以磬為之。鑿故謂之鑿磬亦謂之竈。鐘八肆竈四轄則磬數僅
及鐘數四分之一。是鐘磬各為堵肆而不相參合。據此
以解小胥職文亦正圓通無碍。蓋謂凡縣鐘磬各以半
八枚為堵。全十六枚為肆也。杜說較鄭說為近是。寺
持也。守也。韻讀。鐘夫魚部。忌士寺之部。

邾公華鐘

佳王正月初吉乙亥。邾公華錫秬吉金。玄鏐赤鎛。鑄用鑿
鑄。卒縣鐘台。以乍作其皇且祖。皇考曰。余業。龔威忌。忌。淑穆
不恭。墜于躬身。鑿鑄其縣鐘台。以卹其祭祀。盟祀台樂大夫。

台宴士庶子。春慎為之名。銘元器其舊哉。載公釁冒高龜那
是保其基。萬季年無疆子々孫々永保用高。

龜公華即邾宣公之子悼公。見春秋昭元年。春為
之名者謂慎為此銘。名字作季。以月。與上正月字同。舊
或釋為聽。非是。韻讀忌祀子之部。舊壽保幽部。疆高
陽部。

邾公鉞鐘

陸鍾之孫邾公鉞。乍作季禾和鐘用敬卹盟祀。祈季年
鑿焉。用樂我嘉賓。賓及我正卿。凱揚君需。君良萬年。萬季年

王國維云。鍾字从鍾。草聲。草古壙字。以聲類求之。當
是鍾。陸鍾即陸終也。大戴禮帝繫篇陸終娶于鬼方氏。

鬼方氏之妹謂之士隨氏。產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
 曹姓者，邾氏也。史記楚世家語同。其說蓋出于世本。此
 邾器而云陸鍾之孫，其為陸終無疑也。（現堂集林十）
 鈺字原作釗，从金毛聲。（毛辭及金文聲）以聲類求之，當
 是鉏之古字。左傳文十四年，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
 二妃晉姬生捷菑。王引之言捷字菑名，云元和姓纂有
 捷姓，引風俗通曰：邾公子捷菑之後，以王父字為氏。俞
 樾云：捷菑為捷，故菑字捷。準此，則邾定公名為纘，且者
春秋成十七年亦當是一字一名。纘假為纘，且鉏首。兄若弟同
 以農事字為名字也。故此邾公鈺當即邾定公纘，且
 正卿者，正長卿士。凱若肅君，第二君字余初疑別誤，
 非是。字在此殆段為閏。

邾君鐘

邾君鐘

邾君求吉金。用自乍。作其辭鐘。鈴。用處大正。政。下。湯。

求字乃動詞。非邾君名。文以鈴正為韻。耕部。古鐘鐘一字。

邾大宰鐘

邾大宰儀子致自乍。作其御鐘。□□吉金元呂。致。用過。句。賢。高。多。福。福。萬。年。無。疆。子。孫。永。保。用。高。

此乃邾大宰儀之子致鑄所作器。御疑御之異文。从走作者蓋係筆誤。元呂與吉金對文。易傳云。元者善之長也。呂假為鐘。疆高為韻。陽部。

邾大宰簋

佳正月杓吉。龜大宰樣子。荆田豐其饒。

一器也。此字。

匡簋曰余諾。

若 饒

茶

孔惠其饒。高呂饒。

一器也。作用。

萬年無其期。子々孫々永。

竊用之。

此邾大宰樣与前鐘之邾大宰樣自是一人。此从木。

為叢之籀文。彼从手从叢省。蓋趣字之異。叢省聲也。叢

趣同以取為聲。此樣籀又同以叢為聲。得相通。留与歐

乃兄弟行也。留者型之異。从田与从土用意。諾若古

本一字。此用為若順也。韵讀惠饒脂部。真之之部。

邾友父鬲

邾 大宰簋
友父鬲

邾伯得此知邾滕為婚姻之國。

邾討鼎

龜討為其鼎。子々字々永寶用。

此邾討與邾伯御戎確是一人一字一名也。字自孫之異象小兒頭上有總角之形。

右邾器凡九。

寺季故公段

寺邾季故公乍竈段。子々孫々永寶用高。

寺邾首。季故公始一字一名。公通工事也。故者倣也。

邾遺殷

春秋襄十三年夏取邾杜注邾小國也任城元父縣有邾亭公羊作詩以為邾婁之邑蓋邾初為邾所滅而魯復取之也如邾初滅于莒後說文邾附庸國在東平取于魯即其例元父邾亭即杜注所本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東南

邾遺殷

邾遺卽邾殷用追孝于其父母用易錫永靈子孫永竊用焉

邾遺遺鼎

邾遺卽邾作竊鼎子孫用焉

邾遺卽前殷之邾遺與遺一字一名也遺卽遺

之異。邀亦當是遣之絲文。遣，維也。送也。送，詣也。適也。名
与字相應。清光緒間出土于山東之平原。

郭伯鼎

郭白肇作孟姪善膳鼎其萬年豐壽子之孫永寶用。
此郭伯為其妻所作器。蓋郭与姪姓之國為婚姻也。
与郭相近之國薛祝均姪姓。不知孰是。

郭伯祀鼎

郭白祀作義鼎萬年豐壽無疆子之孫永寶用高。
此与前鼎文字款式如出一人手筆。當是一時所作。
祀即郭伯名。無疆永寶均合書。僅見。

魯侯爵 魯大司徒匱

右部器凡五。

魯侯爵

魯侯乍爵用罍罍音孟罍音孟盟。

此銘分作兩截讀，為彝銘之一特例。用罍是動詞，與令殷用罍事于皇宗同例。罍當即無以舊酒之舊，从東旁有酒滴，从自，謂神歆之。器制銘詞均古，殆在周初。

魯大司徒匱

魯大司徒子仲白作其庶女孟姬孟姬匱也其賈萬年無疆子孫永保用之。

鐘即屬之錄文。从石与从厂同意。从邁省聲与萬聲同。在此乃孟姬所適之國名。春秋僖十五年齊師魯師伐厲。杜注。義陽縣有厲鄉。漢志南陽郡隨下云。故國厲鄉。故厲國也。今湖北隨縣北四十里有厲山店。

魯大宰原父餒

魯大宰邈父作季姬身賸餒其萬季贖焉永竊用。

魯原鐘

魯邈作蘇鐘用高考孝。

上一段一鐘乃一人所作之器。邈即說文邈。高平之野从走从甸从豕。此最為正確。全文中已有誤从各者。

小篆則更誤象為求矣。

魯伯厚父盤

魯白厚父乍仲姬餘俞賸滕殷盤。

仲姬俞殷

魯白大父乍仲姬餘俞賸滕殷其萬年豐高永寶用高。

上二器同為仲姬俞所作之賸器。伯厚父與伯大父當是兄弟行。以伯為氏者也。

孟姬姜殷

魯白大父乍孟姬姜賸滕殷其萬年豐高永寶用高。

此与仲姬俞段同为伯大父所作，则孟姬姜与仲姬俞乃姊妹行，姜乃孟姬之名。

鲁伯愈父鬲

鲁伯愈父乍鼃姬子鬲，媿姜，鬲其永宝用。

此伯愈父亦以伯为氏者，与邾国通婚姻，故其女称邾姬。有同人所作之簋，愈作俞。

鲁士商厥段

鲁伯愈父诸器，所见有鬲三、簋三、盘三、匜一，靖道无十年出土于滕县城东北二十里凤凰岭沟中。

鲁士商厥肇乍鬲，皇考鬲，厥父薄段。商厥其万年，子孫永宝用。

此鲁之大士或士師名商厥者所作器。

右魯器凡九。



杞伯每川鼎

杞伯每川乍龜螭曹竊鼎子々孫々永竊用。

杞伯器出土于山東新泰同出之器已見著錄者有鼎二、段四、壺一、匜一、盥一均杞伯每川為邾螭所作器。每川者余意即謀娶公說文謀古文作𠂔若𠂔與每同从母聲川刺之或作𠂔與娶同屬疾部。史記陳杞世家謀娶公嘗周厲王時。龜螭即邾曹杞與邾為婚姻之國。龜字器文或作𠂔从𠂔蓋殊之古文也。同从𠂔聲故段為龜。

杞伯每川壺

杞伯每川乍龜_上壺寶壺萬垂_上壺子_上孫_上永_上竊用_上高。

壺字蓋文作器文作器形見善齋札證錄。王國維以為卣非也。然器与蓋分截二家字跡亦小異。是否一器之析或二器之殘殊未能知耳。_上寶壺寶字器文作_上寶又孫字無重文萬年上多一其字。

右杞器凡二。

己侯貉子殷

己侯貉子分己姜竊_上乍_上作_上殷。己姜石用_上用_上勺_上儁萬年。

此乃紀侯滕女之器。有己侯鐘出土于山東壽光縣紀侯臺下。可証。又紀乃姜姓。此言分己姜寶者。即紀女將嫁。作寶器以媵之。石乃己姜名。由字体现之。此殆宗周初葉康昭時器。足証紀國文化之古。

貉子卣

佳正月丁丑。王各格于呂。敝治王宰于厥咸。王令士衛道歸饋貉子麇三。貉子早揚王休。用作竊陳彝。

貉子卣己姜殷之己侯貉子。二器字体如出一人手。筆可証也。敝治嗣之異文。讀為治。鳳是宜字。此處正是適宜之宜。除此而外。釋組釋房均不可通。此因受錫鹿而作器。器上卽以鹿紋為飾。銘詞与花紋相應。僅見。

己侯鐘

己侯虎作作竊鐘。

此鐘出于山東壽光縣紀侯臺下，疑昭穆時器。

己侯殷

己侯作姜縈殷子，孫其永寶用。

此亦腰器。姜縈即己侯女名。此器年代較己侯鐘當稍後，頗近厲宣時字体。

真公壺

真公作為子叔姜口盟壺。豐高萬季永保其身也。施

々配々受福無基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此器薛書題作杞公匱。云真者古國名。衛宏云与杞同。雖形制未傳而字畫奇古云々。按所引衛宏說乃本集韻。然杞乃妘姓之國。此真乃姜姓之國。真与杞非一也。余謂真亦是紀。同一紀國而作真若已者。亦猶句吳之作工。數若攻吳。而称公称侯在古亦無差別。子叔姜与齡鍾称其母為子仲姜者同。子叔子仲均字也。姜下所缺一文當是滕字。否則卽是子叔姜之名。鹽下一文分明是壺。薛因其形制未傳。遂誤認為匱。非也。銘乃韵語也。配子孫字均奪重文。今補。年身真部。配基之云部。

慶叔匱

慶弔叔攸作朕膝子孟姜監監其饋萬萬黍年永保其身
池之配男女無蕃計子之孫之永保用之。

薛尚功云此銘得於淄之淄川。銘文字畫与杞公
臣公重絕相類。紫此亦紀器也。淄川与壽光接近在古
均紀國地。銘文字畫与真公重絕相類。固其所宜。紀以
魯莊四年滅于齊。而此臣与重就其字体而言。蓋春秋
初年之器也。

右紀器凡六。

鑄公簋

鑄公作孟妊車母朕膝舍蓋其萬黍饋萬子之孫

永竅用。

王國維云：『樂記：武王克殷，封黃帝之後於祝，鄭注云：祝或為鑄。』呂氏春秋慎大覽亦云：『封黃帝之後於鑄。』古鑄祝同音。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任蒞其一。鑄為姓，其為黃帝後之祝信矣。

『觀堂集林』十
八鑄公簋跋

鑄子簋

鑄子帛叔黑臣肇乍作竅臣簋其萬年興壽永竅用。

臣即頤初文，象形，象有重頤而上有鬚也。鬚色黑，故以鑄子名臣，而字叔黑。鑄國在古蓋屢有遷移，春秋桓五年城祝丘，殆本鑄之故地，為魯所畧者。地在山東。

臨沂縣東南。同年冬，州公如曹。左傳作「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王國維謂州公亦即鑄公。云：古祝音又與州同。春秋左氏及公羊傳之州吁，穀梁傳作祝吁。說文謂从囟从州聲，讀若祝。蓋鑄受魯人逼迫，北遷于淳于，淳于在今山東安丘縣境。然鑄公簋出于齊東縣，此鑄子匡諸器出土于桓台縣，二縣接壤，同在安丘之西北。蓋淳于為杞所畧，而鑄又遷避也。最後則遷于長清肥城境地。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左傳作督揚。杜注：督揚即祝柯。公羊作祝阿。漢為縣，屬平原郡。地在今長清縣東北。又左傳襄二十三年，臧宣叔取于鑄。杜注：鑄國，今濟北蛇丘縣。後漢郡國志：濟北國蛇丘縣有鑄鄉城。今山東肥城縣南尚有鑄鄉也。蓋鑄終受齊人

齊大宰盤

之壓迫而滅國于此。此出土于桓台齊南之器。當在淳于入杞以後。大宰在魯之閔僖時代也。

右祝器凡二。

齊大宰盤

隹王八月丁亥齊大宰遯父錫爲忌己盟盤台以旃祈殯
壽。命難老。

遯是歸之異文。歸从帝遯。遯聲。此从帝遯聲也。錫二殆
鼎字之異。乃歸父名。齊有國歸父。乃國佐之父。見左僖
二十八年傳。及三十三年經傳傳。又稱國莊子。或卽此
人。勅讀。壽。老。此部。

國差錯

國爰立事歲咸丁亥攻本工師僭盪鑄西覃竊鑄三秉用
實旨酉酒戾氏受福疊喜卑俾旨卑俾靜戾氏毋毋瘠毋毋
疢荒齊邦買鼎靜安寧子々孫々永係用之。

國爰許漸謂即國佐

見左氏成二年經傳

至確。稱某々立事歲

之例齊器多見。如陳純金陳猶立事歲釁月戊寅子禾

子釜口口立事歲禡月丙午。与此例全同。咸釁禡等均

月之異名唯不知孰為孰月。攻本工師叔夷鐘師字

作簠。知此確是師之省文。買字余叢釋為風疑古朋

之異文。讀為風。今案仍當釋為鼎。彝銘从口之字每从

片作。如買字亦伯或段及毛公鼎从片。而吳彝伯長鼎

番生殷師見殷均心。字復以貝者，鼎与貝古文每互
譌也。羅通密孫詒讓云：「亦雅釋詁：密靜也。書無逸曰：不
敢荒寧，嘉靖殷邦。史記魯世家：嘉作密，是密靜二字連
文之証。」古籍拉連中三一孫引洪頤煊讀書叢錄
釋為鼎，雖據譌刻為說，要不失為創見。

叔夷鐘

佳王五月辰才在戊寅，師師于澶。公曰：「女汝尸夷，余經
乃先具祖，余既專乃心。」女汝恣小心，畏長忌，女汝不家墜，嬰
夙夜官執執而尔政事。余弘歆乃心，余命女汝政于朕三
軍，爾肅成朕師，旗之政德，諫罰朕虞，庶民左右母毋諱。
尸夷不敢弗懃，戒虞虞，卬死尸事，教戮戮，和三勅徒，寧行
師師春慎，中中罰。公曰：「尸女敬共辭，予命女汝，雁南公家。」

女汝嬰裝舫行師師女汝肇勳敏于戎攻余易錫女汝釐都
齊劇其縣音三百余命女汝嗣辭予釐釐釐文作鄰邇邇造或鐵徒
幸四千為女汝敵寮尸敢用拜頤首弗敢不對韞揚舫辟皇
君之易錫休命公曰尸女汝康能乃又有事衛運乃敵寮余
用算登屯純厚乃命女汝尸母母曰余少小子女汝尊余于
難卹虞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女汝裁職差左正此字
卿卿文此下有為大事三字斃命于外內之事中尊盟刑女汝台以尊戒
公家雁卹余于盟明卹女汝台以卹余舫身余易錫女汝馬
車鐔作車馬戎兵釐僕音三百又平五十家女汝台以戒戎攸作尸用
或又敢再再拜頤首雁受君公之易錫光余弗敢灋廢乃命
尸奠其先舊及其高祖鐔文作具康康唐湯又敢有嚴才在帝
所尊受天命劓伐頤司祀散帑靈辭師伊少小臣佳補輔咸

有九州處壙禹之堵土不顯穆公之孫其配嚴公之妣而餗

公之女寧生帛叔尸是辟于齊侯之所是志小心繫恭適靈

力若虎董裝其政事又有共供于宣武靈公之所此句鑄銘作又共于

公所少宣武靈公易錫尸吉金鈇錫玄鏐鎡鋸尸用攸作鑿

鑄其實鐘之所下二十一字鑄銘為數焉吉金用高于其皇

祖具皇妣皇母皇考用旂祈豐豐臨命難耄耄不顯皇

祖具其乍祚福元孫其萬福屯純賁賁數協而亦又有

事卑俾若鐘數外內剡辟城譽々遵而尔側剡母母或有

承育穎女汝考考萬奎年永義保其身卑俾百斯男而契

斯字斯義政齊侯左右母母疾母母已至于業曰武

靈成誠子々孫々永義保保用用高

此鐘作者名為叔尸尸讀為夷尸字原作久与同銘

趙明誠金石錄云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鍾十枚有款識尤奇多者或五百字。

中所屢見之辟字及鐫銘數字所从之尸字全同。宋人釋為及國誤。近人改釋為弓者亦誤。銘中弘字作𠂔，所从之弓字形迥然有別。叔夷乃宋出，其父為宋穆公之孫，已則出仕于齊。當齊靈公之世，銘中兩見道武靈公，以通桓桓武乃懿美之辭。靈公生号也。下有康靈亦生稱靈公。肅字舊釋為溜，無說。今案此字从水省，从肅，肅古文以為祗，則字實从水省，祗聲。釋溜是也。溜乃省文，右旁之留即田之隸變。後人以形聲俱近于留，遂清混為一。王國維有釋由一文已難之甚悉。故溜字可云从水肅省聲。又武班碑臨菑字作菑，其隸變之由，今亦可以恍悟。蓋其本字實當作菑也。余經乃先祖。孫詒讓據史記樂書所引孫矣尔雅注，訓經為法，甚是。

然訓乃為其則非乃仍是汝之之意言法廣之先祖也。
夷之先祖為成湯故齊侯以之為經法。余既尊乃心

尊當讀為字信也。虞卽卒死事孫詒讓云虞亦敬也。

釋卽慎也。周頌維天之命篇殷以溢我毛傳溢慎也。左襄二十七年傳引作何以恤我恤卽字。

通死讀為尸尸主也。釋言敬慎其所主之事。孫詒讓

合以其字易之。三軍徒旃旃从从迴聲殆幢之古文周礼地

官稍人作其同徒輦輦彼同徒卽此徒旃殆猶師旅師

旃之謂也。舊或解周礼之同為終十為同本銘可証其

非是。雁馬公家雁通應若膺當也任也。再讀為歷你

雁釋詁歷傳也。故雁馬謂担戴輔弼。娶裝娶卽玩之

異讀為攻治之攻。裝裝首讀為經營之營。大雅靈台經

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政之。不日成之卽此娶裝意。娶

為工巧之工亦可通。又下文董裝其政事亦是勤營。釐都齊劇。

孫詒讓云釐疑卽萊故萊國。左襄六年傳齊侯滅萊。又哀五年傳齊置羣公子于萊是也。字亦作邾。襄十四年傳齊人以邾寄衛侯。萊邾並以來聲來釐古音同。經傳多通用。今案此說至確。蓋此器實靈公滅萊之翌年所作也。春秋襄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當靈公之十五年。其翌年五月有戊寅。与本銘適合。本銘又言師于淄。淄言政于三軍。肅成師。旃之政德。言戰和三軍徒隨。寧舉行師。言恐裝行師。肇敏于戎攻。均是滅萊前後事。蓋於是^後叔夷最有功。故齊侯以萊邑賜之。並以萊之遺民三百五十家為其臣僕也。古者國滅則人民淪為奴隸。本器足証春秋中葉以後。奴隸制度猶倏然存在也。齊

劇當是釐之子邑。齊侯所以錫夷者，其下有縣而至三百之多，則知古之縣甚小。邈為造之異文，以是嬰聲也。嬰卽勾字，其从女者，猶嬰字。嬰字等之从女，實當从女，乃人形文之脚，因形道而譌者也。敵察，嫡僚，言為夷直系之徒屬。得卽運字，从行，猶道之，或作衛。給子也。此用為彝銘常見之累字及也，与也。尊余于難卽孫云，尊讀為輔，輔也。釋卽憂也。說文言汝宜輔我于艱憂，敬慎不釋。裁字，孫謂當為織字之省，織，古尚書作紵。見夏禮古文四聲部作與此相似。織与職通。左文十八年傳，閭職說苑，復思作織，是其証。嬰正卿，嬰与左通。古有左卿士、右卿士之職，左正卿卽左卿士，故鐫銘僅言嬰卿而無正字。正卿之称，左傳多見，如莊廿二年，立

于正卿。文七年，子為正卿。懷八年，國有大命而有正卿。
言其非副貳也。又鍾銘于載鑒卿之下，尚有為大事三
字。余意事當為史，古事史使字通用。大史古又稱左
史。左襄十四年有左史，杜注左史，晉大史。則左正卿若左卿即大史。叔夷
既司治釐邑，復兼攝大史也。中尊盟刑者，孫云言執
中以布明刑。尊戒公家尊亦當訓為輔，與上雁鬲公
家同意。雁即余于盟，即孫云盟即與諸君，與百姓王
人罔不秉德明恤文同，明勉也。明即猶上文云虔即。即
訓慎，訓愛與戒義近。言敬戒我于勤慎。余意不然。上即
字當訓為安為靜。書帝典，惟刑之恤哉。史記五帝紀，恤
作靜。集解引徐廣謂今文作謹。下即字當訓為憂。盟即
明憂。書傳之釋不誤。世名即余朕身者，此即字亦當

訓靜。余朕猶令言我自己。吉日釗有朕余例同。尔雅釋詁朕余同訓我。又同訓身。身者即自己之謂也。馬車戎兵當以鑄銘作車馬戎兵。語調較順。大雅抑脩尔車馬弓矢戎兵。用戎戎作辭例相近。作起也。言以備戰事之猝起。與其先舊。與卽典之餘文。說文以為古文典。其實証不古。此典字當是稽攷之意。所謂數典不忘祖也。專受天命。專字鑄銘作博。同与溥通。尔雅釋詁博大巴。頤是夏字。古銘有頤侯笑。頤侯駿。頤侯卽復姓之夏侯。其確証也。司通祀。不顯穆公之孫。其配嚴公之妣而餼公之女。此中之穆公自是宋穆公。齊靈十六年距穆公之沒百五十四年。叔夷之父為穆公之孫云者。以順情推之。殆是遠孫也。穆公既為君號。則嚴公餼

公亦必為君號。嚴與餗不得說為國名。叔夷作器時已
 為齊之正卿。其年齡當在五十五左右。假令夷為其母四
 十前後之子。其母又為其母四十前後之女。則嚴餗二
 公之世當在齊靈十六年前百三二十年。求與此年代
 相當者。則齊有襄公。秦有成公。必即此嚴與餗為無疑。
 蓋襄公之妹適秦為成公妃。其女適宋為叔夷母。叔夷
 與齊有此親。故出任于齊也。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
 為此。即妯娌字義。是辟于齊侯之所者。辟猶仕也。古者
 人君為辟詞。君事人亦為辟。詞動猶人君為王。君事人亦
 為王。商頌殷武。歲事來辟。鄭箋云。來辟猶來王也。即此
 辟字義。師望鼎用辟于先王。與此同例。單伯鐘。達匹先
 王。達匹即來辟。鉄鑄銘者鉄是失之錄文。謂無用
 一鉄鉄鑄下有鉄鑄二字。

矢鏃也。舊釋鉄，非是。凡古文夫字作夫，矢作矢，不相索。
此字鐘鐻二銘均以夫作。鐻卽似鼎而長足之釜。鐻銘
作釭，乃異文。鏃，鏃省。鐻銘作鏃可証。古文奔字作奔此疑鏃之
異文，以雙聲爲聲也。御覽七百五十七引埤蒼云：錫鏃，小釜
也。鉛段爲鏃。凡此均係毀已成之器而鑄新器。蘇協
而又事至，至于某曰武靈成，乃託爲皇祖之命辭，而
女汝字均皇祖之稱叔夷也。劉辟讀爲闔闔。臧字舊釋
爲都，疑是唇字，以戈以儿者省聲也。唇讀爲都，舉卽舉
字。孫玉都，舉，並盛善之意。小字雅廣註：都，盛也。淮
南子本經高誘注：舉，善也。遷亦造之錄文：鉶，鋪，居氏
從舊之。彼省从牙，讀爲告，字復以缶爲聲也。此乃後起
之複聲字。造有作寤若寤者，亦是複聲，蓋既从告聲，復

从舟聲也。舟去句。側刺猶言友僚。事鼎。處用替系刺。多
 友。釐年萬年佳入。与此為五証。永賴者永為胥省。說文
 胥。駢也。廣雅釋詁。胥。癡也。賴。說文云。難曉也。故永賴。稱
 言癡迷。達而側刺母或不賴者。言至于汝之僚屬。母有
 癡迷也。至于某曰武靈成。者。某即葉之初字。葉。世也。
 成。請為誌。言至于後世使人讚嘆曰。桓武靈公誠然武
 靈也。語因顧韻。故倒出之。極有風致。又銘中數見靈字。
 除第二。後武靈公。及。而命難者。段用靈字而外。字均有
 異。其形。或作靈。靈。事靈師。或作靈。靈公之所。或作靈。靈
力若虎。或作靈。銘。銘作靈。上以靈。乃聲。下以火。乃火字
銘作靈。或作靈。銘。銘作靈。上以靈。乃聲。下以火。乃火字
 之變體。中所以有或說為人形。謂是巫字所从出。余意
 乃从龜。又从象。象人執龜。一手執之。一手撐之。从火者。謂

以火灼龜，使之呈兆。吉凶均有靈驗也。古者龜有靈名，
 亦雅釋魚。龜伏者靈。又二曰靈龜。易頤初九，舍尔靈龜。
 此均靈字从龜之意。自余纂其先舊，以下乃韵文。祖
 所司，補堵，女所，虎所，鉅，魚部。司在文部，考壽老，幽部。祖，
 曉，鼓，響，魚部。刺，頤，脂部。年，身，真部。字，右，已，之部。政，成，耕
 部。

康 壺

佳□□月杓吉□□□□□□□□之子□□曰康黑其
 吉金台以盟其□壺。齊三刺單圍□冉子輟執鼓康大門
 之輟執者諸獻于靈公之所公曰甬商賁之台以玉銅衣
 哀裘車馬□□□之□康衡率百□□□□□□□□
 酒台□□□

□□數其□□□□者□□□□□□□□□□
 □_辭□□□□_川歸獻于_索公之所商賞之_台并_執車馬
 康伐□寅其王駟_執方_執滕相_和樂馬□□其王樂馬用
 台_以□□辭師_門哉其兵執者_獻之于_索公之所公曰角
 々□□□□余台_以賜女_汝□□□□多□□□□□
 受_授女_汝□□□□□□□□□□□□□□

此器西清續鑑甲集_{十六}曾著錄題為周齊侯鍾摹

刻多失銘前段可讀者數行適為所刪去器今尚存今
 所據者乃容庚摹本聞銘在壺外兩耳後加掩去字數
 不少銘淺不易拓余意施以精良之攝影當能顯出又
 其兩耳既係後加則設法剔去之想亦有可能顧國內
 迄今尚無人為之者今仍姑照摹本錄出銘辭所紀

(拓本甚漫遠不及摹本明晰)

者乃是三次之戰功。每次有獲功以獻于齊侯而受賞賜。首次之雲公自即齊靈公。二次公上一字適闕。三次公上一字半泐。案其字形仍當是雲字。篆文小有所失。三次所伐之國屢言其王。在春秋時稱王者為南方之吳楚徐越。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于齊靈公十二年書伐吳。蓋即此時事也。其時為吳王壽夢十六年。壽夢名春。在其王下頗疑卽是壽夢。玉嗣玉字泐甚。僅存中直之一筆。涇子孟姜璽有玉二詞。語今據補。銘文全体均似韻語。其可確知者如堂鼓者所為均魚部字。

鞌 鐙

佳王五月初吉丁亥齊辟陶幣

鞠叔

之孫遼仲之子鞌作

山西通志金石記引
楊萬說陶年當
為鮑通鮑。陶年
叔即鮑叔。

作子仲姜竇。用斚。侯氏永命萬壽。年齡。係其身。用高。用孝。
于皇祖聖帝。叔皇祀。姓聖姜。于皇祖又成惠帝。叔皇祀又成。
惠姜。皇可適仲。皇母。用斚。高者母。死。係盧。吾兄弟。用求。可。
考命彌生。籛。肅義政。係盧子佳。姓。籛。又成裝。榮于齊邦。
侯氏易錫之邑百。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與。與之民。人都。而。
都。侯氏從德。之曰。世萬。至於。子孫。勿或有介。渝改。陶。
子。曰。余彌心畏。認。余三事。是台。以。余為大攻。工厄。乾。大吏。
史。大吏。徒大宰。宰。是。辭。以。可。吏。使。子孫永係。用高。

齊辟者。辟乃地名。肇叔所食邑也。史記王子侯者表。
有辟國。漢表作壁。誤。析為辟土二字。此據王念孫校改。屬東海。水經沛水。
注云。葛陂水西南流。逕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漢武帝。
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壯為侯國。地在今山東莒。

縣東南。本器相傳以前清同治庚午出土于山西榮河縣后土祠旁。蓋因事故輦入于晉。亦猶吳王夫差鑑之出土于晉地也。陶者鞠之絲文。攷工記。鞠人為皋陶。鄭司農云。鞠者或為鞠。皋陶鼓木也。鄭玄云。鞠者以皋陶名字也。鞠則即陶字。以革。蓋陶本以革陶聲。省作鞠。因鞠制革形近。故誤為鞠。若鞠也。攷文以鞠為鞠之重文。攷工記釋文亦云。作鞠。禮祭統。煇者甲寅之賤者。乃段煇為鞠。事又更屬後起矣。陶叔乃鞠祖字。其号为惠叔。其名为又成。知者以下言。又成惠叔。又言陶叔。又成。古人名字並舉時。率字上而名下。又有陶子。曰之文。乃作器者之鞠。自稱其氏与字。氏陶者以王父字為氏也。下有陶氏鐘。足証齊有陶氏。名又成。而字陶者。陶乃樂器。樂一終為成。又

讀為有義正相應。列舉祖妣二世者，聖叔聖姜乃齡之曾祖。古人凡祖以上均稱祖。齡之曾祖，祖父之配均為姜。曾屢世與齊室為婚姻也。介字原作介，金以為珍之側視形，刻上前後繼，一者其繅藉。餘字以此，此讀為渝。遼字原作遼，从老聲，叔夷鐘有戒，亦从老聲。彼讀如都，則此正當為徒，大徒者大司徒也。韻讀：年身真部。死弟脂部。生政佳耕部。苗子改認台史宰使之部。

齊陶氏鐘

佳正月初吉丁亥，齊陶氏孫公黑其吉金，自乍作鐘。卑俾鳴友好，用昌百孝，于子皇且祖文考。用匱用喜，用樂嘉。

賓及我朋友。子々孫々永保鼓之。

陳氏即鑄鐘陳叔之後也。此足証陶字。又字舊釋為及。案此字作或。分明友字。与下文及之作事者亦迥然不同。又讀善本切。段玉裁以為即扑字。此處當讀為頗或薄。言甚好也。朋友字原初。余初補為庶士。字。今諸宋拓本尚有殘痕可辨。改訂為朋友。銘末鼓字。拓本中尚有友旁殘畫可辨。韻讀好孝考。幽部。喜友之。之部。

齊侯盤

齊侯乍觶。賁。賓。鷄。孟姜。盥般。盤。用旂。饋。鬻。萬。季。年。無疆。也。配々男女無咎。計。子々孫々永保用之。

齊侯四器

盤匚

傳以光緒十八年出于易州蓋齊女

夫家即銘中所謂寘也。寘从山其聲其其之縣文蓋

古寬字。小篆从寬聲字而既近音亦同在元部蓋異作

也。漢隸多作寬从寬聲。寬疑即鮮虞寬鮮古音同部

虞說文云驕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食自死之肉

淮南道應訓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驕虞

雞斯之乘注云驕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

千里其見于它種書說者大抵相同古與驕鳳龜龍為

五瑞乃古人所想像之動物不必實有也今鷩字亦正

作奇獸形周禮有迴文者蓋象其能騰雲駕霧之意所

謂能日行千里者也。是則鷩蓋即虞之初文矣。易州在

春秋時本屬燕然與鮮虞故地

今河北定興

相近或者器出

于州之南境，在古未鮮虞之地也。

洹子孟姜壺

齊侯女

乙器 女字

器希

壺其殷

齊侯命大子榮遽孟姜

句宗白

伯聖

命于天子曰：「春。」

春

則爾春，余不其事。」

汝受

冊，遠連

乙器

御，爾其遠

受

御，齊侯拜嘉命于上，天子用

璧，玉備一嗣。

作昇

乙器 無一字

于大無

乙器

嗣折

誓

于

與

大嗣，命用璧。

兩壺八鼎，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玉二嗣，鼓鍾一肆。

乙器 無一字

齊侯既遠，洹子孟姜壺其人民都邑，董宴宴無舞，用從。

乙器 無一字

爾大樂，用盟。

乙器

爾姜銅

鍾

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姜用氣。

嘉命，用旂，鬻鬻，萬黍。

乙器

無疆御爾事。

乙器

於用御天子之事。

下復重出自洹子孟姜

之事，二十九字。

建至用御天子

之事，二十九字。

建至用御天子

之事，二十九字。

建至用御天子

之事，二十九字。

建至用御天子

今案齊侯
當是齊侯
公。景公三
年田文子就
在（見左傳
及史記齊世
家）則此器
殆景公初年
之物。景公另
葬公之弟大
也蓋在莊公
已遠而桓子
也。

此田桓子及其妻所鑄之器。齊侯乃齊莊公。史記稱

桓子事齊莊公有寵。此以齊侯女為妻。正其有寵之証。

器。齊侯女名。即孟姜。常讀為聿。詞也。殷殷為舅。爾雅釋

親。婦稱夫之父曰舅。孟姜之舅。桓子之父田文子也。史

子于莊公三年。齊襄二秋。諫齊侯厚禮。樂盈之非。莊公

在位僅六年。則文子之死當在進諫後之一二年間。本

器之年代即可準此而判定矣。大子。乙器作夫子。古

夫大每通作卜。辭大甲或作夫甲。通篆其証。大子者。孫

詒讓謂即田氏嗣子。近是。蓋即桓子也。齊遠者。孫云

周礼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鄭注云。傳遽若今時乘

傳騎驛而使者也。周制凡有事急行則乘傳遽。此齊侯

命田氏子乘遽至周。請命于天子也。孟句宗白。孟乃

其則不齊者言行一
年聖制則行一年聖制
制人亦不其
事受冊
者事通
使冊何為
責或錄為
冊亦可通
此三語表明
天子同意其
極重。

鼎之異讀為語辭之載。句于者吾云。史記劉敬叔孫通

傳。臚句傳。東隱引蘇林。下傳語告上為句。得之。案漢書

叔孫通傳。注亦引此解。上天子。大無嗣誓。大司命。南

宮子均係神名。上天子者上帝之異稱。此因天子已失

去。天之子之本義。單用之如帝如皇也。大無嗣誓。無當

是巫。與詛楚文之。大神巫咸。殆是一事。齊侯拜嘉命。以

下數語。乃平列。其公式為。于某神用某物。因知。于大無

司誓于大司命。乃是。于大巫司誓与。大司命也。用璧

玉備一嗣。以下文用璧二備。玉二嗣例之。當有奪誤。蓋

本作。璧。口備。玉一嗣也。備者。王國維云。段為珽。現堂集

林卷三 宴字吳大澂釋宴。以文辭按之。近是。蓋是宴之

變作。以要為聲。取雙聲也。蓋銅者。即書。顧命。上宗奉

同瑁之同。白虎通爵篇引作銅。鄭玄解同為酒杯。書傳襲之，以同為爵名。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大反鄭說，謂同乃同字之誤。又云，為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今此器為壺而銘之以銅，用知古者壺有銅名，省之則為同。酒器之鍾，盛算之中，均是一音之轉變。顧命之同，實當是壺，蓋即盛算之中，有簡冊盛于其內。鄭玄訓為酒杯，雖失尚不甚遠。若為融虞翻及副璽之說，均是臆必之見。

陳賁殷

佳王五月，元日丁亥，賁曰：余陳仲勑孫，竈帛叔和子，韓恭竈負魂神，毀神弊愧畏忌，敕異吉金，乍作絃茲竈殷蓋，用借

既鐘二字。容庚釋
為鐘。掛似能
公食祀。坐落會
延。會。蓋也。
此从金作。若必以釋
則。用。追孝於我皇
句尚未完。仍有可
既鐘字。即用為乎
此尾助也。

追孝於我皇殷鐘。

陸仲即陳敬仲。金文凡陳國之陳均作澈。而敬仲之
後在齊為田氏者。均作陳。廟諸產之異。以初彥省聲產
者。生之初也。故从初。字在此。与和對文。蓋即讀為彥。美
士曰彥。蜜者釐之異。蜜叔當即陳釐子乞。乞子為田成
子常。此防或即常也。蜜字已見格伯殷。此用為黃敬
之黃。書無逸。嚴恭寅畏。秦公殷。嚴禱。天命。均恭黃二
字連文。殷字原作某。余初釋為虔。因叔夷鐘虔字作
虔也。或釋為畢。均不類。詳宋与薛侯盤之。蓋實是一字。
即殷字所从出。故今改釋為嚴。字在此。乃讀為讓。用
追孝於我皇殷鐘。介詞于字作於。上齡鐘与此器二例
而已。我字左旁畧有泐損。舊多釋為叔。与上文蜜叔字

既迥然不同。叔皇連文義亦難通。殷段為考。古音殷考同。在幽部。大雅江漢作召公考。即召伯虎殷之。作刺祖召公嘗殷。彼乃段考為殷。与此正為互証。又本銘乃有韻之文。亥子忌之部。殷蓋殷考幽部。鍾字不得與殷字連文。鍾即重字。銘末綴此字者。乃作器或作銘者之署名。此例彝銘多見。如秦公殷及秦公鐘銘末綴一且字。即其晚近之例。余舊讀殷鍾為舅姑非是。今正。

陳逆簋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小子陳逆曰。余陳趙子之裔孫。余寅事齊侯。慈懌血。即宗家。黑。卑。吉金。台。以乍作。卑元配。李姜之祥器。嬰。鑄。兹。寶。寶。笑。簋。台。高。台。考。考。于。大。宗。皇。櫻。祖。皇。祀。

用。^姓皇^考母^作祚^帝白永命。頌眉壽萬年。子々孫々永保。

阮元云：陳逆見左哀十四年傳，字子行，陳氏宗也。又云：此器作于魯哀公二十年，杜氏長歷哀二十年正月丁亥朔，銘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与杜氏合。時齊侯為平公驚，距簡公之弑已五年矣。慈血宗家，慈即懽之異，血段為卹，靜也，安也。

陳逆殷

冰月丁亥，陳氏裔孫逆^作為生。皇^禮祖^{大宗}殷，^臣習^白永^令命^頌眉^壽，子孫是保。

吳武姑云：冰月見晏子春秋，即十一月也。韻讀殷。

壽保。幽部。

陳曼簋

齊陳甞不敢逸康。肇簋。勅經德。乍作皇考獻。帛叔饒。厥永保用。匱。

陳曼疑卽田襄子盤。襄子名多異文。史記集解引徐廣曰：盤一作堅。索隱引世本作班。堅殆盤字之譌。因形相近。班盤聲俱近曼。獻叔殆田成子常之字。

陳侯午鐘

佳十又三年。陳侯午台。以羣者。諸侯賦獻。金乍作皇妃。孝大妃。祈祭器。鈇鐘。台。以尊。蒸台富。保又有齊邦。永世母。

容庚云周氏
傳之吳氏任
余目擊。蓋
下立字及母
字乃其小別
也者。

此銘初為據古所著來三字奪去上畫誤釋為三。蓋
下立字半泐遂與葉字無分其下母字全泐余初得一
拓墨三字分明蓋之下体雖微泐仍从立母字亦無痕
跡可見徐中舒所著陳侯四器考釋集刊三四系周季木藏
器一具其銘與余所得者同據古所來亦相彷彿唯容
庚武英殿彝器圖錄所附周氏器銘則蓋下立字鮮明
母字亦完好聞是藏家欲求與據古所來契合而後自
剔去之者余疑據古所來與周氏所藏不必同是一器
蓋同由一范鑄成故文字雖同而有顯晦之異或據
古所來僅據拓本而拓本有未精故不免有奪字奪畫
也。要之同鑄之器其存世而可確知者有三。鐘一、殷一、周

一、鐘一、殷一、周

氏器形如圓球，器与蓋於赤道線上平分，器底有三環，以為脚，二環在緣之左右，以為耳。蓋頂亦有三環，可以却置。此類器多無銘，其已見著錄者，或題為鼎，夢郭或題為鬲，泉屋或題為殷，寶蓋今則以為當是敵。舊版一七六今得此器，正為余說呈出一確証。敵，殷之辨敵如日月，鼎鬲之疑亦可永釋矣。然鑄与鈐亦有別。鈐，鑄之鈐作鍾，舊釋為鑄，余沿之。遂有鑄鑄，即廢敵之說。今從徐中舒說，改釋為鈐。徐引古圻，即庾姓字作厖，厖等形以為証，是也。徐又云：敦有圓意。詩七月有敦瓜苦，傳云：敦猶專事也。專，團同。圓，正是敦形。尔雅釋丘云：如覆敦者敦丘。郭璞注：今江東呼地高堆為敦。據此，則敦之形圓亦可想像得之。緯書孝經鉤命訣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

尔雅疏引敦与簋簋容受雖同上下内外皆圓為異。儀礼少牢

禮記疏引此上下内外皆圓正是陳侯三敦。連因背之形製。

陳侯午鐘曰鈇鐘鈇有坳坎窞下之意凡圓物自其內

空言之則正作坳坎窞下之形故此名鈇鐘仍形容鐘

形之圓。案此所引關於敦之文獻可謂詳備然以寶物

徵之敦亦不盡上下内外皆圓如齊侯作孟姜膳尊亦

自銘為尊而其形制則偏器蓋不均等器底平而無足

胥下有頸內凹與陳侯諸鐘之形制復小有差異。鄭玄

注礼以無足之敦為廢敦者蓋謂此類。又以鈇鐘連為

一名其說亦難安。蓋物之有內空者自其內言之均作

坳坎窞下之形不必限于鐘。余意鈇與鐘實二物也鈇

當是孟之異以金與聲以雙聲為聲也。孟之形與鼎相

似都公平庚鍾可証。此器諸家均屬偽鼎武英殿七九所著錄一器有三熊人立片為脚二環附獸首者在臂之內旁片為耳器雖為正整之半球而無蓋。其器本無蓋余初以為蓋佚非是周氏器異蓋紋即銘中所謂鉞也。武英殿器銘于中央部泐去數字。即「財金」考大「鉞」鐘當保等字然行款字數全同而鉞鐘二字之金旁亦尚有殘畫可辨決為同銘無疑。殷之形制復迥別器體與通常之殷相同唯有方座附于器下有兩耳作龍形側出而翹舉無蓋器座均作方曲紋淺刻疏大規整在殷中亦頗為特異羅振玉謂與所藏鄭侯殷同形見貞松堂吉金圖。上三銘泐蝕過半然就其殘文目觀之大致與二器同文唯殘文考大紀與台聲之間僅能容三字為祭器殷無疑故陳侯午三器定一

殷一鐘二鈎。形制各別殊不可混。鐘器既出多無銘。其有銘者大率齊物。新出洛陽故都古墓致錄。無銘之鐘三具。^{a. b. c.}出於太倉韓墓。乃戰國初年之物也。李峪村所出亦有一器。則與無聊之齊康王相近。

自十

又三年者。田齊桓公午之十四年。翁同書云。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侯太公和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以此銘考之。桓公實不止六年。索隱之言是也。所稱孝大妃。即太公和之妃。^{據古三之一。八引。}徐中舒云。桓公在位之年。史記既與竹書不同。而竹書又自相參錯。舉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魏武成二十一年下業語為証。王曰。史記田敬仲世家。索隱紀年。齊康公

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剌立。後十年齊田午殺
 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又據索隱引齊宣公薨與公孫
會之叛同年。而據水經瓠子水注引則公孫會之叛在
晉烈公十一年。宣公於是年卒。則康公元年當為晉烈
公十二年。二十二年當為魏武侯十八年。此事又後十
 年當為梁惠王二年。然索隱又引梁惠王十三年當
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姑見。軍注魏世家索隱引齊幽
公或桓公之謫。年代參錯。未知孰是。余意水經注所引之晉
烈公十一年。當是五年。五字壞析而為十一二字也。如
 是則齊康公元年當烈公六年。二十二年當魏武侯十
 一年。再後二十八年。即齊桓公十八年。正與梁惠王十
 三年相當。則二書所引可無齟齬。要之。有本銘之。十又

四年足証紀年為是而史記實非也。銘末數語以實
邦忘為韻當忘在陽部邦在東部邦字每与陽部字為
韻如大亮鼎以邦韻強方因資鐘以邦韻當尚晉公盨
以邦韻王方強上等均是蓋古邦字實有陽東二部之
音也。

因資鐘

佳正六月癸未陞辰因資曰皇考孝武趙公麟恭戴哉大
慕模克成其雖惟因資騷揚皇考聖鍊昭統高且祖黃帝
休弭銅嗣趙文淳朝壽問者諸辰合答騷臣惠德者諸辰宣
薦吉金用作孝武趙公祭器鐘台以聲蒸台以當保有齊
邦豈萬子孫永為典尚帝


此鐘失蓋。器形與陳侯午鐘、周氏器全同。墜侯因齊
 卽陳侯午之子齊威王因齊也。孝武起公卽陳侯午起
 字史籍作桓音同通用。言孝武者懿美之辭如叔夷鐘
 稱造武墜公也。高祖黃帝與休銅起文爲對文言高
 則祖述軒轅黃帝休則承嗣齊桓晉文休讀爲弭節之
 弭低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弭節裴回索隱引司馬彪說
 弭猶低也。漢書相如傳經引郭璞說文選子虛賦郭注
 均訓弭爲低。銅卽竣之古文讀爲嗣。又高訓爲遠。廣雅釋詁
 休讀爲述亦可通。黃帝字今舊未得其解今以徐中舒
 說唯高且字徐作名詞解于文例不通。淖卽朝晨之
 音讀爲朝聘之朝。易卽昏庸之昏讀爲問。徐云儀禮聘
 禮小聘曰問。周禮春官大司馬時聘曰問。又秋官大行

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此云朝問諸侯義亦甚協。是也。靈字舊釋裸余又釋為靈均非今从除釋。陳駘馮靈魂神。即此靈字義。韵讀實邦尚陽東合韵。

陳駘靈

佳王五年真口陳曼再立事歲孟冬戊辰大獲口口。
子陳駘內入伐區口邦之隻獲。



此齊襄王五年齊軍敗燕師時所獲之燕器。史記田敬仲世家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于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言真口陳曼再立事者即國復之後重任舊職也。言大獲口口者臧殆滅之異讀為咸劉厥敵之咸謂剪滅也。所泐二文當是燕師

字。言內伐匪口邦者，即追亡逐北，進而侵伐，燕之某邑。凡此均為田單復濟時所應有事。冬字作，以日與說文所揭古文冬字同。金文經時者，此與商鞅量二器而己。於時上繫以孟仲季字，此尤為僅見之一例。

子禾子釜

□□立事歲，禮月，因_{丙午}子禾子□□內者，御休_休□□命。
設墜_夏左開_釜節于繫_稟釜，開錫節于繫，解開人築桿威釜。
開□又□外盜_洪釜，而_通車人利_制之，而台_以□□還。如開人不用命，嗣寅□□開人□□_其事，中荆少逃_徒贖台_以。□_金半鎛_鈞。□□_金丕盜_賄，_氏辟□遠_徒贖台□_厚。□命者，于丕事區_希。北開之釜。

陳有祺區銀盃記云。咸豐丁巳。聞膠西靈山衛古城
旁土中出古銅器三。皆有銘于其外。其二器形如罍。小
口大腹。腹有兩柄。可持而傾。其一似半匏而有流。文
曰。左關之銀。以之量區。十銀正及區額之下。憲齋二此
如罍之二器。陳謂之區者。卽此。與陳純釜。舊說此釜之
子禾子為齊太公和。今案銘中有墜叟之名。與陳驛壺
之墜叟。卽是一人。則二器之相。昨必不甚遠。子禾子斷
非大公和也。大率皆齊湣王末年之器。此銘大意乃子
禾子命某某奉命往告陳叟。謂左關之釜。以稟食為準
則。關銀以料為準則。關吏如辨弊。或于釜內築桿以減
少其量。或于釜外加物以添益其量。則當制止之。如關
吏不用命。則論其事之輕重。施以相當之刑罰。辨字从

半升，與說文料字讀同例。蓋半斗為料，半升為料，是古
人半升量有專字，亦有專器矣。此字當讀如奉。秦公殷
于正銘之外，器蓋各有刻款。蓋文云：「西一斗七升大半
升。」蓋器文云：「西元器，一斗七升奉。」殷奉當即料之形聲
字，从八奉聲也。漢器示量多見半與分字，半亦即料。分
亦即料矣。銀合半升，而銀十正及釜頭則是一釜合五
升。左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
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所謂陳氏當即銀釜鍾，十釜一鍾。陳氏之鍾僅合五斗。
而齊舊量，所謂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十釜為
鍾者，鍾合六十四斗，相去天淵。用知「四升為豆」之升實
是勺字之誤。古文升作，小篆勺作，字形相近。勺或

作龠，合十二百黍，十勺而合，十合而升，十升而斛，豆當四勺，區當一合六勺，釜當六合四勺，鍾當六升四合，較陳氏之鍾約當八分之一，故曰鍾乃大矣也。盬乃泆字之異，泆通通，三字石經書無通通之古文，作𣶒，乃从𣶒，𣶒肩聲，与泆之从水失聲同意，失与肩古同至部也。今盬从水从𣶒，肩省聲，从𣶒乃解文。說文泆，水所蕩泆也，故泆有突出過分之意，于本銘正通。車人制之，之車當是動詞，蓋讀為舉，古者車与舉與每通用，而舉与舉同从與聲也。中刑以桎，以桎桎之奇文，象有械在人手，遂从耒作，与𣶒同，謂徒役之刑也。周官掌圜中罪桎桎。𣶒即鈞字，說文鈞三十斤也。盬，古文鈞从勺，卽是此字。周官大司寇以兩副禁民獄，入鈞金，鄭注亦

云三十斤曰鈞。管子小匡篇稱管子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韜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是齊制用金分贖罪時，有一鈞半鈞之差。本銘言贖以口半鈞者，蓋罰輕薄小罪也。蓋字說文以為盭之或作，謂贖者在。一曰若賄，本銘似即贖為賄。所謂分宥薄罪之類。然言贖以口犀，則又似視為重罪。蓋時代相懸，制度已有改易也。口命者，于行事區常命上泐文當是違抗字。言抗拒命令者，則按其事跡之輕重，分別誅僇之。古人言誅僇，言未不盡死意。區字在此乃動詞，前人誤以為器名，非是。

陳純釜

墜猶立事歲。歲月。戊寅。各格。絃。茲。辰。墜。

安陵今命左開不

(關)

樊救成左開之釜節于繁釜數者曰墜純。

安陵舊以為卽史記曰敬仲完世家齊宣公四十四

年伐魯葛及安陵之安陵今案非是彼安陵在今河南

鄆陵縣西北而此器出于靈山衛地望不合余意安陵

卽靈山衛之古名其地近海而有丘陵蓋本岸陵之意

也所出三器均是量器則出土地當卽所謂左開若丘

關左者東也丘者以其所在地為丘陵也置關靈山衛

地近膠州灣口在古蓋齊國海上交通之門戶也今

當是亨字之異从高省丁聲舊釋為余非是

不墜關

吏之名數者治也言格于安陵命不墜救釜者乃陳

純也。

右齊器凡十有七。

我叔朕鼎

惟八月初吉庚申。我戴帛叔朕自作。饒鼎其萬年無疆。
子孫永寶用之。

此戴國之器。此卽是戴。余初疑我叔字。朕名。然別有
叔朕簠字跡相同。知是同一人之器。而此實係國族名。戴
國地望在今河南考城縣東南。春秋隱十年。宋人蔡人
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傳云。取三師焉。其后不知何年
為宋人所滅。今由器制觀之。蓋在春秋中葉以後也。

叔朕簠

佳十月初吉庚午，弔叔朕異其吉金，自乍薦匪簠，目親保稻梁萬年無疆。弔朕鬻鬻子々孫々永竊用。

臣親稻梁與史克簠曾伯栗簠叔家父簠之用盛稻梁同例，弔仲簠云，用盛秬稻秬梁亦同，親與盛必同意，蓋卽保若保之異文，从兒者乃奇文人也。說文分保保爲二字，以保爲保之古文，余意寶字之後起字，蓋由字而素，更益之以人，則爲保若保也。與保同音，例可通假，保保不必卽是一字。本銘親字正當讀爲保。

戎叔慶父鬲

戎戴帛叔慶父作帛叔姬墮焉。

此亦戴器。叔姬即叔慶父之妻。夫婦同字。

右戴器凡三。

賢 毀

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帀叔初見于衛，賢從。公命事，晦賁賢百晦故盪，用乍竇彝。

此器甚古，當在周初。公叔殆即康叔，公其爵，叔其字也。公命事，與數鼎內史令數事同例，言命賢有所職掌也。晦，古故字。晦賢百晦盪者，上晦字是動詞，蓋段為賄，猶錫也，予也。賄，古文作晦。一切經音義曰正以每聲聲同，例可。

通用。下晦字則如字。又其下一字以益量聲。益乃益古文之異。叔夜鼎用鹽。鹽字以益。与此同。量字以羽量聲。當卽羽之古文。說文。翼。樂舞以羽。雁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此亦从羽。而量聲。与王聲同在陽部也。从益量聲。當亦烹鴈之鴈。而本銘當讀為糧。靡爾有与此相類之字。曰。靡入納。形每子。用作右母辛。靡。字从益。从米。从匕。量聲。亦同是鴈字之異。而同讀為糧。蓋靡被每子納之以糧。故作器以祀其母也。本器之賢。則因公叔。賄之以百畝之糧。故亦作為祭器以紀念之。用意全同。光緒十四年河南出土。

孫林父殷

子林父作作竊殷用高用孝。旗寶眉當其子々孫々永竊用。


子字作子。舊或釋子或釋仔或釋卓均不確。余意當是孫字之異。象小兒頭上有總角之形。邾討鼎子孫字作𠂔。与此同意。又金文每有同字異作之例。本銘兩孫字亦同字異作。不足為異。孫林父乃衛獻公時人。与遜伯玉吳季札同時。

右衛器凡二。

匱侯旨鼎

匱侯旨初見事行宗周。王賁賁旨貝廿朋。用乍作姪如竊

罍彝。

此北燕之器，當在周初。凡北燕之燕，金文作匱若鄆，無作燕者。婦殆始字之異，即女姓之妣，又疑乃又始之合，又始者，宥妣也。妣者匱侯之妻若母。

匱公匱

匱公匱作爲姜桑般盤盨，萬年永寶用。

姜桑乃姜姓女，名桑者，匱公之妻。盤與匱乃相將之物，有季叔盤及季叔匱同出，可證。此必同時兼鑄二物，故連言盤匱，盤尚未見著錄。

鄆侯有殷

鄆侯庫載畏夜成寅思淑□哉教□□□崑祗敬禱祀休

台子馬齊皇母利□□食□□允允□焦金金鼓永詠台子

馬母。□□司□寧□樂母母聿聿哉諸

此燕成侯之器。史記燕世家有成公。當周定考二王

之際。在戰國初年。索隱云。紀年成侯名載。此庫即載字

之異。以車才聲。載乃以車才聲。我以才聲。聲類相同。

侯庫之器。尚有所見。有侯庫豆。去鑑廿九。四銘乃刻款。

惜摹刻不精。不能通讀。又有鄆侯庫作左單牙及鄆

侯庫作右單牙。銘乃刻款。可疑。本銘亦殘。泐過甚。然

細索實是以四言為主。調之韻語。凡字之當在句末者。

如哉、母、食、母、均之部字。末字与叔夷鐘之哉為一字。當

即是唐讀為語助之諸。乃魚部字。大約上句司字下之

一殘文其聲在魚部也。

與說文虎之古文作勳者形近疑卽虎字段爲舞司舞乃官名

肅三字在經君頌篇祇之古文如是祇敬連文文獻中

亦多見。庚章立亦有此字作𡗗。禱殆禱若禱字之異喬

聲與龠聲勺聲同在宵部。禱祀卽禱祀。小雅天保禱祀

烝嘗于公先王。小雅釋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禱。馬齊

當是稱美皇母之辭。馬者武也。齊卽臍字。廣雅釋器此

與齊通齊壯也。爾雅以武壯爲形容則成侯之母殆一

有爲之女姓。






秋氏壺

秋氏福安歲賢鮮于可荷是金埒壺。盧吾台以爲弄壺其

額既好多寡不訐。盧呂區飲盱我室家。弔獵母母遠寡。寡在

我車。

林卽詩杜杜有秋之杜之秋序釋文本或作夷狄字
顏氏家訓書証詩有秋之杜江南本竝木旁施大而河
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疑此林氏蓋自狄入諱
其字而改書為林也歲賢當是歲時聘問之意賢讀
為責鮮于卽鮮虞以魯昭十二年見于春秋入戰國後
改稱中山可古与何通此讀為商頌長發何天之龍
寵之何今作荷煬卽契字此用為契廣雅釋器契瓶也
玉篇契瓶受一斗者集韻北燕謂瓶為契銘首四語
意謂杜氏歲時責獻于鮮虞得此金屬之瓶故以為弄
器焉而刻辭于其上用知壺本鮮虞之器而刻銘者用
北燕方言稱瓶為契則杜氏乃燕人也製器之年代由

林鮮于推之。大率當在春秋戰國之際。許說文云。詭
錫也。其領既好。多寡不訐者。似言壺之容量有一定。無
多寡之懸差。或者于當時之量。恰受一斗也。盱与訐
通。但此當訓為大。詩溱洧。洵訐且樂。毛傳云。訐。大也。同
解詁漢書地理志下引作。恂盱且樂。師古注亦云。盱。大
也。哭當是弋之縣文。算字原作。从。算聲。算即算
字。算本从竹具。其本从貝。以如馭。直具作。其明證也。
而周王父殷作。頌仲簋作。均以鼎。古文貝鼎字每
互譌。此亦其一例。算者當是訓實。訓具。訓陳之算。之本
字。爰獵毋後。算在我車者。言弋獵時。亦具陳于車中。以
備酌飲。語与續紋之作狩獵形相應。

右燕器凡四。

晉姜鼎

佳王九月乙亥晉姜曰嗣朕先姑君晉邦今不段
暇妄寧至難離明德宣仰我猷用留召匹辭予辟每敏孰
光刺烈虔不豢墜譖覃京臣誦以我萬民嘉遣我易錫
千兩勿灋文戾觀令命卑俾串通召征絲湯殷取卑吉
金用作作竊陳鼎用康頤柔安綏懷遠執迹君子晉姜用
旂韓竊豐壹作楚為亟萬年無疆用高用德毗保其孫子
三壹是枋

此鼎與曾伯霜簋同時彼簋云克狄淮夷印變變湯
此云征絲湯離是其証而此有文侯名春秋中葉以上
尚無謚大率即文侯在世時事也即在其後亦必相距
不遠君晉邦者君謂女君古者以適妃為君變離

明德与大孟鼎。為殷德至。語意相同。至即經之初文。象
機頭經線形。經者恆也。釐若殷即離字。離者和也。宣
卨我猷。卨者衛風淇奥。有匪君子。釋文。匪本又作斐。韓
詩作卨。美貌也。義于此甚通。說文。卨。宰之也。宰之二字
義難通。恐有字誤。說文又有似字。云威儀也。詩曰威儀
似之。然今詩小雅賓之初筵云。日既醉止。威儀忒々。忒
々乃醉態。毛傳訓為媒嫚。許蓋記誤。余意似當卨字
之異文。我當讀為義。義猷与明德為對語。召通詔。徐
雅釋詁。詔相導。左右助勸也。卨本銘召字義。匹當讀彌。
輔也。譜章京臣。譜通檮。檮為大屑。則魯有大義。章亦
大也。見漢書
叔傳注京臣即京陵。漢志屬太原郡。師古云。卨九
京。禮記檀弓。皆獻文子成室。日武也得歌于斯。哭于
斯。聚族于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在今山

西新絳縣北二十里許，與汾城縣接壤，蓋其地實晉國之首都也。晉公虡云：「王命鄭公□宅京邑，即其証。其所以有京名者，余意在古實為夏都。左傳定四年言分封唐叔，曰：『命以唐諸而封於夏虛，所謂夏虛，猶言殷虛矣。』」
衛即衛字，三字石經春秋宰周公宰字古文作，所从辛字亦从肉，与此同。嘉遠我者，當是晉公嘉晉姜之賢能，達其出征。國賈千兩者，賈疑續省，亦雅釋魚「貝小者續」又云「續小而楸」蓋以此為乾餼也。卑昭循「了」者卑即俾，昭循等均當是南方之國名。中盪及中瀆有南國舉行，此昭即彼舉，餘無可考。乍麓為亟，麓即寔字，礼曲礼上士寔之，疏云：「寔謂脫華處，今此上从等」在省，下从止，即古文趾，則疏說最為得之。中之田形蓋即蒂之象，非田字。作寔与為亟為對語，亟者極之省，謂

為百政之總揆、庶民之準則也。銘末乃勅語、垂德、勸

之部入聲。

二子字作為
韵脚、亦可。

伯鄒父鼎

晉嗣徒白 伯鄒父作周姬竈隣鼎其萬年永竊用。

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元年當周共和二年、是此鼎乃宣王以前之器、觀其形制、花紋、與小克鼎諸器如出一範、知年代之相去必不遠、或者即厲世物也。周姬當即王姬、得此知大國之卿亦得與王室通婚姻矣。

晉公盞

佳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且

祖

鄭

唐

公〔應受大命

左右武王、□□百

蘇、廣嗣

治

三

方、至于大廷、莫不來〔王。〕

命鄆公，門宅京官。□□□邦。我刺列考□□□□□□□□
 □□□□□□□□□□^{號々才在}□□□□□□□□□□^{召戮}□□^在
 □□□□□□□□□□^{晉邦}。公曰：余惟令小子，敢帥并先王，秉德々々智
 變萬邦，諡莫不曰賴覽。車讓。余咸畜胤俊士，乍作馮左右，保
 群王國。荆璽暴堪舒俊連。□攻難者都，否否乍元女。□□□□
 □^賡膝蓋歟。三酉。□□□□□□^虔韓盟。□□^以畜答□皇卿智
 親百甫。惟令小子，整辭爾容。容。宗婦楚邦，烏豬即萬年。晉邦
 佳翰翰，永康寶。

此晉公膝女之器，銘中兩見惟字，即晉公名，余初以
 為晉襄公驪，近時唐蘭謂當是晉定公午，今改從之。
 鄆字从邑壽聲，壽古觴字，从巛省易聲。鄆公為晉之
 而，左右武王，自即唐叔虞也。大庭，即大庭，續漢郡國

志魯國有大庾氏庫。注引杜預云：「大庾氏古國名，在城內，魯於其處作庫。」文選東京賦：「大庾氏何以尚茲？」薛注亦云：「大庾古國名。」本銘所言亦正是國名。莊子胠篋篇言：「昔者宓戲氏大庾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云云，舉一以反三，則所謂神農氏、軒轅氏等，亦必為古國族名矣。門宅京自猶秦公殷吉，鼎宅禹賈，以通監靜也。京自即京陵。制嬰，婦嬖，制擊也。嬰今作栗段為暴，嬖即舒字，後當是逋迫字之本字。暴者擊之，受逋迫者舒之，猶言弔民伐罪，或除暴安良矣。百作元女者，否讀為丕，丕猶嫁也。元女謂長女。左襄廿五年：「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晉定公即位于魯昭公三十一年，在

位三十六年。以魯哀公十八年卒。此言嫁其長女于楚。當是中年時事。於時楚為昭王珍。其子為惠王章。惠王卽位于晉定二十四年。則為晉公壻者。蓋卽惠王也。百蒲殆段為百爾。非風雄雌。百爾君子。詩之爾字。鄭箋訓為汝。余意當訓為近。與通通。所謂通臣也。本銘雖殘泐過甚。然細審實是有韻之文。王方王邦。疆口上。口邦。王邦。覽陽東合韻。士右國之部。侯者女魚部。口。黃脂部。容邦東部。年輪真元合韻。

郛鐘

佳王正月初吉丁亥。郛釐曰。余畢公之孫。郛白伯之子。余頤閔事君。余畧娶武乍作為余鐘。玄鏤鑄鋁。大鐘八肆。其

竈四轄堵喬，其龍既旆堯虞。大鐘既縣，玉鐃鼂鼓。余不敢
爲喬驕，我呂高孝，樂我先且。祖呂旃讀喜。世々子孫永昌爲
寶。

即鐘以前清同治庚午出土于山西榮河縣漢后土
祠旁河岸中，其已見著錄者凡十又三枚。王國維云：「即
卽春秋左氏傳晉呂甥之呂也。……呂甥既亡，地爲魏氏
所有，此卽伯即鯨皆魏氏也。……魏鯨稱呂鯨，鯨子魏相
亦稱呂相，亦稱呂宣子，皆其證。……魏氏出於畢公，此器
云畢公之孫卽伯之子，其爲呂鯨後人所作，彰々明矣。
現堂集林八本鐘跋。余嘗嬰武嬰獸首，古以爲狩獵字。嬰卽
吳字，沈子殷其，其哀乃沈子也，佳福。凡殆讀爲劇。大
鐘八束，其竈四轄者，孫詒讓云：「周礼小胥云：凡樂縣鐘。」

磬半為堵，全為肆。鄭注云：「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寔寔同。說文：「穴部，寔，炊寔也。从穴，龜省聲。重文寔或从省。此作寔，又從穴省也。」其讀當為寔。周禮大祝六祈，二曰寔。注云：「故書造作寔。」杜子春讀寔為造，次之造，是造寔聲近字通。左傳昭十一年杜注云：「寔，副倅也。謂所鑄鐘，正縣八肆百廿八枚，又別以四堵六十四枚為副寔也。」猶高述林：「今案小胥鄭注謂鐘磬各八同在一虞為堵，鐘十六磬十六各一堵，合而為肆之說，實有誤。蓋堵與肆乃縣鐘磬之公名。鐘八枚在一虞為堵，磬八枚在一虞亦為堵。鐘二堵為肆，磬二堵亦為肆，非謂鐘磬混縣也。」左傳襄十一年：「歌鐘二肆及其鋪磬。」和公怪鐘，鑄鍾和鐘二堵。桓

子孟姜盧鼓鐘一肆。堵肆均僅就鐘之肆。卽編鐘十六堵百二十八枚。亦僅就寔磬也。薛書有哀石磬。銘曰。自作寔肆。寔者。卽為鐘之副寔也。故其寔四。肆上枚。八与四可公約。卽寔所用鐘磬實日堵。配以磬一堵也。或據此銘。以為八肆當作半為肆。全為堵。有未詳。喬。其為蹠。詩大雅崧高。四牡蹠。毛傳云。蹠位所謂。夏后氏之龍箴。盧考工記梓人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蹠。卽狀其施字舊多釋為壽。案与下文眉壽。石鼓文。田車有此字。曰其蹠。又施字。

之連蜷也。此亦形容龍之連蜷，言躡々乎有龍形之橫
 翼既連蜷于開暢之望虞也。玉鑪者孫云：蓋謂特磬，
 亦即各錄謨之鳴球。說文無鑪字，而亦雅釋樂云：大磬
 謂之鑪。鑪聲蓋聲近字通。上同 韻讀：亥子之部。武，鋁堵，
 虞，鼓魚部。喬，孝壽寶，幽部。

鴈芳鐘

唯廿又再再祀，鴈芳作戎鑪。辟旌韓宗，敷率逐，征秦
 遼，齊入張盛。長城先會于平陰。陰武臣寺部力，嘉敷楚京，賞
 于旌宗，令命于晉公，邵于天子，用明則載之于銘。武文咸刺
 烈，永葉母母忘。

此鐘以近年出土于洛陽城東廿五里許之太倉古

墓其已見著錄者凡十又三枚。銘長六十一字，如此所
錄者凡五。銘四字曰「厲氏之鐘」者凡八。銘之長短者各
有一具在坎拿大首都叨浪脫溫達畧古物館。其它十
一具均藏廬江劉體智家。（今已歸日本，在東京，蓋利所出者。）廿又再祀者周安王之二

十二年也。徵諸史記，六國年表，于是年三晉欄內均書
伐齊至桑丘，于齊欄內書伐燕取桑丘。田敬仲世家云
桓公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田忌曰：「秦魏攻
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
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
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據此可知
安王二十二年秦魏攻韓之事，實牽動全局。韓受秦魏
之攻，必曾往求救于齊。楚趙諸國待得楚趙之救，乃獲

却秦師而與魏人為和。齊人乘諸國之構兵而襲燕，燕人受齊之襲，必曾往求救于韓趙魏。趙魏懼齊之逼而韓尤怨其詐，故三晉連兵往攻齊。而事之本末實以韓為中心。本銘言「辟禕宗」，敵率征秦，邀齊，與史記所言正相契合。禕宗即韓君，觀下文與晉公天子對文可知。敵即韓君名，秦以前無諱事，為人臣子者每直稱其君父之名。據史記安王二十二年當韓文侯七年，然此有異。韓世家：景侯卒，子列侯取立。下索隱云：「系本作武侯也。」又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下索隱云：「紀年無文侯，系本無列侯。」是知文侯一代實為紀年所無。史記中文侯年代在紀年實屬于列侯者也。史記一書于戰國世系每多錯誤，即與列侯同時代者而言，三晉世系均有

問題如韓烈侯、趙武公、魏文侯均同于安王十五年卒。其後繼者之文侯、敬侯、武侯並同于翌年嗣立。如此湊巧事殊屬難能。徵之世家索隱知趙魏世系亦同一有誤。趙世家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云譙周云系本及說趙語者均無其事。蓋別有所據。魏世家三十八年是歲文侯卒。索隱云紀年五十年卒。又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云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不同也。凡此均足証史記之不可盡信。蓋紀年乃晉史其所述三晉世系自較任何紀象為可據也。是知韓文侯七年實當是韓烈侯二十年。所謂烈侯取者即本銘之悼宗啟取實啟之壞字也。厲芳者韓氏之臣。芳即說文荀之重文作芳者之有殷

周古文多省口作。其在卜辭屢用為祭牲與羊字同例。
 又用為沃甲之沃，由沃以得其音，由牲以得其義，更由
 字以得其形，如是狗之初文，象貼耳入立之形，其从口
 作者乃以口為聲，訛變而為習字，形失而音尚存也。辭
又屢見，若若干人之文，則狗誤為幸，或釋為荒，若干人，非是。其在金文則大孟鼎、大
 保殷等均用為敬，蓋敬者警也，自來用狗以警衛，故用
 狗形之文以為敬，猶箕帚為婦職，故婦字从帚，而古文
 且直用帚以為婦也。說文訓苟為自急救也，即此孳乳
 之義，後人因字廢而不得其讀，乃由急救之義以揣其
 音作己力切，實屬莫須有之事。近人有以為即亟字者，
字，屢有从亟之通，唯用苟為敬者于周初文多見之，其
 後敬字多見，然作苟者，此孳乳以苟為名，蓋又用為敬

字春秋戰國時人多擬古之習。此銘稱年為祀，亦可見其一端也。唯狗字在古並無惡意，尔雅釋獸：熊虎貔其子狗。又釋畜：犬未成毫狗。其為物均有可愛之意。故今人于幼兒猶以狗為愛稱。而殷王片甲亦不諱狗。是則此屬芳卽讀為屬狗，亦無不可也。或疑為鑄。尔雅釋樂：大鐘謂之鑄。唐蘭古樂器小記云：鑄字或作庸。詩：靈臺，賁鼓惟鑄。商頌：庸鼓有數。並与鼓對稱。又國書：世修解，王奏庸。凡此稱鑄者，皆卽鐘也。鐘亦作鑄。鑄之与鑄，聲義無別。尔雅以大鐘為鑄，實一名而異其詞。此說得之。然唐讀本銘之或為伐字，作勅詞解，以伐字聲義宗敵為句，遂說敵為鐘之古名，並謂金樂發源于陶器，不僅字形句法有可商，鐘一名敵無其証，所謂陶器發

源說實大有問題者也。人類至能為陶器，其文化程度已漸高，其前尚有利利用自然物之階段，一切器物之起源均出于自然物之利用，與模倣，樂器亦不外是。請徵諸小兒，簡單之樂器利用草莖竹管即可為之，然欲求其能為陶埴則非易事也。鐘鐸之類大率起源于竹筩，或中空之木，今世所者猶有擊竹筩以乞討之習，其子遺也。由竹木器直演而為金屬器，中間並無必經之任何階段。古之鐘鐸類其器甚小，均有柄，執而擊之，此即由竹木器轉化之進一步而已。周人加大之，遂為手所不能持，鐘乃倒懸矣。『率征秦越濟者，率乃語辭，越即追迫字。』廣雅大史中鼎，用征臣追，征追對文，与此同。此語以『率辟旃宗敵』為其主詞，若以敵斷句而說為器名，於

文法亦難通。入張盛先會于平陰者，張盛即長城，古
銘有張孫及張孫退，即複姓之長孫。徐酈尹鉅有征盛，
即征城。長城者，劉節云：「即齊之方城。」管子輕重丁曰：「長
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泰山記曰：「泰山西北有長
城，緣河經泰山千餘里至瑯琊。」水經東汶水注：「泰山即
東小泰山也，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瑯琊巨海，千有
餘里。」案水經汶水注引紀年云：「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
景子趙烈子及翟買伐齊，入長城。」今偽本紀年繫此事
于威烈王十八年，又
長城改事与此相類，蓋三晉攻齊必入長城，始能達其
作長垣腹心之地也。平陰即平陰，劉節云：「左氏傳有二平陰。」昭
公二十三年，晉師在平陰，即今河南孟津縣之地。又襄
十八年，齊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卽鐘之平陰。北平陰實今山東泰安府平陰縣。武佐
寺力寤敎楚京者。武謂武卒。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
又淮南覽冥訓。勇武一人爲三軍雄。高注云。武士也。江
淮間謂士爲武。案魏氏既有武卒。今韓器亦言武則士
爲武之稱不限于江淮間矣。倭与捭通。淮南兵略訓。夫
五指之更彈。不若撻手之一撻。高注云。撻。撻也。詩。邶。有
襄十八年之役。左氏傳云。魏絳禦盈以下軍克邾。杜注
平陰西有邾山。寤。劉節云。卽寤之縣文。說文。寤疾言也。
从三言。讀若皆。案劉說近是。全文多餘文。如福或作福
若寤卽其証。此寤卽讀爲皆。漢書孔安志。騎皆。師古
云。皆。疾行也。寤猶皆。矣。敎。說文云。強取也。周書曰。
敎懷矯虔。今書呂刑文。敎作奪。奪乃借字。說文云。手持

隹失之也。然今奪失字通作脫，數取字通作奪，而數字廢矣。楚、楚丘、京、景山，衛風定之方中，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楚卽楚丘，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北逕楚丘城西，又黃溝枝流北經景山東，景山實楚丘旁邑之山名，言望楚丘與堂邑，均景山曰其高大。景山與京，與莫之與京，語例相同。毛傳說景山為大山，說京為丘，均失之。古音京景相同，史記高祖功臣年表：京族周成，韋解引徐廣曰：京一作景。本銘京與楚對舉，知京卽是景山矣。蓋三晉攻齊，先會師于平陰，之後卽分為兩路，一軍北上以應齊，龍之師而至于桑丘，一軍南下搆郕，更長驅而佔領楚丘與景山。北上者為正師，南下者為偏師。史僅記正師所至而不及其偏，腐考蓋

偏師之將，故述南下之功而不及於北。然此新舊史料
正相輔而相成者也。晉公者在史記為晉孝公，索隱
云：紀年以孝公為桓公，故韓子有晉桓侯。三古从二，此
亦以紀年為是，而史記為非也。武文咸刺者，乃作器
者自為懿美之辭，猶小雅六月稱文武吉甫，魯頌泂水
言允文允武，呂覽論六篇引夏書，乃武乃文。今偽書與
蓋屬芳在秦，逢齊，殺敵數果，是有武功，凱旋受賞，作器
能銘，是有文事，故曰武文咸烈也。

嗣子壺

佳十年三月吉日，命瓜君嗣子作壺，鑄尊壺，東。晉
康樂我家，屏々康盈，永承受屯。純德旂無彊，至于萬壽。億

季子之子孫之孫其永用之。

此壺與屬等鐘同出于太倉韓墓。大率亦戰國初年之器。命瓜當卽令狐。左傳文七年晉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剗首杜預令狐在河東與剗首相接。水經涑水注引關駟曰令狐卽猗氏也。剗首在西三十里。猗氏漢置。故城在今山西猗氏縣西南廿里許。戰國時其地屬韓。此器之作者蓋晉之大夫封于令狐者也。晉語七有令狐文子其証卽嗣之異說。文云。季子古文嗣。从子。汗簡引尚書古文嗣亦作季。東。猶侃。和樂也。同聲之字有蘭。王孫遺者鐘。蘭。蘇鐘。卽形容鐘聲之和。又有簡。商頌那奏鼓簡。亦言樂聲之和。簡。又訓大。乃另一義。器當讀為肅。敬也。均康樂之形容。季。康。出。有季。

猶通之，舒徐寬綽之意。康盛余曩釋為康叔，謂非人名。今案仍當釋為人名，盛用為叔。康叔殆即令狐君之嗣子名，由下文承慶純德可以知之。死者純之省，純，大也。至于二字合文，故有重文符以識別之，如十六年左單較工師二字作天，司馬二字作司，下省吾云，皆合文也。晚周合文字有二，以識之，不獨重文有之，如厚子靈作厚當，至于作華，省錄司工作司，薛侯作虞，空同作作司，大良造鞅量大夫作夫，秦刻石亦然，此例甚多。國系下

考釋

吉日劍

吉日壬午，乍作為元用，玄鏐鏐鑄呂鋁，朕余名之，胃謂之少。

虎。庚。

此劍貞松堂集古遺文曾著錄其文葉二十二云往歲見之鄰肆錯金成文。經于西崙著古代中國藝術史(O. Siren: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Pl. 96, A.) 得見往年山西渾源縣北百里許之李峪村所出一劍其一面臘上殘文与此同。知是一時所鑄。劍今藏美京符理雅古物館(Green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日本梅原末治云往來曾于紐育見之。李峪劍亦曾見于巴黎。頗覺二者之近似。蒙氏以所攝劍影見貽。以二劍細相比較。其一面文幾不與毫毛。更詳言之。劍裏之鐫呂以下十字。其在李峪劍除鐫字全泐外。餘均可辨。而以末三字為最鮮明。劍格紋樣亦與美京所藏者之正面相同。故二劍為同時所

鑄毫無疑問。依文字而言當是戰國時物。漢源本屬代，戰國初為趙氏所滅，乃封其支子為代君。李峪器由法商王治克（*W. Manicéle*）平分佈于歐洲，故宣傳為秦器，于是遂有所謂秦式說發生，實屬無根之談也。鑄品者，鑄當即魯頌「臣工」，「乃鑄」之鑄，田器也。呂鋸省，此段為鑪。朕余者，猶今言「我」自己也。亦雅釋詁「朕余同訓為我，朕余又同訓為身，訓身者即自己之謂也。故朕余又可用為余朕，見叔夷鐘。大率用朕余者表示主格，用余朕者表示領格。銘末一字少泐，諦省確是虞字，与午呂韻同，屬于魚部也。或釋為民，非是。

右晉器凡七。

蘇公殷

蘇公作王姬等殷永寶用。

蘇卽蘇亦卽蘇。蘇乃己姓。鄭語：己姓昆吾。蘇顧溫董。
己卽姬之省。晉語：殷事伐有蘇。有蘇氏以妣己女焉。妣
己亦着姓也。鄭語以蘇溫爲二國。左傳則以蘇溫爲一。
春秋僖十年書狄滅溫。溫子奔衛。傳云：十年春狄滅溫。
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
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又成十一年傳云：昔周克商，侯諸
侯，撫封蘇。蘇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蘇氏卽
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顧棟高
春秋大事表五爵姓存滅表溫下注云：春秋初蘇氏已

絕封。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十二，溫居一焉。不知何時地復歸王，蘇氏續封而仍居溫。僖十年為狄所滅，二十五年王以其地賜晉。至文十年女嬴之盟，復見蘇子。杜注：蓋王復之，或云自是遷于河南。余意溫蓋蘇之支庶，蘇公入仕王室，蓋別有所封，其故邑為子孫所保有，而亦有蘇名，猶鄉之大小鄉，都之上下都也。故溫雖滅而蘇猶存。至隱十一年所與蘇田之溫，蓋又溫之子邑而已。溫在今河南溫縣，蘇大率即在其附近。史頌毀王在宗周，今史頌後蘇，馮友里君百生帥軻蓋于成周，知蘇離洛陽必不遠也。蘇器之傳世者以本殷及蘇甫人匿盤，蘇治妊鼎，蘇衛妊鼎為較古，蓋在東遷前後。而蘇公子殷及寬兒鼎則較晚，蓋在春秋中葉也。

本殷稱王妃，乃蘇女嫁于王之媵器，等即王妃名，字不識。

蘇吉姓鼎

蘇吉姓作

作

號妃魚母饋

媵

子々孫々

永寶用。

蘇吉姓乃姓姓女嫁于蘇者，吉如非國族則當是字。

左傳隱十一年，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正義引世本

氏姓屬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國皆任姓。字無與

皆相近者，蓋是女字。號妃魚母則蘇女將嫁于號，魚為

女名，蓋即吉姓之女也。有盤同銘，唯饋字作般，魚永

寶用下有之字。

蘇甫人匱

蘇甫人乍蠟妃襄贍勝匱。

蠟妃女字，讓名。蠟字从女，晶聲。置即小篆豐字，此亦是証盟之必為宜。說文：豐，楊雄說以為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晶，从宜。亡新以為豐从三月大盛，改从三田。今字从女而以為字，當是善意之字。晉公豐言：秉德豐，以此同。余意字當為燭，因煩時蓋莫不震豐。毛傳訓豐為懼，疏云：豐懼釋詁文，彼豐作懼，音義同。豐与懼通，則蠟可与燭通矣。說文：燭，盛光也。一切經音義：十引字林：燭，盛光照也。詩東山：燭燿其羽。鄭箋云：羽鮮明也。文選：笙賦：爛燭燭以故。注云：燭燭，光明。

貌。有盤同銘，匚字作般盤。

甫人父匚

甫人父乍作旅匚其德萬人用。

此甫人父當即蘇甫人，与上匚文字極相似。又陶齋吉金叢書有一兕觥，銘与此同。王國維云：「其銘後刻，乃摹曹氏之甫人匚為之者。」（現堂集林）萬人用，人字依彝銘通例推之，疑段為幸。

甫人匚

口口為甫人行匚，用征用行，邁萬歲用尚。

此蓋蘇甫人所自作器，銘首所缺二文蓋即「蘇公」銘。

在蓋行尚為韻陽部。

蘇衛改鼎

蘇衛改作旅鼎其永用。

此蓋蘇女字子衛者所自作器。

蘇公子殷

蘇公子癸父甲作尊殷其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高。

此乃蘇之公子名甲字癸父者所作器古人名字並

舉時率字上名下。此名甲字癸父。猶鄭石癸名癸字甲。

父。蘇振玉謂其文當是蘇公子癸作父甲尊殷文倒亦。

集古遺文失之。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其曾為羅西

寬兒鼎

增益之全集本于此器項下亦著此說。原版之雲字蓋刊本則無之。此必羅所竄入為無疑。

寬兒鼎

隹正八月初吉壬子。中蘇公之孫寬兒。其吉金。自作
臥麻。廣眉。書無異。期永保用之。

壬申字誤作臣。与楚子簠同。寬即寬字。与齊侯盤及
華同。字从寬聲。寬乃寬之隸文。与寬形聲俱相近。

右蘇器凡八。

號文公鼎

用昌。

虢文公子段乍作吊叔妃鼎其萬年無疆子々孫々永寶

虢文公宣王時人。史記周本紀集解引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也。又引韋昭曰。文公。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也。二說不同。案當以賈為近是。虢仲之虢乃東虢。其分枝為北虢。漢書地理志云。北虢在大陽。東虢在瑩陽。西虢在雍。西虢金文稱戰虢。有戰虢仲段出土于鳳翔可証。北虢金文稱季氏。如虢季子白盤。虢季子組壺其証也。單稱虢者當即東虢。雖國在瑩陽。固不妨入為卿士也。此為虢文公天子所作器。蓋在幽王時。叔妃即段之室。蓋蘇女也。鼎之形制與蘇姑妊鼎頗相近。彼鼎之號妃或即此人。蘇與

東魏比隣。故相為婚姻。此亦足為魏即東魏之一証。

魏姜鼓

魏姜作作竊隣殷用禪追孝于皇考東仲、旃句康、魏屯。此右通永令命。魏姜其萬年豐實受福無疆。子々孫々永竊用焉。

此器考古圖云。不知所以得。惟蓋存。余意亦東魏器。時代當在西周。蓋厲宣時器。魏姜乃姜姓女之嫁于魏者。禪說文云。祭天也。舊又多解為祭地。礼記正義引潘潢云。禪者除地為壇。此則用于人鬼。專是祭義。廣雅釋天。禪祭也。此其佳例。

號季氏子組鼓

號季氏子組組作鼓其萬季無彊子孫永額實用高。

此与號季子白盤乃一家之物號季氏當是北號今山西平陸縣即其舊地左傳陸二年晉殺道於虞以伐號者是也。

號季氏子組壺

號季氏子組組作額寶壺子孫永額其用高。

右東號及北號器凡四。

虞司寇壺
吳虺父殷

虞司寇壺

虞嗣寇白吹乍作竊壺用言用孝用禱豐子孫之永
竊用之。

此壺二器文皆右行。蓋文無之字。

吳虺父殷

吳虺父乍作皇且祖考庚孟隣殷其萬季子之孫之永竊
用。

此亦虞器。金文虞字每作吳。而吳越之吳則作攻。殷
攻吳若攻敵。傳世有吳季子釗。乃偽器也。史記吳世家
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封虞仲於故夏墟春秋僖

五年為晉所滅。故城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六十里。一名吳城。祖与考不聯。康為祖。孟為考。

右虞器凡二。

秦公殷

秦公曰。不在顯。朕皇且祖。受天命。鼎宅禹賁。蹟十又二公才在帝之祚。坏嚴。繫黃天命。保藝氏。秦號事使。臨靈。夏余雖小子。穆。帥秉明德。刺。起。邁萬民是敷。咸畜胤士。釐文武。銀。鎮。靜。不廷。虔。敬。敬。朕祀。乍作。又加宗彝。呂。邵。皇。且。祖。其嚴。邈。歸。各。呂。受。屯。魯。多。釐。豐。重。無。疆。眈峻。建。才。在。天。高弘。又有慶。慶。窳。造。圖。佑。三。方。且。宜。

此与秦公鐘為同時所作之器。銘辭亦大同小異。鐘于宗時已出土。作器年代久成懸案。考古圖引楊南仲云。秦鐘其銘云。十有二公。按秦自周孝王始邑非子于秦為附庸。平王始封襄公為諸侯。非子至宣為十二世。自襄公至桓公為十二世。莫可攷知矣。又引歐陽修說。史記本紀自非子始邑。而秦仲始為公。襄公始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共公所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為景公也。未知孰是。均疑不能決。可見古人之矜慎。近羅振玉以為自秦侯始。非子之孫至成公為十二世。銘鐘者為穆公。時人多信之。案此乃因先有穆公之成見。倒數十二世而得秦侯耳。其

何以必有秦侯始重無理由也。說者或謂銘中有「列」起等語，非穆公莫足以當之。實則當時卽世，雖若如桀紂而頌揚之者莫不比之堯舜，此不當以至觀之成見為判斷也。余今得一堅確之證據，知作器者實是秦景公，蓋器與齊之叔夷鐙鐘除大小相異而外，其於紋形制全如出自一範也。參看國編第二三七及二二九圖叔夷鐙鐘作于齊靈公中年，秦景公以靈公六年卽位，年代正相同，固知所謂「又二公」實自襄公始列為諸侯始也。此事足証圖象研究之不可忽。鼎宅禹責者，鼎與益通，靜也，甯蹟有，商頌殷武，設都于禹之績，績亦當為蹟。叔夷鐙處禹之績。成宣胤士，鐘銘作成宣百辟胤士，晉公盤言成宣胤士，孫詒讓云，胤士之義，以聲音攷之，當讀

為尹士。廣雅釋詁：尹，官也。尹士猶言官士矣。余意胤殆
及為侯。礼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書皋陶謨：俊乂在官。語意相近。蓋字翟者，羊福史釋
為趙，謂卽玉篇趙字。孫詒讓云：趙訓跋，義亦無取。竊疑
此字當從蓋省聲，卽說文趙字之異文。案趙，說文云：趙
趙也。又趙過，趙走也。義亦難通。余意當是盪字。方言五
盪，梧也。秦晉之郊謂之盪。郭璞音雅云：所謂伯盪者也。
廣雅釋詁亦云：盪，杯也。王念孫疏証言：太平御覽引曲
論云：劉表請子好酒，造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
季雅。雅与盪通。此盪字當从四趙聲。趙則从走，去聲。去
聲与足聲同魚部也。盪，者當段為祛，魯頌駉以車
祛，毛傳云：強健也。乍又加宗，義為字从又，叻聲，當是

取之異文。說文叻或作騰，从肉昏聲，昏从民聲，与取从
民聲相同。取与昊通。毛公鼎：取天疾畏，卽詩：昊天疾威。
昊又通閔。左傳十六年：昊天不弔。周礼大祝注：鄭司農
引作閔，天不淑。昊閔均从文聲。礼儒行：不閔有司。注云：
閔或为文，則閔与文通。此言叙宗，余意卽文公之廟也。
史記秦本紀：文公元年居西垂宮，其宮在西縣。本器器
蓋各另有一行刻款，蓋文為：西一斗七升大半升。蓋器
文為：西元器一斗七升奉。殷：西卽西縣，若西垂宮之意。
是見此殷乃西縣宗廟之祭器，下秦公鐘亦同。西縣由
秦文公始居之，其陵廟在焉，故言作嘉宗彝也。考封禪
書云：秦襄公既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時
祠白帝。舊謂西垂卽西縣，實則被西垂乃泛言西陲，對

周而言也。秦本紀中屢見，而西時則在雍南之三時原
 上。而始皇本紀論讚後有重序秦先世一節，謂襄公立
 享國十二年，初為西時，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
 宮，五十年死，葬西垂。云々，竟以西垂為地名。然其條例
 特異，所叙亦與秦本紀有出入，必後人所補，竄為無疑
 也。本器言「乍」，加宗彝，則是文公始居西縣之証矣。逸
 殆歸之異文，以是為帶省，鬼聲也。𠂔，定才天，𠂔讀為
 峻，高也。定即𠂔，風狼跋，𠂔定其尾之𠂔，𠂔謂𠂔也。釋言
刻定為什，又為𠂔，說文云：𠂔，𠂔也。然𠂔有𠂔
義，見廣雅釋詁，則𠂔與定亦有𠂔義可知。猶言高蹈
 在天也。窳圉三方，鐘銘作「𠂔」，又三方，即書金縢之「敷
 佑四方也。彼𠂔又為敷佑，則此窳圉為造佑矣。鐘銘又
 言「窳」，又下國，義亦同。

韻讀

祖，賁部，壞，夏，之，魚，合，韻。命，命，
 秦，真部，德，救，士，祀，之，部。祖，
 各，魚部，疆，慶，方，陽部。

秦公鐘

秦公曰。不不顯般。皇且祖。受天命。竈又造佑。下國。十又
二公。不不豕豕才才在下。嚴弊弊。黃天命。保護保氏。秦執事。無無變。
夏。曰。余雖小子。穆々帥秉明德。寡尊尊。數數明并刑。虔敬般祀。臣
受多福。饗饗協協。蘇萬民。曉曉夙夙。夕夕刺刺。起々萬生。姓是敕。咸畜
百辟。胤士。盤々文武。銀靜不廷。釁釁柔。變百邦。于秦執事。乍乍
孟孟。蘇鐘蘇。氏名曰。哲邦。其音缺々。離々孔豈豈。呂呂邵零零。昭格
孝高。呂受屯魯魯。純純。多釐。饋饋。無疆。暖暖。定才定。在立位。高弘
又有變慶。制又數佑。三方。永永。圖圖。宜。

不豕才下才下二字原有泐損。呈上二形。或釋為上
帝。或釋為在上。今以殷銘校之。与此相當之語為。在帝

之坏。坏与夏為韻則此當是「不墜在下」下与夏為韻也。
對天而言故為下。与窳又下國相應。暖定才立。殷銘
立作天。疑此為誤摹。然靖為位亦可通。言高踞在君位
也。甫又三方即書金縢敷佑四方。又字刻本作又。舊
釋為及。案上端之贅筆乃誤合蝕紋而成。殷銘作囿。与
又同聲。正可為証。韻讀。祖國。下夏之魚合韻。國在之
部。命命。秦真部。子德。祀福救。去事之部。鐘邦。東部。缺煌。
昌疆。慶方。陽部。

商鞅量

十八年。齊趙遣卿夫二。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

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爲升。重泉。

此秦孝公十八年周顯王二十五年時器。距秦并天下尚百二十有餘年。器底有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刻辭。其文爲「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遷度量。不壹歟疑者皆明壹之。与它種權量始皇刻辭相同。此足証商鞅之法。至始皇時猶多沿用未改也。量之前端有「重泉」二字。右側有一「臨」字。由刻畫觀之。前是商鞅時所刻。後是始皇時所刻。重泉乃秦縣名。漢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陝西蒲城縣東南。臨字意不明。疑臨下泐去一「晉」字。蓋器本重泉官量。至始皇時復移置臨晉也。臨晉今陝西大荔縣。在漢与重泉同屬左馮翊。夫「于省吾」謂爲「大夫」二字之

合文。周末二字合書亦有。符以識之。又始皇刻辭之。丞相狀綰。乃丞相隗狀與丞相王綰。見始皇本紀。索隱云。隗姓。狀名。有本作林者。非。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鑄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王劭亦云然。是知秦權量于隋時已有出土。而古人究史亦頗知據古物以為根據矣。

新鄴虎符

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鄴。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燔陳事。雖母會符。行殿也。

王國維云。新鄴虎符文四行。錯金書。其文甲作甲。兵作兵。在作十。與秦陽陵符同。凡作片。與散氏盤同。故作

穀也作穀。與祖楚文同。餘字皆同小篆。余謂此秦符也。
新都本魏地。魏策蘇秦說魏王，大王之國南有許、鄆、昆、陽、舞陽、新都，至安釐王時尚為魏有。……公子無忌說魏
王云，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是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
屬魏，新都在舞陽之東，其中間又隔以楚之陳邑，時楚
正都陳，秦不能越魏、楚而東取新都。至昭王五十四年，
楚徙鉅陽，始皇五年又徙壽春，新都入秦當在此前後。
此符當為秦并天下前二三十年間物。觀堂十八秦
新都虎符跋。

右秦器凡四。

右列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其中有少數當入宗周者。

外大抵均東遷以後之文也。序次以長江下游為權輿，于長江流域溯流而上，于江河之間順流而下，復于黃河流域溯流而上，故始于吳而終于秦，得國凡三十有二。先進之國，魯衛陳宋文無可觀，意器之藏于地者必尚多有。列國文字雖畧有地方色彩，然北自燕晉，南至徐吳，東自齊邾，西至秦邾，構思既同，用韻亦一。中國自東遷而後，確已有書同文，行同倫之實際，統一手秦勢所必然矣。

補錄

越王鐘 指國四

佳正月孟嘗春吉日丁亥戌越王者召於賜罍擇吉金
自祝鑄禾和寧國鐘台以樂虞吾家歡喜而通賓各客旬
台怡鼓之夙莫春不貳貳順訓余子孫萬業无疆用之勿相
喪。

此鐘見博古圖卷七葉二嘯堂集古錄卷八及歷代藝
器錄識卷一第舊於成王二字釋為既望文例非成王
疑其為偽近時容庚始發明其讀知為越國之器學報
十六期為書考越王名就見於紀年史記及越絕書等者今

列表如下

夫譚一允常

勾踐美執

五鹿

郢

不壽(痛姑)

朱勾

一
戲

—

（莽安）

一、

美加

第四卷

與第

不壽
公刑

翁 不揚

一 一
一 一

王

之侯

尋詩

強

三書不甚相合，大抵以紀年為最可信。然本鐘銘越王

名四字者，召於豐於此世系中無可相當者，或者卽是

諸咎紀年云。弱三十三年遷於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

諸咎我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子錯枝為

君明年大夫寺臨定粵亂立無余之。史記越本紀視此

則諸智又号粵滑与勾踐不壽無余之無類等之有別

者相同。諸咎粵滑蓋卽此者。凡於賈古金文諸字均作

者。咎召音相近。粵古言於粵。則有於之。該聲。謂蓋賢字。

之誤也。唯紀年不言諸咎自立，耳七月弑父，十月即遭殺，与本鐘之有召伯王而有正月者不合，蓋諸咎于弑父之前早已僭稱王号，以吳粵對立，紀年書法注重名分，有所与奪也。又越王翳三十六年當周顯王二十七年，已入戰國中葉，其時不應有甬鐘，而本鐘為博古圖所系者，乃有甬而枚甚長，銘文行款亦已更易，蓋即金不系古鐘銘所謂後又得一鐘，銘文正同者，實仿作之贗品也。祝与鑄通，古鑄國亦稱為祝，其証。見上二本銘有韵，家客，與部之責，之部，疆相，陽部，相讀為垂。

越王矛

三 插圖

成王者召於賜。

此予日本細川護立侯藏。余曾見之。長三七。一短銅金書。与前越王鐘自是一人之器。

楚王禽志盤

二 補國

楚王禽志戰獲兵銅。正月吉日。鑄盤。少炒盤。呂以

共供載棠燕棠。

但字緊全差。陸共為之。

此与禽志鼎自是一人之器。器高二寸七分。深二寸五分。口徑九寸八分。邊寬九分。重六斤三兩。據國節著器無耳無足。邊沿坦出。与通常備盥洗用者不同。銘曰少盤者。少當讀為炒。小篆作樂。見上一八二葉。以備煎燭用。如令人之錫也。少或讀為小。或釋介。訓為大。均非。副銘一行与善齋所采二句文相同。漢卷唯彼省去卒差二字。

INTRODUCTION

I

The number of bronze vessel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hou dynasties with inscriptions that are now known runs into the thousands. Some of these have inscriptions containing almost five hundred characters. It has been said that each of these inscriptions is equal in its historical value to a chapter in the Book of Histor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evidence of these inscriptions is even more valuable than the Book of History, for our knowledge of this Book is now confined to the Modern Text copy and in this copy there are parts that we know to have been forged by Chou and Ch'in writers. In the sections relating to the Chou dynasty chapters such as Chin T'êng and Hung Fan are unreliable and the number of chapters relating to this dynasty that may be considered authentic is no more than fifteen or sixteen. Furthermore, even in these chapters many changes have been made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cription and rearrangement so that their value as historical records is now questionable. On the other hand, each character and each phrase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with the exception of forged ones which can be easily distinguished, are the original expressions of a few ancient people. They are therefore of much greater value than the records of the Book of History.

Unfortunately, although the number of bronze vessels is great, the time and place of production are rarely known. Occasionally the place where a vessel was discovered is recorded but usually with the information that it was found by some farmer in digging the ground. The original discoverer had no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and no one cared to make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fter the discovery so that there remains no accurate record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earth in which the vessels were found; gradually even the spot where the discovery was made has been forgotten. As to books on bronzes, there have been many written since the time of the Sung dynasty. Some of these record only inscriptions while others give also the shapes of vessels; some contain detailed discussions on the inscriptions and decorations while others simply give the material and express no opinions. However, all of them follow the same general method of division under which vessels of the same kind a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haracters of their inscriptions. This arrangement seems at first glance to be very orderly but in fact it throws vessels of the same period and locality into great disorder.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time of the Warring States are mixed with those of the Shang and Chou periods and vessels made by the same person are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ook. This is in marked contrast with the orderly arrangement of the Book of History.

Now the chief value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may be used in verifying historical records but they can be of no value in this respect if their date and provenance are not known. It has been for this reason that students of history and geology have looked upon these ancient vessels and their inscriptions with indifference while those interested in this branch of studies have made little contribution to the sciences of history and geology. Wang Kuo-wei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Yin Hsü Shu Ch'i K'ao Shih states that "in regar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nciples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opening of the mysteries (of these inscriptions) none of the earlier writers have made any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but brilliant as Wang was he did not explain how it was to be done. An examination of his work shows that he himself was chiefly concerned with etymology and, although correct in some of his opinions, the methods he used differed little from those of earlier scholars. The two "Lists of Recorded Bronzes" which he published were only combined indices of books on bronzes and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lines of study which he had indicated as of primary importance; but perhaps he had such work in mind and did not live to see it accomplished.

In recent years I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the society of ancient China and in this connection have examined the bone inscriptions of the Yin and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Chou. As to the oracle bones, they were found in one place and the strata of the soil in which they were found have been carefully noted so that there is no doubt as to their historical value. However, with the bronze vessels of the Chou dynasty the case is entirely different, for the places where these vessels were found are not known. Further more, this dynasty lasted eight hundred years, a period almost as long as the four dynasties of Sung, Yüan, Ming and Ch'ing combined. To class all vessels of this long period as Chou is misleading. The more we have of these vessels and the more they are discussed the more difficult they are to handle. After a study of several seasons I feel sure that before thes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vessels of the Chou dynasty can be used as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ir historical contents should be arranged in systematic order.

As to the method of such arrangement my opinion is that these inscriptions should b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ir dates and places. This method of arrangement is an old

one and was used in the Book of History, the Book of Odes, the Kuo Yü and the Kuo Ts'ê. In the Book of History, the chapters of Kao (誥) and Ming (命) resemble so closely the texts of inscriptions that they were most probably copied from bronzes and it may not be amiss to say that the Book of History is the oldest record of bronze inscriptions. At present we have only a few examples of vessels belonging to the imperial family of Chou but during the long line of rulers of this dynasty many must have been made which still remain buried in the earth.

In the case of some vessels this is an easy matter for the name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ey were made is recorded in the inscription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eriod of the vessels is the real difficulty. Scholars have always given careful attention to this subject but have based their work on the calendaric calculations of later periods.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indulged in many speculations concerning which I have a few words to suggest.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we have as yet no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calendar of the Yin and Chou periods. There is even no agreement as to the length of the reigns of some of the rulers of the Chou dynasty. Take Kung Wang as an example. The Tai Ping Yü Lan quotes the statement of the Ti Wang Shih Chi that this emperor reigned for twenty years. The Tung Chien Wai Chi states that he reigned for ten years and again records the statement of Huang-fu Mi that he reigned for twenty-five years.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s of later works, such as the Huang Chi Ching Shih, the reign of Kung Wang was fixed as twelve years and this has been commonly accepted as final. However, we have the caldrons called Ch'iao Ts'ao Ting (趙曹鼎) the second of which has an inscription which states that on the day of jên wu in the fifth moon of the fifteenth year Kung Wang was in the Chou Hsing Kung and that the king had gone to the hunting-lodge to hunt. The title Kung Wang was not a posthumous one but one adopted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 emperor. The custom of conferring posthumous titles did not originate until the latter part of the Ch'un Ch'iu period. In the same way the name of Ch'êng Wang was used on the contemporaneous caldron called Hsien Hou Ting, Chao Wang on the bell called Tsung Chou Chung, Mu Wang on the vessel called Yü Kuei and I Wang on that called K'uang Yu. Now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h'iao Ts'ao Ting clearly states the date as that of the fifteenth year of Kung Wang. Although this does not confirm either the statement that he reigned for twenty-five years or the one that he reigned for twenty, it shows definitely that the statements that his reign was ten and twelve years were both incorrect.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the date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cannot be determined by using later systems of computing the calendar, for such a method is like measuring one thing with the standard of another. The conclusions do not agree with the real facts. If student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could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ates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work out from the systems of calendar of the Yin and Chou dynasties which could be used as a standard for dating all bronzes it would be of great value. This is still difficult, for we do not have sufficient material and the material on hand lacks systematic arrangement.

The method which I have adopted in determining the dates of the vessels is somewhat different. It is to examine the inscriptions and the vessels themselves for their dates without preconceived opinions or the use of outside standards. The time of the vessels may often be found from the inscriptions, such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Hsien Hou Ting, Tsung Chou Chung, Yü Kuei, Ch'iao Ts'ao Ting and K'uang Yu mentioned above. On the vessel called Ta Fêng Kuei (大豐簋) the inscription states "the King offers sacrifice to his father Wên Wang." This vessel therefore belongs to the time of Wu Wang.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aldron called Hsiao Yü Ting (小盂鼎) states that "animals were used in the great sacrifice offered to Chou Wang, — Wang, Ch'êng Wang."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vessel was made at the time of K'ang Wang. There are also other inscriptions the dates of which may be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m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old and new. By using these vessels as a basis, other objects may be dated, for they can be linked together by the names of persons and the facts recorded. This, with observations in the styles of writing, and composi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as well as the decorations and form of the vessels will make it possible to group together vessels of approximately the same period. As to the inscriptions that give specific dates, I have checked the year, month and day to see if they agree with each other, but these have been used only as corroborative evidence.

By using the above method I have been able to determine the exact or approximate period of 162 vessels of the Western Chou. Most of these objects were those of the court or of its officials. The vessels which I have listed first according to the place and then the time of production number 161. Most of these vessels belong to the time of the Eastern Chou, and it is thus seen that w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house of Chou was predominant there were very few vessels of the feudal states and that after the eastern migration there are no traces of the vessels of the imperial house. This fact reveals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hou dynas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ndicates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two periods.

As to the vessels of the states, there are thirty and two groups, viz. Wu (吳), Yüeh (越), Hsü (徐), Ch'u (楚), Chiang (江), Huang (黃), Jo (鄒), Têng (鄧), Ts'ai (蔡), Hsü (許), Chêng (鄭), Ch'ên (陳), Sung (宋), Tsêng (曾), T'êng (滕), Hsüeh (薛), Chu (邾), Shih (郛), Lu (魯), Ch'i (杞), Chi (紀), Chu (祝), Chü (莒), Ch'i (齊), T'ai (戴), Wei (衛), Yen (燕), Chin (晉), Su (蘇), Kuo (號) Yü (虞), and Ch'in (秦). This order is obtained by starting with the states along the Yangtse from east to west, then from west to east with those in the

regions between the Yangtse and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n again from east to west with the stat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It will be noted from these vessels that neighboring states shared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culture. The civilization of these state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general groups, southern and northern. The states along the Yangtse and the Huai Rivers formed the southern group and those along the Yellow River the northern. As a general rule the literary style of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southern group is ornate and the writing light and elegant, while the northern style is literal and exact and its writing coarse. Hsü (徐) and Ch'u (楚) were the centre of the southern type of culture and there are many bronze vessels of Hsü. The states of Ching (荆) and Shu (舒) were referred to as barbarians outside of the Kingdom of culture but this was done by the Chous who were enemies of these states. Hsü and Ch'u had both been allied states of Shang but after the downfall of Shang became enemies of the Chou. This is confirmed not only by ancient historical records but also by th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vessels of the Western Chou period which record continued struggles between the Chous and the southern barbarians. They were the inheritors of the Shang culture. The Shangs were an artistic people. Their bronze vessels were highly refined. They were fond of wine drinking and hunting and were superstitious. These characteristics all go to show that they were not as realistic as the Chous. They refute the ancient saying that the Yins were fond of simplicity and the Chous of refinement. As the peoples of Shang and Chou were separated by name and also by location the two types of culture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were just as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s the water of the Chin from that of the Wei River. However, from the time of the Ch'un-Ch'iu tribal prejudice gradually lessened and the culture of the people tended toward uniformity. This is confirmed by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vessels of the last part of the Chou dynasty which show that there was similarity in the general composition as well as in the rhymes used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including Yen and Chin on the north, Hsü and Wu on the south, Ch'i and Chu on the east and Ch'in and Jo on the west. Thus, there was in China more or less uniformity of writing and custom toward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by the Ch'in that followed was but a matter of course.

The number of bronze vessel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hou dynasties, the time or the approximate time of which I have been able to determine is 323. Although these are less than one tenth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essels of this period that are now known, they are the choicest of bronze inscriptions. Little the present confusion is being resolved.

II

The bronze age in China roughly includes the Yin and Chou dynasties. The art of making bronze vessels had already reached a stage of perfection at the end of the Yin dynasty so that its genesis must have been much earlier, probably between the end of the Hsia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Yin. The Chous were a tribe which appeared at a later period. The fact that while there are no bronze vessels before the time of Wu Wang (B. C. 1122) left to our time, there are a great many from the time of Ch'êng Wang (B. C. 1115) and K'ang Wang (B. C. 1078) shows clearly that the Chous inherited this art from the Yin people. The bronze age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1. Genesis—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Yin-Shang dynasty.
2. Early products—The later part of the Yin-Shang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hou dynasty, including the reigns of Ch'êng Wang, K'ang Wang, Chao Wang and Mu Wang (B. C. 1115-945).
3. Evolution—From the reigns of Kung Wang and I Wang to the middle of the Ch'un-Ch'iu period (B. C. 946-600).
4. New forms—From the middle of the Ch'un-Ch'iu period to the end of the time of the Warring States (B. C. 600-403).

At the present time we have as yet no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objects belonging to the first period, but naturally there must have been such a period when bronzes were first made from models of pottery or stone. For actual examples of the work of this period we must await further excavations.

Vessels belonging to the second period have been greatly admired by lovers of ancient art. Among these there are many caldrons of the ting type but very few li. There are many square yi and kuei without cover (commonly called yi), but no fu. There are many of the shapes called tsun, yu, tsieh and chia, but no hu, nor is there any p'an or i (i. e. ewer). Among bells there are to but no chung. The body of these vessels is usually heavy with deep bold decoration which is frequently composed of the t'ao t'ieh design amid thunder scrolls. There are also phoenix, dragon and elephant designs, but the t'ao t'ieh and thunder scrolls occupied the leading place in bronze decorations. To my mind, the thunder scroll pattern came from the spiral marks of the fingers found on pottery vessels.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early bronze vessels were decorated with thunder scrolls therefore furnished one of the evidences that bronze sprung from pottery. T'ao t'ieh, dragon and phoenix were all mysterious animals of the imagination. The Lü Shih Ch'un Ch'iu has the passage "On Chou dynasty caldrons are incised the figures of t'ao t'ieh, which has a head but no body. Before it can swallow a person

whom it is eating it puts an end to its own body." There must have been a tale concerning this animal in ancient times which has been lost. The Kao Yao Mu chapter of the Book of History states that "the ancient people portrayed the planets in the forms of dragons and phoenixes on ritual vessels." As to the elephant design, the Lü shih Ch'un Ch'iu states that "Chou dynasty caldrons were incised with shapes of elephants." However, even this design on bronze vessels is mostly imaginative and not real, so that such decorations may either be praised as being full of antiquarian interest or despised as the work of the uncivilized. One may realize this latter point of view by comparing ancient bronze vessels with the clay and wooden objects now used by the barbarians of Formosa or the natives of Australia. In the past these vessels were sometimes destroyed for causing evil influences, which was probably due to their ugly looking designs.

Among vessels of the third period, ting, li, fu and kuei are common shapes but there is no square yi. A new shape known as hsü appeared. In wine vessels, yu, tsieh, chia and ku were replaced by a shape known as hu. P'an and i were first found and among bells chung and po gradually became popular. These vessels are usually simpler in form than those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The designs on these vessels are comparatively shallow, usually composed of large scrolls in place of the small thunder scrolls of the former period. The t'ao t'ieh design has also lost its importance and is used only in unimportant parts such as the legs of ting and kuei. The phoenix and dragon designs were still used but these all underwent a change and became conventionalized. The leading motif in the decoration of this period was the reversed curve. The Lü Shih Ch'un Ch'iu states that "Chou dynasty caldrons were decorated with the reversed curve which is elongated and the same above and below." This design probably derived from the lines of the wood called kuei liu, for woodenware was common in ancient times. Chuang Tzū states that "a tree of a hundred years old is cut down for the making of the hsi tsun" and in the Book of Mencius it is said that "bowls were made with the willow." The K'ao Kung Chi records that "the duty of the lumberman, tzū jên, was to make drinking vessels..." The kuei liu is a common wood used in making woodenware and its lines resembling clouds, or rainbows, or sometimes dragons and serpents are so beautiful that they were reproduced in the casting of bronzes. The elephant design disappeared with the invention of the scale and reverting designs. In general, the vessels of this period broke away from the mysteries of ancient times and assumed a spirit of freedom. This, however, seems to the eyes of lovers of ancient art to show a lack of refinement.

In the fourth period, viz. that of new forms, there were very few li and yen while the hsü disappeared entirely. There were new shapes known as tui and tien.

The small bells, pien chung, became very popular. Vessels of this period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the decadent and the progressive. Vessels of the decadent class developed along the lines of those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in the general trend of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mple. Most of these vessels are devoid of decoration. Some of the simplest of these vessels resemble those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n fact have been commonly mistaken for such. Vessels belonging to the progressive class have delicate shapes which are usually cleverly designed. The decoration on these vessels was more shallow than that on vessels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and in place of the large scrolls the designs are fine and regular. Stamping blocks were first used in the making of decorations, so that the decoration on one vessel is usually a repetition of impressions of one block. There are a great many varieties of patterns, unlike the stereotyped styles common on vessels of the two preceding periods. The only designs which were in comparatively more common use were the coiled-dragon and the coiled-serpent scrolls which were the result of skilful modifications of the p'an k'uei scroll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Inlays and gilding were introduced. Fairy figures and winged animals are found in the decorations, and the animal forms attached to the bodies of vessels are mostly realistic and lifelike. At this stage, the art of ancient bronze casting was like a devastated garden which through some supernatural effect was suddenly filled with outbursts of beautiful flowers. One may see from the pieces found in recent years at Li Yü Ts'un in Shansi, the tomb of the Prince of Han in Lo-yang and the Tomb of the King of the State of Ch'u in Shou-hsien, that this statement is not exaggerated. This type of vessels has recently been called "Ch'in style" by some western scholars. Although this term cannot be considered as correct,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type of bronzes exhibits the influence of Scythian art, for the territory of the Scythians extended to the region now known as Outer Mongolia during the time of the Ch'un-Ch'iu and Warring States. These people were therefore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States of Chung-shan, Yen and Chao.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the vessels of this class is the Ti Shih Hu, which was a product of the State of Chung-shan. This people were known in ancient times as being fond of amusement and singing. They were an artistic race and it was probably through them that outside influence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Chung-shan people were also known as being a special race of white barbarians. It might have been that they were some mixed race of the Scythians, but this has to be confirmed by excav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question as to the existence of two classes of vessels in this fourth period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s. Passing from this period to the time of the Ch'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decadent class declined further and further until at last it vanished, while the progressive class concentrated on the making of mirrors thus forming another link in the chain of culture.

3
The foregoing division of periods i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first period, supported by well-founded evidence and it forms a natural evolution. The method which I have employed has been to let the historical facts contained in the inscriptions tell their own story. When the dates are known, then all the forms and decorations appear in their proper order. This is as true of the style of composi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as of the forms of writing. As a general rule, the inscriptions on vessels of the second period are concise and the ideographs are strong. In the case of vessels of the third period, the inscriptions are usually long and the ideographs written in a free style. With the progressive class of vessels of the fourth period, the inscriptions are usually rhymed and the ideographs well designed. These set the examples for the style of composition and calligraphy on stone tablets of later periods. With the decadent class, the inscriptions are simple and usually composed only of the names of the workmen. However, this division is not without variations. For instance, the Ch'u Wang Yen Kan Caldron recently excavated at Shou-hsien belongs to the fourth period. Its form and decoration are of the progressive class while the composition of its inscription and the writing of the ideographs belong to the decadent class.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t periods are not dis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for there is always a time of transition between one period and another. The reigns of Mu Wang, Kung Wang, I Wang and Hsiao Wang formed the time of transition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periods, while the middle of the Ch'un-Ch'iu period that between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Vessels made during these reigns may be divided as belonging either to the former or the later period according to their styles.

TRANSLATED BY JOHN C. FERGUSON.

